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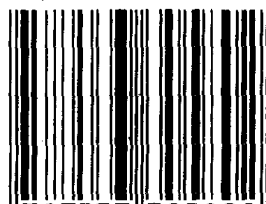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004/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七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指掌三十卷卷前二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二)

〔清〕儲欣 蔣景祁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天籟閣刻本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一)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春秋指掌三十卷卷前二卷

前事一卷後事一卷(二)

〔清〕儲欣 蔣景祁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天藝閣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指掌

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

提要

春秋指掌卷之十二

僖公中

〔笑〕面裏 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是年冬陳宣公杵臼卒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胡傳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

春秋指掌卷之十二

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非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處于禮稷有與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歸禮其罪為輕茲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于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害滅者見夷狄之強非諸夏之弱資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指〕月宜就予黃中大發憐黃之意憐黃便該得罪而故說一透黃之不幸而得正意義俱自了了小國賢君於慕義上見他

賢處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戌 王五年 十有三年 陳穆公款元年

春秋侵衛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黃安張希良師石參閱

杵臼作

何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潁水亦至誠
杞而不忌也伯益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其事則
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者此類者其事則
直書於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末矣故曰仲
尼之徒無道

冒定然後二字宜玩至誠無息
句極重聖人貴土賤伯全在此

戒成立政立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見侵衛傳淮夷亦來病杞

而不忌也。

春秋指掌卷十二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附左冬音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詰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

無家必敗謂百里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作不祥
也鄰道也行道有禍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
君是惡真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
晉日難及絳相繼命之日汎舟之役

乙亥襄
王六年
十有四年
是年冬葬穆公於

春諸侯城緣陵

胡傳齊桓公賦三國而書說不而城效曰當道也作不
書城緣段則書諸侯而不片城邢則冉并三國之師

何也邢以自還爲文故再列三節
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
杞侯于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平事矣故前日
後凡重書侯一而不書也衛爲狄滅東
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

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許諸策王去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太以義言之則城郭爲美者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也詳著城郭之師而沒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蓋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會西不爲管仲汲畏仲由之說矣

○緣陵

指月只當以城那照斷不當以楚丘相紐宛傳則其事專矣句可見罪桓之專只見啓土立都共半甚重杞末及於救而存之亦河而一且遷之便是專輒意舊指不稟命是楚丘之專非此專矣傳一則曰專一則曰尤專在已滅未滅上辨已滅故須稟命而封未滅則自不得也亦非謂奏報可及意○京少曰未暇雖以紐城那楚丘發貴王賤伯議論然緣限在此二者之間豈得全無干涉舊云桓三城而合義者一此伯之所以可賤也則知貴王賤伯自是本題歸宿處姚現聞先生謂賤伯在楚丘文中輕輕映帶一語爲妙殊未融徹

○緣陵

○
絲陵

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胡傳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

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姬亦明矣及者內爲志
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訛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節子國

君而季姬使之朝病會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於防

而遂以季姬歸之衛非所以爲愛而居其別也前科
及稱遇稱使罪魯與節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胡傳沙鹿音地也書沙鹿崩三前事狂言作三行雖不
其事應而事應俱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爲異使人

也其垂戒明矣

秋侵鄭

易上仁行

鄧穀作
繪後同

冬蔡侯於卒

附左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射日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約而忠執恤之無信忠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執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昔施幸災民所棄也之猶仇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言

丙子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蔡莊公甲子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即諸夏故也指月暴橫兗陵全在遠字上冠偏愛患近則當急救形親勢便則又易救二意亦當重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春秋指掌卷十二

四

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 盟于牡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胡傳 楚都于郢鄢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兗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不協矣昔次于匡見伯王號令之不嚴矣書大侯救患之不協矣昔次于匡見伯王號令之不嚴矣書大

大卿帥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火秋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指月以楚罪起轉下三段就各段中模寫他意處而以至誠無息大發于後三書法亦是紀寔而義自見宜總收三段一步緊一步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然使桓能嚴明號令則怠可奮也而復次焉書次於匡見伯王號

師公作畢後同

兵車之會三

令之不嚴矣然苟能親帥諸軍以赴徐伯諒其志義之衰而又大夫帥師諸侯不行焉可見桓德益衰而安撫之志怠矣然則諸侯之不協亦莫桓之志而不協也號令之不嚴亦因志之怠而不嚴也故後而始勤而終怠只承末段急字急即就今日事迹上說不可扯前日行荒業怠等語味欲有國者云云有以桓垂戒意

救救徐

指月救亦有命將者但諸侯皆在而命將便是苟且塞責初無必欲成功之意矣志字重看志衰即是德衰日益衰者從侵陳傳桓德於是乎衰矣句來參攷

救救徐

楚子圍宋 書曰無怠無荒春秋始辛易曰作事謀始春秋始辛

救救徐

札聘 政失之始 重煩諸侯大夫聽命 俱有中庸語要知桓是當時第一賢者故聖人俱大

春秋指掌卷十二

五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伐厲 以救徐也旨定責桓失恤患之道意在徐而伐厲則視隱亭之役何如也

八月螽 伐楚而伐厲同視隱亭之役何如也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有隱隱焉 在於是展氏

胡傳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夷伯之廟夷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夫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

錄公作

魯大夫也夫子至于士皆有廟夫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故德厚者流尤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
封必
為祖
指月天應之也謂此乃天變必人事有以感之雖本展氏
有隱惠句却要會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句開開說廟制一
段不
用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特救也全張氏見救徐之威不立為厲
之謀無補指月見城濮傳全在諸大夫不
能救上見楚之

橫以城濮問徽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買君焉且日盡納群公子晉
侯侯于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路中大夫既而皆背之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獲晉
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平晉饑秦輸之粟秦饒晉

春秋指掌卷十二

六

閉之羅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諸之對
日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日千乘三去三法
之辭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虞云秋安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賁落材亡不敗
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施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
不德而怨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或家僕
徒為右乘小驕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牛其
水士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氣役憤
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若我
悔之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曰師少我關上
信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人用其饒饒食其粟三施
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意秦畜倍德木也公曰
夫不可報也況國乎遂使韓簡曰寡人不佞能令其眾而
能離也若君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赤對曰君之不
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韓簡曰韓簡曰韓簡
韓簡曰吾幸而得四上戊戰于韓原秦敗馬還澤而止
公號慶鄭慶鄭曰慢陳逆上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
梁由靡御韓簡執馭為右穆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
外有驪

辭焉日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
夢是發也故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
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移姬聞晉侯將
至且告曰天子實與女簡壁登臺而履薪焉度以免服
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
之乃舍諸臺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夷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愛以重我天地以
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禁曰不如殺之無聚怨難任
日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
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禍無始禍無禍無始禍
人其言曰晉國平晉侯使師乞告取呂節甥且召之子金
不恤其言曰晉國平晉侯使師乞告取呂節甥且召之子金
多征繕以輔諸子諸侯聞之喪其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
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適歸妹之喪史蘇占之曰不吉其
歸日士刳羊亦無孟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

春秋指掌卷十二

七

債也秦師之戰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
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通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占
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白先君若從史蘇之占
吾不及此太韓簡侍曰龜泉也龜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
勿從何益十月晉陰飭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立國也日必報報事秋其君而悼其君不憚征繕以輔
征繕以待秦日必報報事秋其君而悼其君不憚征繕以
謂君何對曰小人感德之不免君子之怨也秦伯曰國
我秦秦秦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歸而執之
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莫懷焉德莫長焉此一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餽七年焉魏晉謂慶鄭曰
行子對曰吾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
不臣行將焉入十二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
饒秦伯又饒之粟日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
封也箕子日其後必太晉其君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固
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大子圉為

晉于秦秦歸
河東而妻之

胡傳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戰韓獲

旨定上以罪晉為主免秦正以罪晉收書及而不書伐書獲而不書歸下以重君為主輕師正以重君收書獲晉侯而不書師敗績曲直輕重作眼

春秋指掌卷十二

人

戰韓

指月只書及不書伐一書法玩想秦伯何則秦之來伐亦不無罪但以晉較則晉罪為甚而秦可免耳夫伐人國執人君而猶恕之則其罪晉何如哉只重背施二字幸災貪愛怨鄰皆背施中事各處書及重志戰此屬重致兵上戰獲合執鄭伯書伐俱重君合理戰收各以不書師敗起各倒責晉曲直盛衰筭過盡策避役合戰鄭不書師敗重君獨書林父重將

王丑襄
王八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左傳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否焉存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對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否由人

鴻發作

敗德及
及字武
絕句又
如字

吾不敢逆
君故也

公羊

公羊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開其真然視之則不察之則鳴為先言六而後言石六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鳴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鵠何以書知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在宋四境之內日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鵠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日治也子日石無知之物鵠微有知之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微有知之物故明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微不設則王道不充矣民所聚曰都

胡傳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擊而飛也石隕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春秋時凡有國者察于物象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日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鵠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

春秋指掌卷十二

九

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指月重垂
戒後世上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節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淮 此意提過主滅項傳信公在會作案成文

左傳

登丘而可以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嬰林之役見荆聘徐越伐吳二傳

兵車之
會四

九尊也

夏滅項

胡傳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
就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項是
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郭取郭取郭是也此
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
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
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于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郭襄公取
郭昭公取郭皆不言滅而書取在君則當諱也若夫滅項
則魯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猶難為諱而不
與之諱此春秋傳者抑臣不為明黨比周之意也
旨定辨明季孫之惡倒書法上作抑臣止所以導君全在
擅權為惡上發不為朋黨比周須從聖人意成文不專着
季孫斷罪
合公在楚上不為朋黨下豈有朋附俱重書法上發
合滅邢君臣親疎俱以滅譚照起合取汶陽尊君尊
王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傳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

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焉公于宋襄公以為

公于雍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荐居公子亦有寵

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

乙亥赴辛巳夜殯

夏師救齊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已卯襄王十年十有八年齊孝公昭元年

公公下
有會字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狄救齊

左傳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季公不

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甌

立季公

而還

胡傳

伐齊之喪率少季孫其罪大故其責詳齊師殺齊者

善齊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

也春秋救齊者善秋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為不

稱人漢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

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

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季公於宋襄

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

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太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

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

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

旨定伐襄全為壽長故傳意重奪襄上總是罪宋緊要在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一

大義二字不然襄受桓賜未必不以此厚
桓也書法雖多只是其責詳耳不必兜纏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邾人狄人伐衛

胡傳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

所拯告齊桓公據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

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使使其資亦太甚矣以直報

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德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

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重是人理亡矣桓公據夷狄

安中國免民于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于衛為尤先齊狄

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

善功近而德遠矣
旨定全要縮在救齊上與辰陵子
楚計陳之意同作文須有斟酌
庚辰襄王十有九年

甌齊地
言處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兄執者則以名與不
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隙不與交
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
則有由矣謂魯齊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
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執嬰齊

自定二邊俱從執上體貼發揮責滕邊不事齊宋申說傳
云不尊事大國只論以小事大之常體不必以慢伯生議
論責宋邊只不
歸于京師一意

執滕

遂圍許 慢伯 滕介齊宋之間既不事齊又不
不尊踐土又 事宋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既
不會河陽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二

執滕

執仲幾 稱人 皆罪其專
合沈潰勝介齊宋之間沈在平輿縣北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見下圖曹傳

邾子會盟于邾 王後幽傳小國受命於大國不
得已而從者須本宋襄福心來

已酉邾人執邾子用之 見戰泓傳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邾子于次雅之社欲以屬東夷可
敢用人乎祭祝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
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
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三亡國
魯衛邢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則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
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
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
不足以示信幸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
之過也子夏爲魯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
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
不得遜焉非特圖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圖
也筆

圖曹

指口口血未乾今復圍曹正起下不親不治之當反蓋方
與人盟而人違不服此必有失德而無以厭人心也據
心之失全在不省德上而所以不能省德者其病根又全
在欲速見小利上只要模寫襄公操心近小不能須臾待
景景遂便得欲速即
急也見小從欲速來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三

圖曹

執曹昇 不反仁智重惡字 欲速見小
不脩辭令重違字 事暴心請

宋人圍曹 宋師圍曹 報怨 俱不自反

圖曹 盾免侵陳 俱不反仁知

國曹 會扈伐陳 惡 不能內省 非同志
合戰泓反仁智假仁義 幾於自反 其衆輯
智心不廣 合盟蒲上失圖伯之道下失服人之本俱
不反已

衛人伐邢 主滅邢傳衛人曾不
反思而遷怒於邢

冬會陳人蔡人邾人邾人盟于齊

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

胡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
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

會作公

梁亡

陳蔡楚鄭之君或大夫宋易為內則設公外則人諸侯
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
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
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凌強矣然
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魯伯業
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
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
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姚宋公以伐宋
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
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
譴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會盟自此始句最重
合翟泉非人非地謹大防嚴大分合會則謹從夷罪
辱君合邢丘齊桓之業又二年復盟云云文襄之業
後此八年梁梁云云合鍾離楚始盟吳始會合盟
宋與楚會盟之始晉楚之從交見之始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四

左傳

初梁伯好土功重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
將至乃溝公官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胡傳

秦肆其暴取人之國而弗書其義安在曰秦人之
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
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
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
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奸土功輕民
力而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後出
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辛巳襄王

十二年

春新作南門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
門也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謹
用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驚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及中春秋凡用民
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
所不當為者乎然信公嘗脩泮宮復闕宮矣奚增重其役

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官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
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
意深矣

矣

全天子五門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魯
之庫門似天子卑門雉門似天子應門
指門全在不當為上見他輕用處
使重親民力未有不審其所為者
合橋李君道子道脩泮宮復闕宮敗越師棲越君各以
所書起倒所不書作

夏郕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
滑借出居於鄭傳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罪其不
王

齊人狄人盟于邢

邢為邢謀衛難也
於是衛方病邢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五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闕設於薳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壬午襄王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見合孟傳

左傳

宋襄公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
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
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左傳

公欲焚巫尫城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
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多生
若能為旱焚之滋甚矣
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

坐危女
平也或
謂起者
病其
而上下
天恐雨
人其

宋

左傳

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也公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曰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隨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以執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日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謂宋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自表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胡傳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前執為大夫以楚之聲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而漏池之會圖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六

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綽猶不可恥則南面之君也雖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宋公於虎上之盟而孟之會面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指月責諸侯全重宋直楚曲不可以理力平看責宋公全重不能攘楚以尊王不重取禍上是不勇於義下是不明於義俱在執上論勿以伐宋合伐宋國綱綱微細相承承承相餘業故皆以尊攘大義責之合諸侯盟恩凌伯齊則皆分惡於諸侯合盟宋分責諸侯均責諸侯合獻提諸侯不勇義齊侯不申義合沙隨不見義背義著理面俱直書合益來不諱責味義不諱彰遷善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故為之
早公作
霍殺作

通音
信音申

胡傳

不曰宋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諱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諸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有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復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以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指月

拒其使而不受因聲其罪而討之二句申下說非謂一不受亦可辭責也觀下文曾不能申大義云云可見合盟宋不言宋地以宋皆惡魯悻義合會楚于宋責受俘責薦賄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孟子魚曰禍猶未也宋不足以懲君胡傳會不言其所為衛會于薄書成宋亂者為受師眾立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盟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正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敵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七

出其事已傷甚矣故書會盟書釋告不曰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敘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指月二書法連倒側重為魯諱上合伐宋國綱綱微細相承承承相餘業故皆以尊攘大義責之合諸侯盟恩凌伯齊則皆分惡於諸侯合盟宋分責諸侯均責諸侯合獻提諸侯不勇義齊侯不申義合沙隨不見義背義著理面俱直書合益來不諱責味義不諱彰遷善

左傳任宿須句鮑東風姓也實司犬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川禮也蠻夷猶夏周結也若封須句是崇卑濟而脩祀紆禍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胡傳

按左氏邾人滅須句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固得為母家報怨謀勳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殷音班

俱音類

何其俱
反公作
駒

大皞伏
義也四
子濟故
司濟祀

伐邾取須句

霜月以亂易亂句最重發透不請擅取之為亂便見得不
可以易亂了只重擅取勿以封國建侯平說亦勿用擅取
語收取字○京少曰不請王命則其伐專伐也其取擅取
也取其君亦擅反也不請句總領此數條以亂句總承此
數條但書法歸結只一書取耳玩傳日見

取須句 取濟西 復邑邑 俱有以亂易亂句

取須句 取汶陽 復邑邑 俱有以亂易亂句

取須句 城杞 不請王命而母怨是報 擅權

合升陞失崇保之禮異誅暴之義 合伐宋附緡恤小
非禮凌伯非義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身方見釋隨伐鄭以挑

左傳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 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八

附左 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臧氏曰與子歸乎對
使婢子待執巾櫛以固于也從子而歸

稟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陞

胡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陞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復之以矢蓋

自戰於升陞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邾用師徒害及兩
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

為 旨定輕用師徒原指取須句說方與誅暴禁亂句有開會
此師原因須句來使當日慎重於始一以王命行之則誅

暴禁亂自悔禍而不敢動矣惟擅與報怨所以用其師
徒者輕矣是以敗亡相循兩國皆害有以不脩詞而輕于

交戰為輕用者傳無此意至以不設備為輕
用則是聖人教魯以設備而勝邾也尤非

合 合戰泓輕兵貽患文仲之請師各取辱子魚之告 合

遂伐邾而兩不設備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成列楚人未既濟而馬日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後成列又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知戰而後戰也夫宋之亡
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可知戰而後戰也夫宋之亡

天贊我也及而鼓之不可乎猶有懼焉曰今之勦者皆
吾敵也及而鼓之不可乎猶有懼焉曰今之勦者皆

敵也及而鼓之不可乎猶有懼焉曰今之勦者皆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致志鼓儆可也

胡傳 泓之戰宋襄公不脫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主政之本也襄公伐齊

之喪本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窮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
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有三亡國以屬諸侯

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履盂

姑省德無關然後動而與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
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查邱之以

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處於陵為康平夫
計未遺本師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

而宋公書及以溪貶之也

指月春秋非責宋襄不能乘機勝楚亦不是追咎他前日
只緣平日所行都是不仁不義今獨不脫云云則是計未

遺本師小妨大非王政之本矣詞繁不殺指言日言期見
公羊○同人曰未襄好戰而不知戰及至兵敗身傷國人

歸咎而後飾說以掩之傳中飾小名三字是刺入骨髓處
從來先儒都被他瞞過了文定特歷數他平日所為作件

不仁非義以破其至仁大義之說敢行獨愛無有
精神此政飾字之鐵案也泛括本末終始猶未徹

合城濮王政王道合衛侯介楚師小名報小怨合
大衛王政王道合野井物有本末禮有本末合札

聘師小名狗介節王政聖道合歸栗于蔡師小名施
小惠

甲申 襄王 二十有三年 是年夏宋襄公茲父卒○冬杞成公

十五年 辛

春秋指掌卷十二

十九

大司馬 固莊公 孫馬子 重如字 衛反 衛反 衛反

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侯伐宋圍緡在討其不與

胡傳齊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已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而伐宋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

合宋師伐勝齊伯國餘業失尊攘之義宋伯主餘業失誅討之宜以宋敗陳逆作案合創伐類皆重既又字皆以義字為主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附左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故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孤突

春秋指掌卷十二

二十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胡傳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魯桓慕紂膠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

附左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殺重耳而校罪莫大焉君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而子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

附後同

茲公作

杜註下

義焉為

春王正月

附左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聞晉公子之將歸也

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

春秋指掌卷十二

廿一

禮其從者而寬之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悉之吾聞姬

乙酉王二十有四年夷吾卒

武官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僂將焚公宮而弑

音周

齊桓

之助

杜註

不助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杜註

三子之
邑子餘
衰字

廿二

見居鄒傳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癩師伐滑主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督鄭伯怨

年二十一
事在莊
弔傷也
咸同也
周公傷
夏殷之
叔世疎
其親戚
以至滅
亡
抑音干

祭音泰
召穆公
名虎閔
音翕

冬天王出居于鄭

甘昭公
王子帶
也。

廿三

百官司具器用

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僨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

室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爲後戒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丙戌襄王二十有五年晉文公重耳元年○是年夏衛文公燬卒

左傳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行。得仕春衛人。代邢之驪從國子廵城掖。

以赴外殺之遂滅邪禮至焉

第日余接殺國于莫余敢止

胡傳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

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

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

殊異端二本而無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

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不可以無差

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麇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

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邠雖與狄伐衛

而經無諱文者為能救濟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

又遭禮至昆弟往仕焉訪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

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

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

狄於滅燬

乎何誅

指月傳首一段以王法論斷滅親之罪為重中一段以人

道論又就滅國之中發明滅親之罪所以尤重意春秋之

法字正與王法字相應蓋法為人道而設也此段策要

繁說透不可不差等意而衛罪自見末一段見衛罪之無

可解所以坐寔其

滅親之罪不重

滅邢襄歸由仁義而立法故辨親疎之等

合秦人伐晉遷怒貳過均重責合河曲俱有輕重之

權衡

春秋指掌卷十二

廿四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胡傳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

大之昏是殺宗廟卑朝

廷始自逆婦其失明矣

附左如子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

侯今為可受使卜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

日吾不其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室之

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

就大焉且是封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

而禮見

春秋指掌卷十二

廿五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胡傳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

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

鄰國保郵寨小中國諸侯又不能備方伯連率之職而使

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

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附左此傳原從納上起義使楚人納之只

合辰陵責中國傷中國合盛吳歸不與納不與封

葬衛文公

附左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將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可乎晉侯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
人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陽城者侯朝王王饗禮命
之有諸隨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
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晉陽陽樊
不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不取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
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
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
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
是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廢亦
惟是也生之服物采章以臨畏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與
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
叔父而班先王之遺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懼以非
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
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猶取
備物以鎮撫百姓姓改物以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猶取
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
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

經 137—14

則楚亦當書名而何以不名也蓋此是春秋待夷狄之體
豈忽楚視春秋之非楚則楚之無罪益見矣宜辨所
於

冬楚人伐宋圍緡

合中人廟祀守禮魯祀越禮合立武宮明祀典殊
祀典今物歸怨無罪貶有罪

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也叛楚即晉冬楚令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實桓公子雍丁殺易牙奉之以
為魯接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

胡傳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舉以
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春秋指掌卷十二

廿八

指月以字提起倒書至作皆定不用危意倒以字書法若
日楚何人而可以之也若曰穀誰之邑也而可以楚取
之也則其有責其擅與者非如必欲以不
作擅與則救江傳亦曰以名不以者也無說矣
合襲九至伐齊一危其事一大其功

春秋指掌卷之十三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仁和邵錫蔭德生參閱

僖公下

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是年夏齊季公昭卒弟潘殺其子而
自立

春杞子來朝 左傳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杞杞不共也借杞子卒傳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無禮也見餘丘傳傳論仲遂全
在久擅此繼第一事耳宜以謹微意

春秋指掌卷十三

發之重
垂飛上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繁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賀賀者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
曰不知所賀子文之傳政於子文自以靖國也端將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子文之政子文之政也率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國也子玉其不能以入矣
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文諸侯圍宋宋公孫圉如晉告
急先軫曰報施救患重信於足乎在矣狐偃曰楚始
得曹而新昏於晉晉代曹為是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始
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九師趙衰曰師設可臣區其言
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
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
之乃使師蒞將中軍齊侯始入而殺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于入務利民民

為音會

說音悅

救衛見上體貼仍重忿上不與刻平亦不可用遺義指月則譏音淺矣淺字要

侯伯秦深儀晉深善秦俱托詞見脩怨重救字奔字發押
 合秦伐晉許言八之
 悔貶秦以復見晉深善秦俱托詞見脩怨重救字奔字發押
 人受鄭惡復怨子反正皆托楚見意云
 合缺救書深救
 明救晉深矣書晉救則非與楚交雖出二救却重二伐
 合晉十年楚子伐鄭筆楚救削晉救救還忿恃力
 合晉救俱下書
 晉救陳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云
 合韓賦伐鄭則
 成九年晉伐鄭下楚子重伐陳云云
 合韓賦伐鄭則
 下辛之救罪鄭從楚上與塊之怨下集失之德
 合鄭則
 按報怨扼險下書又書
 合蕭魚下書蕭魚比盟戲傳
 合重丘如下文所賦此會夷儀傳
 合平丘亦有如
 下文句○按本服明條上傳脫母合伐康蕭魚重丘諸
 股兩邊皆脫犯功令矣概宜削去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 晉侯聞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舍墓示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將發塚

春秋指掌卷十三

四

棺而出之因其兒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敷之以其不用僖負羸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今無入僖負羸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養僖負羸氏魏犢傷於臂公欲殺之以君之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愛不有寧也距躍三百公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於師立舟之僞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路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吾路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

田以畀宋人

胡傳古者鄭玄國武仲其說無片席而不王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廢者未弭晉政吳如所承齊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罪宋人誦矣雖一戰勝楚遂至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向也故曰

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指月古者觀文四句言處曹之道當然言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二句正是斷其處曹之非道詞令非單以空言卽觀文辭武云云是脩吾政而使之狎而君知所從也遽字正與序成不互相反此二句極重既執其君以下又就遽字中摘出兩項之罪以甚之謫字亦就治曹上論言以此加曹則爲暴若以致楚則又爲謫也舊以致楚另作一項欠當從其遽人之後則又有暴之罪從其所以暴而言則又有謫之罪連珠推出申發爲妙○同人曰指月看傳精矣然愚按晉文王則執曹在一戰勝楚而所以致楚戰又在執曹界宋一謀則執曹界宋一戰勝楚而所以致楚戰又在執曹看來暴屬加曹謫屬致楚兩項並重未爲不是且傳直說到勝楚王盟蓋以勝楚王盟機關都在今日這着也舉動不中於禮正刺今日

入曹界 取汶陽 王王制道

但有孟子曰有王者作云云

入曹界 盾免侵

不脩詞令遽入其國
不內省德遽以兵加
暴謫
仁智

○人曹界舍之侵

宋晉文聽先軫之策欲致楚師與之戰鄭簡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

春秋指掌卷十三

五

之與

○入曹界 盟戲 惡譎謀 予善謀 先軫一戰 致楚師而與之 知菑三駕 戰 致楚師而

入曹界

盟戲 惡譎謀 先軫一戰 致楚師而與之
予善謀 知菑三駕 戰 致楚師而

不與戰加
城濮蕭魚同
外合衛侯奔楚
楚不中禮不勝任
合執衛歸京虎曹致
是抑君助臣
合伐楚救江計誦法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

左傳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殺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夫假之年而強其害天之所執其可廢乎子玉使伯勞戰曰非敵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帥唯西虜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寔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之我則無... 諸侯何... 許復... 拘宛... 犯日... 舍祥... 絕不... 曲在... 宋公... 晉侯... 疑焉... 思小... 而鹽... 臣與... 在比... 粹音... 登有... 幸之... 虛以... 觀師... 少長... 有禮... 其可... 用也... 遂代... 禮音... 意古...

春秋指掌卷十三

六

其木以... 陳蔡... 將左... 師潰... 之原... 子西... 三日... 師之... 賞徵... 公其... 三罪... 胡傳... 臣雖... 之圖... 拘宛... 在晉... 恤敗... 不取... 與之... 爭今... 又戊... 殺適... 齊合... 兵圍... 宋戰... 勝中... 國威... 感動... 天...

音千... 事此... 卒此... 名都... 大旗... 風而... 走...

下非有... 績而... 其義... 矣語... 仲尼... 而不... 悔其... 有以... 太...

城濮

指月是... 義全... 春上... 無美... 參指... 能使... 城濮... 彭衙... 王者... 宋楚... 平...

城濮

城濮... 鄆陵... 城濮... 盟戲... 傳原... 城濮... 蕭魚... 城濮... 厥愬... 外合... 楚子... 道禦... 陋其... 合和... 舉...

春秋指掌卷十三

七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傳... 初楚... 已日... 困猶... 弗聽... 出日... 非神... 敗令... 尹其... 不勤... 民定... 日敗... 既敗... 王...

使謂之曰大夫若人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殺而免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衛侯出奔楚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曰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侯身無所奔於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是固必使衛侯身無所奔於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親大衆智不鑒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至夏盟取威定伯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望智自私而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春秋指掌卷十三

但責其報怨而已舉動煩擾通前後言只一衛侯使紛生此出許多事何似大衆處大事故曰不勝任賢者雖以文對衛言亦是厚望文公意文之賢在彼主其盟取威定伯上見○京少曰春秋責桓文與宋襄諸人迥別俱以前後聖帝賢王引援此勘疊成罪案蓋望之深而責之備也如此傳引高帝世祖亦此意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

左傳甲午至於衛雍作王宮於踐土鄭伯使子人九行成於晉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衛雍丁未獻楚俘

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命尹氏戎駘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和也一曰虎賁三百人曰主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進王德晉侯三辭從命曰敢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音西也出三人三觀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甄奉叔武以受盟癸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棄王宰無相害也有論此盟明神陸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及

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胡傳踐土之會天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晉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寔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寔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子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既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愛罪晉文也春秋行私專權自恣廢諸侯之意

踐土

指月削下勞是特筆書法叔武未逾年自合稱子也紀寔書法上去實全名非實天子只是扶持人倫意下專權自恣行私來即請命立武亦所不許也廢置一役又抽出結尾板對格太繁不如照傳通做為妥

春秋指掌卷十三

九

陳侯如會 全杜氏陳本與楚楚敗而屬晉宋不及盟故曰如會旨定破云即與國之來同而伯事之盛可知

公朝于王所

胡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備故民不勞其共給調羹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舍卒不備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具可以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經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非正其本之意也

而出不為下勞則自當於方獄而不當於衛雅矣勞民傷財一段是發春秋所以正本之意當時特作王官以廷王勞原不會有倉卒不辦云云然觀後世巡遊無度者在任有此若春秋之義行則無此弊矣文未當重發合河陽正其本原其情合翟泉皆非地皆正本上單重天天下倒重子虎合如京會伐因下勞而受朝則非巡狩常期因會伐而往朝則非巡狩常期重書法上合公如京大意同合執仲卿受覲非地討罪非地正本謹初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齊

左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子與衛人盟于庇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伐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托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之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在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俞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極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欲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

春秋指掌卷十三

君至喜從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歎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齊胡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棄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其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收則其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日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後稱復者終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指月書歸舉點起時甯于在外叔武在內而晉又許復故無難也只重書名上稱復一段是為不稱復而發只點用後文

合樹聘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齊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喜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傳計不

會溫

指月河陽名王事正在此主有罪而情順句責諸侯罪中之情不必倒書法然亦以河陽問起此題只講事案河陽全自書法上發舉二題之別虛實之問耳

天王狩于河陽

春秋指掌卷十三

胡傳按左氏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名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徑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河陽

指月全在聖人意思上發諱解總在自狩為文上見為王諱便是為晉解尊周即其全旨處處收結以忠恕勿骨作兩項時晉強大雅聚入京恐有震驚之嫌故請王至溫以諸侯見其志實在于朝王故曰忠恕字根心字意字來情字誠字又根忠字來○涼少曰玩既又字諱與解分明兩箇意思只聖人立文之妙一書自狩而兩意俱見耳雖看作兩項仍須體而字及既又字發出委曲尊至全情

河陽

遂伐秦

通職以自狩為文以伐秦為遂事發意勿斷罪

河陽 納捷苗諱名君而全之

河陽 厥愍原情 俱怨

外合執衛歸京以臣召君原其情為臣執君顯其罪
合處父盟婉詞全君臣之禮諱詞正君臣之分合順
舉尊王原其情恤患畧其心合從祀事逆情順事順
情逆上觀禮下記禮

壬申公朝于王所河陽傳以諸侯見王圖許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恒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 衛侯與元恒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

衛侯歸之于京師甯諸深宰甯子職

國語晉人執衛侯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

無獄今元恒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

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

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

然余何私

於衛侯

胡傳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

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臣若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

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

得為伯討也

指月以君臣無獄一句斷殺晉罪不然元恒理直豈

不可助耶抑君助臣申說總收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諸侯遂圖許

胡傳 諸侯比再會夫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前衛不會以

其不臣也故諸侯圖許按古者逐侯諸侯各朝于方

微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

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春秋指掌卷十三 十二

指月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傳但說繼事明不以專罪
諸侯也蓋繼河陽踐土而舉兵則許之以不朝致討昭矣
既傳而可以不合乎句明是罪許但板板斷罪未合傳情
宜從序諸侯圖許之故中必能指點為妙今法是宋法不
可用傳殊無字音

遂圖許 同圖齊不臣 皆宜討者

合襄歸討罪以義復國以利合翟泉許距河陽踐土

近矣而可以不合乎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諸侯

之大夫于此盟合師乞師以王事而會兵討罪非王

命而徵兵報怨合公如京罪許罪魯俱在朝王上論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圖許

左傳 諸侯圖許晉侯有疾曹伯之堅侯孺貨史史使日以

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

况弟非禮也與衛借命而不與借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公說復曹伯

遂會諸侯圖許

胡傳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音侯有疾使

夫以略得國而春秋利之止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

聖人嚴于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

豈曰小

補之哉

襄歸會圖許

指月理一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是而行即為義參透

性命自能安義下若賂而可以得國則義不為義利不為

辱義利無別盡人皆顧利害而不顧是非雖得天下不能

一朝居也故曰其說行而天下定矣參透其歸之道非

所以歸也則曹伯何可仗義以直而奈何假口于筆也

春秋指掌卷十三 十三

合舍至兩邊皆有行貨事上以路得下以禮立身尊
主義利二字合未當合開成貨並史貨梁丘據或
又合如京會伐正性命之理存君臣之義

史記襄王二十有九年 陳共公朔元年

春介葛盧來 在會館之錫米禮也見那黎來傳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胡傳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詩季來小子熱盟下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
王子而公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在
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
侯大夫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
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曰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
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指掌卷十三 十四

指月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句極重此句文氣雖屬上
段然下段入天子之境句即此意兩箇于此都根連句來
舊說二段俱是無君然玩傳而無君之心著矣只屬下段
蓋下陵自是無君上替說不得無君既說不得無君絲
何亦在人之中乎此乃是正其本之意蓋上既替則莫禁
乎下之陵矣本字對外臣言斷以正其本諱其心對故以
為大惡諱公而不書為一句所謂肉大惡其詞緩也
諱公用大惡字人諸卿用貶字人于虎用正本字
合盟暴翟泉王城之內洛邑天地之中 合德仲義正
本謹初俱重王義

秋大雨雹

胡傳 雹者戾氣也陰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
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亦無好介葛盧聞牛
鳴自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肯云問之而信

辛卯襄王三十年

看王正月

夏秋侵齊

胡傳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聞晉之有鄭
侵齊也遂侵齊齊詩不云晉伐齊是齊聞晉是齊聞夷之
侵齊當據齊文公若移國之則以齊之則方伯連帥
之職脩矣上書秋侵齊下書聞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 晉侯使醫衍酈衛侯甯會貨醫使薄其酈不允公為
侯使賂周欽治厚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
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欽先入及門
遇疾而死 治厚解卿

春秋指掌卷十三 十五

及公子瑕

胡傳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
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侯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
位而不立也不與陳陀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
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
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
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胡傳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
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
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慢害朕本支公之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現于戚屬豈有疑間猜忌
之心哉宋世降怨薄恩過則棄義有國家者惡公族之札
已至網羅誅殺無以庇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案
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盧
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
指月思怨義利字要別明傳引六朝云云重垂戒
不賊焉非若叔武同氣勿用南子京等語

合納捷苗長惡不悛改過不吝 合制而歸法害戰本
失信無刑 合陳災名復國存亡國選賢與能興滅繼
絕俱公天下 合盧吳歸大意思同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面
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
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
之過也然鄭亡子年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
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之厚君之
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
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
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彼夫
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
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春秋指掌卷十三

十本

胡傳 按左氏晉侯秦伯圍鄭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貳之也
於秦晉何貳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
亦不禮焉爲是與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
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孰仁且有禮
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矣人耳矣而君子益終不之
校也今鄭伯之於晉公子持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爲列國者不亦難乎後晉侯
秦伯既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唯
利爲向背從獨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
指月晉王念字秦王利字
二國結鄰云云只屬秦邊
合收綴以晉進念忘現起各例秦作上聽獨之武下聽
杞子合獲燧二國結鄰從此始矣晉楚爭鄭自茲弗
得寧矣燧之武子產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 王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
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
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胡傳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
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秦公自魯迎王后
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實矣秦率上兼三公其職任
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
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矣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
之罪履霜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
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見者不昭昭以見罪惡
申重不專上須將周禮之隆相形要發履霜堅冰之漸意
昔楚只是事楚故
日不貶絕云云

宰周公聘

胡傳 不謂亦不責魯只貶喻
其禮意之厚合魯不可薄報意

春秋指掌卷十三

十七

如京遂如晉 如京遂如秦 直書遂 大不恭
總以朝聘 大意論起

合公如齊如京不躬朝又以二事君如齊臣如周俱
慢王

任振襄王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左傳 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簡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
洗以而東傳於
齊盡曹地也
胡傳 晉侯執曹伯其地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出
旨定此地原受于王後諸侯不得獨取無命而自晉復之
猶然竊取矣以亂易亂意要發書法只取字以不係國問
起
合齊取濟西復故田而言取春秋不以亂易亂魯致田

昌歜白黑形鹽虎形

而言齊取春秋不以利為利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即謹于

夏四月卜郊

胡傳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百
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
春乘大輅載弧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以
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乎是成王過
賜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諸節節莫差于
爵爵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諸侯而祀天其
爵極矣聖人于春秋欲制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
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
書于策或以上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牛變之中
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僂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廟
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桀也天子之事守
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帝
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

春秋指掌卷十三

十八

不從乃免牲

胡傳 古者大事決于卜故洪範稽疑獨以
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指月此即上傳所謂或以牲也故本傳只解免牲事宜
至上傳祭作見免牲者特以卜不從之故非不借也
猶三望 左非禮也望郊之細

全曉氏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至之孟春祈穀于上帝
皆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
郊郊皆用辛日故以正月上辛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
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
郊凡牲必養二日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
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若上稷牛不吉及
稷牛又變則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
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祭牲待明年卜用未成牲日
亦曰牛
旨定只重魯上自成王伯禽賜受已祭
不責魯公不時強卜二意用况字插入

公羊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
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禮而山川之神而合不祭歟
而得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胡傳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也守而望因于祭
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
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
故望止于三此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
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指月非所得為正見可見已全要體貼猶字發○全題指月
發明諸侯郊意而以時上牲望如傳或字點明因變而書
猶三望合猶朝廟意禮意禮上議其不已下幸其不已
合猶綱備君薄臣皆禮之當已者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胡傳 湯伯姬來求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
也杞伯姬敢矣其來求婦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

春秋指掌卷十三

十九

豫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
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
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日
不可況于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指月傳中猶日字況于
字要體貼重垂戒上
合華合比奔婦寺之戒體傳引呂武恭顯意發之

秋閏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傳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公夢康叔曰相命于帝丘公命祀相
于帝丘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敬其祀祀即何事
指之不卒于此矣非衛之罪也不
可以問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傳 帝丘東郡濮陽縣之墟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
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救丁巳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齊
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丁巳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齊
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
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民下能日
強于政治晉文無卻門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于殺作
孫於帝

癸巳襄王三十有二年 是年夏鄭文公捷卒。冬晉文公重耳卒。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胡傳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俱其虛帳刑牲飲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 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

春秋指掌卷十三

力竭遠王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甲午襄王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驪元年鄭穆公闕元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傳

左傳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東者三百乘王孫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可謂能無敗乎必敗輕則寡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車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君之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

捷公作

戰音遠

秦師遂東

先主乃

原圖衛秦之有具圖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開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秦人入滑

指月以襲鄭不克而入滑殺明重食鄭斷罪未須挽歸誓言以發秦秋責備之意合伐秦皆移師于小一貪一暴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春秋指掌卷十三

國歸父聘

王遂納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曰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于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于殽數世之患弘御戎東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詩于是始墨又載詩三師曰彼寔構我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齊嚴君何厚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以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墮人晉而免諸圍墮軍寔而張冠擗亡無日矣不顧而驅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藥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

敗秦下

左文未

子面服

從或放

墨之

墮音反

伯素服郊外師而哭日孤違遠叔以辱二三子之罪也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首掩大德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安貴仰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思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何猶詢茲黃髮則罔所衍審番良士族力既既我尚有之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謗言伴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邦之机阻白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向一人之慶

胡傳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敗諸殺而經書晉人敗秦于穀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視將絀不稱君者俯逼秦期忌親背惠衰經而即戎其惡其交視秦猶秋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手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秋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利之利僥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食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秋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春秋指掌卷十三

廿二

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秋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合宋定平徇利交兵專利平國先軫杞子華元子反

附左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仲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雖用其良覆俾我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寔貪以禍夫于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傳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陞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常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戌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計是以爲可乎

旨定重不勝忿欲斷罪以義字爲予念母意如傳辨後以義折忿欲乃懲室大關鍵豈得托之念母乎收直書書法欲字從忿字生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日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

春秋指掌卷十三

廿三

晉人敗狄于箕 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日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典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定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承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苢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實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日舉卻缺子之也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 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施則其

作書後

反且居 先軫子 絕後取 其縣以 實公作

惟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幸。我寧我對，以使我民戰栗。盛勸之，隨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指月惟不殺草後李梅賈不平，除惡於微二句要發得隱躍。

晉人陳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楚罰侯伐秦，傳與敗箕同。雖出一比，要見他生平氣習如此。不待伐秦之日而後見持力之罪矣。

天藋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十四

宜興 諸欣同人 換輯 蔣景祁京少

平原董思凝養齋參閱

文公上

公名興，僖公子母弟。姜在位十八年。

乙未襄王元年 是年冬楚世子商弑成王，顛而自立。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

即位者告廟，降辟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降辟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

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降辟臣固有所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祀於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降辟臣之證也。

指月踰年即位是通例，惟文公承命而立，故傳於此。發之全在聖人垂法上說。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

公孫放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敝也。食子難也。按子殺也。下必有後于魯。附左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嚴端於始，正不惑歸餘於終，嚴端於始，序則不惑。率正於中，民則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難音難，較文伯，難音叔，始謂以，冬至為，曆首中，每月中，頃也歲。

公日上，有朔字。

文祖亮，始祖神，宗亮廟，格至也。

胡傳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左氏泰孟明師師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怒者謂之忿兵按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殺其侵暴者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如論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與師而與戰是謂以架攻架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主者之事也

彭衙

指月處已二字極重凡不能息爭者都只見得罪之在人而忘自處故以處已破之已有罪已無罪皆所以處已皆不戰也以架攻架正與秦忿相應就遠然二字上看出須發透

彭衙

彭衙四國伐秦過常情息爭處已論明王事

春秋指掌卷十四

四

重聖人意發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彭衙

國不致為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

秦旨定及處父盟者公也是引起諸不書公其不地於晉也是引起通晉不書返國不致大意皆諱公為處父所抗正君臣之分正以存臣子之禮二意渾作書法總收合庚辰夫盟皆抑外臣之抗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傳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

指月主無駭卒曹殺二傳書士見世官不書司空見專命古者置卿必求賢德古者大夫皆命於天子秦旨定借曹殺會二傳一見襄以士穀為司學則專命聖人欲一國之政自天子出一見大夫與諸侯會則縱權聖人欲一國之政自諸侯出

春秋指掌卷十四

五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胡傳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至於秋七月而止即八月皆雨矣然而不書八月而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係憂樂也真意於政事可知而魯哀公此始矣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

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僖公凡明見曰君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謂禮也子雖聖不先文食久矣故禹不先解湯不先祭文武不先不審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將頌曰春秋歷解享祀不或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請父猶君也

齊肅也

齊肅也

齊肅也

齊肅也

齊肅也

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
 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
 能植百穀百穀有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
 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
 成萬民能平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禹勤其官而
 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興冥勤其官而
 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
 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禘而宗
 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禘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
 契郊真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穆能
 帥顓頊者也也有虞氏報爲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爲上

甲徵能時矣者也商人報焉高閭大王能帥喪者也周人
報焉九緒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亦之以社稷山
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
賢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不行新典生靈
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及非是之五行所與
鳥孕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
講功而知者也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憫非知
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
歲也海多大風冬煠文仲開柳下季之言曰信
吾過也李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胡傳有事者時祭大事祿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升俸
於閏之上也閏倍二公親則兄弟分封君臣以爲逆
記者兄弟之不失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說視官尊尊故左
氏則曰祖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福
而後祖也殺梁朝之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
無祖也閏倍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

指月只重兄弟不
先君臣無書法
合城杞兄弟先君臣尊尊之義母族先父族昧親親
之本

六

一
通

怨勸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須發得動切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正證結怨二字不重啟患春秋待蚤秦以漸而下始而彭衛以王事責之中而四國伐以常情責之終而伐秦爲不足罪矣秦有定德力二字極重見晉前之再勝已不務德而力爭今又與此役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也寧特王者不爲卽常情亦可已矣濟河焚舟非晉有以激之乎。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希函告賈以來晉用再勝矣
穀函作誓以來秦已知悔矣

四國伐秦
晉侯伐秦
以常情貶構怨
以王事予改過

四國伐秦 四國伐鄭 報怨 過於常情 何愈於楚 俱稱人俱 有德力字

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傳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國婦也天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識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

刑後禮之意

指月妾雖在三年之外而謂雖在三年之中則分雖未
娶而志已存乎娶矣居不約則志不哀可知重志學
合遂逆女俱從喪制說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胡傳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此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伐沈沈潰

指月傳首以其服於楚何便是一傳議論張本所云義舉宜即就討從夷之國上論蓋國新城葉林伐皆非討鄭之服楚皆非義舉只為沈非久附中國而叛去者故討之不得為義舉耳再按沈在汝南平輿縣為句北字屬下讀今河南地方與楚接界止說他未通中國之由蓋惟不通中國而服楚則可以討惟以近楚故北未通中國而南服楚則亦可無討可以無討則不得言討罪之義可以討則亦不得同私怨矣故紀楚稱人而不加褒貶權而本之以正一句讀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權也九必合義然後為正不若如伐沈之役名為討從夷而實在此可否之問凡行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四

人

私乎○京少曰戰即傳兵者誅暴舉亂升陞傳亦異乎誅暴舉亂之兵矣可見用兵只有此項是義是正臣解義舉注此未為不是且如討從楚亦仍在誅暴數中非另一說也

伐沈沈潰

伐楚救江 權而出於正用師之本 重聖正而濟以奇用兵之法 人意

發上

伐沈沈潰

伐莒莒潰 示用兵之本 示為國之本 外合前救陳用師之本用兵之意 合滅陸渾上與報復私怨異下與關土圖強異沈在汝南云陸渾在王都云

合荀吳伐鮮虞用師之本用兵之畧

夏五月壬子虎卒

秦人伐晉

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見史記 左傳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封埋

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舉善也詩曰子以采桑子以紉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厥孫謀以燕翼于子桑有焉

胡傳 按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遂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過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慾而不能窒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是慾而不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嚴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秦人伐晉

指月傳 遇在食上貳遇在忿上貪指入滑言自彭衙以後俱責其忿故傳末云穆公逞其忿而後悔或以濟河取郊分貪食大晉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可味矣虛虛打向穆公悔心腸上去教他自忖度此師而看是則是別自有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四

九

九 秦人伐晉 札聘 怨與忿非王者之德 則晉錄秦晉 俱責備 賢者 賢且智過聖賢之選 過吳平季子 外合秦伐晉悔過復來悔過能改 合人陳秦穆貳遇 原其賢而責之楚莊介利美其功而畧之 也救之者其必大合諸侯而後可乎

四九

秦人伐晉

札聘 怨與忿非王者之德 則晉錄秦晉 俱責備 賢者 賢且智過聖賢之選 過吳平季子

四九

秦人伐晉

札聘 怨與忿非王者之德 則晉錄秦晉 俱責備 賢者 賢且智過聖賢之選 過吳平季子

秋楚人圍江

雨益于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已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

大驪敢不慎僕君賜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受命於

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如晉及盟公至 指月借公在楚傳晉侯有改盟之請則鄭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 晉以江故告於周主叔桓公晉陽處父伐

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胡傳 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名陵然後伐鄭之謀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

出武關齊以東兵器陳蔡而南處父頓兵方城之外楚必

○處父救江

指月不救江而伐楚猶桓文不救鄭宋而伐楚伐楚不為

非但獨遣一軍為非耳今江國小而弱四句最重正見其

勢倍難非大合不為功也結江黃復曹衛正合諸侯秦

與獨遣一軍相及不可用奇正字命秦是極西之國命齊

是極東之國便該得諸侯在內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正見

可乘此機會大合諸侯非另一意○同人曰須設身處地

築機是春秋紀用兵之法 齊桓晉文反照

救江 盟蒲 戰邲 救江 名陵侵 劉文公臨之

有子樂且

公殺無

外合相救陳用兵之法前兵之意 合荀吳伐鄭下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胡傳 逆者謂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

在國必亂在家 必亡不允宜哉

胡傳 逆者謂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

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巳安為

者亦其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

改公不知敵其仇德遠而行使國亂于秋齊人不能豎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一

後 逆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

指月責魯收稱婦不書至 責齊收不稱夫人姜氏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見滅黃傳

左傳 楚人滅江秦前為之將服而大不舉通數大夫

晉侯伐秦

左傳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

胡傳 敗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邲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

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何也聖人以常情待

聲一有盜不遂服服者

主內主

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
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
公初敗於殺梅過白晉增脩德政宜若過而悔悔而能
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晉言之意所以格責之也然晉
見伐而微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晉可知矣不
識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
故仲尼定書列秦晉於百篇之末以見悔
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晉侯伐秦

晉定現聞先生曰不宜空空說一箇善秦便了須體貼然
晉襄見伐而報數語意發揮方妙深善秦伯意要發得透
蓋改過釋怨之秦與與競力之襄相去萬矣若原諒以
不道則彼秦者僅免于貶而已何以晉其深嘉與之心
故曰不識晉侯所以深善秦伯○京少曰不貶晉以善秦
是通經中一極奇書法較後十年貶秦與晉倍為刺特查
貶秦與晉猶是彼此相形不貶晉以善秦與晉覺天淵絕
矣猶字轉振有神深字須着眼不報將文指今閉關謝過
指以識其無憾良然傳中明云
自是見伐而不報前提說耶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二

○晉侯伐秦

楚人侵鄭 春秋大改過嘉釋怨 不貶晉
獨貶楚以予鄭○下易十年秦
伐晉大意同重貶秦深許晉

○晉侯伐秦

夾谷歸田 謝過 上道之修
不貶晉以予秦 俱改過 如秦人

○晉侯伐秦

歸譴 謝過 俱托詞予改過
外合宣十年楚子伐鄭顯改過之善顯特力之非合
吳叔陳畧報怨言改過抑恤忠傷意義 又或合樂書
秋改過恤忠故扯淡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 甯俞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湛露斯不辭又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湛露斯天子當陽諸侯
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敎地 朝正朝
而交政

形矢百族矢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
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俞聘

陪臣主納幣傳知禮在明天子之制守
陪臣之分上平日蒙館之忠可點入
合六年行父如甯甯武子不答彤弓季文子求遭喪禮
此等題何所取義真不可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已亥襄王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胡傳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安母也不稱含戶賵
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春秋係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
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
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
風以妾僭嫡主不能正文使大夫歸含賵焉而咸之為夫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三

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
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 旨定都級楚師秦文武於楚故秦人之見晉義不
如初年故秦楚橫行○同人曰旨定過矣此何可

題作

秋楚人滅六

指月卜歲餘傳
見楚夏之漸

左傳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師滅六家楚
忽諸德之不逮
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庭堅畢
闕字

附左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宿衛從之及溫而還其妻之其不沒乎夫為衛德猶不于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棄怨之所聚也犯而眾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難其難是

三十一一年 六年 是年夏秦穆公狂好卒秋晉襄公驩卒君未

春葬許僖公

附左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燕於趙氏且謂趙盾能自使能國之利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經主致夫人傳世卿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是難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四

通求 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傳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孟曰立善則同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成驩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稷賈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也母淫子暗無威儀小而不德何安焉

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秋後讓季肥而巳大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卿焉秦人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趙盾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盾使殺諸耶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附殺作 居已上 辟合錄 公為 世子故 杜祁讓 駱公作

左傳 晉陽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便續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驪送其幣夷之蒐賈季戮史驪驪之入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驪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其以報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體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器害公非忠也盡具其幣與其殺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彈且聞且彈無以相通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趙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辭而害之

胡傳 射姑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為出奔射姑殺也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五

出也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欵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矣

指月說處父非侵官正見處父當言以責襄之不密也重垂戒意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傳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民之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

胡傳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易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平矣閏不

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機觀術則有其象歸奇
於劫以象開數也十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
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虞也以帝王居門終月
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非之數
也猶制于朔者幸其不已之辭予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指月須就象數理上發明則不可廢意而不告朔之失自
見蓋文之不告正以閏為附月之餘而可廢也幸其猶朝
正以罪其不告須體貼愛禮存羊意發得
悽惋方妙書法只重猶字不言朔是紀定
只不告月單主廢禮只
猶朝單發愛禮之意
合初稅畝廢禮廢法唐典周制殷助周徹
不視朔主始幸其存終傷其廢上易不告月廢閏廢
朔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六

辛丑義王七年 晉靈公夷臯元年秦康公帶元年○是年夏
三十二年 宋成公王臣卒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子也食土地而惠通逃豈崇祀
邾文公

保小之義乎
出汪氏注

遂城部 脩邾雖也肯定主中丘傳非義文中須見氏既吉征
伐宋何忍更勞之工築乎故書遂以見為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焉能庇
其本根君子以為此况國君乎此所謂庇廕而後
焉者也夫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背股肱也誰敢撓試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幸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
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毅舍司馬以讓公子即昭公
即位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祁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
令平聲
有以師

居子門
所居故
閉月無
告也
居子門

句其俱
反文公
邾文公

子般邾
在魯邾
句公作
王臣公
作士臣

先君何罪其禍亦何罪哈嬭嗣不立而外宋君將焉實此
出朝則抱以逆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風
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
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悲穆嬴且畏
秦乃背先蔑而迎靈公以禦秦師及重陰宣子曰我若受
秦之背則我之心軍之善謀也既不愛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
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既不愛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
辛利兵孫馬尊食潘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至于列伯先
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息父止之日大夫入太子
猶在而外宋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祭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
賄於秦曰為
同秦故也

胡傳 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恨秦之不肯
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
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夷者舉棋
不定不勝其輟况置
君而可以不定乎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七

狄侵我西鄙

左傳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
且謀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主故不書所會

胡傳 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
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名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意
情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主故隱其不及
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晉定盾強在強諸侯上魯息在後至上專廢置多廢廢止
其根本文中須映帶入謂不名與諸侯不序分故不序諸

一音新
早食於
寢於也
寢於也

侯正足隱
其不及

合十五年盟冠誤專政而兼責怠政議味義而兼責怠
義俱以晉說起轉到晉作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蒞盟

莒爲徐所伐來求援而請盟借斷道傳

左傳

穆伯娶于莒莒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
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爲仲逆及郕陵登城見
之其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
之其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
亂而君不察以啓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
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春王正月

王寅襄王三八年 宋昭公杵臼元年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左傳

晉人以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
胡傳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雜戎何詞
雜戎之地也而戎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於類別內外也
晉趙盾與之盟以深別之晉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合伐陸渾雜戎入地之中陸渾王都之傳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穆伯如周弔喪不至

胡傳其書不詳後言公孫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
欲殺公孫敖人志欲弒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師主於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八

源公蒙
作蔣

雜戎公
作伊維

公無而
字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
皆昭公之嬖也司馬與師以死司城蕩意
諸來奔欲節於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胡傳公子即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
子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
職宜矣

昭公作守土二字極重正與出奔照
合子哀奈意諸失職子哀存道合華孫盟守土掌兵
二官俱不得人合城費寵其私惟其世皆不以賢任

春秋指掌卷十四

十九

天黎閣鐫

節符信
也卿達
從大夫
魯公重
其效節
故逆以
致本官
效也

春秋指掌卷之十五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同邑史惟雲臣參閱

文公下

九年 是年秋曹共公襄卒

春毛伯來求金

胡傳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
宰矣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家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
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
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
戒也跋扈之臣假使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
反

春秋指掌卷十五

從事蓋未有以春

秋此義折之耳
指月王者利器全在命令人臣
假令脅制禍最無極故謹之

附左 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動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剽得
出於范陰故其鄭父先都士殺
梁益耳剽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夫人姜氏如齊

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 夫人與君微禮同主宗廟之事必告行反必至
未行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如齊以
宰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夫人初歸

豈得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諫意之也矣今此
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二國
之母儀而可以提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
于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
指月明小君之重正見不可使之不安也文公無正家之
法敬嚴怙寵外比而為好庶子奪嫡將萌而不悟此出姜
所以不安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胡傳 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
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
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
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滅乎而皆殺之是
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
而箕鄭父者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
意其義
情矣

春秋指掌卷十五

二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 楚子師于
狼淵以伐鄭

四公子堅公子龍
及樂耳鄭及楚平

胡傳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惡陵諸
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革孔皆
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
主夏盟不在諸侯以救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
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指月懲不恪之責列卿就今日言晉主夏盟以下文就列
卿中獨重趙盾之罪就平日言傳意原側重救患上宜以
懲不恪微起倒責盾
作只是伐重無故字

合順猶盾意于壞楚蔡志于從楚 合戰卻以成戎心
離之過乎責相是棄晉師于誰責乎責將 合使衛會
蜀范山狼淵子重陽橋上賁趙盾下賁行父 合伐鄭
救馬陵一忘一勤 又楚伐合滅庸范山薦賁凌夏可
誅圖存可想

夏狄侵齊

附左 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殺公子陳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傳 楚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楚必滅若故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胡傳 楚越椒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夷狄義安在乎曰矣楚聖賢之後見胡之弱王靈不及爵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同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刑刑重絕人之意也

春秋指掌卷十五 三

循月與荆聘傳小異彼重聖人樂與人為善世類意差輕此見聖人重絕人世類意極重

合盟屈上書傳書名下不分爵號 合卿伐許蔡義利 合晉伐鮮虞上春秋忠恕下春秋謹嚴 合入夷儀各重不輕絕人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

胡傳 秦人歸僖公成風之櫬者非兼櫬也亦猶平王來風氏亦莊公之妾焉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櫬乎口寵受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亂之禮以踐其父聖人垂教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上二年 十年 曹文公九年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伯伐晉取北微

胡傳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關文者據左氏少梁北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舍通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收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指月責秦邊全以晉悔之正為案則晉善已在內丁宜主此作文而以或者深許云云大發一段於後傳俱是活詞他說得活

合宜三年 楚人侵鄭重貶秦伯獨罪楚人許悔過予反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誘我我是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自璣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風駕載宋公遂命無畏扶其僕以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誘我我是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自璣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風駕載宋公遂命無畏扶其僕以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春秋指掌卷十五

四

也秦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

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指月上重師無所指上誅其心下重無四境之虞上誅其
志是本謀伐宋宋覺之先為聽命楚楚無所渡而移之逃
歸之樂耳下書伐宋以著其罪非罪

其伐宋即伐宋以顯其惡宋之罪也
合周陳陳前三國書蔡侯書救宋不書救宋
合周陳陳前三國書蔡侯書救宋不書救宋
合周陳陳前三國書蔡侯書救宋不書救宋

乙巳頃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指月上重師心于伐宋上使宋不覺則此

左傳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伐麇于厥貉之下

合新城憑夏從夷各出驗此 合缺救俱下書 合書
救同 合滅六年嬰齊伐同 合蕭魚亦同 按已上
俱脫母 既宜削去

春秋指掌卷十五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信無喪

傳發富有
以正之意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與伐麇同或主諸侯相恤之義

左傳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

秋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國語防風氏漆姓在虞夏

左傳 鄭驪侵齊遂伐狄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更

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驪伐宋司徒皇
父帥師禦之彭班御皇父充石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絳
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前賞彭班使食其征謂

虞九倫
反公作

公穀無
仲子
承筐公
殺作區

杞伯來朝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全孫氏莊公八年邾降于齊師自是入

左傳 邾人來奔邾人來奔邾人來奔邾人來奔邾人來奔

春秋指掌卷十五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見札聘傳其使人術不

左傳 秦伯使術來聘見札聘傳其使人術不

君取薛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以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

君願微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也下臣

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 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

長壽
有異子

公穀無
仲子
承筐公
殺作區

望趙盾
 屈大夫
 肆暫往
 而退也
 退軍爲
 緩兵未
 爭而兩
 退口交
 緩怒
 魚腹反
 圖也
 薄迫也

七

故財而稱人此
輕重之權衡也

○河曲

指月舊說兩稱人主秦納不正四句是歸咎令狐鄒說連動大衆云云亦歸咎令狐細玩秦納不正固指令狐納雍然遂非積咎則非指令狐矣晉不謝秦晉師禦之函指令狐棄秦然總承之曰是以暴兵連禍云云則亦說有後事去矣兩稱人選是原令狐之役以見今日秦來伐晉實與秦職猶然各不省咎故均罪之處處總在今日所以貶處總根令狐來輕重權衡要發透來旨定現聞先生曰暴兵連禍以上一段傳是通說河曲來所當時立雍一事實音人即時撥轉而秦人將錯就錯結紐到底前年秦師來伐音已服矣亦可已矣而又爲此役自該以秦及晉而雄以晉吸秦若晉人依舊按兵不出則春秋仍免之四分去故與秦皆假而稱人而罪之輕重自在其中若傳首令狐一句不過事寔謂爲河曲之禍胎則河若貶晉處推開今日之動大衆從秦師而追論前日之事胡氏未心并此斷案也○京少曰提輕重之權衡一句爲翻轉的意自洵然易見

蓋河曲一戰兩下俱曲特其中却有箇輕重耳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晉只差奉詞一着勦衆從秦故敗而稱人兩下輕重如上秤稱來不差銖兩故曰輕重之權衡也若仍告令狐則當日納雍者秦迎雍者晉迎雍之罪豈反輕於納雍之罪乎弗思甚矣

袁世

要曲輕直之純墨衡以不晉及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書時也全孫氏師而城畏莒故也

○城諸及鄆

指月主中丘傳雖時亦書句一朝城二邑文用兵以城俱挑入

十有三年 是年夏陳共公朔卒秋邾文公薨條卒

春王正月

春秋指掌卷十五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左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請復買季能外事且由舊制布成子曰買季亂且罪太不如隨會能賤而外有耻秦而不犯其成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偁以魏叛者以誘士會說其帑于晉使夜遯歸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上令之足戶秦秦伯歸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昔晉人殺死女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斯不歸爾帑會如有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白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諱而羣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郝子遜蔭卒

左傳 邾文公十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則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遷也吉莫如之達

歸公作
還夜同

荀林父將中行故以爲氏
帝壽餘妻于

繞朝秦
大夫策
馬鞭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胡傳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室屋壞久不脩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子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子棗

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子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子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各拜取行役

春秋指掌卷十五

九

如晉會齊及盟還晉會棗十三公至十四

指月借公在楚傳文子能答子家之賦鄭衛共協平晉之謀○題連數比事越兩年今傳題既裁此等題不知屬何款項應刪去

只合查會案肯定晉將謀討鄭衛至是文子相魯為請滅春秋善解紛故志之安意要帶○愚按裁去二比尤欠妥

戊申頃王六年十有四年定公獲且元年是年夏齊昭公滿卒年崩經不書子舍立

過秋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驛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夏

世左教作大音

公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無公字

五月昭公辛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盟于新城

胡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盟者志諸侯同欲非強從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大威服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徐忽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罕奪如此者荆楚借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

楚合離澤下同俱楚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胡傳李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尊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祿祥妖孽隨其所感

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伐魯公又二年晉執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有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莒于邾弗克納

胡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莒文公卒捷莒於邾邾人立定公捷莒齊晉趙盾以治侯之師八百索納捷莒於邾邾人窮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足

簡例其

捷公作

捷音理

捷音理

捷音理

過爲太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枯終之刑通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陳義能從故爲之諱內以諱爲恥外以諱爲善

捷菑弗克納

宿月八百衆重看惟力能克而以義不克故爲美義字與办字對引易文謂弗克之爲美詞聖人以改過爲大一正美居之意須重發開義能從即指不奪長勿與以臣置君平看收弗克而稱人帶之諱其置君之失正以全其不果納効之美也

納捷菑

子哀奔

貴存道

易乘墮

納捷菑

四國侵鄭

從義

非力不能義不克也同人

納捷菑

楚人侵鄭

從義

加非不足以理曲也訟

納捷菑

朱公伐邾

討罪

書伐邾而不書取邑隱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一

惡揚

納捷菑

益來

諱外以善改過

諱內以彰去惡

納捷菑

歸益

諱外以善改過

諱內以彰去惡

外合滅胡歸知過能改過知命不立命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

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言憾增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

宋子哀來奔

胡傳

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

在附庸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

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宿月昭公無道子哀知之久矣何待今日始不義宋公而出乎蓋封人猶可托於吏隱至爲卿便有國家之責矣當時君孤立而內外比奸亂形已兆若一居高位挽回既難而徒死又無益權之於道無如受身子哀然遠到此飄然而去所以爲見幾所以爲存道也偷生避禍云云是禍已及而逃之正與幾字相反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左傳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單伯冬如齊請于叔姬齊人執

之義執

子叔姬

公羊單伯淫

乎子叔姬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二

胡傳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而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

不稱行人公羊所

謂以已執之者也

宿月誣之以罪誣其與單伯淫也以已執之已字

指單伯言以單伯本身之罪執之而無與魯事也

齊人執子叔姬

胡傳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何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忌君父之大倫執其君而不能誅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足辱國之人

皆有不自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面立于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誅罪之旨嚴矣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亞旅魯人
以爲斂

胡傳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死公諸侯受貽失賊不討使乘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

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結書曰宋河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荀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有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指月全在華督之孫上發意。比他傳識世官者不同。不辨使是紀實。凡來盟皆無成命者也。專行無君。雖不重亦見得逆賊之後。宜乎有此。

華孫盟
曹會奔
實嗣
逆嗣
華孫
公孫
都在聖人意上發兩
傳末俱有賢者功臣

語專行待
放畧點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一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求復文伯以爲
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

葛文伯疾而請曰毅之子弱請立難也詔之文伯卒於叔穆伯請重賂以來復惠叔以爲請詔之將來九月辛於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倫梓賓諸堂魯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疑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哀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襄仲說師兄弟以哭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胡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命出宋食于季
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姬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

命謹臣
禮也

單伯至

指月人臣禮當尊王故尊王命正所以謹臣禮二句不平
總在字單伯上論○同人曰無所書雖繁瑣致而不名亦
要統上皆書其字說若曰平日於命大夫固皆以字書矣
就如今日見執而致猶與他人不同此以見尊王謹禮無
所書而不然也

○ 單伯至 圍彭城 尊王命 謹王度 或取謹臣 禮合不若王命 王度尤冠冕

單伯至舍至尊尊賢賢俱以大夫執而致則名問起舍亦書名但兼書姓字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齊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四

季孫行父如晉左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
定因齊侵而往告於晉可作下告方伯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屈尋
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

是有齊難
以公不會

胡傳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畀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畀之也八國易爲畀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矣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侯公諱討之於晉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畀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

都壞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館月傳中受賂而退爲晉侯發也不曰晉人會以下爲諸
侯與魯發也玩傳以受賂責晉卽接云不曰晉人云則
分惡還是分晉受賂之惡蓋獨晉受賂故爲分之而魯初
不與盟會亦不爲無罪矣但不當一頭兩腳宜依傳抑是

渾斷

合四國伐宋討商六討宋鮑君臣皆棄義總用孔子告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傳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邪 左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邪討其來

是成商人為君故一歲內侵魯

春秋 十有六年 是年冬宋昭公杵臼弑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及齊平公有疾

于陽穀謂盟齊侯不肯自請侯君問全趙氏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議公不親往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五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傳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來文公服政備見於經罔不告朔不視無兩不問舍同不與廟壞不脩作主

不時事神治民之意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未久矣

出視朝政治民心放要發透本平昔賦政說來方切久

守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 左公使襄仲納路于齊

齊魯皆千乘之國况直在魯前在齊在何嫌於後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郟丘公使襄仲納路于齊作丘公殺作師丘公羊

左傳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

胡傳 先祖為之非泉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此泉猶之漸欲父與君之

胡傳 先祖為之非泉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此泉猶之漸欲父與君之

胡傳 先祖為之非泉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此泉猶之漸欲父與君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六

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胡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滅庸 侵崇 謀之迂 趙穿

日傳之已人使三

分與食

滅庸 以陳國存 為賈 申叔時 皆滅其罪

滅庸 貞伐鄭 善謀 為賈 子國

滅庸 圍蔡 復讐 申包胥 以庸蔡之罪重起 倒楚 合滅胡約 歸均責其自取 合還州來 為賈以徒阪高 為非莊聽之子 驅以請遷吳 為非昭達之一得一失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 公孫儀之孫也 宋微其栗而貸之 年有七十 以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 時加珍珍異無不數於六卿之門 鮑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乃助之施昭公無道 國人奉公 子鮑以因夫人於是 華元為右師 公孫友為左師 華耦為 司馬 驪矚為司徒 蕩意諸為司城 公孫朝為司寇 初司城 蕩卒 公孫朝辭司城 諸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 君無道 吾官近懼及焉 棄官則族無所庇 子身之武也 姑紆死焉 雖亡子猶不亡族 既夫人將使公出諸諸而殺之 公知之 盡以寶行 蕩意諸曰 盍適諸侯 公曰 不能其大夫至于君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七 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諸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 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 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 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蕩意諸死之 文公即位 王三年 十有七年 宋文公鮑元年

春晉人衛人鄭人伐宋

左傳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卑鄭石楚 伐宋討曰何故弑君 猶立文公而還 國語 宋人殺昭公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 公曰非晉之 急也 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 所以為明訓也 不宋殺其 君是反天地而逆天則也 天必誅焉 晉為盟主而不脩天 罰將懼及焉 公許之 乃發令於大廟 召軍吏而戒 樂正令 三軍之鐘鼓必脩 趙盾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脩鐘鼓 何也 宣子曰大罪伐之 小罪懼之 襲侵之 事也 是故戒 鐘鼓 聲其罪也 戰以鐙于門 寧敵其民也 襲侵密聲為 鐘鼓 為君故也 乃使勞告於諸 侯 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 月盟 于穀 諸侯會于扈

左傳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 月盟 于穀 諸侯會于扈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八 家使執訊而與之 書以告趙宣子曰 寡君即位三年 召蔡 侯而與之 事君九月 蔡侯入于敝邑 以行敝邑 以侯宣多 之難 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歸 蔡侯以朝於執事 十二年六月 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 五年五月 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 往年正月 燭之武往朝 夷也 八月 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裔 避于楚 而不致 武朝 則敝邑之故也 雖敝邑之事 君何以不使在位之中一朝 於襄而再見於君 夷與孤之二三臣伯及於終 雖我小國 則慶以過之矣 今大國曰爾未還 吾志 敝邑有以無以加 焉 古人有言曰 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 又曰 鹿死不擇音 小 國之事大國也 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 挺而走險 急 何能擇命之 國極亦如之矣 齊將悉敝賦以待於衛 惟執事 命之 文公二年六月 壬申 朝於齊 四年二月 壬戌 為齊侵 蔡 亦獲成于楚 居大國之問而從於彊 今豈其罪也 大國 若弗圖 無所逃命 晉羣朝行成於鄭 趙盾公圻池為賈 為 胡傳 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 故大夫無休沐之請 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胡傳 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 故大夫無休沐之請 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簡月伐宋時已立文公室是晉復合諸

侯以下方伯陳鄭不討厥均貶能討厥均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

死必

壬子匡

十有八年

是年春秦康公魯卒于共公立夏齊懿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魯卒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九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傳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邴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別之而使歌僕納衛職之妻而使驢驘乘其

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歌以朴扶驢驘怒曰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敬且拜也文公二妃敬

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

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視魯許之

胡傳 文公介弟公子遂弑其君商人見事情也于赤夫人之

今卒於秋不替其葬是為國諱無以得信于將來而春

秋之大義也矣故上書大夫而中書大夫歸于齊中曰

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

冬十月子卒

左傳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

日若君命可死非若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焉

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公羊叔仲惠伯傳于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之日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

胡傳

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歸於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子邪者而魯國臣子校

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

季孫行父如齊宣公之立也經書行父如齊于夫

宮弑其君庶其

左傳

宮紀公生犬子僕又生季佗變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殺季文子使司寇出諸魯日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事君以周恭弗敢失厥日見有禮

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諫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凡君用公制刑則以觀德夫

宮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

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內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

有才于八人蒼舒濩敷精範大臨允將庭堅仲容叔達齊

聖廣淵明允為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于八

天藜閣鑄

經 137—47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傳程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
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滿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諸侯立卿爲公室轎僦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脩月諸侯立卿四句最重正見其有討服之責非謂有能討之力也謀國如此雖指上納賂講會然意重不能討上末段謂惟其如此故雖有晏嬰之勤儉而無其名非以其賢而備責之
同人日晏嬰是有氣骨之勤儉者恭儉行父是沒氣骨之勤勞恭儉故文定取以相形觀晏子處崔行之亂侃侃復稷置身家于度外真乃群鶴孤鳳行父一生大塊獨此指月謂不必汲此過矣且納賂講會較不能計更加數倍總之隨波逐流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公室耶玄

春秋指掌卷十六

其類卽五代爲道一流所以不待駁絕
而惡自見也傳末數語有多少慨惜意
合迷如濟惡成惡合侵崇季文子趙宣子謀國皆誤
易秦師伐晉同合宣十年楚子伐鄭濟惡爭貳下書
平州云云不待傳而著傳稱士會云云兼以傳爲案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胡傳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于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旣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不遠於正乎秦晉戰爲河曲捷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晉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共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也

指月專放是通例提過倒盾庇穿上就此論出晉政之在私門來政在私門便成了上侵之勢非有二層趙盾當國四字重看作

文重垂戒上

冷侵崇用刑用兵其志固形于此其端又見于此重趙盾合鞅歸不用命則宰首止治軍門之呼皆貶可也而獨放甲父綵衛貢則鞅重若均始禍之刖皆逐可也而獨歸趙鞅桃固之志靖公之廢

公會齊侯于平州

以定公位

胡傳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于諸侯則不復致討此仲尼所爲恨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

猪月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論時弊然所以惡其與會者正爲此蓋魯所持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果不足以定位矣發明黨之無益而惡黨始孤若但說黨惡之罪未透收會字

公子遂如齊左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公子遂如齊左東
如齊

拜成

胡傳宣公難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

春秋指掌卷十六

地遠及行父則亦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者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主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指月不重責遂只者其始終成就逆
謀之實以戒後世人主當杜其漸意
合歸濟西仲遂始終成就弑立之謀齊人始終輔成弑
逆之罪

胡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者齊罪春
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
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思試出姜嫄而宣公立不能
聲罪致討魯尊魯盟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試
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
爲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測以義爲利而以
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
於弑奪而後譽益得經書取用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

濟西晉
故地傳
公取之
曹者

裴林公作裴林

只有書會晉師一書法耳此其地原不可作書法傳惡疑此役之為昭昭及之宜通篇發達謹禮于微意而以者其美畧帶數言于後○京少日二意相沿已久有定忽作軒輊見解一新然地而後伐豈不可作一書法乎還仍舊是說為

裴林伐鄭

大棘敗獲

兼稱師敗

立臣疑于君之防

裴林伐鄭

會扈伐陳

合義

地而後伐著美之詞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胡傳

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

春秋指掌卷十六

六

崇公什
甘亭

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燕將半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晉伐者若日聲罪致討而已有取則何以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左傳

大棘朱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

指月此傳為師之當重而發音云大夫雖貴與師等後又
以元帥發問而解云自行師而言云蓋聚為邦本不可
不重而元帥之所以重則以其為三軍司命之故而非徒
以其分之尊則重將亦為師也亦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
重將帥之選蓋不重其選則將不知其義則兼重究所以重則皆
為師之道輕重權衡須發透
為鄭傳以宋為主亦要提過

大棘

指月見傳鄭傳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宜乎罪在鄭也
此是辨案勿輕放過不書伐是各鄭罪以宋主是罪宋楚
之命鄭伐宋猶夫伐陳中只就宋與鄭戰自前此因陳而及
宋則病中國之形顯見不患無詞矣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論時
邊人而伐之者不患無詞矣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論時
說云楚理直其謬下傳說楚有詞正以起首曲文中須合
蓄帶音
方妙

大棘

戰邲 鄭伐宋不言伐而以宋華元主
春秋指掌卷十六 八

患無詞敵討逆
之楚則非觀象

大棘敗獲

會瓦

又書師敗 示人君兼重
其日音師 戒人臣專權

秦師伐晉

胡傳按左氏以報崇也遂闢焦晉用大師下崇乃趙穿私
無名之罪也故書伐秦人為是與師而報晉則其
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笑無道策獨情於
此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
有以也 一伐而不書則所以誅其加土侵之意其
所由來
者漸矣
指月與伐崇同但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秦報而益驗
其情耳非伐崇時其情尚隱必待今日始見也牙盾低昂
渾黃不書伐無以正秦之名書則
又似以累秦秦故筆削之如此
秦師伐晉 四國侵鄭 敬加已誅意 俱有宣子當國
兵加人正本 句

秦師伐晉 楚子伐宋

晉攻秦之與書伐而不書問
宋攻楚之與有詞于伐而書問

下易圖宋
大意同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
鄭以晉師趙盾曰彼宋鏡丁
楚將將鄭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胡傳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
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
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闕極然力
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
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
于典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
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鼓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
其本為末流之若
此也其戒明矣

春秋指掌卷十六

四國侵鄭

指月師之老壯在曲直何單就晉論非兼楚說惟晉之理
曲而不曲故楚雖不足畏闕極雖不足避而其師自老而
不壯耳何晉云楚直而壯乎避字宜玩與敗字不同理
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釋宋言則為本不正自今日報鄭
言則為理曲亦須根大棘來惟取賂釋宋則加兵於宋實
為有詞而晉之為宋而報鄭為無詞將何以服鄭而鼓楚
哉蓋行事必正其本云云又推問說此處理曲是去快上
同入日師之曲直在當下論者多惟此處理曲是去快上
曲之故傳云以理曲也而即以公案作中導始釋之見晉
之曲不助于今日而然始之取賂釋宋也始即本不正
即曲或云取賂一段是前後總論切不可認客作主蓋思
晉舍取賂一事更有何曲而不能服鄭
不競于楚于是客是主必有能辨之者

四國侵

平莒取

平怨 正本

皆始謀不臧皆有認非上正本
下端本

力非不足而終
故戰非終

不勝而不能屈齊○按上傳
無直楚意只宜以晉曲合

而限于力。理恕之。

外合沙隨皆晉曲。合國書伐晉魯皆曲。俱有師之老壯句。易曰謀始書曰省躬。

公作

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尤殺之真諸裔使婦人載以過朝

趙盾士才兄其平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舍請先不人則子繼之二進及澤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避矣靡改之積習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家藏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

1

戰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
 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忠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
 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二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嬖明如焉
 明將而殺之盾曰弃人用大難猛何爲觸且也提彌明死
 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羶輒餒問其病曰不食
 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富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
 冀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宣諸家以與之
 既而與爲公介倒餼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嘗桑
 之饑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水也之升趙穿攻靈
 公于桃園宣子未出門而後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將亡君亡君而不越竟反不謂賊非
 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
 子曰羶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爲法受惡情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而立
 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公黑臀元年並鄭穆公蘭卒

•

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

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大嘗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春秋脩書其義自見

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

指月比偈公傳無魯得用
重禮意只重非主斷罪

楚子伐陸渾之戎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力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
物而爲之條使民知神姦故民人川澤山林不達不若螭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
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
於其姦回世亂雖太輕也天祐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
於郊屬下世三十一年七百夫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意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成

書可象

陳太僕稱夏之階

合藏歸參王道世道

人殷鄧及鄧部及音平上

100

伯儼南
燕祖儼
音儼
媚愛也
穆公作

火車

戰列卑朝延懷宗廟矣夫以鄭國稱小楚公子之貴弱
強太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歲不
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適于高國請婚其
女強委焉而宣公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
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
定其位不然卑與矣說不近於禮矣是遠恥辱哉
宣定宣之誤總誤在篡弒謀齊而取國上後來紛紛屈
辱總是不容不受故結云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胡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
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
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成也而叔姬來
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過他國必有君
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
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思則人欲已肆
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
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春秋指掌卷十六

十六

楚人伐鄭
即合四年伐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也須斟
酌

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戊午年 六年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胡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
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晉營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其伐鄭不
而即楚無乃於已有明也亦自反可也下內有德遠以兵
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
其道也

盾免侵

胡傳此傳對會扈伐陳傳看。下傳子晉全在然後二字此
傳責晉全在一遠字遠與然後正相反非乃於已有關亦
是傳者揣度之詞不會定說何開傳益據左氏陳及楚平
之下荀林父便伐陳而今又侵之豈不貽時政日遠就德
言則曰仁智就兵言則曰義就主盟言則曰道要之省德
而反仁反智則必以義用兵此正是盟主之道林父原是
伐盾免原是侵也伐者有詞之稱侵者無詞之稱故前
林父之伐而獨書侵非不書陳及楚平只入叙事中

盾免侵 會扈伐 非義

盾免侵 宋人伐陳 俱不省德而遂加皆非義

盾免侵 盟蒲 不反仁智 主盟非道

合桓弓圍費不反仁智不反忠禮 固結非本

夏四月

春秋指掌卷十六

十七

秋八月

胡傳 為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
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
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
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益自此始矣經于蠶螟一物之變
必書於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天蔡閣編

春秋指掌卷之十七

宣公 儲欣同人 換輯 蔣景祁京少

合肥昂天閣扶上叅閱

宣公中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胡傳 來盟為前定者常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特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良夫盟

春秋指掌卷十七

指月此傳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論傳意謂如此而盟足恃矣而卒有黑壤之事亦有何盟足貴乎其實黑壤非見盟之不足貴耳

良夫盟 毫北 兩盟俱極不可背者而竟不足恃春秋所以惡盟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傳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當及鄰公所欲也故書繼以伐萊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中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伐怨者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啻武雖害而不雨也不雪則無恤民憂國之心寧而不雨格天之情意為矣

萊姜姓

處原不舉而以公與齊侯四句總結書會書至兩項皆不舉之罪自當平重車旅之後一段是為註大旱並與伐萊不相干道可因大旱在魯遂倒重魯謀宜以齊魯混在以前而以大旱依傳做一段於後只伐萊指月宜重齊而以一魯帶之看合黨連兵句兼用齊魯亦得只至伐入早指月此題只主魯作以不務德及危字重講而以大旱發一大段於後不可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 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主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

胡傳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於盟而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教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通齊是宜公行有不嫌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重者皆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

黃父即黑壤

春秋指掌卷十七

主文以略免則

不直在已矣 指月行有不嫌即是不直指不事盟主說不必扯篡秋又收書會以略免是驗其不直非以此為不直也古文就書法上發不書盟

庚申定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傳 至黃乃復雖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乃者無其亡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傳 有事言時祭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胡傳 釋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賓者可以已之詞萬籥也以賓尸以

指月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思於仲遂只因此以存君臣之義耳

合有事武宮去樂卒事以禮之得失比

戊子夫人贏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左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將六月而蘇

春秋指掌卷十七

三

胡傳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獲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怨脩睦以補前過已可答矣乃復與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此自見矣

指月以傷類合入失職內發乃復云視其殘虐則亦已矣而效云云合執戎矧俱根晉主夏盟來斷

合盟蒲俱有兩層合晉伐鮮虞不知自反已可答矣乃復云視其殘虐則亦已矣而效云云合執戎矧俱根晉主夏盟來斷

楚人滅舒蓼

左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胡傳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爲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盛太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戕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慎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意也

指月不可忽大要是防之未然不可坐視其及耳是時楚莊伯叔敖已相

合會楚於宋經世之謀經世之略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左書時也上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天全張氏懼晉故也

楚師伐陳左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指曰主會

辛酉定九年是年秋晉成公黑臀卒衛成公鄭卒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春主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主以爲有禮厚賄之

胡傳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致不待貶絕而舉

春秋指掌卷十七

四

自見者也宜公享國九年於周繞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而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交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指月全以事齊形出慢周有君臣先後疎遠三樣而君臣意重齊旨定現聞先生曰當歲首月公如齊復使大夫聘于京師則先後君臣意已指盡矣每自以淺言之正與傳末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句相應不有既絕而惡自見者以惡顯而易見非意適到宣公享國九年只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明其慢王之若此而後以聘觀四句一漢重發蓋至于君臣義失倍畔侵陵則不止于一時之顛倒錯亂者聖人于此不勝無窮之憂故特書王正月以彰其無王之罪而警天下之爲人臣子者意至遠矣此比事之教所能盡哉單收王正月一書此書王正月不必盡書宣凡行皆致往聘句亦須把事

齊相形無書法

敬嬴公穀作頃

春王正月如齊至

指月以重於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三字發揮不必涉大夫聘如齊至合公在楚尊君存若兩邊都在春王正月發揮

齊侯伐萊

萊如京合國佐聘忠孝俱失

秋取根牟

內諱滅故書取與鄆邦同根牟東夷小國

八月滕子卒

胡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有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之師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

于邲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後於自反而有難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

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書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大尊義乎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有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之師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

陳之詞也義都在一待字結玩傳總云經所書者于晉罪實耳但衆輯意當屬罪陳邊點用謂陳之不義犯衆怒也

惟楚之即指今日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

來會則前日之平楚情亦可諒矣

會扈

指月待之而不遽加兵有責已厚責人薄之意故曰有禮

幾字亦要玩無書法○同人曰只合以諸侯言便有禮然

陳之不至尚未可知如幾上書盟于前而陳侯如會于

後正未晚也故此題可與晉不可責陳然作文須見陳不

可不至意

林父伐陳

指月兼將是事是非書法可起不

可收參首定從編輯內發出陳罪

會扈伐陳

焚聘伐鄭會而後伐有禮

林父伐陳

韓厥伐鄭集矢之德不足念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罔滕左因其喪也

胡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有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之師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

之此事以觀知見喪之罪在不仁矣

指月重伐喪上虐小只帶之

觀後傳制伐喪也句自明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卻缺帥師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

胡傳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爲是與師而伐鄭不義

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

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與之也

然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

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稱帥

其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

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

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

指月只就重兵凌夏斷罪書法以書晉爲主而以書救作

意然證處須重後句只決故指月亦以稱師罪楚問起

將錄救證明書法婉轉斷成文法

子晉意固非即呆講楚罪亦未肯

伐鄭缺救合伐陳衛救書救責楚書救責宋合伐鄭

書救皆錄晉救以顯楚罪合成年書伐鄭華晉救

陵鄭好武怒楚左子良子產語頗工

殺其大夫洩治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袖服以戲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聽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於其洩治之謂乎南郭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春秋指掌卷十七

不栗野有使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載膳卒不致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袖服以戲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聽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於其洩治之謂乎南郭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春公如齊至自齊

王戊戌十年 晉景公駕元年衛穆公速元年是年夏齊惠公侯殺於夏氏九年單于如楚八年

春秋指掌卷十七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以我服胡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後萊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所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及助成祇逆之也 以柔其早屈事人以其道而得其地與悅人之柔其 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田而保魯魯亦不假於田而可以待齊宣之心益放而惡亦遠矣雖聖人責齊何待今日但今日兩人之交愈深又有歸濟西道節事故特書我以模寫其相親愛惠遺之意以著其罪非謂歸田之惡尤甚於取也全在我字書法上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胡傳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固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也所謂識世卿者非公羊本有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春秋指掌卷十七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下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奔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前圖滕稱人刺伐也此伐滕稱師說用衆也宋大國魯上公伯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叔遜不

能舉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關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辭於屈辱沒則親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爾然莫之供也此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傳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伐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助亦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

四國伐鄭

胡傳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字對力字看鎮撫字對爭字看鎮撫二字微別鎮者鎮服其心使有所恃以無恐撫者撫綏其國使有所感而悅服此題不空說詞力爭全要本楚來背晉發逐無愈意○同人曰強令指楚而晉亦用力爭之便是五十步笑百步處不必傳外搜求

四國伐鄭 宋師伐陳

胡傳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此年朝齊不齊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王葬而使歸父會葬侯之葬繼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劉康公報孟獻子之聘

歸父于家也

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入陳柏舉闔閭心懷謀楚
入陳圍蔡復仇討罪不計其貪
合滅蕭美仗義功不仁合棄疾不計其暴
入郢不以過掩功不以善掩惡合吳救陳俱傷中國
又或合遂伐秦先書殺後書人書自京師以伐秦為
遂事欠佳

公孫燾儀行父于陳

左傳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使之曰復微舒為不道武

其罪人何故對曰猶可解乎王曰可哉曰復微舒其若

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解乎王曰可哉曰復微舒其若

其罪人何故對曰猶可解乎王曰可哉曰復微舒其若

人之罪而奪之生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蹊已

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食其富也以討台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胡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宜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

心今乃說詞奔楚託于討賊復使以自廣其罪而楚莊不

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自飲毒而死者幸而

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

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諸微舒

之官封洩冶之墓戶孔寧儀行父

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指月書納就是外此二人非謂不係之陳也楚莊不是知

而放納之但不能察其反覆耳春秋亦只不與其納道他

做得不盡善不

河過作既靜

春秋指掌卷十七

十五

春秋指掌卷之十八

宣興 儲欣同人 撰輯

楊州戴京生于周參閱

宣公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 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為鄭既受盟于辰

不吉上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入臨守門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

道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白狐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赦也狐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資海濱

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

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救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庭入盟子良出質

胡傳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

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達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言入其於

為恐從輕典不著其惡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臣杖君子秋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

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惡陵上國近造王都之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乙卯主乘左廣
以逐趙盾趙盾乘車而走林屈蕩樹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便輒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驍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人也車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來晉
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在移上軍未動楚子使潘黨率
游圍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隨季穀其辛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
之脫荷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叔反之唐武
丁御每射抽矢載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
子之愛也潘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
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公子殺臣囚之及昏楚師軍于郢者之慘師不能軍宵濟
亦終夜有聲而辰是重至于郢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于孫以無忌
也拔旗

春秋指掌卷十八

四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
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
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餘
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惡今罪無所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
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胡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
陳人弒君者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固鄭亦既退師與
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變之師也故釋楚不貳而使
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鄭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
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遂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蔡林
父何也尊無二上定十一也古者使錢臨戎專制關外選
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蔡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
武子遂還衆不救過而陽之舉句似二將皆請進師而蔡
令已亡之不意也而手取之遂下偏陽林父既無及於

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
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
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
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謀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收積
特以林父
主之也
戰邲
指月總非觀變一意按邲之役以下又明非觀變之罪獨
在林父其日知難而進即非觀變也大意云晉不討賊而
楚能討義既不敵而況楚又已退師則晉自不得以救鄭
爲名而與楚戰即有先救欲進接法行解誰敢不從乃知
難而進非自取敗哉故釋楚而以晉主之又不分責六卿
而以林父主之○同人曰師非觀變將不能令處有二意
使晉主之以林父主之
原存二書法對作何告
戰邲 新築 非觀變 晉師救邲而以晉主此戰 林
從韓獻良 齊師侵唐而以衛主此戰 父
大逆不殺

春秋指掌卷十八

五

戰邲 戰牽 一將令 獨罪林父
戰邲 書救 失於馭下 並書四卿
戰邲 盟蒲 失主盟之道 桓仲証
外合滅蒲失觀變之道無久假之仁俱以入陳圍鄭點
起合滅子伐宋非觀變之師夫觀變之策合圍宋
觀變謀始俱失 合圍宋非觀變之師夫觀變之策合圍宋
范文子 合大圍 楚益兵晉崇卒爲敖魏舒車戰步戰
二左其整 合吳伐我責將責相書魯元佐分証 又
合士旬侵失將道得將道
秋七月
附左 秋晉師歸和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林父苟
而愛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
死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子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晉
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經 137—66

策故楚書伐 冷閱宋亦主非義失諾 合厥伐鄭筆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左傳 齊以莒之盟也君子曰清

胡傳 齊人滅莒以齊之盟也而盟為宋人討者恤

楚子伐宋

左傳 楚子伐宋以宋之盟也而盟為宋人討者恤

春秋指掌卷十八

無辭今不思待楚而急于伐陳是適授之以

伐宋 貞伐鄭

冬齊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 齊亦秋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鄭之

胡傳 齊殺其大夫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鄭之

而史則謂之不用清而先穀之過也而曲之戰也字獨出

晉公作

公作

殺教作

丙寅定王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 衛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

政而充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秋達結而死衛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 晉侯伐鄭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

春秋指掌卷十八

胡傳 按左氏傳為鄭故也此事以觀鄭其為報怨復

指月全根戰鄭來須在此事而書四字上模擬勿板講晉

合五國伐鄭皆鄭故皆罪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

胡傳 宋人要結盟晉欲以禦楚已非特國之道輕舉大眾

九

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九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封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夷國中國。則亦明矣。

指月始字。要痛發側重。伐陳不可與清丘並看。觀傳既字。又字及明見伐之由。句可見非恤患之兵。謂除了恤患皆不可用兵。對勦民說。非指救難也。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是將前事之敗。以證今日之為責。宋本比無書法。

楚子圍宋 會穀

會穀。謹微。坤訟。

圍宋 同圍齊 皆自取。皆有國必自伐。句。二左可用。

外合胡豹歸國必自伐。國必自滅。皆挑楚。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春秋指掌卷十八

十一

胡傳 夫禮辨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釋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若齊侯旌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會穀

正月此就禮既失後畫出一箇禮不可失的歸來。若合符節極妙。自失於天子時。豈知有此特今日之耳。此通春秋發微。不專言齊侯歸父。亦不必加昭諸侯去天子甚近。別嫌明微。正在此於此不別不明。便是亂了自說經者立論。傳破云。聖人示謹微之意。甚謬。此傳與無異。同意俱是。禮自大夫出。但此則諸侯與大夫會。故以君若齊侯旌為流弊。則大夫與大夫會。故以田氏六卿為流弊。此傳尚與合至無要。則傷其極弊矣。合歸父會宋上凌替之。下盛衰之由。上謹禮下經世。

丁卯定王 十有五年 曹宣公廬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

五穀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寔旅。百朝而獻。於是有容。貌宋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謀而薦斯。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其圖之公說。

胡傳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讎端。而國之陵蔑中華甚矣。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斯。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

之由。春秋經世之器矣。言定綴不猶可。乃以至。

於等字。而俱要體貼。

合宋楚平。獻子主謀。歸父薦賄于反急平。華元輕見情。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夫方投楚。未可與。

春秋指掌卷十八

十一

爭雖晉之強。能遠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瑣瑣之強。能遠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就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後成。命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必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將攻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取。廢王命。主棄言焉。主不能吞。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飲之。林楚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自微也。易子而食。新穀以饗。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

公羊列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也。王國宋軍有七日之糧。而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

經 137—70

田終不能成三代之治自稅賦一開而古人良法美意漸減盡矣所以設身處地是定替他籌畫一番其必先務本乎正欲有國家者存助法于不廢也而多少路路皆用文須林鴻馬遠○京少曰務本從來滿堂俱指務農節用惟相親之世而不務農節用者亦未有務農節用而上下猶不相親者梅說仍非別見

初稅畝 作三軍 兵制變 一作 魯頌 下易含中軍

謹權

○初稅畝 陳蔡歸井田 專就聖人意思作文

外合大閭井田車戰

冬蠶生

胡傳始生曰蠶既大日蠶秋蠶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

春秋指掌卷十八 十六

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又為繁政重賦未息看出重災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實責宣公非泛示敬天勤民之法也收詳志

饑

胡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路遺之末而不教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實矣水旱蠶桑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教本也

成原定三十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人三月滅狄於留吁之屬晉侯請于王以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益遂奔於秦平舌職曰吾聞之禹相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

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胡傳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宜王伐嚴狹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滅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

遺種上珍邑帶說收稱人

合大肉非王事非王師 合書救殄滅不仁不遷戮仁

附國語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殺羔原公相禮花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稀郊之事則有全丞王公立飲則有房丞親戚宴饗則有般丞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米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饌禱焉忠非規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自惟夫戎翟則有禮焉夫戎翟非規沒輕僥食而不謀其血氣不洽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

春秋指掌卷十八 十七

侯馨香嘉味侯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其酒醴品其百簋脩其饌舉奉其儀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幕敬其厥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其貴以示容令好胡有子然其效或霍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而己飲以顯物安以食好歲既不倦時宴不浮月會旬脩日完不忌服物昭膳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各親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歸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顯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丞武子遂不取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為晉法○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能也該父兄也南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學之以杜折秦晉

夏成周宣榭火

南雅室有東西廂日廟無東西廂有室日寢榭火去即則是講武屋廟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蔡景公固元年是年秋楚莊王旅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 至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縉以公子

胡傳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已攻逐所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於縉道師於陽穀大戰于鞍遂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齊月傳是通前後事論之君世子伐而責列卿正見其取必於君也收書字不用詳字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春秋指掌卷十八

二十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 公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胡傳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

背無忠信誠恐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利為向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經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

信誠怒之心背齊事晉說者謂謀以去三桓耳此謀也歸父實尸之殊不知欲張公室只消引君當道云云三桓自然畏服何必倚外援哉

合圖即黃資伯力以討強內臣之失行王道以革僨聖人之化俱強公室俱三家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逐及笙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胡傳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承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遺矢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煩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富國者有無君之

春秋指掌卷十八

廿一

心此春秋所以

作不可不察矣

指月以歸父志仁提起倒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作總收二書法合歸奔歸父守禮歸守信點起責魯成失為子之違衛獻失為兄之道

笙公殺

增音登除地為

春秋指掌卷之十九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曲阜黃承茲念在參閱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十七年 元年 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 寒極而無冰者常煥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煥若此政

春秋指掌卷十九

張其象已見故當謂陰近寒而常煥應之古者曰在

○無冰

指月其象已見即逐歸父一節便可知矣故字應字俱

室張有日矣惟以恒煥為故而忽之此其所以流而為

○無冰 歸三田 天人一理萬物一氣王事慎微

○無冰 獲麟 天人一理萬物一氣王事慎微

○無冰 獲麟 天人一理萬物一氣王事慎微

三月作丘甲

胡傳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至昭公時晉蒐於紅華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

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

春秋指掌卷十九

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作丘甲

指月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此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

為一甲三甲為一乘此周之兵制也今丘出一甲非復十

作丘甲 作三軍 保民 一成一乘之制故魯蒐紅

合立武宮兵制廟制作者不宜作也立者不宜立也

反廣古

經 137—76

政自季氏出矣 俱重兵權

戰牽 會向 失國體 使奉 上客今二卿並書

戰牽 戰鐵 節克讓而范叔變伯皆讓

合代邦取句釋四卿並書列書三卿重專權縱權作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 齊侯使國佐如師以紀國佐與地不可則聽客之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

也者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

必賢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令也詩曰季

子不顯來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德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

不義何以爲盟王其晉實有闕四王之命也樹德而濟同

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遺子實不優而棄

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

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君好唯是先君之

敵器土地不敢愛予又不許請收合餘糧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此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

春秋指掌卷十九

七

於城下
借一戰

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束其敵而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
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齊侯之母也而國子不可請合餘糧背
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于
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魯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
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
仗義天下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如師袁婁 去如師同但不必以路免原起

指月人知非有擊強扶弱之心爲非義不知東敵質母不

以德命仗義者漸不如此二層總是不仗義索傳宋制敵

莫如句通結上文天下莫大二句文仲說上句義即理也

引齊桓亦只重仗義二字使桓不仗義則是不心服楚不

心服而如國佐之折而去進偏之則得盟退則不得盟雖

欲歛然以盟禮相結而不可得矣晉之以東敵質母命齊

者全參不破國佐來意猶自謂戰勝強力足恃齊不敢不

我從而不敢國子之指而去也乃使魯衛之使僞以國佐

之詞爲請以掩其迹而迫及袁婁以與之盟則汲汲欲盟

者非晉乎作文以略免非服之故原起倒又不以德命作

而不以德命又側重質母上玩傳自明汲汲欲盟意要發

參旨定非有擊強扶弱之心是非義源頭而今日東敵質

母之言尤非 仗義者口吻

國佐如師 指月傳直云非服之也不可用敵服未誠語須從戰事上

翻出齊勢之弱晉勢之強而何僅以略免就他路免便是

不服而所以不服者由列卿求逞私忿與齊恒擊 强扶弱之心異也末須發待之不可無其道意

春秋指掌卷十九

八

袁婁 盟蒲 俱不足服人而要盟各有二層意

國子背城借一之請 天子德則不說之譏

如師袁婁 夾谷歸田 天下莫大於理 兩傳俱有宜總

合圖棘敵未服而不以德命叛已起而不以德統

附左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言望爾也乎對曰

名也故不取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討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明於以反求諸

已則亦知戒矣
胡傳稱師者衆無罪楚意言衆正見被侵者之爲國上
卿何重有傳意重辱遠君父上不可以危國辱君分股此
傳從心上論故結以史外傳心要典句只楚鄭侯衛諸
月侵衛蓋自是侵魯矣特經諱不書其侵魯衛總此師須
從稱師者其衆上痛寫楚勢張皇以見魯
之可危而季孫之罪以冷語挑發方妙
合盟蜀上既魯卿重禮字下既列卿重義字
季孫辱君孔子榮君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郕人盟于蜀

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計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
蜀卿不書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盟蔡
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
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況其
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其是之謂矣

春秋指掌卷十九

十一

胡傳盟而魯必先書公導內也次書王盟者衆所推也
此書公及楚人則知王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
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
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此諸夷狄皆僭不競猶至夏盟諸侯
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將義堅事
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
千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于夷也方是之從亦乃不擇
矣經于魯若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
書樂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而
不諱何也事同而既既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
與盟既諱公於倍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
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胡傳此字要透書法只重
書人而帶明書公不諱意
合會連雖俱以僭王爲案上西向服從下俯首東向
合會雖味義守信合會中推楚宗楚

癸酉定三年 宋共公固元年衛定公城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夫子伯牛許鄭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
捷
僖帥師禦之使東都覆諸鄭敗諸丘與皇皮如楚獻

胡傳計鄭之役則復怨勳民非觀勢也遂東侵則潛師掠
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
參此皆無善也專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師而以伐鄭
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楚表援中國則盟王
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易爲稱爵
晉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指月彼此無善意輕提過便從晉無善而稱爵書伐上推
出鄭罪來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他謀伐之初算取當體
貼固不作乎晉說亦
不可板着罪鄭話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春秋指掌卷十九

十二

乙亥葬宋文公

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屬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梓
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虎而爭今二子若若生則
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子惡也何臣之爲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兄鄭伐許傳後云一之爲甚其可
手左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
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中亦悖矣此春秋
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
也

胡傳此春秋所爲作句要重以其
關係君臣大倫故不作等閒看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有晉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故有其賈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 是年春鄭襄公卒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至通嗣君也

○華元聘

指月見倚如侵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共蠶半之軟可入講收侵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公如晉 公使如晉者

左傳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夫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

春秋指掌卷十九

十五

手敬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

太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左傳城此為備出杜氏証

鄭伯伐許

左傳鄭伯伐許取鉏在冷敦之田

胡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休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解

指月諸侯在喪稱子故知得爵

為貳詞諸爵有安則為之意

乙亥定王二年 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傳前此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于內女其出其歸之詳者男女姑

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歸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歸為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可不為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蓋難備之器多矣正法所重人

倫之本歸之詳也為後世戒也

指月意與鄭伯姬歸同但此

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母上

附左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

仲孫蔑如宋

左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蔑如宋

春秋指掌卷十九

十六

見侵宋傳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借無妻傳大夫與大夫會

梁丘

左傳晉侯以傳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其事焉曰梁山崩

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物壞而崩可若何國梁山崩故山崩川竭君若為之不舉降服乘綬微樂山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

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梁山崩壘

胡傳梁山崩國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也左氏絳絳

人之語於禮文備矣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辨

之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春秋十有四年國三十

趙嬰原屏弟莊姬趙盾子趙盾同屏括嬰兄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已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 許靈公訴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傳 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

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

春秋惡盟誓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指月皆不臣特字在貼同字同明亦

是志同欲之側善惡則存乎其事實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 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

胡傳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義事即遠有進而無

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

日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官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壇

有祔則祭無祔乃止去壇為壇壇為壇壇為壇壇為壇

取郭

胡傳 鄭伯也書取者漢之也武而書取為君也項亦

春秋指掌卷十九

十七

武公
教隱公
高祖

明也高
祖居上
故曰顯
祖考廟
始祖也
而子月
祭高祖

而不聽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

取郭

霜月以滅國之惡畧敘起倒書法作文謹微字指書法

言蓋同一滅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微而不足辨然應世

不可不嫌攻主過而甘助權臣者故立為尊抑之旨宗臣子

足說諱君者不可不嫌而諱臣之意所謂謹微也項傳

諱有微則參旨定玩傳微生在手一段則知權臣威權委

肯假借纔是漢行有文須有仇誤之概方妙○京少日頃

傳云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謀明係抑臣此傳

而書取為君隱也明係尊君但兩傳俱後此相形故尊抑

並用耳然項傳云此春秋尊君抑臣以教聖人之此云

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丁制為後世言之不為朋黨比

為朋黨比周是項傳意欲使後世臣子大家不為朋黨比

則附句來極寫權臣之惡則此傳意也於傳有之一段案項無

竟各未之徒附權遺臭其忠德自不知有上下之辨來使

春秋之義得行則無此患矣作文善善示

後世臣子意自然激昂慷慨踴躍踴躍志

衛孫良夫師師侵宋

左傳 晉伯宗夏馮說衛孫良夫而相侵宋以其辭舍也師

春秋指掌卷十九

十八

之祖更
是即有
主就舉
祭

誠音針
理音皮

指月見下。侵宋傳。要體亦然。半以罪。晉者。罪衛方妙。晉是受命於嬰齊如晉之時。此是從伯。示同伐事。實須別附左。晉人謀去故。終諸大夫。皆曰。必居師。取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園。利。君。樂。不可失也。韓。魏。子。曰。不可。師。取氏。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治。以。流。其。惡。且。民。從。殺。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藪。國。之。寶。也。國。饒。則。民。從。近。也。晉。公。室。乃。貧。不。可。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遂。下。師。則。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如晉

指月見下。僞如侵。傳。此晉命伐宋事。實然。未見晉聽命。難斷晉罪。如出。只含晉不可聽意。虛發。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春秋指掌卷十九

十九

左傳 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 晉遣二卿為王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爾孫良夫亦然上三年晉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年宋使車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年晉使仲孫蔑叔孫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晉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晉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如春秋所以罪之也

○ 蔑僑如侵

指月師出無名是春秋罪之處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之處重事大倫字須玩將能立乎正形容可陋之意隨字要發命上卿用大眾亦不可遺傳中上三年一段是原素所以見此伐之無名後二年宋來納幣一段乃驗其聽命於晉之實與和好無干不可混用

、蔑僑如侵 汶陽歸齊 御命失地 台台伐綱俱有不能立句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戚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方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附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

春秋指掌卷十九

二十

胡傳 楚師楚僑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善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代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代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車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鉞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主者之事故雖于而苗格者奔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陸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 嬰齊伐書救

指月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三善字緊相應則救鄭之善全重不遷戮上不可以救與不遷戮作兩層左傳云侵蔡是遷戮也傳中不遷戮正用此句只在不言二縣之功上論善說與其全師

之仁甚無謂且折誠執俘指敵國言亦說不得全師玩舞
干等語還至不戰為是原主罪楚予晉南開作總收放字
細玩善言正以罪楚則書救書法只了罪楚之案按左氏
以下又因無功而辨出所以可善處是論楚之案按左氏
救鄭無干了不得執善書法宜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
明隨昭傳轉下善言大發未收云不得以無功而謂其救
之非善也救善而伐者之罪不益明乎○同人曰作法斷
宜如此然先了書法後論使楚遇楚則救與不遇楚明係
兩層此題不是一層蓋晉師以
救鄭出則兩層只完一救耳

○書救

指月起處喚明惡楚意即無功問起重不遇楚作收處
仍帶楚罪一句按左繞角之過已自勝楚楚師還晉師遂
仗楚遇楚楚罪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遇楚事在救鄭之
後須叙得明白不是救鄭無功謂無折誠執俘之功耳玩
賞二功字相應甚明

○書救

伐鄭盟戲悼公從韓范俱從善

春秋指掌卷十九

廿一

書救

何還不遇楚以無功專制辨起

合書伐鄭救削救以鄭為案上楚不當伐下楚不得救
合次鄭大意同合圍蔡上得用兵之道下得復讐
之義

七年 鄭成公輸元年

春王正月癸丑食郊牛角敗卜牛虺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胡傳

殺梁子曰敗卜牛虺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
之所能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
食二童子孫相繼之象也宜公有嘆
三桓之志主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指月傳云理或然也
原不說殺宜體之

吳伐邾

左傳 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戢不吳天亂靡有定其此

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
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胡傳 邾國以伐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則之
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也後雖益
機紀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
故紀于書書曰四夷雖太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也尼
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指月要得聖人扶持名
號故不嫌進退諸侯意
合猶三望僭號僭祭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傳 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
畤是以
畤是以
畤是以

春秋指掌卷十九

廿二

指月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稍字
意與傳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
盟曰莒服故也晉人
以鍾儀歸因諸軍府

胡傳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
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
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援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
故特敘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
善亦著矣鄭此言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
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諸國復之勢益張亦
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指月三書法通敘須知同盟不是特書只九國救晉定
全自楚勢益張內發山善晉只馬陵指月宜就諸侯同

病上形

出楚橫
嬰齊伐鄭合十年。昔伐鄭上以入陳此下以救江凡
九國故合書伐鄭年。故創故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為主
合王夫伐大邑同。合吳救陳楚勢之張中國之衰
俱托故以見。合貞度上與鄭下罪晉亦于錄救見之
明凌合難澤皆同病楚。合戊陳王伯事之勤

公至自會

吳人州來

左傳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資田王許
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邑是以為賦以
禦北方若取之無申呂也吾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
是以怨亦臣子反欲取復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
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
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說惡貪恤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音侯許之吳子壽夢
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
可馬法

春秋指掌卷十九

廿三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
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百人為
平二十
兩車為
乘為小
偏十五
乘為大
九乘為
及二十
五人令
吳習之

天藜問鑄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

成公下

成宣簡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 季文子餽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
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
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
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就甚焉士之二三猶貴如耦而

春秋指掌卷二十

一

況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
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
私言之
公之章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弗視疾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晉侯聞之曰嗟余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請皆反其
所侵地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
得齊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
齊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
齊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乎
也則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後詞也歸之上者易詞
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彈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
見於
言汶陽

藉月本魯田也。句便是各人罪案前日昔罪後日罪
亦是不可倒重魯作宜三頭一吻禮字延有即忽奔傳馳

宜典 儲 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同邑路朝宗海臣參閱

詞執禮之禮義詞易詞可描寫。同人曰當日季文子云。音亦無以對也。但此詞而私言便是。是畏其強。不能為國以禮處。玩皆罪也。非亦見矣。二句文定賦詞。不重輕指月三頭一腳。良是而諸家並主倒。晉殊不底。防會說其。

言汶陽 焚聘伐鄭 土地 以晉命非道非義為案 俱有季孫語 以晉不能保不能立為斷

晉樂書師師侵蔡

左傳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復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楚復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書侵蔡

指月楚棄析公王長岸傳策士奇才為敵國用。京少曰楚棄析公事詳襄二十六年蔡聲子與子木語不如三發

春秋指掌卷二十

二

公孫嬰齊如莒

王從 善作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過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婚姻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林氏註 公孫壽 湯意諸

通於魯宋反非所以 合衛駿越禮而悉書為後法敗禮踰制備書為後戒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 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于晉侯曰原將為亂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卒之助宣孟之忠而無後焉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

成季趙 趙盾 趙盾

難乃治靈公之賊偏告諸將曰盾為賊首子孫在朝請誅之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實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調程嬰曰胡不產嬰兒曰朔之婦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賣問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視曰趙宗滅乎若下得後且復之奈何杵臼曰孤與死難難曰杵臼曰今一索孤難作曰杵臼曰孤與死難難曰杵臼曰今一索謂諸將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攻杵臼杵臼曰謬曰小人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實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為祟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其趙

春秋指掌卷二十

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氏平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召而問諸宮中諸將入問疾因召趙武偏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

賜公茲 作錫

胡傳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加京師又未嘗敵王

所懷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平譏天子之儲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指月罪邦君二句側下說魯罪止見賞者之濫也通來字君天下只捉過合曹伯自京僭賞失刑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傳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路之請緩師
成若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受
將後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胡傳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
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遽已
也而又幸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
為盟主可見矣晉既知其不可從大國
之令而不遵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指月書法專屬晉邊晉是餘意宜重宣晉作而以責魯
為案晉魯交比責之○同人曰季孫固曰云云已立知其
不可之案責魯處亦不輕遺照可見亦可知語意交責為
妥以變聘指月盟主二字重看益據以安夏正是盟
主之義既不敢其患而又計其成此是何等樣義何等樣
盟主收書聘于伐之上魯不可從意亦要見 只會伐鄭
指月既無前書來聘書法主晉魯分作亦可舊只用魯牛
率諸國伐之句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

四

變聘伐鄭

盟蒲 義為王盟之道 兩有季孫語
合適歷虛小寵惡皆有晉侯之為盟王句 合約歸既
知其不可云云既以為有命云云上專責魯

衛人來媵

左凡諸侯嫁女同
姓媵之與姓則否

胡傳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姊從二國來媵
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
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適制為後戒也

指月此初媵

須說得活

已卯簡

四年 九年 是年秋齊頃公無野卒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或于晉晉人謂會于蒲以尊
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睦事盟何為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禦之明神以要
之柔服而代武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
胡傳 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
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是言未誠之先信明義以補
前愆是言既誠之後諸侯之叛只為晉無誠信故耳今不
反求以悼信明義而又以口血御之是從事于未而不知
本也正與盟非固結之本也何相應本末字要發透誠信
便是本對盟字看書同者若曰諸侯之心既與晉特強之
同耳若作惡其反覆是罪諸侯矣只一箇信字信無不誠

盟蒲

春秋指掌卷二十

五

行出去便是義梓信正所以明義亦非兩件參旨定此時
只有反求一著非欲其仍以汶陽子魯○京少曰悼信明
義以補愆正與言前令外相應蓋做盟主的但看實行何
如今日一事愆信而諸侯解體若能反求諸已他日一行
補愆而諸侯固結矣補愆而諸侯固結此仍自喻自行非
待言令也以御之三字用范文子語有假姓軟鬼神以制
馭諸侯意即此念又不足誠信了所以以下箇又字彼不思
言前令外實實補愆使人自喻自行
者是也滿章末武已武云云妹未融

盟蒲

莒潰 固結之本不在盟

盟蒲

城中城 悼信 服人之本

盟蒲

蕭魚 誠不可知 子鮮季路

合會平丘

盟非固結之本伴非特勝之道季文子范文子
合會平丘二傳皆有固結字末字上范文子下叔向

公至自會

為之禮而歸之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饌人為之召桑田謂去田
天及日中負晉侯
出諸廟遂以為卿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糶未反冬葬晉景公

胡傳 此葬晉侯也而不言葬之也夫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

冬十月

辛巳簡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借盟唐傳去

左傳 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 公公請受盟于而後使歸 借二聘二盟傳

晉侯使卻棼來聘已丑及卻棼盟 借二聘二盟傳

春秋指掌卷二十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報聘且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大全

冬十月

壬午簡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 周公楚惡惠襲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

胡傳 夫人主無誠惡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若人

質鬼神而入矣又致盟失信而出奔則是日絕于天也自

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則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

指月盟事在前不月周公提過例出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 晉楚已盟于宋西門矣此會晉衛

左傳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蘭楚人既許

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白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而忠若有害楚

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仲既其師無克昨國鄭伯

如晉聽成會于瑯澤成故也

冬十月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

附左 郤至如楚聘且盟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

矣郤至須臾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

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一矢

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臾吾子其入也賓曰君讓之以

一矢謂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

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其德宴以息其

惠共食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官

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并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常以

武夫公侯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

左傳 會于城父曹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請侯將見子臧

下大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守其守而逃之亦不

○盟戚

指月王遇垂傳子臧辭國事在執曹後須敘明晉列負弔于會作結

○執曹歸京

指月王遇垂傳子臧辭國事在執曹後須敘明晉列負弔于會作結

執曹歸京 執仲幾 予不專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

十六

胡傳 宋六卿魚氏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君臣之謂不能正

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其正也書之

春秋指掌卷二十

合屬奔出人得正進退失宜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貽邾人會吳于鍾離

胡傳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

指月舉流是常例殊會是特

許遷于葉 楚公孫于申遷許于葉

十七

丙戌簡王十有六年 宋平公成元年

春王正月雨水冰

穀梁雨而木冰也志

胡傳雨水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物君大臣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若丘之事夫人之除休

谷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君退吾類諸侯皆叛晉可以

春秋指掌卷二十 十八

富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鄢伯戰于鄢陵楚子鄢師敗績

左傳戊寅晉師起鄢陵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使鄢

楚師敗績于鄢陵楚子使鄢陵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使鄢

楚師敗績于鄢陵楚子使鄢陵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使鄢

楚師敗績于鄢陵楚子使鄢陵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使鄢

楚師敗績于鄢陵楚子使鄢陵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使鄢

楚師敗績于鄢陵楚子使鄢陵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使鄢

楚師敗績于鄢陵楚子使鄢陵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使鄢

楚師敗績于鄢陵楚子使鄢陵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使鄢

春秋指掌卷二十

十九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

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

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

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

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

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

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

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

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伯州犂曰臣聞之曰勢而左右何也

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于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樂氏之譖。而誅三卻。國內大亂。

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信月重沿提過。只發幸非持勝之道。未有勝負之形。正以幸處曰。幸則不待更生。驕溢就館。穀時其可勝者。安在。

下易貞伐同。

鄢陵 伐鄭盟戲 戒幸勝 違范文聽卻至

鄢陵 蕭魚 倖勝而楚益張 推誠而鄭不叛 合吳滅巢倖勝失守范文子沈尹戌

附左 晉三卻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伯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盍恤主人之惡。其亡于好直言。必及於難。晉侯使卻至。獻捷于周。與單

春秋指掌卷二十

襄公諸驍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溫季即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邪。至以在位。更書曰。怨豈在明不見亂。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 楚師還及瑕。主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幸也。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預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盡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主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胡傳 臣子之子。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設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

辱深可恥焉。者。榮易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于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

其垂訓之義大矣。指月自反。無歉直書。何妨。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以正已而無恤乎人。一句作骨。守身應物。伸道榮義。大勇浩然。俱要。

公至自會 主盟唐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傳 公會尹武子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春秋指掌卷二十

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而後食。諸侯還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還于賴。上戍于鄭。子罕宿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是大泯曹也。先君無有。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君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直其邑。與卿而不出。

胡傳 曹伯不卽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實惡不卽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

下之共主矣。指月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于天下。因晉之執。是極便一箇機會。却放去了。除了刑賞把甚麼號。今天下故曰。

合趙鞅歸兩縱罪上因曹人之請下因韓魏之請要見刑典極重圖與天下俱恃此爲維持意合黃池俱有雖得天下句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菅丘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荅丘王制。魯傳指音厲。遷肥。對魯。稱純是。述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指月主予范文子
全要本赦季孫來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指掌卷二十

廿一

胡傳接左氏宣伯逼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徽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曄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曾侯管筭不見公公食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入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其弊蔑也而事晉不然歸也後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台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下必問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變魯國而罪魯君也若猶不象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君猶自去晉必又有以季之密邇先嘗子而為晉治之何及也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子魯相二君矣姜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邇惡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叔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季孫及卻曄盟于忌歸刺公子偃

○ 盟

指月主季文子忠足動人
一段范文子聲伯只點入

僑如奔
盟肩

俱主范文子。

○盟廳

盟廳

楚子嘉之一至其土題而甚好下范武之德左載
盟宋下甚明坊刻書題改盟宋爲會魏注云子產尤

輔五君者之多也爲馬或馬車校正之

附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宅
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

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羶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羶

春秋指掌卷二十

廿三

衣冠而我姜姜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姜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姜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稷莩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便爲上大夫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見雞
潮傳

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
還問敵具用柯陵須臾公至出

左傳 鄭天子髡頑侯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戊申公

明專會尹正公耳募公乃請作其說宗所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君驛後而克

古仁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

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只提過重同懼楚作不必斷罪

結猪公作

乃侯反

秋公至自會

附國語何處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缺見
單子其語也郤缺見其語也郤缺見其語也郤缺見其語也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晉侯曰寡人懼不免于
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于神人故也對曰吾非野史
也君子且其定體是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
以處義足以步日今晉侯視遠而足高日不在體而足不
步日其心必異矣自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
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
必皆無謬則可以知德矣視遠自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
言來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
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
導味實難今郤伯之語犯叔逆李伐犯則陵人逆則誣
公伐則欺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
國子亦將與焉立干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
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
肖必受其禍今君偏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春秋指掌卷二十

廿四

齊高無咎出奔莒

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
其利淫矣流之者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

左傳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隱鮑
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誦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
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
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則鮑率而逐高無咎無咎
奔莒明年齊侯殺國佐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蔡葵猶
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
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
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
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時者也
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郟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
嬖左有晉童以晉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于厲公卻錡
奪夷羊五田五亦嬖于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捨
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轡既矯亦嬖于厲公樂書怨卻至

春秋指掌卷二十

廿五

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夜告公曰此
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
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告樂書謂周而察之
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覲之信遂怨卻至將作
亂齊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備敵多怨有庸
公曰然壬午齊童夷羊五田甲八將攻卻氏長魚矯請
無母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紱而偽訟者三郤將謀
于魋魋以戈殺駒伯若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
魋于朝魋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
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伏公使辭于二子曰寡
人有討于卻氏卻氏既伏其事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
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符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
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列于句辭召韓厥解曰昔吾南
于趙氏孟姬之謫吾能違兵士言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敢尸而况君子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楚人滅舒庸

服公作
軫殺作

左傳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獨圍之

成子簡王 十有八年 是年春晉厲公州蒲弑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 樂書中行假殺晉重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源弑子而孤始賴不及此難及
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若使也而從將安用若
群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申盟而人幸已剝于武宮
逐不臣者七人州子有兄而
無慧不能辨我麥故不可立

附左 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鯨寡振廢滯匡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卒弟使士涯濁為

春秋指掌卷二十

廿六

大傳使修范武子之法布行辛為司空使修土為之法并
糾御其校正屬焉使訓卿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
訓卿力之士時使卿無其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
尉羊舌肸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繆過寬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使卿辛乘之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
卿皆為之司馬使卿辛乘之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
卿皆為之司馬使卿辛乘之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
卿皆為之司馬使卿辛乘之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左例嗣君也

○○公如晉

主陳述傳晉君方明君德莫難于明
須臾指晉悼初政事實見他明處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 鄭伯伐宋遂會楚子伐宋向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
人驕未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戌之而還宋人患之

楚四邑

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爭之也
不敢貳矣夫國無服靜我猶懼不然而收吾憤使實其政
以問吾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義而破其地以塞夷
庚申而後服諸侯而懼吳晉者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為
晉必恤之
胡傳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不
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于諸侯禮也夫
大托于諸侯非禮也斯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
宋魚石晉
樂益是矣
指月惟其非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其已絕故魚石復入
為甚也 只是鄭伐宋藉月不言納書法屬下文難借用
只得至大訓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與
鄭棄中國云云二意俱在納魚石上論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全許氏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
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而叛國所以服

春秋指掌卷二十

廿七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傳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諱之杞伯於是驛朝于晉而請為昏

○○杞伯來朝

主陳述傳須就公以晉君諱之寫出
他明處杞且托昏陳豈不可托國耶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主大訓傳與楚
鄭伐宋大意同

左傳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日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驛自宋始矣晉侯師

晉以我
為歸邑
猶恨不
足矣
庚申之
往來之
要道

于台谷以收宋遇楚師
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傳 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郊伯實來
下軍之佐也今臧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
無失班爵而加
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杅

左傳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旨定以襄公在喪不會點起主
救宋

作

丁未葬我君成公

天黎閣鐫

春秋指掌卷二十

廿八

彭公作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一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江夏秦如鎬十臣參閱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嬀在位三十一年

巴丑簡王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
十四年崩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左傳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胡傳 非宋地也書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
則易為鄭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
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
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圍宋彭城

指月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取不得受
申看不登叛者不成其叛也就聖人書法上說不可認作
彭楚追字有味○京少日不得取不得受則河山帶礪依
然無恙矣此所謂正與固也所以頂上甚緊要從兩不得
字發出所
以意義來

○圍彭城

城虎牢 係宋 明宋之常有謹王度之意
不係鄭 責鄭不能有待衰世之意
追書 以聖人大意立論不必斷罪
特削

○圍宋彭城

戊鄭虎牢 追書宋 王度
楚已封魚石而戊之矣
晉已遣魏絳而戊之矣

圍彭城 弓會陳存邑 謹王慶
圍彭城 廬吳歸不得取不得受 正疆域固封守
合荀吳伐鮮虞皆不登叛人 典滅國繼絕世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杞人杞人次于

左傳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
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
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胡傳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倖矣晉於是予辟彭城以
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諸侯次于鄭此皆放於義而行
故視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武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
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
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伐鄭次鄆

指月近欲卑重晉將置下半傳於何地耶且傳是削楚
以罪鄭非削楚以形晉也傳首楚釋君助臣事已倖矣已
立鄭不當從楚之案後云不以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
相應則舊云晉以君臣言罪鄭以夷夏言裁然為二亦
似未精蓋二義字總屬君臣裁之大義而當即棄夏從夷
有時不貶如辰陵之盟是也作文以晉放義做起就義字
轉下發明鄭無可救意故不言救次鄆是韓厥以偏師伐
而諸侯次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文中只作字案○京少
目不以大義裁之緊頂棄從二句似指鄭沾沾於集矢之
德而不裁以蠻夷之大義也所以現開先生欲輕于晉
重發鄭棄從之罪然指月據傳首二句為鄭不當從
楚之案未為無識且予晉罪鄭軒輊不得姚說未安

○韓厥伐鄭

指月單主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厥公作
屈公作
合鄆公作

呂留二

指月用伐鄭次傳削救邊罪從楚重人義裁之句意
魚石器器千辛是救鄭因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
合貞救鄭削救筆救鄭從楚不以大義裁之晉逼鄭可
謂以義服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左傳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
焉以繼好結信誼事補闕禮也

胡傳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
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
庚寅靈二年 是年夏鄭成公輪卒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王貞伐
傳因強楚之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 鄭成公疾于囿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
矢於其目非其人狂寡人也若肯之是棄力與晉其
誰驅我免寡人唯二三子庚辰鄭伯輪卒於是子罕當國
子驪為政于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驪曰
官命未收

○晉宋衛侵鄭

指月王太棘傳晉宋稱師師衆將卑也衛青甯殖將尊
師少也鄭困楚令被晉討而不能決去就此意提過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杞人于戚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三

反論古因

左傳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諸城虎牢以備鄭鄭武子曰善
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魯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
侯之福也豈
惟寡君賴之

○秋會戚

籍凡主陳述傳八卿和陸○京少曰仲孫收謀知
武子卿而諸卿無一低悟其說者唯是和陸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 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四

胡傳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嚴險附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
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
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
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謂也城
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魯斯池築斯城與民同
守孟子之所以謂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
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滅國其亦
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齊鄭之不能守也
其聖人以待衰世
之意小康之事耶

○冬會戚城虎牢

指月 寺上繼世徽事春秋責鄭意今在此要寫門戶既
無可守之景果待衰世意要發矣自定有足險而不可
守者鄭不能有二有字可味○同人曰文定發一傳即有
一傳之指歸此因虎牢不係鄭而責其失險乃其指歸也
從楚不從楚楚未計及而指月諸本俱云須本從楚說來
已滯矣近有謂背華即楚乃其失險之大者真兩蛇足

之見愈
可笑

合得寶王大弓分地分器俱重世守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 三年 鄭僖公死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嬰而擊之獲鄧廖
吳人代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
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遂遇心疾而卒指月至長岸傳楚棄巫臣是以弱于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五

左傳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夫子在而君辱稽首其
將君是望
敢不稽首

○盟長樛

指月 主遂納幣傳志敬節具句以孟
獻子失禮點起倒知武子知禮作

公至自晉

附左 鄭氏請老晉侯問嗣焉解其誓也將立之而卒
以代之對曰亦也可是使祁午爲中軍祁午亦佐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誓不爲諸立其子不爲
此舉其偏不爲黨解孤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
而三物咸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

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
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
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雞澤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
于雞澤

不易形
音而

胡傳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盟二則諸
侯同盟而書同盟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盟其反覆

與諸侯同盟而書同盟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盟則未安盟
于雞澤及燕于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
不書同盟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盟而書同盟也其
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
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
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
立夜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
條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識之也夫
王臣將命必倬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
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六

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
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指月胡氏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書同為此不
為彼也絕無斷罪語與清丘不同作文只就當時勢辨
出個權楚之同便了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在
繁陽是後事傳只引來以驗其有戒心非因此而戒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
盟始此林氏註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
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袁僑如及盟

指月懼楚是事定諸侯猶未失政是正意見梁傳
不可說予他亦非幸之只袁僑如會主雞澤傳
附左辛吉赤日合諸侯以為案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

秋公至自會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辭難有罪不逃刑
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投侯人書將伏劍士魴
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自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
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不能致謝至於用鉞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諸師
死於司寇公就而出白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
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
人之過敢以為請音侯以魏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許宜并陳不能
保也出張氏註

王辰靈四年是年陳成公午卒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七

左傳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
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韓武仲
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
咎而况小乎夏楚彭
各侵陳陳無禮故也

胡傳陳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
不諱者天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
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而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
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倍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
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
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音侯享之金黍肆夏之
獻子使人于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驛
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隨
其仁月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音侯享之金黍肆夏之
獻子使人于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驛
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隨
其仁月

也對曰三夏夫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南
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與聞也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辭而西也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使臣
必諒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容容親為詢谷禮為度
容事為歡谷難為謀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豹如晉

旨定主納幣傳志敬節具穆叔不拜肆夏文王歌鹿鳴之
三三拜惠意兼禮樂發為是○京少日兼知禮知樂為當
從此何禮也問起詳敘辨樂
之等而以知禮知樂兩許之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左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節晉侯不許孟獻子
無賦於司馬焉執事朝夕之命微也微也微也
小賦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定頓楚與也頓頃以怨楚與侵陳人圍頓頃

附左

無終于鄭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諸侯新服陳新來將觀我我德則華必叛戎禽獸也
于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獲我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
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銀蕩于窮石因夏民
以代夏政恃其射也恃其民也恃其地也恃其財也恃其
能荒危而用寒浞浞伯明氏之讎子弟地伯明氏用
弄之夷羿收之伯明氏之讎子弟地伯明氏用
于外患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惡以取其國宋外內
戚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商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讎惡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
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焉以收二國之德以滅浞而立

日部夏一
名樂三
四日納
夏一名
樂而卒
此三夏
而工樂
之也三
大雅首
三篇首
小雅首
三篇首
員首云
忠信為
庸言常
信之忠
如公人
代下制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村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
故也昔周甲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有職王闕於虞人之
藏日芒馬焉必重為九州經略九道民有職王闕於虞人之
各有一德武不可重州不悛于夏宋獻原原政告僕大虞思
其應壯武不可重州不悛于夏宋獻原原政告僕大虞思
莫如和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費貨易上
可買焉一也邊鄙不僻民利其野橋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殺戎師徒不勤兵甲不
煩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
說使魏絳盟諸戎
脩民事田以時
癸巳歲 五年 陳哀公溺元年
王四年

春公至自晉

指月至公在楚傳冬如春至而歲首不書公在
侯設享從屬鄭之願須
連上四年公如晉出

夏鄭伯使公子來聘

與鄭自輪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
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
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發聘

指月至李註
伯業之盛

叔孫豹世子巫如晉

左傳叔孫豹親部大子于晉以成屬節全
宗廟魯非有天子命而私屬部以爲附庸皆失正也
矣者曰叔孫豹節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誠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指月此乃合戚事定作文當
彼聽好此告期描出一段慕義光景未證明然則城之會
乃吳人來會云云仍綴稱人 據下傳諸侯往與之會而
至吳則既而稱國書法則此會
分明失體質疑欲至此亦有見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
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左傳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
胡傳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

春秋之義明矣
有兩層王是實主之非王會也聖人之情見矣句極重會戚會相合相率入郢俱一稱人一舉號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就聖意發

公至自會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冬戊戌

時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合戊鄭虎牢恤小過小以戊之美惡比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賊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恐能無往

子囊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多語
指月陳邾陳所云救陳指會鄭事非指此也不可用印連戊陳出亦未嘗○同人曰玩亦既勤矣一勤字城隍之救何嘗不包舉其中指數不盡而摘舉兩頭非獨遺此殺也舊說似物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致天全范氏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季氏家器為非備無衣如季文子之志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 宋華弱與樂嬖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謫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魯日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莒人滅鄆

胡傳 殺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正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鄆之姬于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乙未 七年 是年冬鄭僖公秋

春鄭子來朝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畔今既畔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胡傳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隄正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永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于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勢民妄與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之平季孫三月不違主於帥師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私室弱公室之萌擯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十二

城費

指月 季氏之弱魯自宿始而城費乃宿不忠起手第一作事觀其後云云則今日之城明是簡履霜之漸強私弱公之萌漸與萌字重看向使官不世及于宿寧有是乎大抵祖父賢者子孫未必賢即如行父一卒其子孫就幹出不忠的事來用人惟世豈不殆哉此又把宿之不忠事以戒後之世官也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寔以履霜之戒二句作實講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用味欺語大發于後參指月定詳小邾之等句要就中洗發見世卿權重便有一種小人先事逢迎羽翼為非者

城費

作三軍 固邑 越禮不度可知矣 合邢丘越禮委權上有漸字萌字下有微字兆字 合城把宿忘先德平廢先業 合叔弓圍費不忠不恕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左傳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侵容移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懷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陳侯逃歸

左傳 陳人患楚慶虎慶實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矣若之不來群臣不忍社稷矣若之不來群臣不忍社稷矣若之不來群臣不忍社稷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十三

胡傳

逃義曰逃逃者匿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戊陳今楚令中大申微衛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于陳之不此之顧棄陳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變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 禮義二字要醒輕字亦要玩晉君方明數句不重言勢盛乃為陳策策正是禮義之事明明易為者故曰路曰門

合後變背伯虎鄰上大仲微備云云下信任仁賢云云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指月 見貞伐傳責國耳重無故二字 若有故則情猶可諒也書侵正此意 從殺作 殺後同

左傳 鄭子耳便蔡復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與矣于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重
子言焉將
為戮矣

季孫宿會齊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 會于邢丘以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
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
聽命

胡傳 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
有禮樂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食而
成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
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
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
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吳使在
齊公初及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若若旆旆夫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
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邢丘

指月改命朝聘之數此是小事不該使大夫聽命非謂後
此朝聘皆大夫一傳機括全以愛字番番要發得愛中之
義此與梁之會言魯之失正謂失君臣之正此句不重只舉
魯以驗諸侯耳貶而稱人
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邢丘

作三軍 政權不可委人 文公襄公
兵權不可去公室 周公傳公

須說得利
害分明
合盟宋俱謹始大權大防 合利 修先業而委政栗
先業而崇私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以疆郕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人壽幾何非云詢多職就作畢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
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
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
而此民焉冠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
事太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
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無信不可從也
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關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
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還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允
守以老楚校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期曰詩云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驍也受其咎乃
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
師徒以討亂羣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軍處恚恚索敵
以討于蔡復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敢
兵于蔡我知保焉我知保焉我知保焉我知保焉我知保焉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十五

陸處以相救也鄭國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
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
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于員
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
楚君之所欲也雖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傳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
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鄰介大國之間因強楚之令而
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盡財賦以禮法
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則楚雖大何畏焉而子
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登無故怒楚所謂不情文德而
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
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願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
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登待書僅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
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
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
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指月此傳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總
之屈服不信只是挑剔不書平之意不可據此為主總是

北土詢
謀也既
多則難
作羅網
無成功

前日侵蔡不是到今日雖欲守信而不可得故為犧牲待
境之計耳待盟即不信不故其平不足紀也其能國乎
正與保其國相應失於事太乃失于事蓋楚無幾而後
事晉得安耳非欲其權于楚也○同人曰不信本于展語
所謂小國無信也指背晉非指欺楚是時完守杖信云云
實亦畏策而于馴悍然不顧獨伸待境之謀殊不可曉然
此意至伐鄭盟戲傳始言
之在本傳只追咎侵蔡耳
合貞微鄭不智不義上根侵蔡下根戍鄭

晉侯使士勾來聘

左傳 晉侯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宣子賦標有梅李武子曰誰敢侮今晉于草木瘠君
在君君之矣味也歎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實將
出武子賦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
雍受形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我先君
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士勾聘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十六

僖月王遂納幣傳知禮作衡雍之受不
忘先君之功形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

丁酉豐 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附左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
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常樂
焉以為政范匄少子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子
樂壓而樂壓士飭上之使佐上軍韓絳多功以趙武為賢
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
而後可君其圖之主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
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反維苦田
其能也
方宜也

天災公作

標有梅
召前發
取及時
其計鄭
雅取兄
弟相繼
無相繼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 諸侯伐鄭師于記令于諸侯日脩器械盛饌糧師老
日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日許之盟而還師以徹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
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還不可以
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與志者有知
此盟公于辭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
不德晉而亂以要之使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之
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與志者有知此盟公于
辭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德晉而亂
以要之使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之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十七

人以盟晉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
來終必復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
特于鄭乃盟而還

胡傳 鄭之見伐于楚子驕欲從楚于展日小國無信兵亂
為失也而于驕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
令於列國脩器械盛饌糧師老勿居疾于虎牢韓厥圍鄭
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迷國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晉日許之盟而還師以徹楚吾三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虞與諸侯伐鄭楚
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
魚之會
以美之

○伐鄭盟戲

指月三分四軍是以四軍分作三軍是以全師也止以一
軍奮楚出三次而我出只一次故不戰而可敵楚與諸侯

公作穆

盛音成

之銳句不聞惟外兵相合此我軍所以可分而楚不得
以舉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行其事然不戰則
自今日始矣只重善于敵楚上不可以服鄭混之俾公知
善並用須知悼之時楚比桓文時更強但可敵而不可事
武子見得分明非漫為退也下書蕭魚非書法傳者舉其
成功以見其謀之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
失謀然只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京少
日待楚至而與之戰無輪勝不可必即戰楚足屈楚哉
郢後節敘楚勢益張其明微矣楚不居于勝而屈于不戰
之勝善字全要揣時度勢而言之非空言惡戰善不戰也

十二國伐鄭

循月只主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重責
子驪遂及楚盟遂字亦要玩晉人脩恭備盛候權每事可
挑

盟戲

旨定與
全題同

伐鄭盟戲

毫北伐宋

善謀敵楚
詐謀致晉
知

盟戲

蕭魚謀敵楚
詐謀致晉

盟戲

夾谷以謀制敵
荀偃此題下傳只有理字

年刻講章者因仍沿襲致場屋中承訛者收遵傳者
合會夷儀下書蕭魚如下文所貶

附左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
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以
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
之廟假鐘也
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 子驪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
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攻楚
平公于龍或入盟同盟于中分

楚子伐鄭

主盟戲 戲指用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正其
不戰之謀不可云楚伐而不救鄭禍只點起

附左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粟以貸自公
利亦無貪民新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
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 晉侯與鍾離同會成傳往與之會而
盛時講詞須有斟酌盡掉不遇
欲速用楚不知楚困而與與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十九

左傳

晉荀偃士句謂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
之臣秦莖父章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荀氏
發耶人紀扶之以出門者伏屍滿道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力如虎者也主人懸布重父登之及堙而絕之陳則又舉
之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其辭以御於軍三日
諸侯之師入于偃陽荀偃士句謂荀偃曰水潦將降懼
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山于其間曰女城二事
而後告余余恐亂知伯不女達女既勤君而與諸侯師
老矣夫以至於此無武守而欲易余罪日是實班師不
然克余余亦重也荀偃士句曰重也荀偃士句曰重也
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
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厚鎮撫宋
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臣安矣其何取如之若導騶臣
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荀偃士句曰諸侯
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偃士句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神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

可乎無師題以旋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
及著雍疾上桑林見荀偃士曰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偏
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
生秦不茲
事仲尼

○滅偃陽
指月見戰鄭傳只論將權之重勿
作贊詞偃陽楚與國通吳要地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
師于營母庚午闔宋門于桐

指月借戊虎年傳鄭人從楚固為不義

晉師伐秦
左晉荀偃伐
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莒人聞諸侯之有
事也故伐我東鄙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
至干師故長于滕已酉師于牛首

○十二國伐鄭

指月主盟戰傳要旨兼用經
終甚不必齊光先滕只點起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胡傳按左氏鄭公子騂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騂與

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官殺三卿于朝不稱大

夫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情

神折衝聞有僞恩欲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

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于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驛公殺
作變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戊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釋

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進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

驕驕則可與戰矣驕驕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驕

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

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

我將將退也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

欲伐鄭師者豈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

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

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

歸楚人

亦楚人

胡傳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戊而繫鄭者罪諸

侯也易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險

性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幸苦墊隘無所庇

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守土利幸苦墊隘無所庇

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

之路為鄭敵也豈師所險以逼之爾主是伐而後伐焉猶

前志也則所謂以義服之乎故戊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

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

牢通繫于鄭又審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

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其陵退會荆楚

之不

若也

戊虎牢貞救

指月玩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意但傳至此因復繫

鄭而始發其意耳作文須就駢師既險以偏意喚緊發

墜人將前志意方有味傳非責其不能斷楚之路為鄭敵

特發其志在偏鄭不在敵鄭耳志字極重義不義字正相

公至自伐鄭

○至伐鄭

云云是解書法文中不必入講

只戊虎牢單用繫鄭一書法

只貞救以救形成痛發

王圖獻傳述戰
執之而不與戰

附左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主叔陳生怒而出
之幸與伯與之大夫瑕禽生獄于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

宰日東遷焉七姓從王往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

平王東遷焉七姓從王往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

豈日世世無失職若華門閭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

勝其富者能無門閭實乎唯大國之范官于日天子

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勢王叔奔晉

王十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

然則盟諸乃盟諸僖聞祖諸五父之衛正月作三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役邑人者無征不入者僭征孟氏使牛為

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令

胡傳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字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地

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

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

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車馬則將歸于

朝車復于甸申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

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

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晉遂入鄆又其後季

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綱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

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

下國家者之

所有鑒也

作三軍

指月自三軍魯之舊也至是以謂之作論作三軍之實其

明年至可知矣是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定又其禍也而兵

極重乃聖人書其作捨之証意王此作

作三軍 用田賦 兵制變 謹權 史克之頌

夏四月上邳不從乃不郊

公孫舍之師師侵宋

左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

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宋晉能驟宋楚

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僕夏鄭子展侵宋

舍之侵宋

指月後傳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雖指楚鄭伐宋殷然玩左

傳子展語則所謂從子展之謀實始于此此乃後日既同

又叛張本雖不可便將不信斷罪然

純講失謀全不昭顯不信亦未是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舍之侵宋 十二國伐鄭 北林 鄭欲致楚而與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貜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指月此比與三駕年號字數俱同即出宜至

左傳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

侵其北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

還次于瓊園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墜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左傳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毋蕩年毋壅利毋保殺毋留恩救災恤鄰亂而好惡

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

教不分

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孫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跡其國家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 楚子囊之師于秦秦有大夫詹帥師從
胡傳 盟于亳城北鄭伯而同盟也魯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

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毫之盟其載書曰或問茲舍前神
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毫之盟其載書曰或問茲舍前神
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毫之盟其載書曰或問茲舍前神

亳北 伐宋 只楚鄭伐宋同

指月此傳論盟不足特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要根子履
致晉之策向有
何載書可待乎

亳北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指月只微鄭服而同盟一句含不可拔意失民踴
國墜命亡氏須要張皇其說收羅其反覆而書同

亳北 肅魚 盟不足恃
誠能感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傳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親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
二月會于蕭魚救鄭四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

使叔駘告于諸侯公使叔駘納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
大國致討荷有以藉手鮮不救晉寡者聞命矣鄭人歸晉
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車輓車厚十五乘申兵備凡兵車
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鑄幣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
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諸音

仲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
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
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寡人永
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武不能濟河夫寡國之興也燕在
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龜

終於是子始有金石之樂

胡傳 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善鄭會謂其不可
焉納斥候禁侵掠遺叔駘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
者二十四年矣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于魯以
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
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三駕而

伐鄭蕭魚

指月 駕外只就服武上見蓋鄭服而楚不能爭屈可知矣
盟戲傳亦止云楚師遂屈而不可誤用服字竟楚爭鄭之
心未已只是鄭願從晉而力又不加直付之無可奈何耳
二急總在會蕭魚內總起中分先後依傳鄭不可信非實
鄭下起下悼公信鄭不疑須玩兩而字惟不可信而信之
故知悼之為誠惟以不可信者而竟不叛故知誠之感人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廿五

為至駕楚可言績服鄭不可言績即獨楚一邊傳但曰
城濮云云原無序績語此傳意只是開開敘去二邊俱無
書法然旨定傳以城濮結重在序績上○同人曰推誠感
鄭是傳者十分嘉歎處下半傳因楚不能爭而原其所自
以美其績亦極揚詡之辭上下輕重相當或欲以意增重
妨熱鬧指月謂開開
敘去正恐未合傳情

伐鄭東門

指月此與前二駕不同彼向用謀此已成功矣然終思民
就施舍輸積等言與武子分銳迎來自是二策不待概指
不戰蓋息乃滋息
之息非休息之息

蕭魚

指月鄭不可信重提起跌下有力
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要味歎得出

蕭魚 夾谷

天下莫大于理
要從至哉莫大字
體傳者精神

台穀作
部鄆公
作運

公如晉左公如晉朝且拜士助之辱

辛丑靈王十有三年吳諸樊遇元年是年秋楚共王審卒

春公至自晉勞于廟禮也

如晉十二公至

指月王公在楚傳外拜士助之辱禮內有獻子之書勞

夏取郛郛郛亂分爲三師救郛遂取之

○取郛

取郛同

附左荀勗士助辛晉侯寬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

伯游荀伯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韓以趙武又使韓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趙武武其聽之使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秋九月庚辰楚子穀卒

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屬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禮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苦讓驪驪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剛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讓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惡也遠而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代其技以爲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左傳楚子穀卒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至社稷生十年而喪亡師于鄧以辱社稷爲大夫憂若以大夫之德而德而不德而以致于地雖是存於寬矣之平所以從先君子之廟廟者謂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林楚其于辛子穀謀鄰大夫曰君有命矣子穀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林楚國而君歸之撫有靈矣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平請恤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左書時也於時將早城威武仲請侯畢農事

○冬城防

指月王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句左載威武仲請侯畢農事甚確他比不及

王實靈王十有四年楚康王昭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何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蒍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

左傳吳告敗于晉晉人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

不德也吳以退吳人將說成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日來姜戎氏晉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

苦秦秦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訓分而食之由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諸漏

渡則賤女之由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諸漏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侯惠公獨其大德爾我諸

楚是四鄰之裔晉也母是斯棄陽我南陽之田狐狸所居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三

稱復所學我諸侯除其荆棘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晉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稱與鄭盟而舍成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我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侯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侯之與晉時以從我諸侯殺志也豈敢離過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備諸侯而罪我諸侯我諸侯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違言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辱焉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胡傳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會向

指月全在國繼上宿宿其強而介卿老畏其強而介于卿卿分明貴卿老有貴君有甚誤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非聖人特書二卿以誤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之役也晉侯許于
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至不濟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衛有苦葉叔向退而具晉人先濟穆
子嬀見衛北宮懿于曰與人而不懼惡莫甚焉若社稷
何懿子跳二千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
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嬀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
于緘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解壺井夷鼃唯余馬
首是瞻樂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軍從之伯游曰吾今實遇悔之何及多遺秦倉乃命大趙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毅曰此役也報樸之敗也役又無
功晉之恥也我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戰乎與士鞅馳秦無
死焉士鞅反樂驪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
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
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驪氏乎蓋
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驪死虐已甚猶可以恩名公焉
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猶可以恩名公焉
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驪死虐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驪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
復之

十二國伐秦

指月用人委政之失兼殺先殺
漢梁盟二傳用人之失指樂歷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鰾而朝曰昨不食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一子怒孫

公作衛
侯衍
肝古旦
反晏也

文子如威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詳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殺之公怒誨師曹三百厥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佞歌之遂誨之蒯伯玉白文子之暴虐子所知也夫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鱗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子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咎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吏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咎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成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乎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覲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鄉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白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救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衛侯在邾威紀如齊盾衛侯使與之言處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五

不得入矣其言美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屬子無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入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執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諫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胡傳孫竊出君衆所同務史策書之是也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王何哉曰臣而逐君其

從音繼

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

莒人侵我東鄙全報人鄆也莒自滅鄆之後四伐我

秋楚公子貞帥吳

左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微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貞伐吳

指月楚不能得志於晉故致怨于吳與使宋剛亦有借長岸傳棄賢者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左傳晉侯問衛放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失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出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冬會戚

指月會林父以定衛則乃君臣大故所係而可委大夫乎是則衛傳以晉人抑君助臣點起黑背傳私親意可作束看微羽毛事乃後

十四年 十有五年 衛公剽元年衛始有二君是年晉悼公周卒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

新羽為
所差齊
私之借
觀之

向戌聘

指月孟獻子美室之辭指責獻子美室

劉夏逆王后于齊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齊如人倫之本而輒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臨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臨之禮也春秋書卿得禮者常事不書指月只不解使一書法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圍成救至

指月定見救師傳書所至以罪其快以齊暴點起衛侯在齊而公與會于戚以立割政齊來伐去伐比單王怯邊要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發聖人仁天下之情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左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城成郭

指月季孫宿傳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句此孟孫之邑而季叔帥師以城之者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晉侯有族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附左邾郚氏司氏之亂其餘益在宋邾人以子西伯有子罕以堵女父周御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邾人獲之三

邾人以見

朝也何故無人慈曰必無人焉若有人豈其以干乘之存
相易淫樂之職必無人焉故也于罕聞之而請而歸之○相謂子
宋人爲得王獻諸子罕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王人主
人以爲實也故取獻之子罕曰我以不食爲寶爾以玉爲
寶若以與我皆貴實也不若人有其寶積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其諾其里使玉人
爲之攻之而歸
後使復其所
甲辰靈王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
十五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傳 平公即位收服僑官杰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
命歸侵田音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白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
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荀偃俱不向成衛甯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人

鄭公孫釐小邾之

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胡傳 莊丘之會諸侯既大子匡則書曰公孫釐帥師及諸
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
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
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
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
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威七國之大夫也此三
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
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
况韓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若若贊威而大夫
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于至微而不可
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謀謀微似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
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雖
于禮而不取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指月此傳從大夫既張之後追答往事須描寫他事勢已
成情景迫切不可虛虛論個體之當謹大夫不臣由諸侯
失政諸侯失政由三會委之大夫只歸答三會未說到邢
丘蓋邢丘與三會皆使大夫專之在邢丘傳則以邢丘對

溴梁爲始在溴梁傳則以三會對溴梁爲始况悼公云云
是說必然之勢亦是罪悼公語非責平公曰使大夫專之
則三會猶是悼公所使日荀偃怒大夫門則不待平公之
命直由一怒而竟盡矣謹于禮而不敢忽正與常情忽于
未兆忽于相應玩此春秋以待後
世之意句重垂戒上不重斷罪
會溴梁
指月此數後題只
把諸侯皆在作案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

齊侯伐我北鄙主同國齊僑全高氏齊既叛晉開公在會將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全陳氏鄭非王兵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九

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旨定荀偃王

兵而序鄭爲首不以大夫主諸侯正君臣之分

左傳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微之齊侯曰是好身去之以爲之名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傳下力前

左傳 叔孫豹如晉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祥祀與
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惡朝不及夕引領兩望
庶幾乎此執事之問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安獻于
日微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社稷而使魯及此見
范宣子賦鴻雁之辛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場乎

私齊州緯日有知日乃池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
兵而縛郭蒙皆於中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諸
者魯衛諸攻險已卯旬假士句以中軍克之西魏絳
樂盈以下軍克之趙武韓起以上軍圍處弗克十二月
成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
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櫛以爲公琴已亥楚師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主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緯門于東閭左驂追遠于門中以
枚數圍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白師速而疾
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
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抽劍斷
韓乃止申辰東侵及離南及沂

秦周發
大夫櫛
木名
遠音旋
閭門屬
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十二

同圍齊至伐

指月凡侵伐圍入至同心而圍之也是解同字事實其以
伐至何也以下方說出聖人主意二書法不平重以伐至
上大諸侯之伐大字只如大家大衆一般勿看得太重此
伐亦非請命詠討傳止云免其圍齊之罪不是予詞良爲
齊環強橫故沮抑之若強橫未甚聖人亦未肯幹旋東火
如此背盟棄好四句一串下重數伐鄰國所謂橫逆強暴
也加兵于魯只舉魯一國爲驗耳民神之王也故曰陵虐
神主○同人曰天下是非不兩立宜得惡疾者在齊則惡
疾齊者可謂得其宜乎大字必非大家大衆之說直是
大諸侯之聲罪致討耳楚莊陳不書取而曰入文定云
雖云與之可矣看此則免其圍齊之罪難道不是予詞要
之與諸侯適以罪齊環正所謂沮橫逆抑強暴之意也

同圍齊

指月獨于此書同圍便是一經中特
筆部云不可以書同作書法倒泥矣
合胡豹歸自伐人伐自
滅人滅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指月見殺嘉傳暗
含當正以王法意

左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而楚師以去之使告
穀即位於今五年師使不出人其以不殺爲自適而思先
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
利而獲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
若可君而繼之子庚帥師治兵于汭於楚子皆伯有子張
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皆子孔之謀完亦入
保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楚師及之楚師多陳役徒
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楚師及之楚師多陳役徒
幾盡晉人聞有楚師驥曰不寧曰楚師多陳役徒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也口在楚君之德也
十八年 十有九年 曹武公勝元年是年秋齊靈公環卒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指月諸侯還自沂上盟
十有九年 曹武公勝元年是年秋齊靈公環卒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十三

晉人執祁子

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至伐齊

指月諸侯源自伐齊非聖人特加之但舉重之例則不言
伐而此以伐致所謂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此句要體貼只
就伐上發揮不
必混入同心意
取祁田自鄆水 高氏証祁之病脅信有罪矣魯扶伯成莪君
取用不已甚乎旨定圍齊之事至此而畢矣
嘉之

左傳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祁田自鄆水歸之于我晉侯
司馬遷 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吳高夢之鼎荷僂瘠瘠生場於頭濟河及者雍病士何端
見事內諸後曰鄭甥也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監
而自之自事與政不如事主衛視樂懷于日其爲未卒事

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其乃聽受令當于出口吾淺之爲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冉季宿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育之其天下

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晉樂鮒帥師從

附左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之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夫小取其所借以作樂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以慰無疆也今將借人之功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略所獲焉以怒之亡之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十四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嬖嬖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諸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風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夏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衛齊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于濶藍而兼其室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齊侯圍之高唐人殖綽夜繼納師

晉士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傳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舉有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師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下專大名爲士師者宜憐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師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己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師矣猶

環公作

欲殫帷而歸命于介則非也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代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指月殺齊地乃境外之案只重不伐喪

上專制一段只辨明上意耳收還字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胡傳鄭人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左懼齊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十五

叔孫豹會晉士有于柯

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

章叔向曰胥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及莒平孟莊子食莒人盟于向晉揚之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齊成故也

盟故也指月歸父齊傳搭此王孟莊子不改父臣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盟澶淵

指月傳長句傳善師者不降本詳註齊不服于盟而服于士師之還師脩德來遠豈誣也哉

嘉公作

速公作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邾人張至以諸侯之專弗能報也秋主
莊子伐邾以報之全許氏視柯之會既執
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
議已甚矣且邾淵在彼何以盟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胡傳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
不可棄且兄弟也長也長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國之合于義者也國人乃不
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
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
禍而舍從于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弟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信怨諸楚黃公使
出奔楚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
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指月見殺慶傳欲去其親
而不能保即諸怨之干大國而不能辨謂不能辨其
與司馬同謀之誣也收稱弟須知與黃清恩不同

叔老如齊

左初聘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十六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報同成

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取田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取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
不可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酒封而詰其盜何故不
可乎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

夏公至自晉

左傳夏公至自晉
左傳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盈出奔楚

而大焉焉何以止吾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絕去之將
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邾子以邾氏妻之邾與之邑其
從者皆有賜焉是賞也邾而邾之其或難焉邾也邾之
在上位者邾之其心也邾邾之其心也邾邾之其心也
可以治邾邾之其心也邾邾之其心也邾邾之其心也
其所也又

胡傳

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氏謂之也高慶以大夫而魯
而國皆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
我不以義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
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彼則特書其
姓氏氏謂之也漆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
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此庶其何以不書庶其書地而
稱邑叛君之罪見矣夫秦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
與也然有據城以末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况
邾國平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有定籍邑叛君之罪見矣即前段接我不以義也書法是
書名書地書作特書姓氏為書法謹蓋邾庶其原繫國故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未書書姓氏也

未書書姓氏也
未書書姓氏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十七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與之邑

老州實通幾亡室矣懷子忠之邪懼其討也想諸宣子曰
上之懷子忠之邪懼其討也想諸宣子曰
奔楚宣子殺平公之卿宣子使城者而送之秋繁盛也
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君為子請收而弗應出而弗入
皆答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子
無不行也故吾子吾子不計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山
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
棄內舉不失其親獨遺我乎詩曰有聲德有國順之
大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大夫有焉勸明微定侯大謀而解之
無繼子孫保之書曰聖有善勸明微定侯大謀而解之
訓不佞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存之以勸
今宣子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鮮也而再與伊尹
放也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晉侯為晉侯周公有君之何其
以虎也樂王鮒子為晉侯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之
乘初叔向之母姊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告免焉而
母曰溪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十八

難於視族也國多大而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
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 齊侯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重曰是寡人之難也州綽
曰君以為難誰敢不難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子受命
公為勇殖綽殖綽欲與焉州綽曰東門之役臣在墜
還于門中識其枝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
也對曰臣為謀新然二子者晉子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

以命
士

春秋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左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
天子驅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而
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
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自晉其謂我
不共其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蟄
又從寡君以觀蠻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
適在晉國蠻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蒙寡
君盡其土賁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
以會歲終試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謂之漢梁之明年子
蟄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晉而與焉焉問
二年隨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聞無歲
不聘無使不從以東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焉
無日不憂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真朝夕在庭何辱命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十九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左 秋繁盛自楚適齊○九月鄭公孫黑服有廢疾歸邑
以少牢是以共祀靈歸其休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
能養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
不在富也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
敬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 齊侯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重曰是寡人之難也州綽
曰君以為難誰敢不難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子受命
公為勇殖綽殖綽欲與焉州綽曰東門之役臣在墜
還于門中識其枝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
也對曰臣為謀新然二子者晉子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

四時祀
三年一
祭以羊
也
公殺有
藤子下

附音
酒之新
為附

公主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二

葬祀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傳按左氏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滅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譜

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

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籍月借殺慶傳然後能克句

晉變盈復入于晉入于斷沃

六傳其妻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陵之以滿載樂器而蔽以帟曲沃公樂有年言曰冷地得樂橘予何如對曰得主而後若樂爲之元始不先也昔狄有盜者樂官又言皆曰得主何憂
守風法
之十五書備月之日房變益神曲沃之甲內窺獻子以豎大夫入魯公樂盈佐嬖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微因之樂王酬

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旣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以姻襲王卿使宣子墨綬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本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櫛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謀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此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盪奔曲沃

晉人

固之

桓子樂王黼

固宮宮之堅可守者

斐音非

豹犯罪沒爲官奴以罪

隱短牆

欒拜宣子焚車

周傳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黜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
逆之詞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域也是
賄嬖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若非大棄樂氏又
有范懷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無所容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廿一

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爲後世鑒

指月以盈逆提
起倒晉君上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安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問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

軍于熒庭戍鄆郤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晉次雍榆○

以罪其慢夫凡故皆當勇往死盟主乎。

已卯仲孫述卒

鄆邵晉
邑封晉
尸于少
水以為
京觀楚
力之反
榆公穀
作渝

廿一

廿三

也宣子說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遂啓疆如齊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楚蔡陳許伐鄭

折月三節而傳之效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悼公之餘澤也本天全李註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廿四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胡傳 是年秋有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

指月就臨

二十四年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齊莊公光弒冬吳子諸樊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 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

民不嚴與于他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 齊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索公

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可崔子其無

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中戊齊諸北郭

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

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弗許則弗許則弗許則弗許

不知二命公論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攝有許皆

師公孫放封具錚父襄伊僕埋皆死晏于立于崔氏之門

外其人也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門行平曰吾君

饒是主臣君者豈爲共口實社稷是奉故君爲社稷死則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廿五

不待二

子而出

鄭音

王城

洛陽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侯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滎命士犇僕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
難公說使盟鉏諸成慶封如師男友以班縣晉侯以
宗器樂守者皆有略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
師族爰處守者皆有略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
于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
小國君之患也寡君聞命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廿六

胡傳 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阮聞崔杼之執則宜下令三年建而復加聲丁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

下文所貶云

指月以伯主而至于見伐而輟業已衰矣既聞崔杼之弑便是絕好一個機會脩方伯連帥之職正在此時却爲區區之賂與之同情濟爲可恨全重脩職上與之同情正挑剔下同字意須發透收如下文所貯

合會平丘皆有如下文所貶向上縱惡下脅貳
舉責棄義進從義音本爲朝歌吳本懷謀楚
令植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師師入陳

左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隨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蔡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遂
之陳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歸社使其
衆男女別而索以饋于朝子展執棠而出南門結音承飲
而通虛子美入逐晉而出視執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節
免者問
免服獲
社抱延
子手服

空致地
乃還

○舍之入陳

指月借忽奔傳與夏氏陳同馳詞事
雖載伐陳而所獻則入陳之捷也

○舍之入陳 夏伐陳
往門數百里處強有禮
馳詞當晉處強有禮

産、但
歸美士

符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故也。左齊成

胡傳崔杼既殺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
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金道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胡傳 鄭伯寔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茂其家驅失國出奔固子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廿七

轉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杖烈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指月臺內營外與國人君諸侯助不輔當困衡時有賢
硬把氣力來使善曰撫曰營便是賢臣夾輔當困衡時有賢
臣相助正是使善救過大機括此義猶未絕全重有還救
之機上不但罪不比突已也玩及甯喜云云然後書名可
見不遷不改聖

慈屈建師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 鄧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夷闕夷闕爲周陶陶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利蒙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後肅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胡公亂於諸
呂以備三恪則我周之目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
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
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目立夏氏之亂成公播陽

關音遇
胡公關
父子
莊宣皆

左傳 衛人侵戚東鄆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

附左 楚子秦人侵吳及秀婁間吳有備而還遂侵鄆五月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衛人侵戚東鄆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衛人侵戚東鄆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 初宋萬司徒生女于赤而毛桑諸堤下其姬之妾取

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

附左 初楚伍參與蔡大帥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備今楚從之楚師大敗主夷師于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此板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展而亡君大夫謂叔孫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叔孫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辭以比叔孫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忠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于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晉陽卒于楚

子孫侯陳侯伐鄭

左傳晉陽卒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陽卒子孫侯陳侯伐鄭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選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變于勢齊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入南里隨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春秋指掌卷二十二

三二

楚蔡陳伐鄭

○楚蔡陳伐鄭 汜上北三十四年少許期

許靈公

天蔡閣鑄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三

襄公下

二十六年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侯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景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至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所也晉楚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居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請于子木子木使驛請許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名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建平呂 奉天倪參閱

使諸侯從晉楚朝見者更相朝見
子皙楚公子黑肱也荀孟字伯風
鮒鮒作

胡傳 衛侯之入使歸與宿約言既殺宿喜歸病失言遂
不可自任而發其事罪也從之昭君所以出也將誰惡乎
吾不可以立子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殺
去合春秋

合春秋 越乎中庸
誰令其失信只捨此意微則子歸罪衛侯上歸重信
去國全信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辭國生亂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諸侯望信
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太宰退而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趙孟患楚喪
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
其死若令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子之患也夫以信名入而以信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
我且我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皆王諸侯之盟也久矣晉專在晉叔向謂趙
孟曰諸侯歸晉之德也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
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
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趙武子之德何
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上
鬼神無愧詞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向矣哉能飲神人宜其
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哉能飲神人宜其
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鄭伯享趙孟于垂離子展伯有
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有從趙孟曰七子從若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
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鵲巢趙孟
趙孟曰休哉之言不踰閭閻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鵲
賦也

桑趙孟曰武請受其辛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吉
子之患也即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
矣公孫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
也欲辭福祿得乎辛章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
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貨榮其能久乎辛章
亡叔向日已修所謂不及五稔者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邱氏其次也樂而不
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實曰
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皆楚所以兵滅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滅則驕驕則亂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夫生五林民拉用之廢一不亦誰能去兵兵
廢與存亡皆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求
求實無厭之甚也而而投之左師辭邑
胡傳 此一也也易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
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
申之會蠻夷之君晏和之賦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桓名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
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
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
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而月弭兵是盟的緣故其禍專在交見蓋當時楚不得大
逞者惟是諸侯未屬宇下今既交見業與彼共之彼何施
而不可自宋之盟始此何極
重貶貶諸侯大夫不專趙武
附左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
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
必在宗主成與疆怒殺東郭偃偃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
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
攻崔氏崔氏燬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
殺成與疆而盡得其家其妻崔氏命于崔子且
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縱崔明來奔慶封富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靈王二十有八年 是年冬楚康王昭卒
申子曆過也再失閏矣

附左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
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鄭放即位王子圍
為令尹鄭子期之子期曰是謂不祥
必代之曰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衍卒

開弑吳子餘祭

附左 鄭子期之子皮即位於是鄭儀而未及麥民病于皮
軍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子善民
之望也宋儀請于平公山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食而不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儀人叔向聞之曰鄭之
不德宋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
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六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巳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謂之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惕比其鄰婚姻孔云音不鄰矣
其誰云之

胡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
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大也音王夏盟令行中國平
公不能脩文張悼公之業導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
是屏輕棄諸姬可知本乎王唯不撫其民而遠屯戍
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
也城杞之役亦不
待貶絕而可見矣

城杞

指月輕棄諸姬即在不恤宗周內蓋諸姬乃晉之家族而
周則父族之最尊者尊獎王室乃糾合諸姬首事也不可

六附四
小日鍾

儀公作
齊魯人
下公殺

有鄰人

肆餘也

以王室諸姬分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何有味正見輕棄
諸姬處音王夏盟令行中國所以一名而諸侯畢至者正
惟文襄悼公尊獎之餘業在耳若事關等繫也直得諸
諸國一番令今合十一國大夫只為母家奔走把諸姬輕棄
子京少曰據指月所云是輕用諸姬不足輕棄子京字
有秦越相視置之膜外意細味左傳子太叔云云明說晉
當日把一片精神不用之意而用之宗周而用之夏肆則其棄諸姬
于膜外又可知矣胡傳全用子太叔語責晉棄字跡指情
神意思言非弗為一番勞動也王室諸姬雖不可過分亦
須挑剔明白勿混大約晉此舉徒知有母族而不知有父
族故一言以蔽之曰不知本

合瀾淵宋災故不知本不知務 合高張暗平棄文襄
悼公之業景無太公桓公之業揚水式微

附左 晉悼夫人食國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成年長矣無子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不有四月甲子矣其季于
今三之一也更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孫仲惠伯會郈成子
于承筐之歲也歲也秋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
鹹獲長狄僑如及貍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來
之曰不知本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七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
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
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問以為絳縣
師而廢其與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
曰晉未可喻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
師曠而容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
庸可喻乎勉
事之而後可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
耦公巫臣伯仲頭莊叔也
一耦部政父黨以為一耦

附國語范獻子聘于晉問其山故也魯人以其鄉對獻子
曰不為其故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備戒其所
知口人不可以不學晉適晉而名其二諱為笑焉誰不學
也人之可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
僚焉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
聘而肥之亦法焉或謂先聖賢者志節高峻季子辭位獨
不為賢而笑嗟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而伯夷之德
初不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子之賢者其父兄所為
春春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讓讓國為得仁而
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
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也哀道微寡行交作臣基其君
者有之季子與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為而辭位則將使問
其風者貪大廉爭大讓而吳試奪讓之禍損矣其子名敦
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連節而不守者也青太伯
奔吳而不反季子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
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上徐無季歷之賢武
王之聖而季子為泰伯之讓皆至德乎使爭執禍與復師
喪其誰階之也者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
可矣概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口道之不明不行也我
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于季
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叔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
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哉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十

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衡一例爾吳楚變夷之
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之
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特畧之
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
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
胥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
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
乃畧以名紀比于楚椒秦衡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
以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于讓
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
後世于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于季子望之深矣
貴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于此非
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

札聘

指月傳首數句是肩按吳子一段敘季子辭國生亂之實
或謂子真一段重看是源父兄公心斷他當受或曰世家
道微一段尤重此是正意季歷不辭武王不讓乃聖王中
庸之道惟以此望之深故責之備也或曰吳子使札一段

辨常詞之為貶世之君子至末又以賢子職之法比論以
明望賢責備之意須知壽夢將立札時諸樊兄弟不為泰
伯之逃則札自無受國之理及光武僚而致國則又有與
問之嫌其去之延陵云云亦是兩番皆季子賢處其不受
以致亂處全在夷味既卒一辭上故傳獨闕此時以為直
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又曰王僚無季歷之賢云云
父兄之心直是謂札可以與治于吳聖人把箇季歷武王
望他亦不是小可觀傳曰使爭執禍與復師喪國爭執禍
與是指叔齊使札受國固無此事矣但指叔齊為亂則
立以後事便札受國亦無此事矣如但指叔齊為亂則
札受國僅可以免光僚之爭亦未見他賢處聖人何為而
過望之哉貶字對美詞看以札之賢而待之只如常人便
是貶非去其公子以立貶文也畢竟讓國事亦好但在札
身上這該幹上一等事耳作文須有抑揚方見得貴望不
耳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他此句是斷詞
前後辨語俱寫狀其過不得中處姚鼐先生云作文須
將季札地位着實說高便貶到極處只是以大聖人期望
他不可竟貶倒了數語重妙又云不肯體認父兄之情非
拘牽之極乎此却可商榷說拘牽便是不及非賢智之過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十一

矣蓋季子處世衰微行交作故欲以辭位守節清一
世之氣概事雖而風氣變化之難處極可受與極不可不
受之時而然不顧也此正賢智之過處惜其失時措之
宜要發透須知時中地位甚難傳末與天地同德雖指聖
人脩經亦見季子生平罕聞辭
欠此一層也與斷詞正相應

札聘

黃父

無美詞 失時措之宜 望以中

合會申俱責備賢者春秋連節而不守春秋以天自處
合曼姑園咸二邊俱用夷齊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齊公孫臧公孫龍放其大夫高止于北
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

冬仲孫羯如晉

左孟孝伯如 晉報范叔也
戊午景 三十年 衛襄公惡元年吳夷昧元年是年夏蔡景

王二年 公固執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左通嗣君也大全余氏報朝也罷公作

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楚行伯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左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適焉太子秋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諸請出也鳥鳴于亳社如日諸請不婦女待人

天王殺其弟倭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其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十二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

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驪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

人之盟已也怒闢于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

矣蔡丑晨自墓門之潰入以伐舊北門驪帶帥國人以伐

之皆名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子

羊肆子產秘之枕之股而哭之飲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

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驪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傳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則會亦眾而未有言其所為者

此獨言其所為何通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弔卿

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世子弑君天下之大變

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

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

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敵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

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于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禽獸偏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

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驍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

綱淪絕禽獸偏人則與之同群而不憚有國者不戒于

自亡其財苟其來告乎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

澶淵而謀更其所未告者則與之不仁矣是以為未之察也

不智而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以為未之察也

稱人會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

人之自別于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移叔

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

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于仁義也久矣是

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盲定通是論大夫之不智以其舍大而謀小也後不仁帶

譏猶云苟察此而不謀是無人心也決是未之察乎或

曰以下推本所以不智之故當重看是以至此極句有可

恨可歎意德仲曰玩則與則合口氣不是責他不謀謀宋

災直是重責他不能計蔡亂即此形微以深惡其不知類也

合會申縱惡崇惡俱有諸侯之良云云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十三

附左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大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懲之

從政一年與人之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

之號我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吾有子弟子產

誨之吾有田疇子產殖之

之子產而怨誰其謂之

謂五家

謂五家

謂五家

謂五家

謂五家

謂五家

謂五家

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蔡靈公般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也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也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其年約擇賢義則不欲曰大子也非通嗣何必弟之子且足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弟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害也

已亥仲孫羯卒 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十四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左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焉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故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繕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行請命對曰敝邑小介于大國謀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遂執事之不問而末得見又之府實也非時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也非時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卑卑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如公之為盟主也司宮以時平步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贈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愛樂問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猶至如歸無事善忠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棘門不谷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

相保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 莒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比公比音昆

附左 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善為辭令神謀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十五

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善則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若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則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復尹何為也子產曰子皮之不仁也吾聞之曰吾愛之不吾叛也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則以城雉未求愛于子于於鄭國棟也棟折屋壞將焉支焉故不盡言子自美錦不使人學製為大官大邑身之所止也而使學者若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射御習則能獲倍倍不嘗登車射御則敗績服覆是擇何暇思獲子皮曰善景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臣所以此
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
面如吾面。平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天藜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四

宜典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應山閣 衍蕃伯參閱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之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
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庚申景
王四年

元年

是冬楚鄭敖弑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左傳

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
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四

將以乘逆于淮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從者諸卿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賜寡大夫
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子羽曰小國無事特是
其罪將特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
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應塞不行
是懼不然而飲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祿位舉知其
有備也請垂棄而入許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號尋宋之盟
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
信諸侯之所聞也于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
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于相晉國以為
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有令名矣而終之
以恥牛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
宋之盟于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為于
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
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
聞之能信不為人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吾不能是
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饋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齊殺穆子曰楚
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美矣蔡子家曰蒲宮

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
人謂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晉之欲背誕也子
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
子慈矣陳公子招曰不愛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吾代二
子之難憂何害宋左師曰大國今小國其害知子而已
晉樂王鮒曰小曼之卒章善矣晉從之退會于羽諸子皮
日叔孫綏而魏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
持之皆保世之至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
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
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羽諸侯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
之盟楚人先歆若曰御至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開請讀
舊書加于姓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
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晉人
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會就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二

指月弟稱公子只點過不書盟者楚懼晉先故請讀舊書
加姓上原不曾盟也此非書法只引起先趙武意取武守
信是守弭兵之約所謂武有仁人之心今武猶是心也
然須重春秋不貴脩盟說不然再兵之約亦非美事
合黃池兩先晉上重信下存伯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
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焉弗與梁其蹇曰貨以落
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
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而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
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然也則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福矣趙孟聞之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趙孟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主倍
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
有刑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夏商有姚姒周
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押王齊盟其又可壹乎吳越
逐說也

臣 聖 卿 公 作

有蔡楚之執事豈其顧盟之難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
不亦可乎魯魯爭平為日久矣苟無大害其社稷可無
亢也而諸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綏歸會天師季孫
以勞之且及日中未出會天師會卓相魯相魯相魯相
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卓曰數月于外一旦於是而何
日雖惡是其可
去乎乃出見之
胡傳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于會楚告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齊盟諸侯其使有欲求貨于叔
孫綏而為之請者約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
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而有墻以蔽惡也
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魯魯爭平鄆為日久矣力免叔孫其
不曰伐莒取鄆者棄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辭也

取鄆

指月不悉書不書伐莒也重乘亂上取邑帶之據執意如
得鄆鄆之故非昭公意則此舉出季宿特以昭公在國故
從內辭之例耳魯全引左氏而只結以不曰伐莒云云見
非豹之忠足以動趙孟之請魯幾不免矣文中要點用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三

取鄆

舍至 樂王鮒請帶 趙孟請之楚圖 范獻子請寇 士彌牟請之辭宣子

附左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入于鄆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
死焉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我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
無功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我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
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其對曰
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乎齊侯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諸侯所謂老將知而老及之者其趙孟也
謂乎為晉正卿以王諸侯而齊子歸人朝不謀夕趙孟不
復年矣○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楚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
所欲與犯謂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皆盛飾衣布
幣而出子南戎服衣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觀之白子
南怒而南戎服衣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觀之白子
南怒而南戎服衣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觀之白子

天言文 天言文 天言文

戈逐之及衛擊之以戈子皆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
有五女皆奸之君在國女用兵焉不長威也奸國之紀不
聽政也子皆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
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利也君曰余不忍殺有
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
南子產不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以身為能元宗彼國政
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則用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
而蔡叔叔大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去懼遇秦
車自雍及絳歸取鬻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
盡于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有令則令則夫所贊也后
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易歸對曰將待嗣君趙孟曰秦
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亡無道國未艾也秦
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秦君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四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城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墜口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
至民既廣而備日其與幾何

胡傳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去
懼遇秦車自雍及絳歸取鬻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
盡于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有令則令則夫所贊也后
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易歸對曰將待嗣君趙孟曰秦
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亡無道國未艾也秦
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秦君

禍之也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
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收
之不哀况兄弟乎兄弟弟而後父母順
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指月均愛二句文勢原側
下宜以父禍請起倒秦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平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
以相離南於前伍於後時為右側參為左側偏為前拒以
陳不相

誘之翟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

胡傳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
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
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
世車戰法亡崇卒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月
趨苟簡皆此等略之矣書敗狄談之也
指月此是崇卒之始玩傳使後
世云云啓之矣須切此意講

合衆疾關蔡俱有後世云云 合晉伐鮮虞後世變詐
相高後世變詐並與 合荀吳伐鮮虞崇卒非却叛正
合滅陸渾上異于王師下異于伯圖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 莒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秋公子名
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
吳 奔
胡傳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雖不書葬土無二王也
以忽繫之鄭則案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五

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易為又以國氏平去
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
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
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善入者難詞
也

指月重子其正作不稱公子是通例依傳辨一
段于後無稟只就王命說入者難詞只作事迹
合展與奔上得討罪之義故以國氏下失討罪之義故
不稱爵

莒展與出奔吳

胡傳 展與莒子也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而不能討
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我之會展與
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宮雖以亂未能與會然新
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
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 因亂也見義意如傳重非昭公
意此季宿非意如叔弓討不以罪意

葬悼公

附左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問曰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自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遠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者君子也

任其力節有節禍興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 楚公子麇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 子比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

韓起聘

左傳 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

百定王納幣傳知禮自易象春秋上看出知禮勿忘於檢志微浮誇此時易象春秋俱未經夫子之筆故曰周禮一

附左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

夏叔弓如晉 晉多夏字

左傳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臣敢辱邦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敬辱大館叔弓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車讓禮之宗也辭不忌國忠信也先國後已車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夏叔弓如晉

指月王遂納幣傳就彼辭郊勞辭致館之言推他志敬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游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鄭閭之權弗及家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述而一也史載之曰南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黨人之盟攻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于產曰人誰不死而人終不也作內事為內人不助天其助內人乎請以印為諸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魯戶諸周氏之衛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胡傳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于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賂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得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于未動之前可也已于河而見卻難欲勿反將得已乎以周公之貴可乘之國輕身以倚鄰好若曰敝邑稱小微事大國惟恐獲戾不遑寧處敗履山川

致少姜之禮

指師市書其罪于木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九

王戌景王六年三年

來脩弔事今不獲進見朝為仇讐若非仇讐齊人請陳無字之罪何以令之也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指月論理還不該如晉故傳首舉動人君之大節云云至不宜輕復了故或曰以下發明從權適變意作文以經權兩失串講而以宿晉綴後俱要挽昭公身上謹于禮而後動是一傳大旨○京少曰責安動固重從權適變文定更設身處地借箸代籌可見無故輕復尤失着也晉儀以亟能權而輕復正昭公不明乎禮處

附左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不獲不獲先君之適以備內官媼寡人之望則又無祿寡人微福于太公丁公昭昭微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微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順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讐在綏經之守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微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婚娶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民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量而歸于陳氏齊世也豈非金鍾則升為豆各白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豈非金鍾則升為豆各白其四量貨而以公量收之山水如市而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東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承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

原公作

經 137—141

釜之數陳氏三量則省加其一五升爲區五區爲釜公量六州四斗爲一鐘家量則八斛爲一鐘山木質如在山海物價如在游俱不加貴麥三也名疾之泉也

歸究其也

十一

多求貪也
如一音
楚同也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 衛侯辭以疾邾伯先待于中楚許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
 慎禮矣伯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亳之會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
 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名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
 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于辛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
 用之敢不鵬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君子產曰小國共職敢
 下鵬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叔
 舉請辭焉王使在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

怒其後
至言將
因諸侯
會布幣
乃相見
陳布也
輸也

晉侯及諸國會于扈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十三

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行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于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于夷而不懷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義立命不委于命故楚麇書卒不革其僞赴于薊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于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意大矣

指月重天人字胡氏把聖人的事學叔向輩不應如此之腐看來通傳只垂以聖人事爲無益而弗爲句或曰以下是餘意在垂訓上設蓋惟聖人能造命而賢者見識不透往往聽天所命把天下事都壞了故春秋示責備之意于列卿以訓後之賢者宜盡人事也

見合申傳左徐子吳出也
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見合申傳左徐子吳出也
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見二年至河復傳習儀已久而不明乎

左傳

晉侯不亦善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

附左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十六

日可苟有其儀何故不可取匹夫不可無儀况國乎

夏晉平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胡傳

胡氏通重地也地以叛難服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

左傳

晉人想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十七

戊辰叔弓帥師敗晉師于蚡泉

左傳

秦伯卒

左傳

秦伯之將以兵于秦也王使問焉曰女上來吉乎對曰吉

不。一賊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斯。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內。及汝清吳不可入。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顯出歸。○冷尹子瑕言。賊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至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賊由。

胡傳。趙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百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其定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是視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前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是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主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之意也。

指月傳中。進而稱人。可也。以前一段。明是說師有名。從之者。為可進。但語氣師亦有名。則此後莫說太奸。只緣討。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十八

更端言之。作文宜把吳以朱方。云重講。而後以世類。發。後方自傳。

○徐越伐吳。會奔。從兵有名。劉子觀河洛而思功。去國有禮。季子逃延陵而效飾。

皆原世類。而進之。合構對進崇義。顯用詐。

乙丑景 王九年 六年 秦京公元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附左。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爭心也。猶不可禁。樂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有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

其淫懼其未也。故諱之以忠。諱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強。漸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保。則不忌于上。故有爭心。以微于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代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立。請。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國。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不。難。乎。詩。曰。是。何。時。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雖。刀。之。未。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屏。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倘。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夏季孫宿如晉

王遂納幣。傳知禮。○京少曰。

左傳。拜莒田也。音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長。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封。日。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諫。也。敢。聞。加。駁。固。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十九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開坎。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于是華亥欲。

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胡傳。宋公寵信。柳寺殺世適。而父子之恩。絕。遂華合比。任趙高。以亡秦。信。秦。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臣。田。令。攻。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指月通傳。只主寵信。柳寺一句。不重。斷罪。要就刑人。可畏。上。發。垂。戒。意。

附左。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僂。皆。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面。請。見。之。見。如。見。王。

要發明可也。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錮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薪不抽屋不強晉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將舍不為暴主不恩賁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效矣而則人之辟乎匹夫有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楚遣罷帥師伐吳

左傳 楚使馮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橐索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左傳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齊侯大子就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哲曰受服而退

燕姬賂以瑤璆王積年耳不克而還

丙寅景王十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 我所欲日及不得已日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

平也故日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余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日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結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結平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旨定不得已日暨是解事實書法良拙寫此一句推原當日情狀便見此一平也齊實求之不可貴反可惡矣

二月公如楚

王暨齊平

左傳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當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職而致諸宗祧吾先君之靈與之居焉我喪孤與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序相授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恩君德今若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若君之賜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否郊勞楚于享公于新臺使長轡者相好以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奔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取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廿一

附國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封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鑠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器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大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驪騮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轡之士相焉故曰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日觀則美若于財用則美是聚民利以自封而濟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寔濟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適者騷離而遠者距遠夫丁之費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敏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為焉為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日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

信子屬大夫

左傳于徵師赴于禁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左自以年至于

穀梁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又蘭以為防置旃以馬候蹄拾禽獸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獻會雖多天子取三

胡傳蒐春事也秋典之則遠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此亦前書其事不待駁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于若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而不恤其所味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廿四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略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父

能救句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吳園陳宋戴惡合之冬

平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

葬陳哀公

戊辰景王九年

春叔弓會葬于陳

許遷于夷

附左

吾西土也武王克商而封之吾自夏以後遷于夷南土也而慎其志焉其北土也吾何封之有文成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陳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故之先王居櫟于四番以禦蟊賊故允姓之姒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偕我諸姬人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後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至也伯父若裂冠毀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主雖戎狄其何有也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敗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崇自文以來世有衰微而暴虐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祇不亦宜乎且王辭宣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申且致闢田與稷反類俘王亦使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廿五

左傳陳災鄭釋曰五年陳將復封卦五十二年而遷

及禍火而後陳遂楚而陳也如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

胡傳公矣必不遺使告于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

書于魯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

叔弓會陳出陳災同

指月間起陳災得書之由倒聖人存陳意然須在使畢

合輓如京公天下家天下封建嫡庶鴟火雞尾

其外壁爲是梭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冬築郎園

春秋指掌卷三十四

民其可乎

築郎圃

王舍至傳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平子欲遂成舍曰
焉用速成此正不順季氏正是忠處非指愛民爲忠

己巳禁王十年 是年秋晉平公彪卒冬宋平公成卒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主會瓦傳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

左傳齊惠樂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

役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皆之無所往其
徒口助陳歸平曰何善焉助纛高平曰庸愈平然則歸平
曰君伐馬歸公召之西後入公上使王黑以靈姑野率吉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
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
敗諸公讓德之王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
同也

利不可殫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
可以滋長恒于盡致諸公而請老干莒凡公子公孫之無
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
恒于莒之有邑辭移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太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左傳 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如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

胡傳 前已舍中軍矣易爲猶以三卿並將乎李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子各有其一至是李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日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謀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三卿伐莒

指月季氏之罪不在伐莒時在舍中軍時其實季氏專兵當時人人共知卽二家讓也多取直是無可奈何非陰險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不覺也。傳只辨復古之說誤耳。作文只要發揮
目而季氏之罪自見。不可先講一段驗。後講一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出舍如晉王遂納幣傳叔向辭諸大夫爲知喪

左傳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十有一月宋公成卒

庚午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宋元公佐元年是年夏
楚滅蔡殺靈公般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成公作
戊十有
二月上
諸本俱
落冬字
二月公
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蔡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傳 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癸卯對曰蔡將何之然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南天之遺也楚子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主貪而無信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以甲而享蔡侯于申辭而後之刑其士七十人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傳 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于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討致討執般于蔡謀于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聖人深惡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與師至用詭謀詐力微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廿八

指月此傳本註誘殺般殺乃借出耳貪詐子可分須重詐上合盟平丘挾詐競力流毒于後云云流及戰國云云合會厥怨心欲圖蔡而假義者惡之心欲救蔡而力性者怨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胡傳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取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指月越禮指僭只點起重無本作合蒐昌間俱有三綱軍政之本句

仲孫觀會和子盟于祿禚

左傳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祿禚好禮也主執意如傳今魯與邾通祿禚公

乾殺作

蔡侯君距此十三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卒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胡傳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易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輕重以求其備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廿九

厥慙

指月諸國猶序反會扈大夫無貶反澶淵常要把晉之不能帶三分慨歎意這箇力不加焉亦非真不足于力總自弭兵之約以後諸國安于偷情而又脅于楚威意氣一時振作不起但其心猶知不能救陳又不救蔡之非此一點念頭還是做盟主的心腸有此點心或可望于力足之日若無此點心雖力足無用了故春秋恕此役者不但扶持是當時事勢實如此自會未以後山東諸侯南向朝楚世豈有朝夕在廷之諸侯而能稱兵相向者又豈有求諸侯康至求婚若女之盟主而能率諸侯以稱兵相向者傳故曰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惟處萬萬不能之事勢而心欲救蔡自與盟扈澶淵不同聖人于此竟把他不能畧過而但論其心此為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也試看春秋于從前盟主何等責備今竟置而不求其備是渾渾猶龍振作激發云云悲此話只好隔壁聽

厥慙 黃父 以恕待人 荀吳憂狐父請以太叔憂范鞅懼

厥慙公作屈銀

○厥愬 會屈原其心 皆怨謀義之無成

厥愬 名陵侵義利 晉昭荀吳以盟屈瀆淵照

厥愬 栢舉聖人以恕待人 畧功而取其心

外合晉伐鮮虞聖人恕待春秋謹嚴 合晉平丘恕恤
患讓服貳 合荀吳伐鮮虞有恤患之心異瀆淵會屈
之不仁不知得用兵之正異潞甲鮮虞之不仁不義

附左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綏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
下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綏之中所以道容
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
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太子于友有殺作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三十

胡傳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
降服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
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
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
傾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附左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主問于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于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濮而實于元馬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
焉至于今賴之吾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
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莊在內君其少戒主曰國有大
威何如對曰鄭京櫟寔殺受伯宋蕭毫寔殺子游齊渠丘
寔殺無知衛蒲戚寔出獻公若由是觀之
則害于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掣君所知也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五年 十有二年 是年春鄭簡公嘉幸

三月壬申鄭伯嘉幸

左傳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
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
墓之室有當遷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
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賁何子產曰諸侯之賁能來會
吾喪豈難日中無損于賁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
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
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 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藁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
亡其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
具在

晉至河乃復左傳 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
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見十六
年晉晉欲討其罪而止
解重處困而不自強作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三一

附左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昔侯以齊侯宴中行
人申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
寡人申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
師諸侯矣豈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
穆子曰吾聞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
侵趨進曰曰吁君勤
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見 孫齊傳 南朝一動而公子愁奔齊
發一動字及群臣無敢獻謀意聞費
整 愁公作

左傳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朝南朝謂子產若出季氏而
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其費為公臣子什許之南

命爲卿及平子伐昔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
平子曰三命論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
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婦也及此若因禍以絕之則
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婦將
與季氏訟書辭無煩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叔仲子將
南嗣公于楚謀季氏楚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嗣懼不克
以費叛如齊于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
奔齊南嗣之將叛也其鄉人成知而遠志家臣而君國有
恤于秋乎彼乎漢思而遂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國有
人矣哉南嗣校笠之過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
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
然必敗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
之曰我有圖生之杞乎從我者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
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上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
府小小聞之不取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
宜

楚子伐徐

借人傑傳楚有陳
蔡不美而叛棄疾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三二

左傳 楚子符于州來次于賴尾使師圍徐以懼吳楚子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主見之去冠被髮解帶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
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康求鼎以爲分王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車路
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祗欲賴祭以共
繁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主母弟也是是以無分而彼
皆有其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
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受
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驪軒干
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
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
命剝圭以爲錐秘敢請命主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
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
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聞其

晉伐鮮虞

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愬愬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鮮飽之心王揖而入饋
不食穀不賂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邲

左傳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
滅肥以肥于綿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胡傳

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伐魏因魏處
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爲假道而狄之亦不過于
楚率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
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
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
而已矣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
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
水澤涸于此則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合會平丘上不能救而又效之重效上下啓其貳而又
魯之重啓上合盟平丘故詐於威七國戰國合吳
春秋指掌卷二十四
三三

伐我信義禮義陳蔡元佐分証又有刺引如晉晉伐
鮮虞題楚成章臺晉效之而成處祁楚滅陳蔡晉效之
而伐鮮虞

天黎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五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武進蔣夔填廐參閱

昭公

十有三年 蔡平公憲元年鄭定公卒元年陳惠公
十六年 吳元年是年夏齊靈王庚戌

左傳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今見費人執之以爲囚
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
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南
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請待間而盟
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五

不忍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
其君將不能畏子矣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待飲酒於
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哲曰家臣而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
致之

胡傳 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
行之者其怨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
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李
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
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子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
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
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費不沒之也
指月強弱只作事實全要發宜叛意有效尤復二項要
其效尤處正所以報復能申發尤妙若法在書圍費上蓋
不書內叛是經弱然書圍則叛可知不沒其叛欲
以者季罪也此傳與圍鄭同但此多無禮一邊耳
合漢注諸宜南蒯之及此也能無公孫之及哉各有
出爾反爾句 合京十三年越人吳亦主出反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 楚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下禮
起之死也其于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
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于干于干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
盟入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于干食坎用特加
書而進行已獨于蔡曰蔡公召于干將納之與之盟而遣
之矣則如與之盟所飲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于干而
安定則如與之盟所飲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于干而
盟于鄧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于干食坎用特加
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召于干而欲速且役病
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卒與史御先入殺太
子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干魚
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則師及營梁而潰王聞羣公子
之死也自投于車下白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待者曰
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
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五

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
若亡於諸侯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
焉然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鄧辛尹無字之子中亥
求王遇諸棘闕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縶于辛尹申亥氏申
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胡傳 比未嘗一日北面事爲之臣虔又執立固非比之
以爲臣則晉十榮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歸于衛是
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不掃其
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繫其宗族印君臣之分猶在也此
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
又未嘗細之如晉之於榮盈比又未嘗不向楚國而坐如
于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
書比弑其君虔明
於君臣之義也
指月以上半傳爲主○
京少曰故下半傳爲主○
北歸合吳伐我昧處變之義失謀國之道辭賦元佐分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 載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

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而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

司馬謂棄疾言見殺子干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三

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 子產子太叔相鄰伯以會于平丘以觀舉九張行于太叔叔以四十既而悔之

亦如之

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葵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耳

宜太叔淫擾也

胡傳 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戒心叔向曰千乘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微會治兵于祁南甲車四

會平丘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四

指月成泥祁是晉平會平丘是晉昭此傳是通論晉事雖君臣並責勿泥定昭公叔向也全重崇侈上其曰顧欲示威徵會謂前日乃如彼以貳諸侯及既武而欲如此挽之

施然安于不競也是以深惡此會緊聚上苟成何非捨
今日而何且傳曰示威曰以兵車耀之是即盟傳恐迫諸
侯不與盟傳肆持之術矣舊
云非謂今日不當如此舉也
合如晉疾復俱不能自強上此乃臨深履薄之時下此
乃憂患疾疢之時合執意如修心利心成一統祁而
諸侯皆貳利一邪莠而諸侯不合下借意如至傳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
盟以底信君苟有信何患焉告之以文辭童之以武
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諸師王賦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
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
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
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
之或失也晉禮主盟俱有不治奉承齊懷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在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
人俱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

依先王
禮以主
盟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五

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師士申復疏
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晉朝夕伐我幾亡矣我
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
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動子服惠伯對曰君
信發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
命失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
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瘠于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
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俱
聽命申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
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
其未張也使速往至則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晉天
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卑重之制也子產重者旬服
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或以爲諸侯
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幾小國有
所以得罪也諸侯備盟存小國也責獻無幾亡可待也
亡之禍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晉晉人言之曰
太叔將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
之不暇何暇討固不
說亦陵侮國之爲

承貢服
之大
理李通

公不與盟

胡傳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也楚也魯與盟同也南
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盟雖衰世
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
來往不敵相命而信自備者矣有糾斥侯爵侵掠諸侯而
不復叛者矣其大猶以載書訓命相爭約於大而不敗
越者則未聞盟中國奉承齊懷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又信蠻夷之詐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聞其憂疑如此盟
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詞
繫而不殺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指月體楚書同是事實只點起於其威力二句是正意不
專指齊言信蠻夷四句應辭晉又就惡迫中抽其甚者言
之總是箇不道不必牽扯五惡道字反威力看春秋禮義
之大宗禮義不道也須從盟雖衰世以下一步深一步發
得則切方妙主盟中國務其威力此意要體貼必說到
流及戰國云云纔見得示威之惡此數語亦不可忽
合執意如威勢利怒上收再言下收稱人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六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以歸蒙之使狄人守之同錄
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面也
胡傳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斯亦可耻矣得直書
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歟血以中國同端夷狄
具此五不楚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
耻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
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
故自反而縮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
何嫌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身
行已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指月不與五不楚即自反而縮舊澤出下傳與邾通好
四句看推明其故故字亦細然傳未明言終不可用訓後
世立身行己之道意要發透來旨定以晉之不禮揚
起倒傳之不與爲幸上要從書法上作不可說魯好
合入邾益來昭其直彰其美合國書伐上自反而縮
下自反不縮傳未但有垂訓意

人晉人以平子
歸子服從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
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莒
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強而使其君民食於
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邪莒所請有
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狀之請
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遠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欽私也爲
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
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邪莒之言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任貨財而不責
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指月重意字與義字謂之伯討必其關於方伯之職者也
意如負此大罪執而討之此正方伯之職今却把大義都
不問起軍單爲一邪莒之供視君臣之義反輕於貨財其
意何倫乎傳說季氏之罪與夫討季氏之義甚痛快可見晉
當斯時且勿論邪莒事但論有臣如季而不討亦不得
爲脩職矣朝歌傳或賤而稱人指此賤字反方伯字春
合魏樂祁上意在貨財下列卿私意君臣之義俱成屬
之柄移皆非伯討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七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傳 楚處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
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白歸者順詞也陳蔡皆皆滅矣
不稱復歸者不與楚度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固其所宜
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
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
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兒滅於楚度而諸侯不能救
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侯也聖人之
是慎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法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與滅國絕世異於自私自
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
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指月前中傳是書法後半傳是正意不與楚滅不與楚封
二句意相開紉蓋必有滅而後有封若楚得而封之則亦
得而滅之而封建之法壞矣聖人不與楚所以存陳蔡也
存陳蔡所以存封建之法也歸者順詞正是國其所宜歸

取飲
水承之

意收不稱復而稱歸
于不言自楚而稱侯

○廬吳歸 用田賦存封建
存井田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見十六年至晉傳此等類
意相同只記年號事實

左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
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

河干

吳滅州來 或主滅巢傳陳楚
左傳 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未事鬼神
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
吳國景王 十有四年 楚平王居元年是年曹武公勝卒
十七年

左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
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夢于晉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
二君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何
諸侯不聞楚之命也何免之爲諸侯君惠於會宣子退之
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歸也魯君微武子之
魚見季孫曰昔鮑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
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
而不歸也聞諸吏將爲子除節于西河
其若之何且泣卒子俱先歸惠伯待禮

胡傳 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
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物沮皆以
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
侵楚以讓之於是晉日益衆外侮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

春意如至自晉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八

除節
將四之

敗人國家乃如此
春秋之深戒也

指月此傳總註執意如意如至者只意如至亦須恨執來
違道違字對利字看其矣二字從上文兩箇皆字生來既
以和而怨復以利而害既以利而行沮
復以利而行勸違道不甚于無書法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 者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立著丘公
之弟庚與齊陽靈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冬晉殺其公子意恢

附左 晉那侯與雍子爭郕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
臣之子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九

魚叔魚蔽罪那侯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蔽罪也
罪於叔魚向叔魚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
罪而賂以買直也需獄那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
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那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
尼曰叔何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
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貽也以
寬衛國者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者不為
虐那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煩
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景王 十有五年 曹平公須元年是年春吳子夷昧卒
十八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簡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 將禘於武宮成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

叔弓蒞事
簡入而卒

萬千舞
簡羽舞

胡傳 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
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
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
助子請文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
之如也而在其上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
吳朝吳出奔鄭上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
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
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
飛去吳所以弱其翼也

胡傳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
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
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夫朝吳出奔侯朱喪
太子建殺連尹奢解王耳日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
及宗廟讓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勤
賢有四事而去說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十

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諧之者則王不能無動
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
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
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稍月上半傳因朝吳出奔而繫論楚事只咏歎出讓之可
畏以為後警勿作斷罪語連飛等語在吳奔後不可混用
兩扇虛實不倫各自做半篇亦可昭傳然字口氣過下但
緊語須
着眼

朝吳奔 吳滅巢 諸侯之實三土地為首

無極楚之讒人
巢楚之邑

合叔戊奔使吳能以忠信自任豈為讒人所害哉使戊
憤而能散豈為貪人所怨哉上讓下貨 合曹陽歸讓
言辨言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昭公作
昭無出

左傳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三季衰弘謂劉子

故也若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崇史先期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以

其武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崩大恭于文宮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移于師師獻俘于文宮

胡傳 林父之于潞氏上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胡傳 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以何哉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魯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十五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

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皆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十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以其屈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古戰于長岸子魚先死

楚師繼之及泉盈其陸梁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之環而墮之及泉盈其陸梁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

皇以

胡傳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我無極以讓勝星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曰

必以去讓賤賈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其爲後世戒明矣

長岸

指月言戰不言敗是事實非書法令龜再卜而子魚馳楚先勝吳長岸三呼而姬光奮吳亦勝楚故曰勝負敵用舍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十六

合吳與楚失人失守

丁丑景王十有八年 是年春曹平公須卒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 五月火如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梓慎曰五月火如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大叔曰實以保民也道有災國幾亡可以救以子何愛焉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也何知知之遠焉知天道

內 古 大庭氏 在魯城

和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而公徹司
宮出舊宮人宜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
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居其焚郊人助
視史除於國北使火於玄冥回祿於國南其焚郊人助
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
是陳不救火而中不哭國不市使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
之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
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
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
陴將以誰罪邊人恐俱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章
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俱譴惡之聞
謀之以啓貪人爲敝邑不報以重君之憂幸而不凶猶
可說也不幸而凶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
晉既事晉矣
其敢有二心
胡傳初釋電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曰水若我用瓊牟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釋電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十七

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
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
命也
得月說煞神魔之言非妄幾顯
得以德消變處變之道只提遺

六月邾人入郕

左傳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邾人將開門邾人羊羅攝其首
莊公反郕夫
人而舍其女

邾人入郕

見伐邾傳自邾罪當討上
發邾子以民事出點起

秋葬曹平公

左傳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
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後而後及其大也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楚
地矣君孟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
政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附左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父即
日建可室矣主爲之聘于
春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附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
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
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權重則多作
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令
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貴乎若廢王用將有所至
之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難民也且夫備有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十八

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
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怠名求周固屬國也天未厭禍焉而
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難之將災是
備禦而名之則何以經國無經何以出令今之不振上
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飲均
王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稼穡濟濟愷愷君子千
祿愷愷夫旱麓之稼穡稼穡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稼穡若夫
山林墮竭林鹿散亡數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
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
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雖而
財匱災至而備公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
也王其國之主
弗聽卒鑄大錢
戊寅景王
三十二年
十有九年
曹悼公午元年

春宋公伐邾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邾圍魯取之而邾不書圍與取何也
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邾盡俘之邾子從帑于邾邾子

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成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圖
意也故書伐師而釋其取邑之
刑此亦善善長惡短之義

○宋公伐邾

爾月善善長善字正應其善意也善字全重歸邾俘上不
宜以討罪並言益宋所以聲罪執言其意原為歸邾俘也
不書圍與取正是釋其取邑之罪前言圍與取而後只言
取邑可見罪只在取邑不可分圍暴取貪言釋其罪正所
短分股恭旨定意字要發

○宋公伐邾

會奔善其意大舜隱惡揚善俱善善
宋公伐邾柏舉善其意大舜隱惡揚善俱善善

○宋公伐邾

入邾益來釋外惡全其善善長惡短
外合圍蔡辟罪恕其貪復仇恕其暴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十九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癸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
弑其君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戒于弑也
弑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為

加弑焉爾識子道之不盡也其識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
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

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
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白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弑之聽

止也非許悼公是君之故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許也
附殺梁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

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
觀其辟九也趙盾入諫不聽出至平郊趙穿弑公而後

反趙盾而弑趙盾曰趙盾弑公盾曰天子手予無罪孰
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佚曰盾曰天子手予無罪孰

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
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

之至於是許世子止見孝子之

已卯地震

附左是子為師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
太子以通諸夏而楚師隨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

太子以通諸夏而楚師隨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魯有婦人
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于紀鄆紡焉以度而

登者六十人絕絕師謀城上之人亦謀莒共公懼啓西門
而出七月

齊師入紀

附左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
鄭氏魯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甥之

立故駟氏懼甥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
謂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父是懼宗

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是懼宗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二十

主私族於燕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刺也
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懼過之而况敢

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師也何國之為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
有漏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視也龍闕

我獨何龍焉禱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止也

冬葬許悼公

已卯景王

二十三年二十年是年冬蔡平公廬卒

春正月

附左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
過多矣何信于諸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太子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

去藏也
紀紡度
城而藏
攻者外

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求奉例以還
不佞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取木何也
對曰臣而失命召而下宋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
敗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受國土王曰歸從
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自來存兒而父
來君尚謂其弟曰適與我將歸死吾知不逃我能死
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見之齊也報聞為戮不可以
莫之報也臣而歸者謂臣不來曰是君大人其肝食乎楚
人皆殺之員如吳者代楚之利王曰王曰是宗為
我而欲反其誓不可從也員曰彼言有進志公姑
為之求士而節以符之乃見解諸馬而具于師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胡傳奔宋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謂歟曰待放也古者大
去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
奔臣子常禮免於死是矣而何以賢之為公于喜時之後
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
侯所謂子誠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
惡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後可善焉斯進之矣此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後可善焉斯進之矣此
舜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
者之類功臣之世
益得春秋之旨矣

會奔

指以善善長善字與苟可善焉善字不同上善字指能以
國讓言下善字指待放言下善字指上善字垂蓋會之賢
雖在待放而經所以賢之者全在子誠之後上讓苟可善
苟可善不可說得會太奸苟非賊後則此亦常禮耳蓋春
秋善子誠之長故因其子之可進而進之非因會之有禮
故原其先世而進之也公孫是君法自鄆只待放事實
○京少曰所謂子誠是也此句然有深情當目高風清
節如在目前見其後太自不勝愛屋及鳥愛人及樹之感
苟可善焉苟非經會止以重子誠也作交項
左傳以與為善善處實是錄用意亦要發

秋盜殺衛侯之兄穀

左傳公孟懿理衛侯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
取之公孟懿北宮喜諸師備衛去之公于朝通於襄
禁足不
有役

州于吳
子係
士歸諸魯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寧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
則執而殺之向寧向行於其廬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
劫之取大子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
無惑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華亥與
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食必道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
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
聽命公曰子死以有命余不忍其詞冬十月公殺華向之
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子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徑以
歸公子既入華登將自門行公遽見之
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人復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左齊侯奔逐告期而不廖諸侯之賔問疾者多在梁丘
附左齊侯奔逐告期而不廖諸侯之賔問疾者多在梁丘
君蓋誅於視罔史器以辭賓公說告晏于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池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
晉國情無私其視史祭祀陳信不遷其家事無背其視
史不新建以諸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當夫子之光輔五
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欺謂寡人能事鬼神欲誅
於視史子稱是語河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不廢上下
無怨動無違事其視史也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

則以官
邑還豹
使行無
則奪之

宋公作
名平
子張孔

詞耻也
左作
處左作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蓄社老壽春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汪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斡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無從坤行非禮無所還忌不思訪戴不憚鬼神怒民痛無從於心其祝史求媚是以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未媚是以累使也習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偕嫖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本衡鹿守之澤之萍蒲舟鰈守之穀之蒨蒨虞候守之海之鹽屋新望守之縣鄙之人人從其政信介之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遵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偕冷於鄙私欲發求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束姑且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一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室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大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之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若所謂可而有否焉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可君所謂爭而有可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纖瑕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澤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暇今據不悉君所謂可彼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吾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何自暴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不死則聞官之樂也君何自暴死其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邴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者焉氏之樂升召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我葬有他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畏而遠之故賊死乃水懦弱民狎而玩之財多死亡故寬雖衆數月而卒大叔曰爲政不忍以寬克鄭國多盜取人十室而亡猛人叔也○魯少正仲尼

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園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說隨以謹無哀士渴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道和之至也及又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附國語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尊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斷其絛若枯聚攸喪又鮮其鑿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逾以動聲苦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辭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子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弗度鐘聲不可以知鉅細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者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辭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矣夫耳納辭聲而口出美言以爲
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
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
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
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人不精不精則
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譁
易之名有過隱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
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
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
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
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刺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
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
故樂器重者從繼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絃尚
宮樂律以尚議革木一聲夫政尚樂樂從和而從之歌以詠
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於是乎氣無滯陰亦
無散陽陰陽序矣風雨時至嘉生繁廩人民餘利物備而
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可令細過其手妨於正用物過度
妨於財正官則僭妨於樂而恃大侈不吝於耳非和也聽
聲越遠非平也尚正則明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主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全許氏禮好不給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

左傳 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

半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
晉人恐加四半焉爲十一半

朱華玄向寧華定自陳入于朱南里以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貊華多儗華登貊爲少可黑多儗爲御士與貊相惡乃譖諸公曰貊將納亾人亟言之公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廿五

恨使侍人古司馬之侍人宜饒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
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讎將使田孟詵而遣之公飲使子皮
酌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公飲使子皮
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
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
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殺
多僚殺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華氏居廬門以南里
心

叛宋城舊雕及
林之門而守之

胡傳凡書辨有入于牀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陽者而不

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邑也南里則齊邑南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鄆及桑林門

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義故其入其出皆以
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指月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各重
見得分國而叛與他叛異哉係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其能升也爲災陽
不亢也故常爲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

附左 平登以勞師救華氏齊侯伐之成宋麇人潰曰軍志曰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及其多自未定也伐諸遂敗

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揭藁者公徒

也衆行之齊烏枝昭曰用少莫如齊致死莫如去
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華氏北復卽之府人深以裳髮首

而荷以未白。荷華登舟。見思華氏。十洲里。荷華哭齊苑。何
思衛公子。朝救宋貞華氏。戰于楮丘。鄭翩翩爲鶴。其御願

張句爲右相遇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

蔡修朱出奔楚見韓吳奔傳無桓先以言出朱而復以巧言止楚子之討叙事要明亦不必呆責楚

可以便了。

春秋指掌卷二十五

廿六

左傳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惧出朱

而立東園朱烈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

德君必使立之不亦可
子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蝦公作

邳大夫

薇職也

備長兵也去長

兵用原

鶴鳴詩

永

1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六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福京少 撰輯
鎮江王詒燕淵翔參閱

昭公下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
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不佞不能
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六

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
戎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
何求乃固請出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繼華登出奔

胡傳

華向誘殺群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
罪也宋宜竭力必討之于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于外楚
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于境今楚人澤告而臣是助諸
侯之戎怠于救患固請遠賊而宋又從之則其罪也故晉
荀息齊苑何忌衛公子朝魯大夫皆出而奔其目自宋
而望者議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出奔是
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指月依傳將宋人諸侯楚子反惡明也
收三書法畧而不書不書某救宋也

大蒐于昌

胡傳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
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

開公作

謂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
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說于有華少長有禮
知可用也而文公遂謂臨于洛陽而而發棠乃義帝也而
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求大輅其臣則八佾舞
于庭族泰山以雍徹其卒則探大都執國命而軍政
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蒐昌間

指月非地同蒐事行亦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
而所主者主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本字相反要者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

王于朝實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
之文惡王于朝之言以為亂而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
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尾也遂歸告王且曰雞其憚
為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
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主有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六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王室亂

左傳

丁巳葬景王王于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以作
還夜取王以如莊官單子山王子還與名莊公謀曰不殺
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
日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單子殺還子朝奔京
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
子朝必不克其所
與者夫所廢也

國語靈王二十二年殺洛闢將毀王宮王欲遷之大子晉殺水盛
諫曰不可晉闢古之長民者不險山不崇穀不防川不贊
澤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之蒸也澤水之鍾也
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聚其氣故唐
汙庠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而物有所歸聚不弛而物
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有所歸故上下能相固

以待不虞者其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墜防
石川煙高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
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苗伯鯀其淫心祿遂共工之過
堯用殛之其有苗伯鯀其淫心祿遂共工之過
從孫四岳佐之高其下疏川道帶鍾水豐物故天無伏
陰地無散陽水無沍氣火無災孽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
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昨以天下賜
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
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惟能
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子孫
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以殄滅無胤至于今
不祀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典者皆
可知也其典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典者必有共鯀之敗
焉今吾就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
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
之門又曰佐離者嘗焉佐離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
禍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飾傷民有怨亂猶不可
過而況神乎王將防關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亂也其無
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幽平而食天禍至于今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三

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于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後視以來
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後視之始基靖民十五
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其始革
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
夕微禮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
禍亂將何以堪之夫所崇之千孫或在獻猷由欲亂民也
獻猷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
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微亂也主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
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主
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胡傳何言乎王室亂主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
師者本也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京王寵愛
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亂國本之不正也
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三代家天下春秋兼帝王
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而稱名可家
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玄歸而不氏
以國賜生入而得繫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
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主室豈有亂離之禍乎
指月無易樹子一句最重此乃
家天下安訣真景王全在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出次以
示急

胡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
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
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
者明其有土當
得位之稱也
指月猛制在劉單乃景王忽本所
致也收以字居皇意昭傳後微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

左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
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
納王于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
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皆禮之變也再書劉子單
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
子盡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
而再書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四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王子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晉籍
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晉箕遺樂徵濟師
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王午敬
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是年夏蔡悼公東國卒于楚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見舍至傳却却夷抗宣子不為
左傳城還衛山而南徐鉉丘鄒子地曰道下戰而將不出
是不歸也遂自難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欲
却師過之乃推而寢之遂取却師獲鉅師地却人怨于晉
殊絕也

晉人來討叔孫姬如晉人執之使與卿大夫生叔孫曰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則制也卿又與也寡君之命介
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力不果坐韓宣子
使和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
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民圖而以叔孫與其衆叔孫必
死之晉亡叔孫必亡和卿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
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范獻子
求貨于叔孫使請還焉取其憲法而與之兩寇自盡矣爲
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
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晉人圍郊

師在澤邑王使告閭乃還

胡傳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齊師
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殺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徵之
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縣
徐遺大夫往焉勸王尊王之義若
是晉晉人圍郊而弄自見矣
備月只重不親往余遺帶說晉爲
方伯向不可忽言其義無可辭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五

合黃父盟主賁于勤王以義黃之別卿協于勤王以正
待之 合庚與奔事微人微下莒郊公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傳

莒子庚與處而好劍有鑄劍必試諸國人患之文
而莒于道在懼將止死宛卒收之曰君過之易存以
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者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有已矣苟無仁心莊則
身試國亡不其則身危國則庚與免死道左而山奔
于魯幸耳入國不請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
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指月重庚與不仁一
意而郊公依傳帶後

戊辰吳敗頓吳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謫

又發作
前送公
作通設
五結反

左傳

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
而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皆亡國同役而不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鬬
心帥陳必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
楚必火秦諸先者去備薄威後者發陳整旅吳子從之
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之國事之吳
三軍以繫于從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
舍胡沈之國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師潰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胡傳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易爲不
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易爲界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
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俘
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
大序六國于後胡沈許蔡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
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志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
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六

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蓬
白穢也或曰滅或曰殲別君臣也若死曰滅胡子髡沈子
逞是也生得曰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夫生
皆曰獲殲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徵舒是也書其敗不以
國別而以君大夫爲序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
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頓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
矣

左傳

指月吳許勝胡沈自取俱不重只點起倒書其敗不以國
分二段作要發頓沛必於是意大半國家頓沛時便把君
臣名分作緩圖不知頓沛者一時之變君臣者萬世之
常類沛且不易况平時乎此正所以息平時之亂萌也
天王居于秋泉 指月不言立是正意直指居
于秋泉只著其能立之實耳

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

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國誘劉佗救之名伯與南宮
極以成周人戊尹單子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
王城次于左卷秋七月鄆羅諸莊宮尹辛
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鄆取西郕郕潰潰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
不言立者不立敬王當立又未能立矣故直稱居叶秋泉而
故特稱立而曰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主朝公卿書爵而
繼文稱氏者見世卿之
繼文稱氏者見世卿之
繼文稱氏者見世卿之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
之矣東王
必大克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胡傳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
此書有疾乃復復也昭公之曾子乘之君執幣
帛飾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
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七

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于權臣
外則見陵于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德衛智保生免死
之時也而安于屈辱甘處微賤無憤恥自強
之心其失禍出奔死干境外其自取之哉
指月殺昭公是殺于前日無疾見却之恥也公之至河而不
得入至四次了實是可恥聖人欲諱之而不可得因他第
五次偶因有疾而返不是見却遂書之免他

附左 楚靈公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附左 楚靈公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附左 楚靈公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附左 楚靈公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附左 楚靈公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附左 楚靈公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

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蔡昭公申元年

叔孫舍至自晉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其叔孫使渠其理待于門內曰
伯日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勝感邑之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叔孫于其叔孫使渠其理待于門內曰
伯日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勝感邑之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叔孫于其叔孫使渠其理待于門內曰

舍至

附左 只宜重以禮立身講而以平日事君之忠挑剔講內
為是舍即叔孫之名但兼書姓氏耳文中須重發社稷之
衛魯之賢大夫大有益
千人國而公卒不用意

築郎囿 舍至 夾谷 墮費

叔舍 賢臣 聖臣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八

附左 三月晉侯使士景伯微問周故士伯立于乾采而問
于介果晉人乃辭王于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于
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
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獲不恤其隣而憂宗廟之
懼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蠶蠶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
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帶矣惟魯之恥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
宣于圖之乃微會于諸侯期以明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 梓慎曰將水也昭子曰日也日過分而陽猶不
左傳 梓慎曰將水也昭子曰日也日過分而陽猶不

秋八月大雩

左傳 梓慎曰將水也昭子曰日也日過分而陽猶不

冬吳滅巢

左傳 楚子為舟師以吳吳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遂之吳雖楚而疆場無備

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舍歸王乘舟舍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煙焚而遷人不備遂滅吳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下郢之始于此在吳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義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葬杞平公

胡傳吳滅巢將入郢之潮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指月實邑之也句極重四境國都之守句本此句來邑之而乃失之是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也變見境與都相表裏方發得入郢之漸意透勿泛合齊侯取郢一見滅于他人一藉他人以取皆不能保土地人民楚邑魯邑要重看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九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是年冬宋元公佐辛

春叔孫舍如宋

舊主曲轉傳然則宋元意如之

左傳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逐之舊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責政而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薛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會于黃父以討之明年將納于水叔見趙簡子簡子問諸大夫曰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

簡公後作心公作世心後同

性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順天地之德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婦甥舅以順天地之義以象天聘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儀使民畏忌以類其慶福殺伐爲溫慈惠和以教天之生靈長育民有奸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於好死於惡物也奸物樂也惡物哀也東家不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其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大不亦宜乎簡子曰然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胡傳按左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之慶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偃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美辭向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家君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見于諷喻足矣此春秋以正侍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十

黃父

簡子以人心之公輕視倒以正侍人作濫賞報臣子二句重臣子不可濫賞報報自定以正侍人之體體字須拈近多忌却○京少曰非特輸粟具成爲大夫功矣即邪不勝正一段亦見十一國同聲贊成之助故緊以然則云三城之明此會之宜得美辭也起處須重頓主事也三字表處味蓋既云王事即是臣子所當爲之事矣當爲之事施之以不當受之賞豈以正侍人之體乎報報受還重濫賞報與春秋侍人意有開合

黃父 會尼

以有功于王而美之則臣子之職謂何
以無功于王而美之則臣子之職謂何
合稱李不美勤王示臣道不錄復仇示子道

唯命是聽者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于家于日夫祿不
天若昨君不遇周公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吾亦從臾伯率從者將盟魯內以公
力盡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絕從公無通外內以公
命示于家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也魯外內以公
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也公曰魯之難死大焉通外
內而去君若將速人弗可也公曰魯之難死大焉通外
公羊齊侯唁公于野井高子執簠食與四庭脯國子執壺
樂日吾寡君聞君在外後養未敢致饗于從者昭公曰
君不忌吾先君廷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
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
曰寡人有不勝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勝先君之譽未
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哀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
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
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服有先君之譽未之能
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能
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微然而張諸大夫皆案既
昭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十三

胡傳 齊者也生事日暗死事日明齊侯唁公于野井以
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
之末也昭公夷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孟孟子為夫人而不
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于家于之賢而不能用而屑用
焉習儀以承能而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
伯建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
書日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責義之也
借說齊人之稱禮類之拜魯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正
身治人禮之本也從者之享不勝之請齊之禮與辭足觀
矣而不知恤患
救災恤之實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情類日子若我何昭子曰
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各子孫不忠不亦傷乎將若
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也而肉骨也昭
子從公如齊與公言于內口將安眾而納公昭子歸平
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卒
于其變使祝宗所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桑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 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繫即位于廟已與平
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眾僕保首領以
殺唯是楊樹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日君若以
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
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宋公遂行己亥
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胡傳 鄆魯邑也直齊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
絕而季氏廷君為不臣及齊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
而還于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
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
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
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
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十四

乙酉 二十有六年 宋景公樂元年是年秋楚平王居卒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胡傳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謂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
未入而稱居于齊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鄆教王
土之費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
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
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日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指月居字重看存防處全要發非
大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諱

夏公圍成

左傳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
氏後棄五于庚高爵以錦示子猶欲之辭日魯人賈
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逼先入幣財于猶受之言于齊侯
使如也

日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耳易
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其若無疾而
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若
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若
之慈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
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諸我受
師許之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敵也而戚已甚弗能忍
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及齊師戰于秋
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秋
齊子淵捷從後發子射之中楯至鋒胸汰輪七人者三
齊人射其馬斬其轡收其轡以爲履屨也而助之子車
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燬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
乃私也將兀子又此之亦此之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
而馬也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晉餐餗者甚日平子曰必
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
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顏免子
制林雍斷其足餐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
乘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十五

胡傳不書齊師者景公休于邪說爲養不終故微之也
方伯連帥之職
其罪咸見矣
季昭番入總收不書齊師而書公固威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左傳納公也主意如
至傳齊景代與安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子弱其母非
通也主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
則治主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傳亂嗣
不祥我受其名路吾以天下吾滋不
從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劉子以王出王次于滑
知縣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
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崇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
尸及劉子單子盟於西王入于成周甲
成盟于襄官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

胡傳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
景王寵愛庶孽弱
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
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建敗傾覆而禍入于難則
救之至于夷王王心廢虐萬民弗忍居王子朝侯釋位以
間王政宜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十六

若用怨厥位擢王奸命諸侯皆之而建王師用遷郕則
是兄弟之能用王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頑禍
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威然不端以
紂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
人降欽曰周其有賴于亦克能佈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
職主室其有賴于諸侯不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
室亂卑其神聖無忌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
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行亂于王室侵
欲無厭規求無度貪穢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服威
儀播越寔在刑鑒未有攸虞若我一二兄弟甥舅與天
法無助彼猾以從先王之命舟車遠涉天罰不殺則所願
也故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渡罔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約以德德約以仁仁不立
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
私立少以開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開子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太以專其志
也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

胡傳 取國有五利龍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
景王寵愛子朝將斬于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朝
將斬于見非而天下幸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
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
指其是非之公只提起曰兩棄之也曰危亦甚矣
都是剖明利害以戒後世不必呆作罪景王語

附左 齊有彗星齊侯使禘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夫
祇也若無祇德又何禘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生于路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
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為淫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
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
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故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
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不若何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廢不務工
買不變士不聽官不怡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可
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溫失職
恒慢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十七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
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取父慈而教子孝
而篤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
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
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辰敬 二十有七年 楚昭王軫元年是年夏吳王僚弑冬
王五年 曹悼公午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
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公曰子光曰此時也
弗可失也告諸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吾欲求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諸曰請曰王可弑
也每老子弱是無若我何九曰我爾身也及四月光伏甲
于堀室而季子至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祝
也吳之以鉞蓋者謀殺改服于門外執差者生行而入執
鉞者夾承之及饋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縛諸
索繫縛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左傳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日于惡飲飲于酒又謂于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將來辱為惠已甚吾無
以辭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
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辭之及費無極
門卒無極謂令尹曰吾與子惡將為子不科甲在門
矣令尹使視視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遂令
攻鄆氏且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
遂弗與也令尹炮之遂滅鄆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
及其子弟○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謫令尹
大夫弗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十八

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
之以與謫謫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謫猶
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與謫而弗聞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朱大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而半王之溫惠共餘有過
並無不及焉所以不從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
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恤位吳新有君疆場日蹙楚
國弟有大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
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長聞九月已
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自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于季氏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
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
公徒之怒而啓季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水
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

冬葬滕悼公

戊子敬 二十有九年 鄭獻公釐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 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

胡傳 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

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息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

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其躬是謂微君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廿一

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半獻遺使來唁而稱主君微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 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乾侯公執歸

死公將為之槨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樽漿

之賜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

日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秋七月

附左 秋龍見于將郊龍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

龍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颶風安

有焉子曰董父實其好龍能求其養欲以飲食之龍多歸

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蔡墨封諸

陳川陵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桀

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

未獲蔡墨氏有聞唐氏既哀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蔡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蔡龍

而還于魯魯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民棄之物乃失職則死及之失官

故有五刑之官是謂五刑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

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

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木官稷農故龍

不生得不然而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

見龍在田其大有日飛龍在天其未日亢龍有悔其坤曰

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日重日該日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

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

氏有子曰稷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

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亦有烈山氏之子曰句龍為

稷自夏以上祀之周素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

左傳 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傳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

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敗然則

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斷改過以補前行之

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

乎愆故書以為後世戒

昭公此傳是因郭潰而求其故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因郭潰公曰梁之甚哉字要發

國力謀

反古國

叔安其

擾頤也

一乘

止

班音

止

班音

止

班音

止

班音

止

班音

止

班音

止

班音

止

班音

止

經 137-176

已丑敬 三十年 是年夏晉頃公去疾卒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初傳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而賓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止者蓋以存君之意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議諸侯之意具矣

夏六月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請之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敵邑居大國之謂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甲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廿三

之喪事敵邑之卿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勝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患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之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邱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史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豈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寡勿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見滅傳責明者

左傳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司馬公子公孫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于城父與胡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視其民視民如子辛若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國使索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難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君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太北于諸華光又其父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爾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

初亦將卒以神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民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上弗聽吳子終執掩餘

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鬚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尹戊帥師救徐弗及

附左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伐楚何如對曰楚政衆而重莫適任也若爲二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蹙蹙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庚寅敬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于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季孫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于其國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來也亦唯

春秋指掌卷二十六

廿四

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故有與心胡傳 意如出君不事專有晉國晉主豈不能致討而寵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躒于陽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謠安在平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樂好

可謂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有隙之爲人臣

指月士執貪利是事實寵以會禮專罪晉君要本晉實主盟來歸徐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意荀躒只可帶責責未是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

左傳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

陳公穀作懷後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七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麻城陳世封占吉參閱

定公上 公名朱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王申敬王 元年 曹隱公通元年

春王

胡傳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誘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知者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指月正月者政令之始而元年之正月又一君之始故謹之無君無正是一時事却重無正邊主人謂定公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 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白滕薛鄭吾役也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居邳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乃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繼子之山川鬼神其忌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微于宋宋微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薛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龍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

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戌

胡傳 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

子按周官司隸字凡因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

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疑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于初而禍亂熄矣

執仲幾

指月不告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一句下不在京師則執而歸之可也惟其在天子之側必當告諸司寇矣謹初字對篡弑之萌履霜之漸說前漸在不忘天子一念上書法只重于京師三字參旨定作文全在雖以王事討有謹初意

執仲幾

名陵侵 王事 仲幾固有不告司寇執干

執仲幾 執樂祁私 天子之側上侵之漸不可長執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左傳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爰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是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焉弗敢知若從君者則我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也喪及壞廣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廣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鸛曰生不能事死又難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場宮 左昭公出季平子禱于場公九月立場宮大全萬氏

場公以弟體兄故季孫立之以掩其舍適嗣而立定

幾矣會也子家見叔孫故不與同會

薛地其兆域

經 137-179

公之

胡傳 楊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曰立者不宜立也
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指月不但時禘亦以掩舍
子立弟之非耳專責季氏

冬十月隕霜殺菽

胡傳 菽奉重也末可以殺而舉重可殺
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癸巳敬王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全何氏天子外關兩觀諸侯外
中門觀謂之雉門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其上縣法象
其狀觀然高太廟之象變使人觀之南之雉兩觀也象觀
也雉也一雉
而三各也

秋楚人伐吳

以楚楚作文信長岸傳
左傳 吳伐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
為我使之無忌秋楚楚吳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
于豫章而潛師于吳冬十月吳軍楚師
于豫章敗之遂圍吳之復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也雉門象魏之門其
外為庫門而庫門在雉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應門
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僭公常備汴宮復闕宮不
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于家
駒以設兩觀為雉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大綱亂反正
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使公過矣而懼幸其備禮
三家皆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
非何以禁季氏之僭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當為正宜如此須從他道宜詳之時發不能革意通經典
役告重勞民此重取臣須辨○京少曰定公制在權臣
不得正其始後此傳以撥亂反正言之使當日真能遇災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三

而傳 季伯禽以來數百年習以為常之制變然革除此
是何等事動皆不使權奸妄亂耶泛講身正物正猶未幾
合禮費以內備因革一得一失比

甲午敬王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指月見皇輿傳左傳雖無事定
為晉所辭矣後乘召陵之舉
劉子及諸侯皆在彼末之耳

三月辛卯邾子卒

左傳 邾子在門室臨葬開以餅水沃廷婦子望見之怒闕
炭遂卒莊公下急
而好潔後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四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 邾何忌也失全臣氏魯以大
魯公父喪幾九月而出
會盟傳父子之親也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

楚

左傳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蒲葵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
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
拘于司敗曰君以奔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
人以饋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三子無辱皆賞

東晉書
相助也
助發馬
者必得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七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薳瓦出奔鄭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愛郢宛也伯氏之族出

吳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

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常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毀其封疆塞大隧直轅其匣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

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則用革

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恐子而好司馬

若司馬毀吳角于淮密城小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常速戰

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

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

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閭廬之弟夫概

王長請于閭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

必死持不先命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子常死

成公

鄭史皇以

公羊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于閭廬閭廬曰士

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復仇于楚伍子胥復仇諸侯

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卿君之義復父

之仇臣不為也於是止蔡侯拘于楚歸請師于吳伍子胥

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若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

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

先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

之道也復仇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迎古之道也

胡傳吳何以誅王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謂主不能

王法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遂大子

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

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請于吳如彼其難

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楚之罪也然則何以不

言教乎教大矣閭廬子胥幸而書楚之罪也然則何以不

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心蔡人往諂

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閭廬瓦食以

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

之情

柏舉敗奔

指月首段稱子明是子吳次段書以明是罪晉何以不言

教一段辨明子吳乃聖人樂與人為善定即足以足首段之

意非另一書法也達天子之命句最重不可與成伯叩乎

受當也先也

元說說而作文者竟以子吳引起渾倒罪晉可乎泗山云
二意並重細思之遠重子吳到底而以晉事點綴在中爲
不失旨特書曰以卑題血不可用只稱子一書法爲是○
同人曰鄭姓兩說相持各有見地然鄭說較妥蓋保利樂
義春秋業已罪晉于召陵矣今又彼此相形則此之易窮
彼之難而深罪之以字明明爲晉特書姚期單題直可串
下還重食上人臣到食以敗國原非一死可以塞責但不
死則益見其可賤耳

○柏舉 入邦益來 聖人道大德宏樂與爲善故畀其爵
合吳教陳進吳以罪伯主之忌抑吳以傷中國之衰上
書于下舉號

庚辰吳入郢

左傳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鬪况人
慕之蔑有關心矣牛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
食吳人及之秦食而從之敗諸羅澤五戰及郢已郢楚子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九

取其妹季半界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于山處今
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左司馬戎
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雞澤傷初司馬臣閻處故取爲禽焉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
失子可哉三戰皆傷自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衣而與我
之戰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離濟江入于雲中主聚盜
政之以戊擊王王孫由子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鄒鍾建負
季半以從由于徐蘊而從鄒公關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大勝
其表致功于楚而君又窺之則室何罪君若顧報則室施
及寡人以獎天表君之惠也楚子以我與之上必免隨人上
有子期似也連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上必免隨人上
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辭小而密適于楚楚實存之
世有盟誓至今未改若雖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悲
不唯一人若鳩楚是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
以與隨人盟初告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乎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
在隨申包胥知秦乞師自吳爲封長蛇以薦食上國虐
始子期與秦乞師自吳爲封長蛇以薦食上國虐
原苦于下苦戰之思也連吳之未定吾其取分焉若楚

郢公設
作楚

辛李
班我李
班我李
班我李

皆平王
女又云
界我李
辛李
班我李
班我李
班我李

之迷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伯使辭焉
日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
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安日夜不絕聲
夕飲不入日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章作而卒秦師
乃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倚我戈矛與子同仇豈
日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倚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
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

胡傳 及楚人戰則解魯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
則楚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伏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
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于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
則黜而舉號非有心于貶之奉天討也代國者固將拯民
于水火之中而鳩集之呼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祀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
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之心無毀譽因事物善惡而
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附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
之法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十

指月一傳議論俱承柏舉來作文常要連上功罪比斷方
見善小惡太方見以書爵之人一旦黜而舉號乃爲聖人
之公心乃
爲奉天討
益來歸益上善不掩惡下惡不掩善俱有賞罰之權句
聖人心無毀譽聖人道大德宏
丙申敬王 五年 陳懷公柳元年曹靖公露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以周室於無秦全胡氏公穀皆稱諸侯歸蔡
吳從簡書之道也不序諸侯見其害之木矣
於越入吳 左吳在楚也指月見吳十二年入吳傳要貼初書
入吳在柏舉之後意其力不足恃不可云恃力
報之

三月公
作正月

無衣三
首三頓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 六月季孫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山不世不日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教之勞仲梁懷仲梁懷非敬子洩怨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誅逐公父敬

附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至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末之聞邪居吾語女音先王之德也擇培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忠思忠則善心生逆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善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柔盛而後即安論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書講其庶政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少寐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使無憾澤而後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朝服白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白鹿之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燕而獻功男女效績意則有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燕而獻功男女效績意則有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情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日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附左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之敗夫桓王于濟于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陳九月夫桓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室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

日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欲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終言之

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靖之穀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闕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謀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主貴申包胥中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王將嫁季子季子辭曰所以為女于遠西為王與鍾建負我來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由干城樂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太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漫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傳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之役也全許氏晉以土地之故兵加鮮虞而不勝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二月公侵鄭

左傳 公侵鄭取匡為晉計鄭之伐省屏也在不假道于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七矣韋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擊鐘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贊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索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微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夫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

公至自侵鄭 旨定是役雖出晉令實陽虎之勞勇裔禍以逞其欲微嫌于鄭國而不假道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謀之 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陽虎專

左傳 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
而息焉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于日矣
晉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于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
自強強為之請以取人焉

秋齊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 樂祁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
矣樂祁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
祁犁曰樂祁犁人說子之言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
亦不亡也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淵而行趙簡子逆
而飲之酒于絢上獻楊楮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
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買禍也范獻子言于晉侯曰
以君命趙氏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
執樂祁犁趙氏言于晉侯曰諸侯唯我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樂祁犁歸于大行士
樂祁犁必執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十三

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于所執私意威福之柄
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指月私意二字極重使范趙方睦云云正見他私意可以
私滅人則亦可以私誦人故總來之曰威福之柄務矣參
前定此車夫權全要發感慨意不貴斷罪
自利此車夫權全要發感慨意不貴斷罪

冬城中城

齊陽虎欲去三桓託于懼
齊陽虎欲去三桓託于懼

李孫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全百昭公居鄆鄆之役遂滅
于齊主是圍之亦陽虎欲傾季

氏以謀
政也

附左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
五父之衢○齊人歸鄆陽虎居之以為政

春王正月

夏四月

七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傳 齊鄭盟于鹹微會于衛大舍陳氏持
諸侯無主盟是故石門志諸
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 齊侯欲報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 齊侯欲報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師伐我西鄙

左傳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敫處父御孟懿子將
是知時之或可而不可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十四

二十子季
孟也

左傳 攻陳丘之邪主人焚衛或滿馬禍以救之遂毀之王衛戰則之顧而無繼焉虎口盡客氣也苦越生子丘人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師伐我西鄙全高氏以公不與沙賊之盟且報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 晉士鞅趙盾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

胡傳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

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萊林之會不言趙盾而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十五

會瓦

指此與萊林同例但萊林重謹禮此重謹權乎專權不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師侵鄭遂侵衛旨定主朝歌傳或書受以陋之鄭趙士公作

故而叛晉俱以大夫

左傳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盾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

接擠也血至掩

報晉音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旨晉攻也全為晉與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旨定即固叛伯之謀知伯國失道

從祀先公

左傳 季孫公孫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無

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季孫氏已

胡傳 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

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旦

春秋指掌卷二十七

十六

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

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玉辰

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府夾之陽越殿將

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建之微死無益

于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受

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之壯者三百人以

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焉及而陽越射之不中

孟氏公斂處父帥成入自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

說音脫

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于公宮取寶玉大

弓以出舍于五父之館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

魯人聞余出將于彼何暇追余從者曰噫速駕公斂陽

季氏之難而出陽虎入于宮而殺之

虎亦欲
西而顧
東
雲中有
障蔽者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八

宜興 儲欣同人 換輯

長洲湯傳渠子方參閱

定公下

二十二年 鄭聲公勝元年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其畏也後須發平不可必意收及字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 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上兵之兩君合好而商夷之停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謀夏夷不亂華停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不于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遠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有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

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放陽之田吾以若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亨公孔丘謂眾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據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禮而悅其是樂禮也若其不具用批釋也批釋若辱棄

禮名惡于孟闢之失事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

不果享齊人來歸鄆難進陰之用史記齊大夫黎鉅言于

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

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

從諸侯左右司馬司馬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

夾公發

作煩

令士官

以兵擊

齊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魯人也

而英惑諸侯者非當誅諸命有司有司如法焉手足異處

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

之道朝其君而子獨以夷狄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為之

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過則謝以文

文者若悼之則謝以質是齊侯乃歸

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胡傳 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于理而已

矣故天下莫大于理而強眾不與焉

夾谷至 循月作文只就後人論孔子說此傳主理字下傳主禮字

不可混用須重發天下莫大于理而強眾不與意不徒實

於贊孔子也無書法

夾谷 墮賈 內順 變齊 上主理字

夾谷至 國成至 化沮 順理之效 晏嬰

都在學者 窮經上發 得政之淺 少正邪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二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夾谷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康子

胡傳齊人前此齊歸濟西田矣後此齊歸及關矣而此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事與左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而商榷兵車之命而罷亭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刑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聖世而同神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于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歸三田

指月以禮責齊師而齊師三事績全在心服上見至此作文而不嫌自序其績大發一段于後不嫌是後人看得夫子如此非夫子有意如此蓋聖人以天自處況當時齊人心服歸田則書曰來而巳安知其為績而故序之亦安計其為已之績而故不嫌耶或欲倒下半傳似重在餘意把正書法反輕了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三

歸三田

齊侯與夾谷墮齊侯同但此則俱主禮

歸田

墮齊侯與夾谷墮齊侯同但此則俱主禮

歸三田

齊侯與夾谷墮齊侯同但此則俱主禮

歸田

墮齊侯與夾谷墮齊侯同但此則俱主禮

歸田

墮齊侯與夾谷墮齊侯同但此則俱主禮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獲固諫曰不可武叔既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將子以告必觀之吾傷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師拔武叔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驅赤日郕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稱首驅赤謂侯犯日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于盡求事于齊以歸民不然將侯犯從之齊便至驅赤與郕人為之宣言于郕中白侯犯將以郕易之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驅赤謂侯犯日衆言與齊人不如易之齊齊人死也猶是郕也而得舒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備魯必倍與于地且益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日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驅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左傳

卒章言

胡傳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綱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于上不以使下所惡于下不以事上三子知傾公室以自愛

胡傳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四

左傳

子明即

而不知家謀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後切著明矣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左傳

子明即

宋公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地出奔陳見辰奔傳罪宋公以雙也右師曰豈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于余何故舍鐘子明問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齊將作亂不無無疾乃逐制門右師

地公作池後同

子為君禮不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全許氏以衛有晉難也

安甫公作案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祿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胡傳其稱云者宋公以變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疆見背于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指月下二項書法總在暨字宜一頭兩腳意要相承總結書法

暨下公教有宋字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五

二十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匡宋公母弟暨三人入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龍向難故也

胡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于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于叛君則無自從之辨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通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

指月將四卿大心重擊而以陳曹如傳帶二小段下後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盟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也見朝歌傳魯叛

二十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傳公孟彊伐曹况郕遠滑羅殿未出不退于列其郕曰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何須集順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六

公羊易為墮郕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有難之城于是帥師墮郕墮費難者何五板而堵百雉而城

胡傳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城禮所以此坊限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也也推而行之仲尼遂墮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于禮不以所惡于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指月此傳與夾谷傳不同不重感德只重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上墮二邑正是以禮為國傳言此雖一節之事力

公叔作范

墮許規反

未出費竟羅不恐在行列之後

可以大行之兆非謂墮二邑乃以禮為國之兆也推而行之魯國以下正是大行之事要重發傳只云行之魯國而準諸侯大夫俱就五百里內言焉文添出行于天下其姓要知孔子之革二都皆是因其機為之仲由為季氏宰一機也三家不能制仲由二機也問于仲尼三機也○京少曰王政行自有一國而及天下意不然大行之兆第為五百里兆耶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即推而行諸天下而準矣此看傳要用活法也

墮郈費 圍成至 禮一行而有有效 季孫問 推而行之云云 政雖得而未專 正邪沮 使其得志云云

墮郈費 用田賦 變制 冉求為宰 季孫問 一從一違見聖 人感人有難易

墮費 獲麟 聖道行 化人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聖經成 格天 垂世立教莫善于經

墮費 榮阜 孔子革幣 按此已不如夾谷榮阜俱主 子貢卻敵 卻敵矣更有墮費國書伐剋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七

卑三比題至孔子冉有子貢 有功人國旨定云不通之極

附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走其中有一羊焉使問諸仲尼 曰吾穿井而獲物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 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兒羽歌傳盟于黃而魯 叛全杜氏結叛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胡傳 按左氏將盟成公欲處父謂孟孫曰成齊人必至 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我將不盟而公圍成強也其政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 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

木石謂 山也變 一足越 人謂之 山經則 龜山精 龍神象 也則象 食人 大首曰 齊公作

明年孔子由大司寇相事然後諫少正卯與聞國政三 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 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 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于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 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 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圍成至

指月以強與危問起而推其由云云主後人看聖人說有 深為聖人惜之意全然是說明年攝相一段證得圍成時 得政未專不可虛說必肆疑沮于其間亦因後有諫少正 卯事而德慶之如此其言圍成不克因公欲處父何于少 正卯事成雖未墮以下明說功雖不就而未嘗無功未二 句言若得云云其成功亦特易耳又是餘意及齊人饋女 樂孔子遂行是說成所以終不墮之故不是閑話○同人 曰曰強曰危總見不能墮成而所以不能墮成者由聖人 得政之未專也然此皆當日實情未是傳意斷制歸宿處 反覆尋味原來成雖未墮三句乃一傳之結穴蓋三家各 固其城以倚角公室為患匪小今二都既墮成勢自孤故 上傳此云遂墮三都而此云成雖不墮亦不能為患兩傳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八

分明互相映發也無與為比句要玩仍歸功墮郈費上見 不以成之未墮而害其為功此傳意斷制歸宿處也末二 句亦非餘意正中是足不能為患何惟不能為患今日不妨 度外置之倘及期月將有不勞而自墮者而何強與危之 足憂哉愈覺郈費一章迎刃而解矣舊 說深為聖人惜之見其庸愚未得其髓 合曹陽歸少正卯公孫彊皆辨言亂政

附家語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 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離偽行之一年四 方皆則之二年以為司寇乃別五土之性各得其所生之 宜咸得厥所由司寇為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孔 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魯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 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夫子 為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 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 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于君 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桀雉也不可不誅也○ 初魯之取乎有沈猶氏者常朝飲且以詐市人有公慎 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氏者妻淫後論法魯之弔六畜者師

晉趙鞅歸于晉

胡傳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接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指以易詞起就易詞上斷縱釋有罪之非

附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朝乎簡子曰保朝保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哀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自必墮其壘培晉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尹鐸曰必日昔先王文子少蒙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李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十一

薛弒其君比

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于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安十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實實尹鐸曰趙簡子狀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蜃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賈孽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賈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乙巳敬王 十有四年 是年越子允常卒吳子闔廬光辛二十四年

衛趙陽 公叔戌 趙陽 公叔戌 趙陽 公叔戌 趙陽

左傳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食其罪其及于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子必禍矣子富而君食其罪其及于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子必禍矣子富而君食其罪其及于乎文子曰然

吾不先告子子必禍矣子富而君食其罪其及于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子必禍矣子富而君食其罪其及于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子必禍矣子富而君食其罪其及于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子必禍矣子富而君食其罪其及于乎文子曰然

指以虛失齊家之道成失保身之道無書法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見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十二

左傳 頓子牂欲事晉晉楚而絕陳好二月是滅頓之故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左傳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膽還卒于檣李今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

胡傳 衛公叔戌來奔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檣元年吳子敗越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不書仲尼削之也夫檣之戰復父仇也非報怨也春秋削事也其旨微矣

三月公孫公 作公孫公 子公

檣李 作檣李 子公

之 作之 子公

合入吳詐勝方勝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左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牽公作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左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見南季聘傳服祭社之肉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蒯聵為夫人南子名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欲孟子于蓋之謂戲陽逐日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日謂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日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蓋逐其黨微公孟強出奔鄭太子告人日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日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戮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十三

死余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

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妄春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左年聘傳著

大蒐于比蒲左下書邾子來會公親蒐也

邾子來會公左全蒐而來

城莒父及霄左全杜氏公收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非其所也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

丙午敬王十有五年左于大差元年越子句踐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邾子來朝

左傳邾隱公來朝于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邾公受王

禮死牛存亡之體也將至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也編近亂皆近來皆為王其先亡乎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傳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

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若

造命不可謂命者既以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

稷則是不知命矣昔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十四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左仲尼曰賜不幸言

鄭軍達帥師伐宋左全宋公子地奔鄭鄭為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左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左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稱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及乃克葬

平公作

姬數作

吳殺作

辛巳葬定妃

公羊定妃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冬城漆

王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大余氏前年城宮父霄今又城漆其勞甚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十五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九

宜興 儲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換輯

同里路永傑德星參閱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妃四歲即位位二十七年於十四年獲麟春秋終

二十六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

楚子圍蔡報相舉也里而蔡潰丈高倍夫屯晝夜九還蔡於是乎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胡傳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足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

子西素度如此

御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師師圍蔡釋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界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仇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于不怨故議仇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其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灑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討楚之罪詞也

指月禍及宗廟二句極重纔是不共戴天之仇蔡既當報則楚自可恕矣降衆遷國正與宗廟父母對看怨出于不怨意

須發

附左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耦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歸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渡殺耕種以代則邪滅夏示相后緒方想逃出自實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叔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宰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釋音氏慈音忌椒曉驚

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使季行誘殺遂滅過少康復禹
之續祀夏祀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
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我同壤而世爲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連天
而長寇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哀也日可俟也非在
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自安不有失弗聽而告人以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五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
吳

臣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下三軍曰凡我父
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
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
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
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聚散時雨旣至必
求之今君王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
踐曰苟得聞于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
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
徹聲聞于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
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二

於大夫士女女於王越國之賈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
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
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
乃必俘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中其心也無乃傷君王之所
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
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
也三沮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
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
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
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臣君必滅之
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
嚭曰子句敖越國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
曰語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
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也
罪也寡人請更於是作死者問傷者養生者有憂者有
喜者迎來者去民之別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卑事夫
差宮上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乃致其父兄昆
弟而皆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
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命壯者無取老

將三百人入吳
若官豎

資取也

夏四月辛巳郊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三

王春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
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翟今爲
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
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
胡傳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
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
祫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
樂豈所以祭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庶人祭宗廟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而盡書
之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
有失聖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
胡月旦重禮禮而以不時不敬發之故因事而書
此傳說猶只責成王過賜而不及周公與他傳異
附左 吳楚者有欲與吳者左逢滑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

郊牛下
殺有角

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
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
壺酒一太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
公與之饌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
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
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尊爵之予義四方之士
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
者無不備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
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
不牧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
吳越春秋越王志復吳仇目臥則攻之以夢足寒則潰之
以水冬常抱水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胆于戶出入嘗之
不絕于口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
之布吳王得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
附國語吳伐越重會稽獲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且
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且
既敵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
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
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統于
在吳郡

謝 觀言臺
知不至
駢棄
妃端貴
媚御賤
媚音增

至救范氏也取棘蒲指月枕戎蠻傳音國
未寧旨定主朝歌傳以齊衛黨叛起音不

四

二意分作

指月從後傳諸卿相繼伐之
句影出此第一伐須有斟酌

衛靈公元年

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

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人愛其土
田而受盟

胡傳易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家
悉行氏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
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
辱焉不知以魯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於恤子而
諸卿用振伐之既取其出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
之故也故託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

也。

或束處見之聖人謹權意只

歲不可責之○京

必入盟字。只三卿伐邾以

請照相率儀分作只照何
實提過君臣分作一

君盟都根伐取說來

於今無不存亡付諸

圖君夫人在掌三揖在下君

命公子酈爲太子君命也對
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

十九
五

100

叔

遼陽虎日右河而南必至焉

目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

其國其所立君謂之諸副則

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

也則曰入不稽糾矣況世子而特納者見崩殯無道爲國

稱世子者罪簡人之拒之也
不當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

人數漸賾之罪選公子之賢

忘于稷莫不敬其父而忘其

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納衛世子崩殯于戚於趙鞅

經 137—197

帥師之下而執不知義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指月此傳頭緒雖多歸重只在世子二字此夫子不為之
言可被嫡孫當立之說總以罪載為主而執與靈公大臣
俱餘意玩國夏間成傳
自明諸說紛紜皆夢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鄆師敗績

左傳 齊人輸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迎之趙鞅
范氏之遇下賊簡子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
百姓後趙鞅晉國而滅其君寡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
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上田十萬庶人工商
遂人臣隸園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殺以戮
嗣伯三寸不設屬辭素車挽馬無入士北下鄉之謂也
成將戰郵無備簡子簡大子為右登樓上望見鄭師突
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來之自婦人也簡
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子簡自會孫駒敢略告皇祖文
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六

執討之廟不敵自侯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
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二祖奉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獲其纓旗次子救之以次鄭師北次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獲齊栗于車趙孟喜曰可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老祝
焉趙氏得而獻之史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
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攻鄭師敗績于鐵鄆
之幕下鐵曰請報王德既戰簡子曰吾伏殺也鼓音不
棄今日我上大夫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
也鄭氏利我兩粉粉將絕吾能止之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粉粉皆絕
至汪氏趙鞅恃力勝人故以鞅主乎是戰○京少曰指月
謂小注不可作題愚按小註如止勛聘等題取意絕佳儘
可出此等不如何
取真不可作題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一月葬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胡傳 州來吳所城也蔡雖遠于吳而中悔吳洩庸如蔡
胡傳 聘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驪以說吳而遷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胡傳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父也輒若可立則刺輒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在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七

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
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王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焉
公右曼姑至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
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于
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
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
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
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父立乎其
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
臣子拒輒職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
合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
理而可
為者乎
指月書法首齊雖是罪齊然一傳意都從齊齊上
誅輒觀孫從祖一段及討亂臣賊子之法可見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僂災

左傳 夏司鐸火火輪公宮桓桓災救火者皆曰願南宮
服景伯至命宰人出御書侯于宮曰亡女而不死在
馬中車脂精有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需惟懷
彼從之崇葬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授助所不給有不
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
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
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
也孔子是乎去表之象道還公

胡傳 恒信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子
附國語仲尼在陳有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格矢貫之石
替其長尺有尺陳惠公使人以俎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
曰華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于
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
貢楛矢石若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
示後人使末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
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若若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八

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也便求得之金憤如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齊黨范氏故懼晉

宋樂髡帥師伐曹
而叛之此蓋公孫疆為政之時

附左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年而化為君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長弘補周人藏其血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 季孫有疾命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
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閭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故告
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當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請速于吳為非者子亦胡氏料

南孺子
季桓子

晉公作

晉公作

晉公作

想之辭作文以已則失謀而委罪執政為
主獵以遠吳為非一段如傳活用干後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受盟句釋今二卿踰年
而伐之失信甚矣全高氏

庚戌敬王四年 秦悼公元年是年秦昭公殺
二十九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
至日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爾射之
中射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九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穀申公壽餘棄公
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聚及霍軍浮餘開蠻氏蠻
氏潰蠻子奔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
師軍于范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上蔑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
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聽于
楚也速與之土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為之卡蠻子聽上蔑之與其五大夫以罪歸
師于三戶司馬穀申公壽餘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傳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趙穀曰晉國未寧安能聽楚
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
公執曹伯則曰罪宋人今此楊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
京師楚也皆王夏思為日
久矣不說至此春秋所惡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穀申公壽餘棄公
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聚及霍軍浮餘開蠻氏蠻
氏潰蠻子奔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
師軍于范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上蔑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
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聽于
楚也速與之土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為之卡蠻子聽上蔑之與其五大夫以罪歸
師于三戶司馬穀申公壽餘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傳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趙穀曰晉國未寧安能聽楚
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
公執曹伯則曰罪宋人今此楊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
京師楚也皆王夏思為日
久矣不說至此春秋所惡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穀申公壽餘棄公
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聚及霍軍浮餘開蠻氏蠻
氏潰蠻子奔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
師軍于范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上蔑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
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聽于
楚也速與之土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為之卡蠻子聽上蔑之與其五大夫以罪歸
師于三戶司馬穀申公壽餘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傳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趙穀曰晉國未寧安能聽楚
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
公執曹伯則曰罪宋人今此楊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
京師楚也皆王夏思為日
久矣不說至此春秋所惡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穀申公壽餘棄公
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聚及霍軍浮餘開蠻氏蠻
氏潰蠻子奔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
師軍于范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上蔑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
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聽于
楚也速與之土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為之卡蠻子聽上蔑之與其五大夫以罪歸
師于三戶司馬穀申公壽餘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傳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趙穀曰晉國未寧安能聽楚
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
公執曹伯則曰罪宋人今此楊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
京師楚也皆王夏思為日
久矣不說至此春秋所惡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致邑立

指月重晉王夏盟四句作無罪意亦要見惟無罪而執放
如出于畏楚也京師字要發透書法帶過稱入重歸于楚
城西郭 備音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武王克商
其社于諸侯以為廟屏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三十年 五年 是年秋齊景公柩曰卒

春城毗 備音也

夏齊侯伐宋 距會洮六年
而有此役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說責晉不討衛
鞅而討助衛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左傳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
于柏人春音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對曰
私仇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
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南從子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
矣我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夏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柩曰卒

左傳 齊燕姬生子奢成而死諸子鬻姬之子荼嬖諸大夫
惡其為太子也言于公曰燕之為長矣未有太子若
之何公曰二三子聞于發廣則有族矣亦姑謀樂何憂于
無君公疾使國惠于高昭子立荼嬖諸公子于萊休齊景
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
生來齊萊人吹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
葬之乎

冬叔還如齊

師眾處
所也家
詳公子

齊公作

毗公作
比又作
莊

老公作

地

閏月葬齊景公

齊安孺子荼元年是秋弑楚昭王軫卒

春城郭瑕 備音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治范氏

吳伐陳 左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
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左傳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左傳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左傳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左傳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齊陳乞弑施衛甯鮒救范氏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
國夏遂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杞 始結吳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
雲如絮亦身大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煩
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于令尹司馬主曰除股
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
受罰又焉移之遂弗葬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
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禍福之至不遠也卜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傳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夜至于齊與饋者皆入冬十
月丁卯立之將置鮒于醉而往其臣差車鮒曰此
魯之命也陳子曰命于鮒子遂託鮒子曰子之命也鮒
子曰女忘君之為魯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陳公稻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茶公作
舍

齊公作

言諸大
夫之體
妻不葬
又詳焉
諸大夫
之言蔡
高國

瑕公作

有白者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可不亡一大夫若我不
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使從廢與無
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
諸子如賴去焉似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
然君與子器不可以二器二不謂君二多難收市諸大夫
僂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以齊國之困困又有
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
諸子若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
可也彼毛還孺子于野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曰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曰曰所樂乎為君
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于乘
之幸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
者也走矣與之王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
陽生于諸其家陳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是
母有魚救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
皆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魯諸大夫
見之皆色然而駭之則陽然公曰陽生也陳乞曰此君
也也諸大夫不得已皆還巡北而再拜稽首而君之閉自
故曰化

春秋卷二十九

十二

是任

胡傳陽生易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
憂茶而自立是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已則
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易為繁之齊春秋端本之書
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廢亂者乎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
繁之齊者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茶者陽生與朱毛也易
為書陳乞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諫終被殺
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指月觀父不父則子不子語宜以陽生

我

冬仲孫何忌師伐邾魯意在滅邾積明年遂

宋向巢師伐曹旨定主曹鸞

齊悼公陽生元年楚惠王章元年

春宋瑗師師侵鄭

音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舊說與趙快伐衛同

夏公會吳于郕

左傳公會吳于郕吳來徵百牢于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
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半晉大
未過十與王百牢亦不可乎景伯曰昔范鞅食而棄禮以
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以為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
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
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
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長大國
也夫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命于諸侯則君既共
分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所
愛文身膚以為飾豈禮也哉存由然也及自郕以吳為無
能為也

會郕

春秋卷二十九

十三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季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不仁民保于城保于德夫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
三子以為何如惠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守小小不事大也
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
秋代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季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
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
足成子以茅茨而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盡掠邾家保于
釋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毫社因諸負瑕茅夷鴻以來
帛乘車自諸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吳恃其眾而背君
之盟辟君之執事以救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
不立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以私奉貳雖君圖之吳子從之

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統以成章而不失其實

其君來獻于毫社因于負取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太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諱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邪子益來惡也歸邪子益于邪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諱也故書以邪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邪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入邪益來

指月只在欲見後書四字上透發苟不書此則後日歸邪之美不明是諱其惡者反爲沒其善矣不諱惡正是道大德宏明此然後可以云云處參旨定現開先生曰惡字委鋪張得太○同人曰此語妙解蓋去惡難而去大惡尤難入邪之惡鋪張得太則後書歸邪之美許與愈廣惟歸邪之美許與愈廣則聖人之不念惡而進之度量愈廣矣此所謂道隆德大也一語提醒通傳筋脉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思子產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彌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彌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能使爲司城以聽政者之子乃行強言伯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代之築五邑于其郊圖救駟弘指月主陽歸傳以宋伐晉不救爲案以背晉奸宋爲斷鄭救股借以見晉不救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十四

天

春秋指掌卷之三十

哀公下

申寅敬王三十八年 是年曹亡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胡傳此滅曹也易爲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強言伯說于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輕重之權衡故書法如此有國者安聽辨言以亂舊政自

春秋指掌卷三十

一

吳伐我

左傳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命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也所托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殺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主問于子漫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與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魯與齊楚輔之是四仇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漫率故道辱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漫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曰吳師至拘者道之以武城克之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武城克之爲且名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之日舍于蠶室公宿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組蘇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

宜興 儲欣同入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崇陽米諫元子變參閱

宗達大子四十歲虎欲攻王舍私屬得百人三歸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樓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終得三百人
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是人固宋易于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魯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梁門而還

胡傳 吳為邾郚伐魯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言四鄰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丘苦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固宋易于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惡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齊師從齊齊人致賂晉人不可國佐請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蒙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秦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鄰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于受割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指月季氏棄國全在魯未及虧上發之傳末禮義自強句重看垂戒後世說偷生云云而不知恥其悲切此意亦要

春秋指掌卷三十

遷明氏蓋刺南渡事也不言四鄰非諱正是著其兵加國都之實不言吳盟方是諱故曰欲見其實而諱諱之此句分應二項不言四鄰作不得書法書法在諱字

夏齊人取讎及闕

左傳 齊悼公之末也孝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迎之季訪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闕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 齊侯使如吳請歸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附左 秋及齊平九月滅實如如齊盟盟齊閭丘明來流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闕

左季姬嬖故也

胡傳 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闕又如吳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闕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口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太而春秋不諱入邾以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取讎闕

指月從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上形容造惡之不可就要發當改意不可斷魯罪

歸益

指月只說魯去惡未可便說遷善之優改過之太蓋合歸二邑看方見優與大也歸順詞對取逆詞言是註歸二邑

春秋指掌卷三十

指月本史書法倒宜收不諱入邾云云

歸讎闕

指月順詞是事實齊歸地之順固由魯歸益之順然遷善之優改過之太全在感齊上見由此齊無罪魯無辱我一遷而人與俱遷我一改而人與俱改其優且大何如以要見得改過遷善是箇好事不貴板板替替書法照傳末收○加歸益一申作○此處無論加益求足傳題即連出二比及闕出二比者俱與傳題相連

乙卯敬王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附左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 鄭武子勝之變齊 鄭武子勝之變齊 鄭武子勝之變齊

楚人伐陳 楚人伐陳 楚人伐陳 楚人伐陳

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葬齊悼公 葬齊悼公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薛伯夷卒 薛伯夷卒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秋葬薛惠公 秋葬薛惠公 秋葬薛惠公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附左 吳子使來微師伐齊 吳子使來微師伐齊 吳子使來微師伐齊 吳子使來微師伐齊

冬十月 冬十月 冬十月 冬十月

丙辰 王十年 是年齊悼公死 丙辰 王十年 是年齊悼公死 丙辰 王十年 是年齊悼公死

春王二月 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執悼公赴于師吳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執悼公赴于師吳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執悼公赴于師吳

人敗之吳 人敗之吳 人敗之吳 人敗之吳

胡傳 齊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人爲是取讎之禍如吳 齊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人爲是取讎之禍如吳 齊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人爲是取讎之禍如吳

也齊侯爲是歸讎及邾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 也齊侯爲是歸讎及邾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 也齊侯爲是歸讎及邾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

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 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 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夏宋人伐鄭 夏宋人伐鄭 夏宋人伐鄭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葬齊悼公 葬齊悼公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薛伯夷卒 薛伯夷卒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秋葬薛惠公 秋葬薛惠公 秋葬薛惠公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春秋指掌卷三十

冬十月 冬十月 冬十月 冬十月

丙辰 王十年 是年齊悼公死 丙辰 王十年 是年齊悼公死 丙辰 王十年 是年齊悼公死

春王二月 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執悼公赴于師吳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執悼公赴于師吳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執悼公赴于師吳

人敗之吳 人敗之吳 人敗之吳 人敗之吳

胡傳 齊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人爲是取讎之禍如吳 齊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人爲是取讎之禍如吳 齊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人爲是取讎之禍如吳

也齊侯爲是歸讎及邾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 也齊侯爲是歸讎及邾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 也齊侯爲是歸讎及邾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

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 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 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

丁巳 敬王十有一年 齊簡公壬元年 丁巳 敬王十有一年 齊簡公壬元年 丁巳 敬王十有一年 齊簡公壬元年

齊簡公壬元年 齊簡公壬元年 齊簡公壬元年 齊簡公壬元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 齊為鄭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

再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冉求曰一子守
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若封疆之問季孫告
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君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卒敵車
侵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試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
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
從于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
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孫子洩帥
右師顏羽御師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
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
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雲門之外五日右
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
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穰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
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
瑾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春秋指掌卷三十

六

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連冉有請從
之三季孫不許孟孫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那洩
子羽銳銳我不欲戰而能戰洩曰驅之公為與共變僅在
鍾樂皆死皆殲孔子曰能執于戈以衛社稷可無勇也
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附史記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乃敘書

傳記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鄭者今齊師及清涉洩非有

胡傳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洩何也傳說復于高宗

曰惟甲冑起戎惟于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

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在我而不繫乎人者也師于齊之

甥魯魯人邦以其若來齊人為是取諱及聞請師于吳曲

在我也及歸邦益而齊人歸諱及聞文辭吳師直在齊矣

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持曰伐我者欲

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此訓之義大矣

指月魯曲只在會吳伐齊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正解我

字之意我字極重分明欲魯省躬服罪非泛泛參旨定代

我者由我致伐

也由字要拈出

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

喜曰何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頗進稻饋家模服脯焉
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附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王句踐起師迎之江大夫
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備戰夫申胥
華登簡服吳國之士于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
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
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或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
之心吾以卜之于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
必竟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
其饗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
君勾踐使下臣郢不勝慙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
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起王趾以心孤句
踐而又有救之君王之千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
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

春秋指掌卷三十

七

節之公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
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願于邊今君王
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
以饗養使之而辱軍士使危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
箕帚以眩姓于王官一介嫡男奉饗匱以隨諸御春秋貢
獻不辭于王府大王豈厚款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謬曰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
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
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渡義焉吳
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吾將許越成而
無拂吾慮若越既吳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甲胄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吳吾

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盛威以好勝也故姚甲兵銳

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銳

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禮夫越王好信以愛

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矣矣及吾猶可以戰也為大

弗唯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淫十起越會足以為大

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存秋賜吾卿士乃許之成將盟越

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

合衆卑冉有子貢 合衆入吳皆以自取恥飛傳說曰

甲冑起戎老氏曰佳兵不祥

轅公作

服音段

孤棄也

曲禮女

子于千

日備百

音竹

音竹

音竹

音竹

音竹

音竹

音竹

音竹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爲左傳卷之四 車高無至將上軍公與子儀齊克博至於靈濟國 申將中
 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 索掩齊御國子公
 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戍殯陳子行命
 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等約吳爰知東郭書使
 問弦多以琴自苦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復國書公孫夏閻
 丘明陳青東郭書車車八百乘申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
 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寶之新儀髮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
 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讓不來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
 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國人皆喜唯子胥
 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
 欲于我夫其衆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
 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治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

春秋指掌卷三十

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子齊屬其子于鮑氏爲
王孫氏反殺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標
標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耨以刈殺四方之蓬蒿而立名于邾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喪于吳齊師受張弧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賞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以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害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席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緩持盈以沒而驟救所以時令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竭也貞不敢稱疾辭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貞請先死將死而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鴈夷而投之于江

荒空也

子陽樓
午
子行陳
逆
吳以獻
晉歸于
齊也
製首尉

屬鑄劍名

毳毼

艾陵敗獲

〔指月〕主入吳傳及其破楚又有鬻齊之志要吸既勝齊師
何加公會伐同參旨定主戰韓大燠二傳克傳至羸吳固
罪矣舍玉聞金齊果正主客罪中客罪也昔伐書及五帥兇
辱太史歸元將固重矣革車八百首三千師獨輕乎師
將分等也書敗書獲 只戰艾陵鄧主戰
碑傳書及責齊志戰○按旨定說甚穿鑿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婦與于摯而爲之一宮如一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
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驢恥是二者故
由衛人立遣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
仲尼曰胡孫之事則膏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昭胡朝

春秋指掌卷三十

丸

無而行曰易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遂止之曰國豈能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左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處于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
貪官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古者徹乎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自有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

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一鬴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

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前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

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

同此孔子
自衛反
魯之歲

家語云
田出丘
賦蓋十
六井爲
丘古丘
賦乘
个每非
賦一乘
也

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困幸而免地今二將
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制其本何以爲國書日用
者宜用也道世議弛商賈之困達于時政者欲先
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賦田賦之意矣

○用田賦

「指月田」以足食取辦于農賦以足軍取辦于商用田賦是
計田之多少而徵民財以充軍賦商不足而徵之農也
田稅其二民已困矣二箇不足而用田以賦軍之征是
重困也傳引周制一段發明先王之意欲驅末業以事農
正惟農爲國本之故以起下制其本何以爲國何自末業
待以形本末之別不當取農而當取商玩傳末次及商賈
何可見○京少曰此傳較量農商大有低昂蓋農出粟
商出財皆農取之久矣未嘗移農之粟資之商今奈何
移商之財資之農乎彼時謀國者未必無軍困農無困商
之意見蓋農民安土重遷難上所令若商征煩重則商輕
資以遊四方各易厥散矣不達者所見往往如此豈知困
農制本直無以爲國乎大抵爲國者農商俱重則國經也
首寬農次及商政之序也即萬不得已爲權宜之計亦決
不可寧困農無困商傳末春秋讓田賦之意正諷諫國者

春秋指掌卷三十

十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鍾香農商緩急也玩地力薄征四句及近世議地
云云傳意自明此傳直是胡氏矯枉過正之論

左傳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及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申適季氏季
氏不繞放

公會吳于橐皋

左傳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
周信也故心以制之主用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曰焉苟有盟焉弗可改也也若猶可改自盟
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橐皋

與會節同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邸

師音云
公作遷

季孫不
服喪故
孔子亦
不成禮
樂音比

○會郎

左傳 吳微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
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于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
棄疾于吳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弊無不標
也國狗之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郎公
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游衛侯之舍于服景
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予盍見
太宰乃請東歸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語曰寡君願事衛君
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予貢曰衛君之來必謀
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予之黨也其
不欲來者予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
黨而崇仇也太宰語詭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主暢邑戈錫子產
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棄之

春秋指掌卷三十

十一

冬十有二月

之孫遂圖鄭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鄆殺元公
之孫遂圖鄭十二月鄭平遂殺魯丙申圖宋師
冬十有二月魯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大夫
已未敬王
三十八年十有三年

春鄭卒

左傳 宋向巢救其師鄭子廣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
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復成讎節延以力爲鄭虛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勝爲深溝過
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于
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后庸帥師公游沂淮以絕吳路敗
三子友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始
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遂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
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雎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勝爲深溝過
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于
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后庸帥師公游沂淮以絕吳路敗
三子友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始
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遂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
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雎

商宋也

二千宋
大夫
成公作

一問
歷官失
月也蓋
今猶有
則火伏
夏十月

子產約
宋人供

日夫危事不商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問章矣
齊宋徐夷將夾溝而廢我無生命矣會而先言吾既執
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
不忍必會而先之主曰商之將若何主孫雍曰危事不可
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
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
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諸王
厲士以奮其朋勢吳王昏乃戒令孫馬食士夜中乃令服
兵援甲係馬舌出火龍陳士卒百人以為微行百行行頭
皆官師離釋世積建肥胡卒文犀之乘十行一發大走建
庭提鼓挾擊乘抱十庭一將軍載常建鼓挾擊乘抱十庭
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常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茶王親
乘銀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亦乘舟甲
朱羽之增望之如大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易羽
之增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鐘鳴乃定既陳去晉
軍一里昧明王乃乘抱親就鳴鐘鼓千軍鏗勇快
蓋應三軍皆詳卸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
軍防壁乃令董得請事白兩軍偃兵接好日中為期大
國越鋒而造于微邑之軍最請就吳王親對之日天
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人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
天名

春秋指掌卷三十

十二

姓之援也徒遠來告孤日夜相繼旬就君若今非王室
不安平是憂德負荷眾庶不式諸我習楚秦將不畏弟以
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遂則不敢退則
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
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取用親聽命
于藩離之外董得將還主稱左時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
五人坐于王前乃皆進白劉于客前以酬客董得既致命
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
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人吳將焉不可與戰主其許之
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諸晉乃令董得復
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復命曰董君之命周室既
卑諸侯大禮于天子請自于陽上境文武之諸侯以下
必率諸侯以順在余一人今伯父有鑒於之禮禮不積
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
掩王乘勢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籬二兄變割
則何有于周室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
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若無早天子以干
其不詳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
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左傳 六月丙子越子入吳為二豎暗無餘陽自南方先
之彌庸見姑蔑之於白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仇而弗殺
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諸待之彌庸不可處徒五千

春秋指掌卷三十

十三

胡傳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舍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
外夷夷吳人主會其先皆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
曰子吳晉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也舍兩伯之詞而言及者
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泥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
地之經晉盟會之實又見夷狄之強而排其橫也定公
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
千已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
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存亡者
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
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於乎
書及重
王于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無餘地復譖陽越子至使
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吳人
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吳
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
趙鞅呼司馬寅曰曰耳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勿必可耶也對曰諸姑視之反曰肉食者
無望今吳王有舉國勝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
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中取儀之纓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
梁則無矣纓則有之者登自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
胡傳 晉子之器其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非以力勝之矣
吳晉被越逐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晉之志既勝
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
吳使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越之楚又不監而秦
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
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
皆因事隔詞乖成後世不待駭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矣
指月此傳發明強力相乘之機甚透蓋兵法
必取上將軍之意不可說像佛家因果去了

秋公至自會

附國語王孫圉聘于晉定公祭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怠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病于楚國又有數目雲連徒淵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象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實享于諸侯者也者皆侯之好聚而物之貴訓辭有不棄之寶而呈神鼎之寶者其所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是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哉南開國之寶兵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主寶以底陰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適足用志藏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藏澤足以備財物則寶之若夫譚繁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思欲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薨王之命諱子夕嗜麥子木有羊饋而無愛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

春秋指掌卷三十

十四

子夕御
崩到子
木父

勞也而獻飲焉以弊于驛辛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者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未能違若放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予期乃止

葬許元公

公無忌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見大辰傳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一月

庚申敬王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全孔氏麟麕身牛尾狼額鳥蹄有五采腹下黃
高丈一。一肉而鬣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

區公作

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
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草木

文

左傳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以爲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3

者

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麟而肉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慙顏淵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

春秋指掌卷三十

十五

欲以身代其兄植璧乘珪而武王疾愈磨金縢之策夫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焚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痛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名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于行事以遠天下與來世哉詹諤九奏獻箴于庭魯史成經綸出于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贊諸鬼神而無疑有世所以俟聖人而不可惑于格物俯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

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胡氏自待之意

臣盡規親戚補察督史教誨著艾脩之而後王爵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
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官言也善
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
之中心而宜之于口成而行之初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
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賦也
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
甚多而不備大難是以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休惕懼
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
行之其歸鮮榮公若用周必敗
王不聽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宣王即位不備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
上帝之泰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
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教施純
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順情
盈土氣發發農祥晨正日月旅于天廟土乃麻發先時九
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非震

春秋指掌卷附一

弗諭其滿背發乃不種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
司事曰距今九月土其供動主其祇祇盛農不易主乃命
司徒咸戒公卿百官庶民司空除墮于藉命農大夫咸戒
農用先時五日皆告有協風王即齊寧百官御事各即
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饗及期齊人薦饗王禮也天
其齊禮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告稷曰農正陳孟春之
籍禮大史贊王敬從之王耕一璫班三之庶人終食是日
敬其後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史監之畢宰夫陳
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
也魯帥音官以省風土稷于時以陽分而耕也
于農稷則過戒百姓紀功曰陰陽分布農雷出滂土
不備聖賢在司空乃命其旅曰御農師一之農正再之
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夫六之師七之大夫八
之宗伯九之司馬十之司寇十一之司馬十二之司寇
于農倍其疆時日服其鋒不解于時財用下之民川和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三時
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
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
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
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職于千畝主師敗績于姜氏之
孟春之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其少子戲仲山父諫曰
不可立也不願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違其少是
教逆也者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違者不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王卒立之
魯侯歸而卒魯人
魯武公而卒魯人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
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
姓司農協賦司官協職協職協職協職協職協職協職協職
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
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講藝于藉圃于既烝狩于畢時
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無
而恐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阻令且無
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當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
鄭語和公為司徒其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
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
戎狄必昌不可信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
隨唐北有衛燕鮮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隰潁陽
隨唐北有衛燕鮮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隰潁陽

春秋指掌卷附一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其少子戲仲山父諫曰
不可立也不願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違其少是
教逆也者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違者不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王卒立之
魯侯歸而卒魯人
魯武公而卒魯人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
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
姓司農協賦司官協職協職協職協職協職協職協職協職
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
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講藝于藉圃于既烝狩于畢時
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無
而恐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阻令且無
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當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
鄭語和公為司徒其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
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
戎狄必昌不可信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
隨唐北有衛燕鮮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隰潁陽
隨唐北有衛燕鮮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隰潁陽

四

五

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
鎮壓也
滋潤也

春秋指掌卷附二

春秋後事

左傳魯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使子路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于乘之國不
信其盟而信子之信子何厚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於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而弗能
問於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而弗能
衛仲由見之曰大政者以陳氏為不克齊陳氏如楚過
人有之不可不呼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召魯魯以
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成子歸成○十六年夏四月己
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曼天不弔不憚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仇讎其哀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諱于謫曰君
不沒于魯重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怨之志為
失所為怨生不能死而死之非禮也稱一夫非名也君
兩失之附棺以孔子蚤作負于喪杖道過于門歌曰泰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立于
其闕之白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何倚
黃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何倚

春秋指掌卷附二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
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
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
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之不
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殯附史記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徙而環居者百有餘家因命
曰孔里○二十三年春宋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
君曰敢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就
使使求從與人以肥之得備彌甥也○二十四年公
子則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毀其棺封曰無之
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體也何故無之對曰周
公及武公娶于薛季惠惠于商自和以下娶于齊此禮也
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刑為
太子國人始惡之○五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鄆將娶公而多
與之地公孫有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太子適武伯逆
焉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孫自越來季孫孟武伯逆
于武伯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若請盡之公宴于五
梧武伯為祝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也公以魯國
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
是時復

射音亦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
公之安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
衛白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桓辛辭
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如
孫有陞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左傳魯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齊簡公
之在魯也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
諸朝諸御陳言于公曰陳闕不可立也君其擇焉弗聽子
我夕陳逆殺陳人遂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睡使疾而遺之潘
沐備酒肉焉享守因若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
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
吾憚其為人及後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
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
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
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于公宮夏
五月壬申成子行殺弟四來如公子我在櫪出逆之遂入閉
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遂
諸侯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儋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
子遂

春秋指掌卷附二

子行舍于庫闕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當
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
也逃而免之出庫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
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我諸郭開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
逆請而免之出庫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
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見魯之
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之豈
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之豈
請伐齊三公子曰齊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
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孫季孫曰辭退而告人曰
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宣二十七年齊荀息孫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驪弘請
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孫子三日朝設車兩馬繫
五色焉名類孫聚之子晉自陽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
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也服車而朝母廢勞力
救鄭也留舒建殺七里殺人不和及濃雨而朝母廢勞力
制杖也立于版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
我上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之不祀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恤陳
伯其能久乎○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驪弘
知伯入南望門于桔枋之門將門知伯謂趙孟之對曰
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心度無
害趙宗乎知伯不接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
不知青也宣子曰青也恨對曰宣子之恨在齒痛之後知果
心恨敗國而恨不害痛之賢于入者五其不逮者一美賢
長大則晉明御足力則晉之賢也其不逮者一美賢
行之其難能待之若果立端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
于太史焉知伯曰室美未對曰美則美矣知伯曰爲室
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事君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
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上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室成二年而知氏亡○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
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文襄以守之其誰與
我從者曰即卿之君庫實襄子曰沒民之膏澤以資之文

春秋指掌卷附二

三

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氏之所
竟也民必蘇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寃產寃民無
意呼
左傳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孔氏之登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蒯聵使之以爲
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見棄軒三死無與與之
盟爲請于伯姬曰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則與
二人蒙衣而求如孔氏之老嫗嫗問之嫗曰以告
遂入通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
殺從之通孔氏下屬強盟之遂劫以登臺臺將飲酒矣
未幾而亂也告于各獲駕乘車行食多奉衛侯候來
奔季子將入過子羔將出門門已閉矣季子乃趨出焉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
求利而逃其難由不踐其難也季子曰是公孫也
入曰大子焉用孔氏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
燔臺中必令孔氏大子問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
擊之斷纓子路曰吾子也竟不免結纓而死孔子問衛亂
日樂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氏立莊公衛侯謂渾良夫曰吾

春秋指掌卷附二

四

二十五年衛侯出奔宋通城鉏以劍趨二十六年叔孫
舒帥師會越牟如后庸納衛侯文子致衆而問焉重賂越
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
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遂卒于越
左傳宋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華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
也乃益華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
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諸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厭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公曰夫子將食既
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述人來告曰述澤有介
焉公曰雖離宋未得左師言與之則若何若懼告子野曰
嘗私焉君欲速救以乘車過子與之乘車公告之故拜不
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
對曰能之而不共其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
命其徒攻桓氏于順驛而告桓司馬曰馬欲入子車止之
日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彼取死焉向應遂入于
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
乃舍之民遂叛之向應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則巢

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
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
豎君大夫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
良夫公子其盟免三死白肅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諸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懼于藉圃求名者而與之始食
焉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車而南紫衣狐裘至祖襄不
釋劍而食大子使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夢
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裸裎曰登此昆吾之
虛臨縣雋之孤余爲渾良夫降天無辜衛侯卜其繇曰
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閭門案齊
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曰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
焉鄭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
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論于北方而陳析股戎州人
攻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
氏之公以爲呂姜髮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
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
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
歸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自齊復歸
流方羊

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祝辭曰臣之罪太盡滅
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敬而後君之惡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莊焉而適齊向也出於衛地
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墳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
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
與
左傳楚十六年是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
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
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
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日勝在吳子西欲召之吳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吾請遂使衛
藩焉衆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
而求死士始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
弗從名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師也不
然吾不忌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
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仇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面乎將
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那余翼而長之楚國

春秋指掌卷附二

五

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
乃非我子西不校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十皆五百人當
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徐者若得之可
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襄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歸不為威揚不洩人言以求
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爵之進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于西以挾掩而死
期日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
死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
除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間其殺齊管仲也而後
白公欲以子問為王于問不可遂劫以兵子問曰王孫若
安靖楚國臣正王室而後底焉勝之類也敢不聽從若將
專利乞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
府右乞以門閭公陽穴管負王以如鄭夫人之管父公
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肖國人望之如望父母焉
盜賊之矢者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
遇一人曰君胡不肖國人望之如望父母焉盜賊之矢者
面是得也長知不其亦夫有奮心猶將進君以見君
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而進適為尹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蔡從賊
又如字

其可保乎乃從業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徐
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
而長者使余勿言白公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
克則京固其餘何言白公不言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犬
師子微與葉公諸梁子殺日右領率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體不川命
焉子殺日殺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克州參服隨
唐大啓群蠻彭仲夷中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
陳蔡封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謂令
尹有德千陳夫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蓋舍焉臣
懼右領與左史有取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主卜之武城
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已卯楚
公孫朝帥
左傳吳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越子使子庚食慶陵日三年之

春秋指掌卷附二

六

喪親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
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
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吉是以為降楚陸曰若使吳王
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陸曰請晉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
吳犯問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
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惟
使臣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
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雖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
能及也使臣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有踐
將生愛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也更問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黜也進不見惡退無誹言王
曰宜哉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使使居
而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縶越人以歸附吳王
夫差遣百黃池也罷而不敢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
將遂涉吾地今吳民罷而不敢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
王將遂涉吾地今吳民罷而不敢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
度其民必移就蒲葦于東海之濱夫古既兆人事又見我
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日國方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舉人景

祁字京少皆宜興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

取馮夢龍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

也未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

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一)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
刻五經詳說本

春秋詳說序

春秋魯史也孔子從而筆削之遂以爲經蓋史中之經也刪定贊修聖人制作不一而春秋編年紀事自隱迄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開上而王朝下而列國善惡備舉法戒昭然又經中之史也然其要歸期於明百王之大法惇庸命討一本諸天而不繫於私以正人心以扶世教當與典謨同功風雅等重宜後世尊爲聖經而不敢以史冊目之也豈獨尊聖筆爲經左公穀三傳亦列十三經中緣經及傳並謂之經尊之亦云至矣左氏敘述華贍而析義未精蓋習史者爲之公穀辭理明辨而考事多疏蓋治經者

春秋詳說

卷一

序

爲之朱子云左氏史學公穀經學乃篤論也漢崇經術故公穀行於世晉以後專尚文章故左傳獨顯焉雖其互有得失迭爲盛衰而三子去聖未遠淵源有自取以羽翼聖經廢一不可也王荆公性拗學偏以意取舍昧於筆削之大義視爲紀載之常言至謂之斷爛朝報不立學官嗚呼何其敢於蔑經而悖聖也其所設施顛倒迷謬悍然無所顧及其後瓦裂而不可收拾人或惜之余謂由於不講春秋之義無以爲處世之權衡故至此也程子初命劉質夫作傳已而自爲之未半復輟胡文定本程子之傳而集厥成其考鏡源流既典既核摘發幽隱亦嚴亦正大率主春

秋天子之事一語爲骨以褒貶寓賞罰明王法誅亂賊反覆不離此旨雖未嘗一一授意孔子而知我罪我聖人之心事庶幾有合軼三傳而上之錄其長棄其短煌煌乎不朽之大業也朱子於胡傳雖不盡滿意而究之以爲可從觀其言曰文定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又曰胡春秋大義正又曰某平生不敢說春秋只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又曰且存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據此則後世治春秋宗胡傳原非無因而朱子所以不自爲傳者以文定之書在前深求之則恐失鑿淺言之則較舊說無意味也明永樂時纂五經大全其中春秋稱善

春秋詳說

卷一

序

二

以胡傳爲宗大書之而細書三傳程傳於前附諸儒之說於後亦甚完備余意三傳向已稱經宜大書經文後略采杜何范孔徐楊氏之注疏細書附之程傳爲文定所宗宜大書三傳後次大書胡傳以諸儒發明胡傳者細書附之而鄙見有闡明舊說之未暢及駁正舊說之可議者又附逐節之末從其繁不從其簡謂之詳說以眾而得詳非一己獨見所能詳也或疑文定所嚴責者余或從恕似有崇伯功之嫌此蓋有說春秋既爲天子之事自當掣尊周室爲綱領齊晉二伯衛王室者也楚僭稱王叛王室者也於齊晉勝則喜之敗則憂之楚勝則憂之敗則喜之齊晉之

與國則以爲可嘉楚之與國則以爲可鄙此當日事勢之所固然而後世讀春秋者情所必至也若概以伯功之假而抑之則是周室可不尊楚可不攘諸姬鸞食殆盡八百之麻將中斬矣揆諸孔子許九合之仁大一匡之功則春秋非全抑伯功可知矣文定所主者理也予則揣情勢而爲言立說不求雷同俟後有大儒爲之論定爾大抵衛周室者爲是叛周室者爲非而是者未必無過舉非者亦或擅微長其餘不在尊攘之例者善惡之迹理欲之界亦各有是非焉讀者奮研辨之力收格致之益是非既明從違斯定當大任持國是取辨於春秋迎刃而解卽日用應酬

春秋詳說

卷一

序

三

常存春秋之義以決是非而動履無苟不至人欲橫流天理漸滅則其於春秋爲有得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朱子曰春秋經世之大法也余謂自學者言則春秋乃身心之藥石學問之嚴師也讀者佩服聖訓時時取以自考余說之詳不無少裨經解云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余未深於春秋說愈詳而滋亂殆所不免能無對聖經而惕然乎

春秋詳說目錄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廣總督河南巡撫六安徐宗瀛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河南巡撫蘇州李鶴年 審定

卷一

左傳序 公羊傳序 公羊疏問答 穀梁傳序
程傳序 胡傳序 春秋傳綱領

卷二

隱公 元年

卷三

隱公 二年至三年

春秋詳說

卷一

目錄

一

卷四

隱公 四年至七年

卷五

隱公 八年至十一年

卷六

桓公 元年至二年

卷七

桓公 三年至六年

卷八

桓公 七年至十三年

卷九

桓公 十四年至十八年

卷十

莊公 元年至四年

卷十一

莊公 五年至九年

卷十二

莊公 十年至十四年

卷十三

莊公 十五年至二十二年

春秋詳說

卷一

目錄

二

卷十四

莊公 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

卷十五

莊公 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

卷十六

閔公 元年至二年

卷十七

僖公 元年至三年

卷十八

僖公 四年至七年

卷十九

僖公 八年至十二年

卷二十

僖公 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一

僖公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卷二十二

僖公 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

卷二十三

僖公 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春秋詳說

卷一

目錄

三

卷二十四

僖公 三十年至三十三年

卷二十五

文公 元年至四年

卷二十六

文公 五年至八年

卷二十七

文公 九年至十四年

卷二十八

文公 十五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九

宣公 元年至四年

卷三十

宣公 五年至九年

卷三十一

宣公 十年至十二年

卷三十二

宣公 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三十三

成公 元年至三年

春秋詳說

卷一

目錄

四

卷三十四

成公 四年至九年

卷三十五

成公 十年至十五年

卷三十六

成公 十六年至十八年

卷三十七

襄公 元年至六年

卷三十八

襄公 七年至十年

卷三十九

襄公 十一年至十五年

卷四十

襄公 十六年至二十一年

卷四十一

襄公 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卷四十二

襄公 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卷四十三

襄公 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

春秋詳說

卷一

目錄

五

卷四十四

昭公 元年至三年

卷四十五

昭公 四年至七年

卷四十六

昭公 八年至十一年

卷四十七

昭公 十二年至十四年

卷四十八

昭公 十五年至二十年

卷四十九

昭公 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卷五十

昭公 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

卷五十一

昭公 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五十二

定公 元年至五年

卷五十三

定公 六年至十一年

春秋詳說

卷一

目錄

六

卷五十四

定公 十二年至十五年

卷五十五

哀公 元年至七年

卷五十六

哀公 八年至十四年

春秋詳說卷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春秋左傳杜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孔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惟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二

孔疏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音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慮之左右則史掌之事

因爲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
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
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
言右史記動誤耳 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
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牒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
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
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
舉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
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
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鈎命決云春秋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
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
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
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
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
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
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
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
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
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

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

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說且
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修
之也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
云春秋不言乘與檇机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
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
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
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四

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
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
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
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
從而明之

孔疏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諡曰宣子
者有德之稱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
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爲易象即今

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卽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五

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世則謂易象爻象之辭也鄭立案據此文以爲易是文王所作鄭眾賈逵虞翻陸續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所修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真僞真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

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修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六

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弑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修春秋

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修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七

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歛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衰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孔疏丘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

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爲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爲之法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八

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 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於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 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

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修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殷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太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修經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九

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

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爲變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卽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十

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總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卽位史無由得書卽位知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

意仲尼因而用之卽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修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卽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則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孔疏傳體有三卽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趙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街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

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祔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

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 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闔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雖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微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惟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

孔疏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注解之意論經傳

之下卽是自述己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敗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莊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五

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寔則書字貶則稱名寔貶在於一字寔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寔貶故答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寔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上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賄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六

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麻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孔疏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

授清河胡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丘明與聖同時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七

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 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受業於歆作春秋條

例達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穎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 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旣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六

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

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膺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祿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祿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左

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且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孔疏上一問一答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并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

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且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爲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旣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旣言其終創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旣言王魯爲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爲虛也先儒以爲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旣答公羊

之謬然後卻辨素王爲虛并說引經爲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爲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採用此章分段大意其大旨如此 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殺是失其歸也大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答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 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護國之賢君也於

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膺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膺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祗數附其時人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 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答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與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 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

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逆聖人立教豈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麟是王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修之是其近誣罔也 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

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己說起麟之意也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旣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卽有此傳據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襟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爲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按春秋魯史之舊文孔子加筆削之大義雖名爲作非創始更名也春秋二字自是錯舉以包四時觀經內春王正月秋七月等可見也或謂孔子命名取陰陽之中爲義又或謂孔子作春秋始於春成於秋皆非也 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各國異名正義謂春秋是大名晉楚別立私號誤矣 左丘明見論語注孔曰魯大史邢疏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或以

左傳記孔子卒後事疑非孔子所稱之人今考左傳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哀公二十七年哀公子悼公四年而左傳終安知丘明不後孔子十餘年死邪又或謂左傳爲魯左史所記傳皆發明聖經非泛然記事者比而左史右史非有專官亦不得據之爲氏也或又謂一左丘姓明名一左姓丘明名尤無據史記謂魯君子左丘明或得其實與孔子同時而不在弟子之列故孔子稱之孔子作經而丘明作傳以相羽翼理或有之嚴氏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作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則事屬烏有也孔子適

春秋詳說

卷一

左傳杜序

三

周是早年事及修春秋時不復出其不與丘明偕行不待辨也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有素王之語後人沿此謂孔子爲素王並稱丘明爲素臣豈有孔子自命爲素王命丘明爲素臣之理感麟而作春秋故終於獲麟或謂書成而麟應一切神怪之說皆不足信獲麟以後是丘明附記所聞見或謂亦是孔子所書將孔子卒如何安頓邪其謬甚矣杜常陽左傳功臣卽此一序亦自足傳其論辨處皆有卓見也

春秋公羊傳何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孔疏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傳何序

三

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嚼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

孔疏解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故太史公

云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董生相膠西王疾免歸家以修學著書爲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龐公龐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

解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公成王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傳何序

毛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孔疏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卽鄭眾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卽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

失所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 解云賈逵者卽漢

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議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强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奏御於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真也賜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傳何序

毛

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 解云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 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卽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卽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開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

喻焉 解云胡母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己盡得胡母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殺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 解云隱謂隱密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 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己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傳何序

无

按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本出緯書何休引用之此二語因以傳 疏所云取十二公則天之數近於附會又云知秦無道將必燔書口授子夏又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更涉神奇非訓經之體 爲公羊學者但以左傳爲古學文章乃不滿之辭

公羊疏問答

問曰左氏以爲魯哀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經成不審公羊之義孔子早晚作春秋乎答曰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具有其文 問曰太史公曰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自黃帝始作其文也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之時當哀公六年何言十四年乃作乎 答曰孔子厄陳蔡之時始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疏問答

三

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猶在獲麟之後也問曰若左氏以爲夫子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至十二年告老見周禮盡在魯魯史法最備故依魯史記修之以爲春秋公羊之意據何文作春秋乎 答曰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問曰案三統厯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不審何氏何名春秋乎 答曰公羊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

動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爲生物之始而秋爲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而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案莊七年經云星實如雨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 問曰春秋據史書而爲之史有左右據何史乎 答曰六藝論云春秋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疏問答

三

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 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故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又問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

春秋 以此言之則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道絕又見麟獲劉氏方輿故順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漢者案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 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疏問答

三

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 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孔子卒後三百歲何不全身之有又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以謙讓之有 問曰何氏注春

秋始乎隱公則天之數不審孔子何以正於獲麟止筆乎 答曰案哀十四年傳云春秋何以始乎隱注云據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注云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彼注云據哀公未終也曰備矣彼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太平以瑞應爲効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是也 問曰旣言始於隱公則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疏問答

三

天之數復言三世故發隱公何 答曰若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宜爲三世故禮爲父三年爲祖期爲高祖曾祖齊衰三月據哀錄隱兼及昭定己與父時事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謂之所聞之世也隱桓莊閔僖曾祖高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也 問曰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顏鄭之說實亦有途而何氏見何文句要

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乎 答曰顏氏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

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又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也顏氏之意盡於此矣何氏所以不從之者以爲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爲見孔子始生未能識別寧得謂之所見乎故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已後明爲一世矣 問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題云左氏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何故不題曰卜氏傳乎 答曰左氏傳者丘明親事執筆爲之以說經意其後學者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疏問答

三

題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其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按孔子得端門之命乃緯書之妄語也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乃大概語不足疑問 只是因魯史作春秋百二十國之寶書乃張大之辭耳 春爲陽中秋爲陰中及春作秋成之說並非至所云孔子未修之前已名春秋數語甚當 左史所記爲春秋以記事也右史所記爲尚書以記言也左動右言俗多謬爲

左記言石記動 謂麟爲漢興之瑞春秋爲漢制乃
漢儒迎合時王穿鑿至此亦漢尚讖緯之所致也
春秋尊王謂王魯黜周大非經旨 麟被傷自非佳
兆孔子感歎而作春秋非以爲瑞應也謂絕筆於春
木絕火王其說尤謬 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
類七缺云云五始今尚有其說餘皆無義味不煩置
辨

春秋詳說

卷一

公羊疏問答

三

春秋穀梁傳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
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
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
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
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
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
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
道盡矣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三

楊疏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詩小雅周幽王廢太子宜
白故太子之傳作詩以刺之云桑扈之諷興者桑扈
亦詩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故作是詩
以諷之云谷風之篇奏者谷風衛人刺其君無德故
令國內之人得其新婦者並棄其舊室風俗衰壞故
作是詩以刺之言奏者謂奏進此詩與上文作興不
異但述作之體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詩

小雅以幽王不親九族故作詩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顯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駒之詩賦者白駒詩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賢致使賢人乘白駒而去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曰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則諸侯不立兩觀周衰諸侯僭而置之是臣無有事君之禮也天子之舞始設朱干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權喪失也

孔子親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三

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邁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

楊疏就太師而正雅頌者太師樂官也詩者樂章也

以太師掌詩樂故仲尼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者舉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爲師摯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師摯直闕關雎之音而已詩之顛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離於國風杜預注左氏云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是也然則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太師不得列之於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三

國風亦是仲尼列之平王四十九年隱公之元年故曰接乎隱公亦與惠公相接不託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惠公非是微弱之初故不託始於惠公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言仲尼之脩春秋文致褒貶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傳竹帛則寵踰華袞之贈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於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貶則辱過市朝之撻若宣八年仲遂爲弑君不稱公子是也言華袞則上比王公稱市朝則下方士庶袞則王公之服而有文華或以對市朝言之華袞當爲二非也

云德之所助雖賤必申者謂若吳是東夷可謂賤矣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賢而進稱爵是其申也云義之所抑雖貴必屈者謂若秦衛是卿可謂貴矣而文十二年以其敵晉而略稱名是其屈也云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者舊解若公子翬假桓公之勢匿情於隱可謂非人臣也故隱四年十年皆貶之是不得逃其罪也云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者謂若公弟叔肸不食逆主之祿潛德昧身不求寵榮之名獨運其道宣十七年著名春秋是無所隱其名也或以爲匿非謂隱匿其非便於舊解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三

先王之道既引麒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楊疏先王謂文武言仲尼脩春秋貴仁重德崇道抑邪弘大先王之道麒麟感化而至杜預解左氏以爲獲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後麟至者以麟是神靈之物非聖不臻故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則五靈不至也富孔子之世周室陵遲天下喪亂豈有神靈之物無故而自來明爲仲尼脩

春秋麟應而至也然則仲尼並脩六藝何故不致諸瑞者先儒鄭眾賈逵之徒以爲仲尼脩春秋約之以周禮修母致子故獨得麟也或可仲尼修六藝不可五靈俱來偶然麒麟應餘不來也因事備者謂從隱至哀文武之道協嘉瑞來臻是事備也終篇者謂絕筆於獲麟也

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四

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逼者也

楊疏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爲九一曰儒家流凡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心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

高也二曰道家流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三曰陰陽家流凡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聖

專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凡七家三十六篇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八十六篇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七曰縱橫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

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尚詐讓而棄其信八曰雜家流凡二十家四百三篇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台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贊此其所長也九曰農家流凡九家百一十四篇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也此九家之術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失政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於諸侯云微言隱者仲尼沒而微言絕故云隱也云異端起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聖

而大義乖者謂同說儒家三傳各異但述經旨而理味有殊也微言絕大義乖亦藝文志文李奇云隱微不顯之言也 鬻拳兵諫在莊十九年文公納幣在文二年衛輒拒父在哀二年不納子糾在莊九年祭仲廢君在桓十一年妾母稱夫人在隱二年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瓊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

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楊疏三傳殊異皆以通經爲主當者謂中於道也言聖人之經以必中爲理其理既中計無差二而三傳殊說故范氏言不得不擇善而從之 各信所習是非紛錯者若賈誼劉歆之類服虔鄭眾之徒皆說左氏之美不論二傳之得也云父子異同之論者若劉向注意穀梁子歆專精左氏是其異也賈景伯父子及陳元父子皆習左氏不學二傳是其同也或解異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聖

同總據劉向父子言之理亦通云石渠者漢之學名論事校文多在其內故張平子云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分爭者若劉歆欲專立左氏而移書太常諸儒不從反爲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譴詈是也云廢興由於好惡者若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也云盛衰繼之辯訥者若武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辯穀梁師江翁性訥公羊於是大興穀梁遂爾寢廢其後魯人榮廣善穀梁與公羊師睦孟辯論大義睦孟數至窮屈穀梁於是又興公羊還復寢息道有

升降在乎其人不復論其得失故云可歎息也

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楊疏左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屬辭比事有可依據楊子以爲品藻范氏以爲富豔豔者文辭可美之稱也云其失也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諱言禍福之期申生之託孤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厲彭生之妖是也云清而婉者辭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處公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大義而無傳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聖

益師不日之惡略而不言是也云辯而裁者辯謂說事分明裁謂善能裁斷若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是也舊解以爲裁謂才辯恐非也云其失也俗者若單伯之淫叔姬鄆子之請魯女論叔術之妻嫂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是也云沒身而已矣者三傳雖說春秋各有長短明非積年所能精究故要以沒身爲限也

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

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陞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聖

弟子姪卽邵凱雍泰之等是也六籍者謂易詩書禮樂與春秋也服杜者卽服虔杜預也何嚴者卽何休嚴彭祖也近十家者魏晉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故曰近十家也此序大略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陵盡莫善於春秋釋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隱終麟之意夫聖哲在上動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泊乎周德既衰彝倫失序居上者無所懲艾處下者信意愛憎致令九有之存惟祭與號八表之俗或狄或戎故仲尼就

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隱終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傳有三盡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釋三傳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絕秦正起而書記亡其春秋之書異端競起遂有鄒氏夾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左氏者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爲經作傳故曰左氏傳其傳之者有張蒼賈誼張禹翟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齊人受經於子夏故孝經說云春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聖

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故曰公羊傳其傳之者有胡毋子都董仲舒嚴彭祖之類其道盛於漢武帝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然則三家之傳是非無取自漢以來廢興由於好惡而已故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言左氏善於禮者謂朝聘會盟祭祀田獵之屬不違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讖者

春秋詳說

卷一

穀梁傳范序

聖

明已注作之意也

按麟感化而來應亦是瑞應之說麟固是爲仲尼同來非爲春秋成而始來鄭賈修母致子之說亦屬附會九流之名相沿久矣邪正並舉精粗同列非確論也謂孔子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爲九流不然九流豈盡出孔門哉范注穀梁在何杜之後其論列三傳處頗核所云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乃不刊之名言也

春秋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紊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知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

春秋詳說

卷一

春秋程傳序

聖

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

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心一卦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義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按伊川先生初命劉賈夫爲傳後乃自爲惜其未及終卷然胡康侯因之作傳行世列於學宮溯其始不

春秋詳說

卷一

春秋程傳序

吳

得不歸功伊川 序中提春秋大義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是春秋之切於人事而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爲讀春秋之法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義而法其用又見用春秋之道學者遵此以治春秋方爲有益

春秋胡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

朱子曰辭士龍謂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如古人生于則闢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爲閭閻尚有史况一國乎

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汪氏曰文定傳心之說發先儒所未發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乎聖心之權

春秋詳說

卷一

春秋胡傳序

五

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人人皆可爲春秋矣

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存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

欲裁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衰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惑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

春秋詳說

卷一

春秋胡傳序

奎

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自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

汪氏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處其是非當否且善惡之顯然者人人知之其間嫌疑近似及意之始萌幾之未著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之用哉文定此語非眞見夫子之心不能及此

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

宋鑑熙寧四年中書定科舉法舉人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六年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

春秋詳說

卷一

春秋胡傳序

奎

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

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汪氏曰文定作傳當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

宗及二后被虜於金國遭戮辱不可勝紀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倫安江左一隅忘君父大讐不敢興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下拜稱藩既無外攘之計又乏內脩之備君臣父子上下內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爲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討亂賊爲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爲重也是書以紹興六年投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兩匹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

春秋詳說

卷一

春秋胡傳序

聖

以給其孤竊謂高宗既知嘉獎文定所著春秋傳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讐以雪君父母兄之恥得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按序云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又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皆不刊之論又云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此是讀書要法得此法則可以尚論千古宛如同堂而語也其言惇庸命討詩書禮樂易皆大道理會其意不必指定其事汪氏胡氏所注亦姑舉其槩爾

春秋傳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眾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辭於卷首智者卽辭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詳說

卷一

春秋傳綱領

聖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議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義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春秋詳說

卷一

春秋傳場

聖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春秋詳說卷一終

春秋詳說卷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隱公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孔疏陸曰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諡法不尸其位曰隱正義曰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歲歲在壬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一

韋禮記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諡周書諡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

穀梁傳

楊疏隱公名息始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以平王四十九年卽位隱者諡也周書諡法曰隱拂不成曰隱魯雖侯爵據臣子言之故謂之公

按史記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十三君實只八世今春秋篇首隱公下皆云十三世是謂一君爲一世矣尚

未確至又作二十三世大誤 諡法隱拂不成曰隱
注不以隱括改其性也不顯尸位曰隱注以閒主國
又見善堅長曰隱注美過其令今但用不尸其位取
其與攝位義爲近也 史記謂惠公爲隱取宋女辱
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索隱已
駁之矣不可信

程傳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
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
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二

胡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
按抑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
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
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
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
爲犬戎所弊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
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
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
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
薨諡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

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
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
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數人望絕矣
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
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
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
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按春秋十二公託始於隱隱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
年也當平王之二年魯惠公立四十八年惠公卒四
十九年隱公立孔子作春秋繼王迹故始於平惠公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時無事可紀故始於隱蓋斟酌周魯之間而然也胡
氏謂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晚年失道滋
甚云云其說固屬正大然似平王至四十九年而王
迹始熄者不無可疑愚謂惠公時無盟蔑歸賄等事
而隱有之因之自隱始耳 南氏綱目前編於平王
四十八年直書魯請郊廟之禮信外紀路史而不信
禮文愚謂郊廟之禮重於歸賄若果出於平王則春
秋不當始於四十九年而亦不自隱始也 金仁山
謂隱攝位君國將以予桓竟衰之營未畢而卒遇弑
爲善懼惡世道之大變春秋所爲託始只說得後一

層託始之意當不專爲此

元年

左傳

杜注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胡傳卽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謂元者宰相之事元卽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四

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按元字訓大也始也元亨利貞之元大意居多元日元年之元始意居多胡氏以仁訓元及體元調元云云是推論道理而春秋編年紀事只以始年爲捷

杜注體元以居正胡傳蓋有所本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

杜注言周以別夏殷假攝君政不修卽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

林注言周正月以見建子

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五

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程傳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六

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

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胡傳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七

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朱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

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八

月然後爲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尙書爲據之明且審也又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願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閒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人自從水裏過 春秋正

朔事比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又曰劉質夫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其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九

來作闢七八月之閒旱則苗稿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何鶻突歲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氣較暖便可涉過惟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止有此處說其他便不可說 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卽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汪氏曰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日爲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

而曰歲聿云莫是以子月爲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皆以子月爲正文定以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歷已改子丑月爲春也禮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司土之神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爲之據此則是以建己之月爲季夏矣前漢書律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十

歷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鼈以唐歷邇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則泰誓之春卽武成之一月明矣後漢陳寵傳謂周以子月爲春商以丑月爲春蓋因周歷以建子爲春而遂言商亦改時也孔氏正義以爲月改春自移春非王所改似亦臆度之辭近世之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及日食交限則不合又有謂周雖改月數

而不改夏時春秋四時之序皆魯歷所更然夫子之時猶存告朔之餘羊則魯實承周之正朔未嘗改歷後世所稱魯歷又謂之春秋歷特因春秋而逆推之耳或又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眞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爲千百年不決之論姑記此以俟來哲 惠公之存也未立爲世子將沒又無遺命惠公之薨未嘗遣使告於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

茅堂胡氏曰按商書惟元祀十有一月伊尹奉嗣王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十一

祗見厥祖此卽位而朝廟也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自桐而復辟也其在歲首明矣而曰十二月是商人雖以建丑爲正而不改夏之月也 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初承秦未改正朔每歲之首必書某年冬十月是秦漢雖以建亥爲正而不改夏之月也

可堂吳氏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而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四時具爲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爲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爲歲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

三年春大會孟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春卽一月一月卽子月也春秋所書之春卽夏之仲冬正月卽夏之十一月也秦晉武成武王未改正朔例不得以春一月卽爲子月

東萊呂氏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歟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爲贅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莽替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卽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

之不書卽位或以爲攝或以爲遜或以爲不舉踐阼之禮或以爲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阼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卽位焉是何也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卽位使萬世之爲子爲臣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爲諸侯者咸知身非己有爵非己有國非己有三綱得存五品得敘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眾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卽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盡皆削之可也何爲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卽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勉齋黃氏曰隱桓之事公羊左傳以隱爲是穀梁以

隱爲非左氏以隱之讓爲賢君讓國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爲賢公羊又創爲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爲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爲當惟穀梁之說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爲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爲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爲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爲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胸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十四

免於弑也

劉氏曰公羊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月之閒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所謂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

張氏曰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

守天子之土而無天王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先君之罪有難顯言者故不書卽位謹嚴以示貶

按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是以正月爲建子之月而孔子書法加之以春也胡氏以夏時冠月周正紀事蓋本諸程子似只在春字見意耳而朱子云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似又謂孔子改十一月爲正月其說更異若原是以建子月爲十一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十五

月孔子何故改爲正月豈行夏時之意乎夏正建寅周正建子以寅爲春是夏正以子爲春是周正文定謂以夏時冠周月爲行夏時其意頗拙故後儒多議之卽朱子亦云劉質夫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蓋朱子已疑之矣推行夏時之說蓋謂夏時以春爲首卽以子月爲正亦當繫之以春以見夏時首春之意因以見旣首春便當建寅不建子之意耳陽明有元年春王正月說深辨夏時冠正月之非直以爲周本改時改月非孔子所加而書王正月所以大一統也其說與胡傳

相左而有合於朱子之言可以備考 又有謂孔子行夏時以夏正紀事正月即爲寅月故謂之春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徹底改易一番殊覺難信此共有四說其一謂魯史舊文只書十一月而春王正月四字俱出聖筆其一謂正月是舊文而春王二字孔子所加其一謂春正月皆舊文而王字是孔子所加其一謂改建子爲建寅也 使朱子而爲春秋傳似當以春正月爲舊文觀諸類諸說可見然朱子力辨不改月而不深駁如春以有程子之說在前也不書即位三傳俱謂居攝讓桓公羊謂當讓穀梁謂不當讓總非正意觀程子云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胡傳云首絀隱公以明大法可見不在攝讓取義矣 諸侯無二嫡仲子亦妾耳而當時以爲嫡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恐出附會而子孫傳之以爲美談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公穀作昧 此私盟之始

左傳邾子克也宋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杜注附庸之君宋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

蔑姑蔑魯國魯地卞縣南有姑城

林注此私盟之始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襲之也曷爲襲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爲獨襲乎此因其可襲而襲之此其爲可襲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

何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 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

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淪也昧地名也

永嘉呂氏曰穀梁云不日其盟淪也謂七年伐邾也

然則所書日盟者皆不渝乎

程傳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被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

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胡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辭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六

欲焉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朱子曰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

汪氏曰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取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之制也 書盟一百九於蔑爲春秋之始句釋爲春秋之終隱公屈體而求好三桓取地而要言皆魯人汲汲非邾之意也後七年隱公與伐邾之師哀公有入邾之役盟豈足信哉

茅堂胡氏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

公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

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達臣下之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文周宋木公爵自餘僭稱公者皆貶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何也貶其僭稱當也其死則又降而稱卒從大夫之禮惟魯仍稱薨至於其間有書葬者則又稱公何也曰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辭邦君之薨雖齊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私自立正其名也及其既葬雖邾薛小邦皆稱公以其不請於天王而私自諡著其僭也魯侯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九

皆稱公卒事而繫諡亦稱公者乃臣子之敬辭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然特稱葬我君以別之其書法亦謹矣

高氏曰隱自謂爲桓而立內慮國人之不己悅外懼屬國之不己從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夫盟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

家氏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爲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爲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獎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爲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爲盟各爲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

後于虢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篡朋凶怙惡濟虐復要鬼神以爲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譏也不惟譏盟譏其始卽位而爲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國撫百姓豈無他事而隱公卽位未幾惟此爲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宜先也自諸侯自相爲盟各去其國者兩相下之義也迨桓文之興其權力足以號召諸侯亦不敢盟於國都而必以其地者懼其擬於王耳

張氏曰凡會盟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手

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結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性要神則非爲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

按書法在及字左云欲求好于邾公羊及猶汲汲也我欲之穀梁內爲志皆從及字取意胡傳云惡隱公之私是也高氏非居喪者所可行尤說得大義懷然

儀父稱字例當然也左云貴公羊云襄皆非穀

梁不日盟喻呂氏已辨之

附錄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手

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矣未嘗君之義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杜注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因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僞傑據大都以稱國所謂得僞曰克也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鄭今潁川鄆陵縣傳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富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

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程傳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胡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辭不稱弟路人也于鄆操之爲已盛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敵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

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語類義剛曰莊公見穎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叔當時問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卻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卻教恁的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於直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全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特幸耳曰恁的看得細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焉

伯恭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的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的做這且得他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 陳仲蔚問東萊論穎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闊

陸氏曰凡君討其臣但稱國鄭伯養成其惡故特稱鄭伯

陳氏曰譏不在其臣子也

勉齋黃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

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爲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辭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焉

不忍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茆劓剪伐略無一毫顧情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得僞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寇讎剷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并也

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

著其君之志也 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鸞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迹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爲事必誅爲期至於伐京伐鄆之日雖段之死於兵有所不恤矣經不言弟段固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心實欲養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才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念故書曰克段于鄆然後莊公懷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於筆削之間矣

啖氏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佖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 責鄭伯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經旨况令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

真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鄭莊也

趙氏曰公穀以克爲殺春秋前後未有以克爲殺者番陽萬氏曰殺則不言克克則未嘗殺

汪氏曰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餽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

按左傳事核穀梁論正胡傳尤爲精嚴 書法專責鄭伯李氏云交譏非也蓋段之凶惡人所共知不足復責而鄭伯實養成其惡使人知罪在段而誅之爲有名故事責鄭伯也 東萊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較左氏段不弟故不言弟文義尤精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此王室內交諸侯之始

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杜注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交歸者不反之辭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 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林注賵助喪之物時惠公已葬仲子未薨因賵惠公

而兼贈仲子也贈惠公而併贈仲子者皆非禮也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夫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贈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

胡氏曰仲子猶生存而來贈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

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啗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贈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五

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汪氏曰說公羊者以宰爲士或引小宰宰夫爲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之乎或以宰爲氏引宰予爲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爲氏乎唯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專稱非中士所當冒最得經意且左傳僖九年稱宰孔使經不費宰周公而書其名則論者亦疑爲士與氏矣

劉氏曰公羊云言來不及事也榮叔舍贈實不及事

何以不言來乎

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贈者何也乘馬曰賻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信公成風故爾

程傳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五

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尙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贈人之妾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啗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况於宰乎

胡傳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閒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貶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賄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賄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朱子曰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卻是僖

公之母不可一例看

啖氏曰稱天王表無二尊

臨川吳氏曰禮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爲眾侯國

之君侯國以王爲天也

趙氏曰天子而賄妾母是啓僭也

家氏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所以責也

責宰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在王矣

張氏曰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天子於諸侯有賄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而立爲夫人正犯以妾爲妻之戒潰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厚其送終之禮遣冢宰而來賄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賄上僭之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揆之尊據官失職以至於此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爲兼賄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按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是兼言賄惠則緩賄仲子則未薨也未薨而賄恐無此理公羊言兼之亦謂兼賄惠仲俱未是當依程傳謂惠公之仲子穀梁依

成風之例謂仲子爲惠母尤非 王之稱天春秋大義故於此首著而名宰以示貶意榮叔歸舍則王不稱天義取互見

附錄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參盟之端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還也

杜注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睢陽縣

林注魯宋宿三國共爲盟參盟之端見矣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廬陵李氏曰地以國者宿鄒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若穀梁以宿爲邑名又非矣

程傳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胡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辭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爲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衰貶之乎今民泯泯勢莽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朱子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爲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陳氏曰魯宋合也參盟之端見矣憂參盟故錄其所從始

廬陵李氏曰禮記曰雖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

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 魯宋之交始此而離于六年之輸平

按杜氏以宿爲國胡傳從之則穀梁以宿爲邑者非

公羊言微穀梁言卑一也故胡傳謂皆微者 凡

書盟者惡之一言斷盡然就中有彼善於此不可一

概抹倒 此下左傳有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似

出訛傳改葬其父而隱公不臨衛侯會葬而不見公皆在情理之外不見於經恐無其事

附錄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葬不見公亦不書 鄭其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

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請師於

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

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王臣私交之始

左傳非王命也

杜注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

命也釋其不稱使

林注襄內諸侯爲王卿士私來魯也此私交之始

以王臣無王命而私交於魯王室事可知矣

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啖氏曰公羊曰不稱使奔也按例周大夫無不言奔之義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程傳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脩朝覲之禮失人臣之儀王所當治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

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

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

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

相朝謂鄰國耳

胡傳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

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

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

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

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

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罔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大全注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穆留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漢書嚴助傳武帝令助諭南越助還又諭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後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議論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張湯曰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助竟棄市唐書盧攜傳攜初爲相嘗薦高駢駢將屢破黃巢復以攜爲相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攜病風不能行外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倚駢寵遇甚厚巢將度淮表求天平節度攜素厚高駢屬以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入潼關攜仰藥死崔胤傳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植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屢爲相素厚全忠委心結之有急則密求援全忠表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復相而貶陸展胤恃全忠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係其愛憎中外畏之全忠謀脅帝遷洛懼胤異議密表胤專國亂權胤罷死通鑑王行瑜斬朱玫授邠寧節度李茂貞平李昌符以爲鳳翔節度楊復恭楊守亮反行瑜等請發兵討之既破賊恃功

驕橫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讓能爲太尉出兵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爲相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官軍乃貶讓能與二鎮約和李克用討行瑜昭緯既死

汪氏曰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爲何事比之夷狄與亡國之君所以深貶之

張氏曰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

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聖人盡書其朝者與其朝耶又於蕭叔特書朝公杞伯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三

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朝聘之禮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

爲寔內諸侯而又以叔爲名公羊疏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爲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於此以俟續考

按左云非王命而不言朝穀云來朝云寔內諸侯而不云爲王卿士程傳爲許胡傳因之是也公羊來奔之說啖氏已辨之矣

公子益師卒

左傳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杜注眾父公子益師字 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五

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林注小斂始死之斂蓋隱公不親臨眾父始死之斂故不書眾父卒日蓋傳者釋經有書日書月書時之例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

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

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嚴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五

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識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

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程傳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胡傳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聖

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爲遠然公子彊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於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汪氏曰叔孫得臣亦近而不書日牙弑子般意如

逐昭公公孫敖仲遂亦惡而書日公孫嬰齊卒

于狸展叔詣卒而公在乾侯皆不與小斂亦書日

張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爲

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强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室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散冤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

問杜注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書日不書日示薄厚也春秋書大夫卒三十慙益師無駭俠得臣不書日若謂三人在隱公之世恩禮疎薄故不書日則得臣嘗與仲遂同如齊歸而子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聖

亦見弑何氏謂得臣知逆謀蔽賊而不言則得臣乃仲遂之黨也仲遂有寵於宣公則得臣卒於宣五年不應見薄矣姑叔倪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外意如在內又安得厚之乎且自公子彊公子牙以後無有不日者獨四人不日伊川先生謂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恐此義爲正

東萊呂氏曰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爲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

春秋詳說卷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隱公

三年

齊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

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杜注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林注戎之近於魯者此外交之始也是故會戎于潛

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所以終始也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一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

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范注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

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

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

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驕者

他皆倣此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公羊傳

何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待外好也古者諸侯非

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

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

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

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爲私職

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

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

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

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

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元年

望

神俱悚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

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安定胡氏曰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也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賜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恩

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

趙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

按不日之故三傳各異程子因舊史則與公羊言遠

之意有合而胡傳恩數厚薄頗費分解

春秋詳說卷二終

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

程傳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夷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二

胡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外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

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大全注前漢書賈誼傳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有司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晉書江統傳徙戎論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三

曰漢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居此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居封域之中故能爲禍滋蔓宜徙還塞外使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所害不廣矣

啖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君臣同辭

劉氏曰戎者戎之君也不以君稱之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教不及朝聘不與四夷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

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况會哉

張氏曰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而外之辨登戎夷於堂陞書會戎所以譏其降諸侯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以攘夷狄以啓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旨矣

家氏曰國君即位之次年不問朝京請命受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爲首務尤春秋所譏也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四

按潛魯地會戎于潛是引戎於境內也此猶辭盟後竟盟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遷

杜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林注此入國之始也

公羊傳八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程傳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

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辨論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興戰者爲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眾曰某師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眾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眾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爲暴况入人之國乎

臨川吳氏曰向姜姓小國炎帝之後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五

廬陵李氏曰書人例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眾辭也與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辭也以卑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辭也以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貶辭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又曰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勅不入此例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

無駭帥師入極

此大夫專兵之始駭殺作倭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芹父勝之

杜注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林注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

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程傳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胡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六

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眾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還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張氏曰無駭俠皆內大夫之未賜族者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也

東萊呂氏曰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

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俠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爲貶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逐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俠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爲忽彼而貶此邪是知三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爲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七

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

臨川吳氏曰師者兵眾之稱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舉中以該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眾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

汪氏曰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強又可見矣

又按穀梁以向爲我邑然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爲小國而莒滅之耳二傳以爲滅極然滅鄆滅邾書取而極不書取則非滅也趙氏曰公穀皆云無駭不氏貶滅同姓之國若實滅同姓則當直書滅極以示譏且無駭卒亦不氏何開滅同姓哉

廬陵李氏曰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爲未賜族公羊則以爲疾始滅穀梁則以爲貶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爲無據矣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八

受之者乎所言者歸入之例也

按二事相連併書入故胡氏合傳一紀外事一紀內事不相因也穀梁謂苟焉入人人亦入之似謂無駭可以入極則莒人亦可入向以向爲我邑故云然而實非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盟戎秋之始

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杜注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林注唐魯地此盟戎之始也

程傳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胡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於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九

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汪氏曰隱公助與戎盟故謹而日之後此桓公二年及戎盟不書日

張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極背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爲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有閒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其豺狼之暴爲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

家氏曰魯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前會戎秋而盟戎既爲特會又爲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貶也書公及戎盟是之謂非所當及而及此春秋書魯事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莒人之及異矣此一及字要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按此卽會曆之戎春會而秋盟讀亦甚矣連書示譏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履緌左傳作裂繻

左傳卿爲君逆也

杜注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十

而書非例也

公羊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民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程傳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宗廟社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十一

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逆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迎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邪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胡傳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

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宣歸贈以誡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眾妾之令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汪氏曰諸侯親迎乃常禮耳使大夫逆則變常矣故特志其始

王氏曰伯姬之歸紀始也見逆於裂繻終也見葬於

齊侯實事之非常故志之以見婚姻之道闕

張氏曰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逆天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十一

子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養廉遠恥也

劉氏曰歸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穀梁云履綸以國氏爲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履綸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

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爲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內女爲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郊伯姬不書歸紀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

人也

按程傳不謂譏不親逆但以爲明重事而胡傳從公穀譏不親迎諸侯迎於館不當越國程子之說爲當然王氏謂事之非常陳氏謂遭人倫之變皆可與程傳相發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傳作昂此外相盟之始

左傳魯故也

杜注密莒邑城陽渚于縣東北有密鄉

林注此外特相盟之始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十三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

紀子以伯先也

程傳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胡傳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昭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

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汪氏曰桓公四年七年無秋冬隱公閔公薨不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而削之也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係事二十四年郭公不書事僖二十八年壬申不係月文十四年叔彭生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不係知定六年仲孫忌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

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

臨川吳氏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十四

啖氏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文耳云伯之穿聲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昂爲履綸字故附會耳

廬陵李氏曰紀子伯之說程子以爲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

按左傳子昂爲裂繻字又云魯故豈以來逆女而莒因與之盟乎從公穀作伯爲是 既有闕文在伯字上則子字未必非誤且有闕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傳

杜注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 朱子似主此說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范注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二年

十五

程傳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胡傳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葬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張氏曰書內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

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汪氏曰左傳以子氏爲仲子謂元年歸殯諫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歸殯雖五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讓桓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於諸侯審如此則考宮當加諡號矣公羊又以爲隱之母然孟子既爲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敬嬴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隱公若果尊其母爲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魯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二年

六

齊亦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略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卽位故不成小君之禮爾按穀梁之說勝左公程子從穀而胡傳因之汪氏輒論甚明 朱子謂子氏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愚意仲子與子氏異稱既可疑而豫凶事尤難信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

杜注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林注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程傳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胡傳按左氏鄭其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二年

七

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汪氏曰此言討滑之亂則聲其納滑之罪如齊桓伐楚則聲其不貢包茅之罪 凡伐而不言戰皆受伐之國自服而不待戰也故受伐者可免於罪

廬陵李氏曰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

三年
春三月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六

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鐘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猶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爲精淺者爲猶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

按左氏元年衛納滑伐鄭鄭已伐衛南鄙至是蓋再伐之而衛人知曲在己不與戰也

程傳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王氏曰春秋書王正月者九十三書王二月者二十三書王三月者十九皆於歲首係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舊史止書時或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遇垂三月歸祔襄十五年書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書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

己巳日有食之

左傳

休乃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邪

杜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六

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何注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觀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

其不可知也

楊疏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廉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

程傳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血氣衰則爲害必矣又曰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隱歷亦然

胡傳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厯算者所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厯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何氏曰桓十七年日食有夫人譖公使齊侯誘而殺之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夫人如莒淫泆不制之應

三十年日食有夫人淫亂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之應

汪氏曰是年日食有衛州吁弑君公子翬專兵權之

應桓三年日食既有鄭拒王師之應莊二十五年二

十六年日食有慶父叔牙專權淫恣將謀篡弑之應

僖五年日食有晉里克弑二君之應文元年日食有

楚世子商臣弑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宋弑杵臼之

應商人宣公弑赤莒弑庶其之應成十七年日食有

晉弑州蒲之應襄十四年日食有衛孫甯逐君之應

二十四年日食既有齊崔杼衛甯喜弑君之應二十

七年日食有閻弑吳子蔡般弑父莒人弑君之應昭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七年日食有楚弑君慶之應十五年十七年日食有意如專恣許弑君賈之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日食有子朝篡奪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之應二十四年日食有意如逐君吳弑僚之應定十二年日食有辭弑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之應宣十七年日食有四國大夫敗齊于鞏君道微臣道強之應襄十五年日食有溴梁之盟政在大夫之應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再日食自溴梁來臣恣日甚凡大盟會征伐皆大夫爲之二慶專陳晉欒盈叛逆之應昭三十二年日食有昭公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客死晉大夫專執人于京師之應定五年日食有陪臣強橫魯失國寶宋大夫叛之應 桓三年日食既有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戎犯中國之應三十年日食有狄滅衛之應僖五年日食有狄伐晉滅溫之應十二年日食有楚滅黃狄侵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秦獲晉侯楚執宋公中國微弱之應文元年日食有楚滅江六狄比侵中國之應宣八年十年日食有楚莊圍宋析蔽易子伐鄭勝晉鄆伯肉袒晉大敗于邲之應成十六年日食有楚滅舒庸之應襄二十三年日食有楚滅舒鳩之應昭七年

之應

龜山楊氏曰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厯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爲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饒出納敬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朱子曰厯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食必書

家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厯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三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卽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 茅堂胡氏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譬諸疾疫天時之戾氣也知其可畏

而加慎焉則免夫拊擊之患矣肆行陵犯無所忌憚適足以速殺其身矣君子見物之有失常者必恐懼修省而不敢忽况日者眾陽之宗至尊之象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存而弗削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爲災而先儒以爲異春秋日食三十六精屏算者得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非也雖有常度則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夜或食於前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之祥此則人爲所感之不同者也故春秋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日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日朔皆不書或書日有食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之既者於以見雖常度不可免而人爲所感之不同如此則其應亦隨之不可專歸之數而無恐懼修省以答天災矣又况地震山崩水旱蟲類物怪之變本非有常度者乎隱公九年大震電繼以大雨雪而有鐘巫之難晉惠公時河上沙鹿崩而有韓之獲宋襄公時五石隕六鵠退飛而有孟之執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是秋君拘而季孫有莒之舍昭公二十五年鸛鳴來巢未幾昭孫于齊公子宋得國其應如影響不可誣也

按日食有常度可推算而知然天人相感其應不爽

不可以不修省也 杜氏謂不言朔史失之穀梁以爲食晦非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杜注周平王也賁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林注平王崩桓王立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程傳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胡傳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

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眾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壬

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汪氏曰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七月公至莊二十二年公如齊二十三年春公至文三年公如晉四年春公至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成十年七月公如晉葬景公十一年三月公至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葬楚康王五月公至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又按此傳當有或交好於大國一句恐誤漏也 僖十六年冬

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宣七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成五年十二月同盟蟲牢六年正月公至襄二十一年冬會商任二十二年正月公至 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僖二十八年冬會圍許二十九年春公至襄十八年十月會圍齊十九年正月公至 龜山楊氏曰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卽位不書魯不朝也 張氏曰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諸侯爲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爲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壬

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罪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二年天下之其主闕其弔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汪氏曰天王崩不名不地非略之天下皆王上故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獨尊 按書庚戌則左氏云王戌不可信以二月朔己巳掩之三月朔己亥十二日庚戌二十四日壬戌也 不

記葬公羊謂必其時亦無味當以不會葬罪爲是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附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王故隱而卒之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三年

三

程傳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昔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

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張氏曰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異忠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卽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爲後世之深戒也

臨川吳氏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其生也不外交於諸侯故其死也亦不赴告二百四十二年閒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爲諸侯之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三年

无

主而來赴皆非禮也故書以示譏

啖氏曰左傳云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按例無有改字以爲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嬖氏卒書姓也

劉氏曰昭公娶吳故諱其姓謂之孟子今聲子非魯同姓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又不足明其爲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

龜山楊氏曰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

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爲正

按左傳君氏之說文義不協當從公穀 所以書者以其來赴穀梁謂爲魯主理或然也

附錄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此來求之始

左傳王未葬也

杜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林注賻助喪之物此來求之始 平王未葬故求賻以葬王室事可知已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於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歸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程傳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之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胡傳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資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龜山楊氏曰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家氏曰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某氏子書公穀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世其祿位者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子未命蓋以仍叔爲尚存之人武氏爲已卒之大夫諦觀經旨皆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

臨川吳氏曰稱氏義與尹氏同子者父老而以子攝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三年

三

行卿之事

汪氏曰稱王使則同於至尊稱冢宰使則疑於無王故特不稱使

張氏曰惠公之薨宰咺歸賜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罪不勝誅爲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墮體失政取輕天下文王之澤斬然矣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息王道之不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爲簡明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爲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失

上者卑之卑之者正其上不與有求也爲下者無見求見求失下也失下者誅之誅之者正其下不與見求也曰賻曰金因喪而有求者也車無事而有求者也喪事有賻無求而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爲失制矣按此周王魯君交讓而本文是譏周餘意並譏魯不可混看 求賻固非而書武氏又書子亦寓譏世官之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三年

三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林注穆公卒殤公立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程傳吉凶慶弔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胡傳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爲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閒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

春秋詳說

卷二

隱公二年

三

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汪氏曰赴告以日史書其日則經弗削以見列國臣子之謹終赴告略史不書日則經無自而書日以見臣子之慢先君而忽其死生之大變也 晉獻公患

公未嘗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

家氏曰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以前或然周人諱名其赴必不以名春秋卒諸侯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眾也烏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夷狄之君不以名還葬初也茅堂胡氏曰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宋公諸侯也何以書卒或曰聖人略外以別內夫葬皆稱公曾不略外以別內何也奚獨至於卒而別之乎或曰史官在國承赴爲時君惡其薨名書曰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卒夫惡其薨名而改書卒猶非良史也春秋以道名分經世之書天子之事聖人之筆削也天時王正猶刊舊史而正之君名直書而不諱豈有避時君嫌惡之名而變亂名實以書之乎然則云何不受命不與其爲諸侯也其在生者或在喪而出會或墨綬而卽戎或以吉禮從征伐之役皆因此以著諸侯失禮不臣之狀撥亂之意廣矣

蜀杜氏曰春秋諸侯專恣不可不黜而降之於魯獨稱薨者非私魯也若於魯一概而書之則後世無以見正禮之稱也

劉氏曰穀梁云日卒正也今正者日篡者亦日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射姑卒有月無日何耶左氏云凡同盟赴以名非也王巡狩四嶽則四方諸侯各隨其方伯州牧朝於天子死則相哀患則相恤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患不共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言同盟則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

廬陵李氏曰宋鄭之爭始於此故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爲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美

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姦雄然亦宋殤公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弑然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然公羊不責殤公之忌克而反責宣公之推讓非矣

按春秋魯君書薨列國俱書卒恐是本國尊君書薨他國泛稱書卒其例如此若概謂不與其爲諸侯恐未必然胡傳以庚辰宋公和五字爲因卒字爲革

愚意皆是因舊文穆公立殤爲義舉故卒葬備書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漬

于濟

杜注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廬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林注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爲之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程傳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胡傳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美

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三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陳氏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雖鄭多

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

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莊好得鄭仇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使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臨川吳氏曰盟非盛世事也不得已而有蓋為衰世之亂邦罷民設春秋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欲以戰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伐而敵仇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故凡書盟者春秋所惡也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已胚胎齊霸之糾合矣齊鄭盟繼以齊衛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遠已醞釀秦雄之并吞矣閱世變者傷之汪氏曰左傳尋虛之盟則春秋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之盟為諸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以立義耳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僅與附庸同歟非關於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伯之端故特言之

廬陵李氏曰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之

雄因是春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仇宋矣此石門為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左氏於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於此王伯消長之機不在茲乎按凡盟皆惡此盟尤有開故謹書之序齊鄭以國之大小而鄭莊造意為多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後同

左傳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三

杜注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遂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

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何注渴喻急也

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程傳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諡稱私諡所以罪其臣子

胡傳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早

或削曷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

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汪氏曰如衛桓公齊襄公賊既討則書葬按舊史必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早

皆書葬如魯暈弒隱公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弒君之迹安得不葬隱公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弒莊公葬諸士孫之里魯與齊姻親而晉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本皆書葬而春秋削之所以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也或謂君弒國亂禮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陳陳嬖人袁克葬哀公豈能備禮而春秋書之邪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氏曰宋桓公襄公成公三世不書葬者治其罪也

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

汪氏曰滕邾屢朝魯而滕七君書卒三世不書葬邾亦七君書卒五世不書葬莒宿書卒皆不書葬是皆怠於弔送欺其微弱非惟不使卿往亦不使微者往會

徐邈曰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言葬宋穆公

張氏曰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穆諡也諸侯合請諡於王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而私自諡者也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聖

家氏曰賤不諱貴少不諱長天子崩諱於郊諸侯薨諱於王春秋諸侯臣子之諡其君者不請於王而私爲之諡春秋不削著臣子之罪

汪氏曰此葬宋穆公合五月之節而書曰穆公非弑其國無亂雖使公子馮出居於鄭馮已去則無謀亂者矣不可謂危不得葬蔡桓侯三月而葬書曰蔡季賢而請諡不可謂渴葬齊惠公三月而葬魯君奔喪卿往送葬齊國無難晉悼公三月而葬晉伯方盛平公嗣業諸卿和睦不可謂慢葬而皆不日衛穆公六月而葬宋文公七月而葬並書曰二國皆無亂而傳

謂宋文公始厚葬不可謂痛之衛桓公十五年而葬

陳靈公二十有一月而葬皆不日非不能葬蓋二君被弑故待討賊而後葬也今考或曰或時蓋由魯會葬之禮備國史詳而書曰經亦書之魯會葬之禮略國史止書時經亦略之若夫葬之遲速則據文考事而義自見若國無亂而葬速葬緩皆以著臣子之失禮國有亂而葬不以其時則以著人君不能防微杜漸於其始俾身沒弗救而繼世者不能循送終之節且責臣子及天下諸侯方伯連率之緩於討賊也故劉氏曰公羊之說非也

春秋詳說

卷三

隱公三年

聖

按八月卒十二月葬合五月而葬之禮魯會葬故史書之而孔子不削也 罪私諡只是附意非專以貶諡而書 宣穆皆賢而其子起爭不可因後事而貶先人

春秋詳說卷三終

春秋詳說卷四

牟陽再觀祖輯撰

隱公

四年

春至二月萬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左傳

杜注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

巨縣推尋事迹桓六年湣于公亡國杞始并之遷都

湣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

湣于杞又遷都湣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一

鄉

林注此伐國取邑之始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

始取邑也

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

故謹而志之也

程傳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

焉王法所當誅也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

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

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
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
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
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
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
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
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張氏曰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 征伐天子之權
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
明伐不以罪志在貪利故書取見王法所當誅也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二

啖氏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如
取郕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

高氏曰牟婁切鄰於魯魯無郵鄰救急之義至昭五

年莒牟婁以牟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

虞陵李氏曰取字例胡氏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

于雍丘于岳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郕鼎之類

是也取者攻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

亦略相通矣左氏以取爲易又曰不用師徒則宋取

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按書莒人伐取自是貶莒薛氏謂或取或失皆罪非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穀作祝此書弑之始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三

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杜注稱臣弑君臣之罪也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程傳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

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仔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胡傳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四

公弗禁石碻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緣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語類問石碻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碻老後奈兒子不何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

不之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弑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碻之諫足以悟矣復而弗圖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

汪氏曰州吁不稱公子程子謂州吁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故不得爲先君子孫文定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惡故以國氏今按二義蓋互相發明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五

吁弑桓公而自立罪兼篡弑與問職耶歟之徒懷忿挾怨而輕動於大惡者又霄壤不侔春秋首絕其族屬書名以弑及其誅戮亦止書名舊史必皆稱公子聖人削之以示天討之刑也通諸一經弑君者二十有五稱世子弑者三楚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四衛州吁齊無知宋督宋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大夫而稱氏稱名者六晉里克趙盾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衛甯喜稱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閭稱盜者各一夫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而至推刃於君父窮凶極

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然考其所由致之故則爲之君父者必失其道以及於此則首惡之名寧不爲天下萬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書其屬與氏者兩致其貶或有以公子書者程子所謂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而其君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其罪亦不可揜矣其稱人以弑者謂多行無道肆於民上爲國人之所欲弑故稱國稱人以明君雖無道通國之人皆欲弑之而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特蔽賊於國人則操刃爲大惡者可未減爾稱國以弑不書其人則著當國執政大臣之罪而其所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六

以爲當國大臣之所弑則必有由矣稱閭以弑而不稱君則見閭寺之賤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於不克保身者君之過也稱盜則匹夫之微視如路人又非閭人之比故并不書弑夫弑逆之賊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然其君之不早辨以陷於大惡豈非古今之龜鑑哉

劉氏曰穀梁謂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督萬豈可云弑而代之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

按胡傳專罪莊公是深推一層畢竟以程傳爲正論石碻將立州吁四語原是設言非真謂立州吁也

朱子謂是要不殺桓公恐非確本意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相

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杜注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

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林注此特相遇之始因衛亂而簡其禮以相見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范註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爲志非不期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七

也然則遇有二義

程傳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

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胡傳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

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

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

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

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

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

君相見之禮也

莊氏曰此年遇清莊二十三年遇穀三十年遇魯濟

僖十四年遇防八年宋衛遇垂莊四年齊陳鄭遇

垂三十二年宋齊遇梁丘

朱子曰言草草不成禮也

茅堂胡氏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

而適值於途必有兩君相見之義近者爲主遠者爲

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故謂之遇

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爲邂逅之約有如適

值於途者亦謂之遇非矣

張氏曰春秋因是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境無國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八

君之禮

莊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遇汝

鳩汝方孟子遇宋桎于石丘是也公穀釋名義皆謂

不期爲遇左氏此年傳與戴記之說則以未及期爲

遇左氏遇垂梁丘之傳則皆云先爲之約大抵不期

而會者古禮也未及期或私爲之約而以簡禮相會

者春秋諸侯之禮也觀昭公孫齊而公羊記其以遇

禮相見則知非不期之遇矣然桓十年公會衛侯于

枕丘弗遇則又期而不至者也古者諸侯因王事不

期而遇倉卒之間且有禮義春秋之時非王事而出

豫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
怠惰慢易馴致於期而不至則欺詐尤甚矣世變愈
下風俗之偷良可歎夫

啖氏曰穀梁云遇者志相得也爲桓十年傳云不遇
者志不相得遂云爾公羊又云一君出一君要之假
如實然忽以會禮相見豈得書遇哉

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若
內爲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

按胡傳謂凡言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與程
傳諸侯相見不行朝會之禮同穀梁云內爲志深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九

得及字意原非不期劉氏似有不然穀梁之意失其
實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
東諸侯分黨之始

左傳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
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
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
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
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遷公
問於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
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

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
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林注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
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
始多故矣

程傳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搜諸侯以伐
鄭固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
同伐人其惡甚矣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十

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
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恆弑
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
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
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公不恤衛有弑君之難
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
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
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

張氏曰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己爲恨謀反取其國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鄭爲仇及是衛州吁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故宋率陳蔡以同伐鄭夫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况州吁逆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名其爲賊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怵於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工

於此役也

汪氏曰邶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之讎也朱子謂小序譏州吁勇而無禮極爲淺陋今考魯眾仲不目其元凶大慙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按程子專罪宋以其爲四國之首也本欲除馮而州吁迎其意以誘之遂有此舉首謀者衛而主兵者宋陳蔡以睦於衛而隨之其罪之輕重有在也 蔡衛

稱人或君不自行而命將歟詩序公孫文仲將或得其實

秋翬帥師

此大夫專將之始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杜注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爲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三

林注此大夫專將之始於是翬將兵而循至於弑君矣

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妻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問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程傳輩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胡傳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輩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輩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三

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陳氏曰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文三年叔孫得臣成八年叔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師輩弑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

家氏曰不稱公子去族之誅也桓之弑輩爲首惡故當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弑君之罪及桓世而仍其公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

汪氏曰輩不稱公子劉氏謂左傳以輩溺爲貶無駭未賜族如傳所說則輩溺可以無駭言之無駭可以

輩溺言之或謂輩本再命大夫其後桓公立進爲三命始書氏今考公子非氏若臧孫仲孫乃氏也若曰未賜族則公子不當賜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乃以王父字爲氏桓三年稱公子輩則輩未賜族明矣傳稱去氏蓋以不稱公子同於去族耳若曰輩非命卿據經則兩帥師會伐據傳無駭卒而請諡與族滕薛爭長而公使請於薛侯苟非命卿未必至若是親暱用事也曰未賜族非命卿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四

義不可通况無駭爲司空則亦爲命卿矣特未賜族故止書名惟先公之子而不書公子乃爲貶爾

腐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輩溺皆貶辭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豹叔老之無貶者伯令也獨貶輩之說公穀以爲輩有弑隱之罪故終隱之篇貶之然輩未弑而先貶恐無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未言帥師而輩兩言帥師蓋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

按經書帥師自是罪其專兵而弑君之兆伏於此不可遽謂以弑君而貶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程傳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

胡傳春秋立義至精辭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羣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辭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羣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紕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五

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永嘉呂氏曰州吁弑君之賊未能定其位而求寵於諸侯使宋公如夫子沐浴之意率諸侯以討罪人可也今也徇逆賊之謀修一己之怨合四國以伐鄭四國之兵方合而羣又帥師會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故書羣帥師而再序四國聖人之筆嚴矣

張氏曰再書四國者乃重言以見其罪惡之不可勝誅既敘之又重敘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之大變夷狄禽獸所不爲者而以爲可親魯羣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

之人視爲常事未幾魯宋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

按會字罪羣而再序四國亦貶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君子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十六

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杜注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林注於是州吁不稱公子石碚得書人討賊之義著矣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何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

之也于漢者議失賊也

范注議其不即討乃令至濮

楊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眾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

程傳稱衛人眾辭也舉國殺之也

胡傳伐鄭稱人責辭也殺州吁稱人眾辭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辭其殺州吁則石碻謀之而使右宰醜泣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眾辭公羊子曰稱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七

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其義是矣于漢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眾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茅堂胡氏曰陸渚云經中一字徧施於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此說是也或眾而稱人或美而稱人或諱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
廬陵李氏曰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徵

舒鑾盈良霄是也變盈良霄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

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為賊商人弑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於討賊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國人

不以為賊而君之也
家氏曰不書衛石碻殺州吁者討賊者公法也眾望之所同也書石碻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眾望討有罪矣故惟書衛人言衛國猶有人能以討賊為事也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六

汪氏曰宋萬之弑宋人求賊於陳慶父之弑魯人求賊於莒皆責賂而後與今此陳人能執州吁而不匿賊取賂亦賢於後此陳莒之為矣然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贖前日之過故經不書陳人執州吁而止著衛人之殺之也杜預且謂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據成十六年傳寡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而云然也夫篡弑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石碻謂王覲為可實以元惡大慝王法所必誅而不可見王耳孰謂列於諸侯之會而可以貸其罪乎君臣之義不明已

久春秋之時習爲邪說貪賂黨惡肆無忌憚是以桓弑隱則棄許田而與鄭盟越宣弑赤則獻濟西而結齊會平州傳紀其事而不知經意誅貶之所在越干百年杜預反引之以釋經天理泯滅壹至此極噫可歎哉又見莊公九年注

按陳人執州吁而殺之而經書衛人殺陳因衛請而殺是衛人殺之也 衛桓陳出也州吁殺之宜陳人與之爲仇而會師伐鄭未能爲義舉至是因石碯請而殺之故正其名爲衛人殺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九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杜注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

公羊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眾之所欲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何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

穀梁傳衛人者眾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

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范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立納入皆篡也

程傳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請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胡傳人眾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三

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廬陵李氏曰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晉爲國人所與子朝獨爲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之得眾疑於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

謝氏云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黜

臨川吳氏曰立者非前傳後承之正所立雖是亦非正禮也

高氏曰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何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是諸侯之子不必命於天子特以公子之親眾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矣

家氏曰衛人以晉爲賢而立之而晉也志得而驕晚爲獸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於其始立而去其公子以見衛亂之所從始

陸氏曰穀梁曰晉之名惡也按晉是其名有何惡乎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四年

三

按衛人擇晉而立之在當時或以爲立所當立而春秋律以不奉天子之命則立出於私然畢竟是於善中有不盡善處不可一味加貶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左作矢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卑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杜注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略總攝巡行之名孔疏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卽講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何注登讀言得來之者齊人語也 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網罟

穀梁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程傳諸侯非王民事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胡傳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張氏曰隱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爲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尊法以隱公爲戒也

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魚先薦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寢廟隱公蓋非爲宗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爲遊觀之樂爾

汪氏曰月令季冬乃周之二月經書春觀魚則是周正月未當嘗魚之時况僖伯之言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君不射又曰山林川澤之實非君所及則隱公決非爲嘗魚而往明矣苟隱公果爲嘗魚薦廟則爲常事得禮而不書矣且天王之喪未畢而驅馳於遠境肆意逸遊其罪何所逃哉

按觀魚非正于棠見遠書法甚明且忽僖伯之諫一舉而二失焉 朱子以矢魚爲射其說異 左傳度

軌量連讀或以量字屬下非故附孔疏

附錄左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

穀梁傳月葬故也

程傳稱桓公見國人私諡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簣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爲乎

胡傳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五

之賊討矣諡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諡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張氏曰春秋之時爲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程

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

汪氏曰桓公被弑八月而後討賊十五月而後克葬

穀梁云月葬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鄭莊皆非

弑何以月葬乎

按州吁弑君一事數書之以見其事之始終謂書桓

公爲貶只是就中看出此意非必專爲此書也

附錄左傳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
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
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
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

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
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
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眾曰師

程傳衛晉乘亂得位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
居喪爲重乃與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胡傳稱師者紀其用眾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

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

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

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子耶以侯陳蔡及齊圍郕之

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

毒眾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家氏曰衛宣繼亂而立不能懲艾革弊以息民保國

爲事而輕動大眾以入人國書以貶之耳此入郕入

而弗有也十年齊鄭又入郕故知此入之弗有非其

力之可以取而不取蓋懼強國來討故雖入之而不

敢遂有之耳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廬陵李氏曰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於
衛再入於齊鄭既而降於齊又文十二年而奔魯春
秋不復書矣夫以文昭之懿受甸伯之爵而迫脅於
諸侯如此春秋抑強扶弱之書安得不重感乎齊鄭
猶可也衛郕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

臨川吳氏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所封郕乘亂侵衛

己非禮衛又報復而入其國皆入向魯入極且不可

况以師而入兄弟之國乎

按衛宣急於報怨與師入人之國程傳云失道胡傳

云著其暴貶之者至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

左傳

杜注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諡因姓以名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末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

程傳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尙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脩

胡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廟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眾妾之分定

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諡繫號以姓繫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諡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矣禮則不書

汪氏曰不稱諡不稱夫人不稱小君則其爲妾明矣桓母非夫人則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非攝也隱欲與桓乃讓之也

啖氏曰凡祭祀常事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

汪氏曰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爲君之禮也戴記稱妾耐於妾祖姑乃公子之爲大夫士者之禮也若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庶子未爲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稱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所以防嫡妾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安可爲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遂啓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厥後成風敬廟定制齊歸皆以妾母耐廟而不書矣

劉氏曰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非也若成之爲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

廬陵李氏曰書宮例武煬言立此不言立者何氏以爲武煬非禮故特書立此不言立者得變禮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按杜注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既云娶之則非當時從孟子爲媵與聲子不同仲子在當日惠公以爲繼室則隱公以爲繼母隱公庶出而以繼母所出爲嫡出故欲讓位於桓諸家多謂爲桓母立宮愚意只是隱爲繼母立宮耳雖於正禮不合依俗卻是如此今人嫡妻在時妾已生子又娶繼室則妾子奉繼室爲嫡而繼室所出爲嫡子蓋春秋時已有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此說矣 隱公之母聲子當是孟子之媵而仲子是另娶想聲子當時亦避之不敢與之爭嫡而隱公何得不以爲嫡母然所以必別立宮者以當時雖行俗禮而廟制不敢紊孟子自配惠公仲子不得復入故別立宮以奉繼嫡推其情事似是如此 穀梁謂仲子爲惠母前仲子之則已辨之矣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也

杜注萬舞也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 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眾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孔疏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埙木祝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穀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

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程傳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胡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廟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沙隨程氏曰獻六羽是以妾僭夫人也

汪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罪諸侯六佾而魯僭八佾隱公以仲子別立宮當下於羣

公之廟疑於羽數乃從眾仲而改用六羽蓋隱公之

心若曰先公之廟可循舊用天子所賜之禮仲子別宮祇當用諸侯之禮而不知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可用諸侯之禮乎聖人書曰初獻一以嘉隱公復王制之舊一以著其崇寵妾之過也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則知隱公惟用六羽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仍僭八佾厥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用小君之禮則隱公爲仲子立宮而獻六羽有以啓之也聖人書此固爲隱公喜而亦深有遺憾云公穀皆云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然樂舞之數自上而下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降殺以兩諸侯既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於諸侯而用二佾矣于男復何所用乎况禮經所記廟制堂制衮旒席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舞佾而獨異其制乎尸子又謂天子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夫春秋諸侯僭侈循習爲常魯於郊禘門觀皆不貶損何獨羽數而貶損乎且妾廟降於諸侯乃其常也春秋亦不書矣

按羽數公穀皆謂諸侯四僭用六汪氏以伯子男數駁之極明服氏謂初者衰之也以其舊用八佾其說亦誤據禮無二嫡則仲子妾耳不當立宮亦不

當僭夫人之禮雖比羣廟自入而降究竟還屬僭惟
隱公以爲繼嫡故然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
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
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
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
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程傳先邾人爲主也

胡傳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
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
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
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
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家氏曰邾序鄭上著其爲兵首所以貶也或曰宋實
啓釁而邾應之邾其無罪乎曰邾見侵於宋當告之
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聞鄭宋之隙而
偕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復己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
故邾爲首鄭次之鄭以伯爵之國而序乎邾之下亦

所以貶也

汪氏曰左傳云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而經
序邾爲首不書王臣蓋鄭莊是時爲王卿士故擅興
天子鄉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也

按宋鄭相攻不一而此役實起於邾故書法如此

螟蟲災
始此

左傳

杜注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

孔疏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蟥食節賊食根蠹舍人
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三

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貨無厭
故曰蟥也食其節者言其貪很故曰賊也食其根者
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蠹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
因以爲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
孫炎以政致爲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爲名陸璣疏云
舊說螟蟥蠹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
耳故鍵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
釋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爲名耳

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程傳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事

胡傳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曰蠹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云螟螽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汪氏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螽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三書蠹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弑兄得國而又改法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聖

稅畝重困農民故螽蠹水旱饑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修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爲後鑒也按螟害苗則民無食忽民事者以爲適然重民事者以爲大災故聖人書以示戒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胡傳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

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公羊何注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之世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之世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

永嘉呂氏曰穀梁云隱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而非君也然其生也稱公其歿也稱薨魯之臣子皆以君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聖

待之矣非攝也豈有不爵命大夫乎彼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爾

按彊名僖諡伯字也書公子書卒而繫以時日蓋深褒之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

左傳以報入郕之役也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程傳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胡傳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高氏曰圍人城邑者其兵必眾而稱人者貶之也

張氏曰宋殤以邪鄭伐已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陳氏曰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僖十八年邢狄伐衛圍苑囿不書至二十三年書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之後皆不書矣春秋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五年

五

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

廬陵李氏曰伐國圍邑四而有二例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辭同而義異矣或曰外伐之圍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趙子曰內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按經年之說始於穀梁諸家從之愚意鄭莊奸雄長葛去鄭密邇恐無終年不解兵之理圍取當是兩事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作渝

左傳更成也

杜注和而不盟曰平

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程傳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六年

五

胡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卽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開可乘之際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祔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郕及防而魯交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

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朱子曰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卻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六年

禘

文意則只是渝字

沙隨程氏曰輸如呂刑輸而孚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輸其平於我

臨川吳氏曰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使之平也輸平猶曰納款也上年魯嘗同宋衛伐鄭今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

汪氏曰經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爲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矣平乃誠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啗魯則魯必不從也

永嘉呂氏曰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爲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屈損以求成耳

劉氏曰公羊謂敗吾成穀梁謂不果成皆非也平者兩國約不相背云爾四年伐鄭平絕可知安有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渝平蓋字誤

廬陵李氏曰輸平三傳不同公羊以爲此卽言孤墮之戰諱敗獲而書輸平已爲無據穀梁以爲魯舊與鄭平至此而絕又與後口歸祊會鄭之事不合要之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六年

旱

皆非的論胡氏魯與鄭有舊怨之說本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己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遏清之好一變而爲取郛取防之讎矣又曰平例五胡氏曰輸平者惡鄭之以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人者惡華元子反之擅也暨齊平者惡魯之附夷狄而得平也及齊及鄭平者惡魯之侵犯大國而急於平也此說固然然春秋之平而不書者多矣何獨書此要必兼陳氏之說方備外平皆及鄭不過平怨之平耳

按左傳渝平謂變更前惡爲和好渝字費解朱子謂變舊盟以從新好以渝在宋而平在鄭亦是未定之說公穀墮成與後事不合程傳雖從公穀而胡文定自爲納成之解實勝舊說

附錄左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此齊魯交盟之始

左傳夏盟於艾始平于齊也

杜注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六年

三

臨川吳氏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

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汪氏曰宋魯既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邾伐宋未足以釋其怨故特平齊魯以爲也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爲盟也書盟

于艾著齊僖小伯之始書盟于黃著齊景爭伯之終前乎于艾雖盟石門然未與魯平則黨與未盛也後乎于黃雖次垂葭會牽會洮次蕞蔭伐晉伐宋而無盟矣凡書盟者皆春秋所惡比事以觀而世變可知也

按吳臨川謂鄭莊之謀極合情事

附錄左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六年

三

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何注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程傳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胡傳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按左穀無傳公羊之說爲得也程傳推出天時王月

胡傳尤說得天人之理透徹

冬宋人取長葛

冬左傳作秋

左傳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六年

聖

杜注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何注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久之也

程傳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胡傳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眾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

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焉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六年

聖

劉氏曰左氏作秋取長葛杜氏云冬告非也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至其月日猶依先後次序假令以二月出師逾時來告猶言二月也豈據告時紀之於夏乎左氏雜采當時諸國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云冬傳云秋也

按公穀言久程傳謂圍歲且周皆以圍至冬方取也獨杜氏謂圍不克而還乘無備而取之與愚見合

長葛與鄭甚近若宋師不解則寇在門庭鄭莊不敢他有舉動於事勢可疑

附錄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

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謹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

三月叔姬歸于紀

公羊傳

何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鄰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聖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程傳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姊歸不書懼其無終也

胡傳叔姬伯姬之姊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明分室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鄰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

春秋之法也

孫氏曰媵書者爲莊十二年歸于鄆起

張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鄆以奉宗祀歿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勵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

汪氏曰賈逵謂隱公厚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又云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聖人豈逆計其他日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秋諸侯寵嬖妾媵蓋多有不足煩聖筆之錄苟隱公厚先公之女必不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聖

以爲媵矣夫子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爲嘉其賢者義或近之安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議春秋萬世之法乎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爲才人所起僞周之亂書玄宗冊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奔納才人冊諸王妃法不當書而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

按左傳疏書是常例穀梁謂不與嫡俱行非禮不如公羊何注之理長將著其終又原其始故特書之

滕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

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程傳不名史闕文也

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疏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聖

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汪氏曰非責也責不赴告責魯不會

茅堂胡氏曰如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姓也又觀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強陵弱

爾

趙氏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於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亦云

寡君不祿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

啖氏曰其不名公羊謂微國也穀梁謂狄道也按附庸及真夷狄皆有名况滕國文王之子孫雖至微弱豈無名乎

按三傳皆從不名取義胡傳獨從不葬取義是其獨見程子謂史闕文蓋亦有之

夏城中

此書土功之始

左傳書不時也

杜注中丘在瑯琊臨沂縣東北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聖

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城爲保民爲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議也

程傳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閭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胡傳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

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
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
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張氏曰隱公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
工築妨農害民春秋深譏之

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
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
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
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
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四

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子之意爲春秋時言之也城不可
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
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爲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
也

茅堂胡氏曰穀梁子之意爲春秋時言之也城不可
無而未爲國之急易所謂設險非止於築城禮所謂
城池亦固國之一事爾春秋凡城必書或志其非時
或志其非制或志其非所得其時制又當其所而亦
書重民力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或與民同其利
或與民同其樂則不可以已矣

按胡傳凡書城數語直用程傳 不時之說起於左
氏諸家多從之愚謂周正建子則建卯之月卽爲夏
似是工作之時未爲大夫也若執役民以冬則十月
酉十一月戌皆農事未畢獨十二月亥乃農隙耳然
土木之事卯辰爲多古者冬月公旬三日謂小役耳
若大工作豈三日可竟更詳之 公羊云以重書只
是重民力之意似爲得之 王氏謂春秋城築不稟
王命故悉書以譏頗迂 十年會齊鄭于中丘或以
爲要地而城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列國來聘之始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五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
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程傳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
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
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
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
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
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尙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

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胡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至

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混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孫氏曰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凡書皆惡之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無知篡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

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

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篡弑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肸書字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胡氏傳例在莊三年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私陳光秦鍼宋辰衛縶皆罪其薄衛縶夫皆可入陳光之例陳招先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至

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獨叔肸稱弟賢之也蓋以其善處兄弟之變者也公羊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辨之而陸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疏外乎餘見叔肸下

按齊侯使其胞弟來聘當是重其事以致殷勤之意然亦足以見寵任之過處書法於弟年上見之若謂書朝聘皆譏恐是深論一層程子謂同母非加親今人一父之子而以同母異母為親疏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當以此言為鑒

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程傳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胡傳奉辭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汪氏曰春秋一經魯君大夫與邾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同會者十九與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邾子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聖

來朝者六來會者一大夫如邾者一公伐邾者六大夫伐邾者七微者伐邾者一及他國伐邾者一大夫圍邾者一及邾戰者一公敗邾師者一邾人伐我者三元年盟蔑乃與邾交好之始哀二年盟句繹乃與邾交好之終此年伐邾乃與邾交兵之始哀七年入邾以邾子來乃與邾交兵之終邾之事魯不爲不敬而魯之虐邾愈甚比事以觀而罪自著矣按左氏書宋及鄭平盟宿以詳伐邾之故可見邾無罪而魯爲宋以伐之故程子謂非義之甚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

左傳

杜注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程傳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聖

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程傳楚丘衛地伐見其以眾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眾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凡伯有失節之罪

胡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辭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

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以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旌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薛氏曰言伐以兵劫之也

董子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

蜀杜氏曰凡伯過衛衛不當使及於難况又不救乎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五

張氏曰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爲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讎也

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遷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爲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也

汪氏曰裔戎朝於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失象胥之職特小過耳今王臣衛天子之命聘於望國過衛而戎報私怨以兵眾劫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苟不念天子之命如勿朝而已矣戎不足責衛人坐視王臣之俘於戎而不能救患尊君之義安在

哉此書戎伐非以其執辭而與之著其率兵徒之眾陵虐王人是橫行中國不特無天子而亦無諸夏矣經之書伐本非與其討罪何況戎乎後此定王之世單襄公聘楚而假道于陳則微弱益甚與滕莒小國無以異矣

啖氏曰公羊曰其曰伐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書戎狄侵伐滅入豈皆大之乎穀梁曰戎者衛也若實衛伐改曰戎是爲衛掩惡何以懲勸乎

按公羊云大之謂王臣衛命而戎伐之如伐國然故爲重大之辭非大戎也以歸自是譏穀梁猶愈於

春秋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五

執非也謂戎卽衛尤非 書戎之橫是正意衛之不

救凡之不死是附意

附錄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泣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春秋詳說卷四終

春秋詳說卷五

隱公

牟陽再觀祖輯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杜注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程傳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陳氏曰宋衛之遇將以爲參盟也遇例見四年

高氏曰殤公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焉矣州吁誅

宣公立焉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

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

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焉焉

廬陵李氏曰垂之遇左氏以爲宋衛有怨於鄭而齊

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

其說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

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三國爲黨以仇鄭則

宋衛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

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心歟

按七月宋齊衛有瓦屋之盟左氏謂有期會而請先

見或得其實垂衛地張氏言近魯似無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助公穀作鄭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

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杜注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

縣東南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二

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

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

邑焉

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程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

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欲

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

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

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陳氏曰魯爲請之來歸五年鄭伯使朝王不禮焉鄭

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輸平歸祐皆避辭也糾合之道也

廬陵李氏曰祐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然不過借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祐以祀周公爲辭者蓋隱然致易許之請而隱公猶未許其易也鄭莊委分地以合黨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溺於一祐之入故於防中丘之會不能不徇之而敗宋入許陷於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尙不能久有許况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閒而前日之謀盡行矣春秋所書不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三

越數端而鄭之姦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

哉

庚寅我入昉

左傳

杜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昉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昉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遷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何注巡狩祭天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曰湯沐邑所以尊待諸侯而其其費也取足舍止其費穀而已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邠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范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四

足以害

程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胡傳鄭伯欲以泰山之昉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昉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昉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

爲其邑矣。初，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祔者，祔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汪氏曰：王制謂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則方伯之外，他諸侯無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有鄆之土，以其王職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衛亦有朝宿湯沐之邑矣。

盧陵李氏曰：湯沐之邑，何氏以爲四井爲邑，邑方二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五

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藁穀是則諸國皆有矣。范氏以爲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爲是。

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辭也。

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有之也。旣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祔可也。書入者，逆辭，義不當受而據有之也。東遷以來，諸侯下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

此謀始於鄭伯輪平之時，先以祔歸魯，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其辭，則以爲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罪，而猶未易許田也。鄭莊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卒使魯隱聞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將得許田於魯，見鄭莊爲小人之雄，罪之不可勝誅也。

永嘉呂氏曰：鄭謹龜陰，不言入蓋鄆，謹龜陰，我故物也。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左氏言以祔易許，經文未見以祔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前年來輪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祔，則昭之以利，雖然，其歸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六

祔也。固已覬覦許田矣，特以方求結於魯，故姑緩之。旣而桓公篡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於魯。左氏以其事比言而謂之易也。

啖氏曰：公羊云：齊亦欲之。按書我者，言魯入爾何關齊事乎？

按歸入均罪，而謀始於鄭，則歸爲甚。來歸者是自己來歸之意，因歸而受謂之入，入猶納也。

附錄左傳：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

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左傳

杜注諸侯同盟稱名者非惟見在位之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維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穀梁傳諸侯曰卒正也

按六月卒八月葬書以諱其速

辛亥猶男卒

左傳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七

杜注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固宜有所異同亦或上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胡傳天子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諱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諱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

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

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木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眾也烏得不名

汪氏曰書稱堯舜禹皆不諱名至商湯始不稱名大戊武丁稱中宗高宗則不特周始諱名但至周而文始備耳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八

按杜氏謂蔡與惠公盟故赴以名宿赴不以名故不書名惠公乃春秋以前事恐是應說其云上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此爲近理胡傳以爲春秋赴皆不名名是仲尼筆之不名舊史失之似爲直捷蓋有同盟而不名不同盟而名難言定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

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杜注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

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

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傳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詰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草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誓荷命美蕭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九

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乎輸平於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

張氏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其要質於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爲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

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

廬陵李氏曰瓦屋之盟左氏以爲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忿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強弱爲進退齊最强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十

王氏曰自入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熾矣故臯鼫之盟會者凡十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荆地無王之迹彰矣故狄泉之盟七國入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按左傳謂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程子謂宋爲主盟與鄭絕二說相反蓋齊本欲平宋衛于鄭而宋衛終不與鄭平也宋衛自絕鄭而齊未絕鄭當分別看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穀梁傳月葬故也

程傳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趙氏曰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從正葬從主人

按葬時舉說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不要立義

附錄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梁浮公穀作包此好莒之始

左傳以成紀好也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士

杜注浮來紀邑 張氏曰浮來莒地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程傳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

盟義非安也

胡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

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

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

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

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趙氏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幾公屈禮而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大夫及處父盟是也

高氏曰莒雖小國入向伐杞其力猶未及他人故公結此盟以求援

張氏曰傳稱以成紀好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己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詎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劉氏曰公羊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疑也夫公及小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士

國君盟何不可而反隨微者卑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乎

按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左氏以為魯故故於此盟云以成紀好今考諸說紀莒自盟不與爭事此盟魯與莒盟不關紀事也 杜注浮來紀邑張氏謂浮來莒地當從張氏

螟

程傳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高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僖十有一桓一餘皆僂

公之後螟食苗心益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益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皆無螟耶按五年螟至此又螟並書以示戒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作倭

左傳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三

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杜注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穀梁傳無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程傳未賜族書名而已

胡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

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汪氏曰字魯三桓鄭七穆之類諡宋戴氏衛齊氏之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八年

十四

類官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如晉韓氏魏氏之類

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

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俠之未賜族不

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

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

可以不攷也

汪氏曰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而

又帥師出境則爲大夫明矣特未賜族耳

按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左傳稱司空無駭司空未必

天子之命卿也只是魯同姓大夫耳孔疏謂公之曾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孫未言何公亦是想當如是卒後請諡與族則從前無氏可知 公羊疾始滅仍以其入極而罪之非也故程胡只以常例視之不如褒貶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程傳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答失道甚矣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五

胡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削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貶葬者四則

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朱子曰諸侯不朝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高氏曰前年凡伯來聘而戎執伐之諸侯莫有救王臣之難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六

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閒辛卯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冑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讀者自知隱公之罪矣

汪氏曰隱公之立既不稟命於周宰咺祭伯接踵魯庭而不類見於平王武氏子來求購又不奔喪會葬及桓公即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臣之兩聘接膝辭之旅朝終其世不遣一介行李造於京師苟曰攝而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錄王臣之聘惟隱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蓋

有出矣

按書法責天王失道是正意魯之無王是附意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何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冰雪天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雄雌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十七

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高氏曰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

按穀梁以電爲霆未是

庚辰大雨雪

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至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儼甚也

何注儼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

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

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程傳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胡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十六

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辭夫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亂隱公以讓國爲名乃從事兵爭此反德也利將反爲害親將反爲賊天之見戒深矣而弗儆弗戒以及於難

劉氏曰左傳云大雨霖以震經無霖字傳無電字傳誤耳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是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平地尺雪各一而已且其可怪者也

按癸酉庚辰連書紀異大雨震電皆異也雪以大而

異也自是周三月建寅若辰月不必書矣此可爲周
正建子之一證或曰寅月雪不爲異辰月乃異愚謂
辰月雪俗謂桃花雪蓋亦有之而寅月雷霆莫不以
爲異也 杜注雪尺爲大常有之不足異何注七尺
可信雪七尺則害及於物

挾卒

挾公穀
作俠

左傳

杜注挾魯大夫未賜族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九

爵大夫何也不成爲君也

王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

則大夫矣

按杜氏謂魯大夫未賜族是也穀梁謂隱不成爲君

不爵大夫失之鑿矣

夏城郎

左傳書不時也

胡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
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
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
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切
濇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爲之可
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
輕重見矣

汪氏曰龍見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
方三務始畢戒民土功事火見謂大火心星次角亢
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
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三

高氏曰魯自受祊之後將爲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

其後者故城郎以備之

廬陵李氏曰郎魯近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再城

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於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

於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於此則郎豈非魯之要

地乎厥後築臺築園又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

終也遂爲游觀之地矣

按李氏謂郎魯之要地高氏謂將伐宋故城郎以備
之合二說得城郎之意矣 城中丘城郎俱以夏說
者以爲不時愚謂周之卯月即夏以今論之工作多

以卯月爲便

秋七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杜注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胡傳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三

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於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鄆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臨川吳氏曰諸侯相見於野曰會或各國君相見或君臣相見或各國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謀事皆謂之

會

汪氏曰曲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乃豫謀閒地剋期而往朝於天子耳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公者三通諸一經言之則會戎於潛爲春秋之始會吳黃池爲春秋之終自中國諸侯相會而言則此會防爲春秋之始哀十二年會衛侯宋皇瑗於鄭爲春秋之終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霸終則從吳而私謀以兆戰國之爭會何有於講信修睦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譏也惟襄十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三

一年會於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鄭禮囚禁暴偃兵息民故書會伐而又書會爲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於此者矣

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祊志在於泥鄭而仇宋故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錄之如此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

高氏曰此齊背瓦屋之盟與公連謀爲鄭伐宋也隱

公得利則合鄭既歸訪與齊鄭併力齊之強大可以爲助可以伐人故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又與之謀宋也

家氏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與宋又爲同盟今魯陷於歸勛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宋內揣有覬覦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於防誅始謀也霸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防於此

按左傳謂謀伐宋是也責宋不王是鄭人假借之辭當時孰是尊王者乎

附錄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九年

三

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當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遲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汪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鄭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杜注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程傳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胡傳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墮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家氏曰翬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法昭甚或者乃以爲與無駭使同例其可得而創觀乎

高氏曰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淪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於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爲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爲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惟知貪利不復顧義也

王氏曰人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按左氏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杜注謂齊鄭以公不至更使微者故程子謂三國先遣將伐宋齊鄭稱人非卿也則書人是常例胡傳專從輩帥師上取義故於齊鄭未及詳而高氏謂齊鄭貶稱人與程傳不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合 此書輩帥師下書公敗故左氏以爲先會杜云非公本期蓋不待期而先往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壬戌敗宋師於菅

杜注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菅宋地

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程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孫氏曰公與輩傾眾悉力其疾於宋又決辰而取二

邑故君臣並錄以惡之

按上書輩帥師下書公敗豈輩帥師而公遂從之戰杜云齊鄭後期公獨敗宋師宋未陳也又豈魯不待師期而詭謀以趨利歟依左氏輩先會而公又有老桃之會齊鄭何以後期似左氏增出曲折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左傳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杜注鄭後至得郕防二邑歸功於魯故書取明不用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程傳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胡傳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

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鄆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陳氏曰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鄆防書取譏不在鄆也濟西書取汝陽書取邾田書取譏不在晉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家氏曰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防之故爲鄆所役羣既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

劉氏曰左氏云鄭師入鄆入防以歸於我經但言公敗宋師取鄆取防不言鄭伯春秋豈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耶又云鄭莊公可謂正矣不貪其土以勞王爵亦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何得專而裂之耶

按上書敗下書取其事相因乘勝而取之也左氏謂鄭取而歸於魯杜氏又謂鄭以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頻進兵似鄭以二邑謝魯者俱屬添出 鄭久謀

宋假其不供王職而糾齊魯以伐之其請甚矣左氏稱其正非也杜氏善其入鄆防而不有亦非

秋宋人衛人入鄆

程傳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莒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鄆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鄆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鄆猶在鄆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宋衛既入鄆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程傳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眾其殘民也甚矣

胡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眾奇也莊公蓋常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鄆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其弊一舉而兼

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薛氏曰伐取者何言擊而虜之也

高氏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宋衛同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書得三師之輯重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爲鄭之弱也

汪氏曰公穀皆謂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然鄭方與宋鬪未可資其力以取戴宋衛方入鄭而連蔡以伐鄭之與國必不肯資鄭之力而使之取戴也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廬陵李氏曰程子以爲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眾此說爲當胡氏以爲一舉而兼四國恐過

按取之左傳謂取三師公穀謂取戴胡傳謂兼取四國程子謂鄭戴合攻取三國之眾爲理長但左傳謂鄭伯圍戴又似三師已入戴而鄭伯伐取之非內外夾攻之謂也胡傳又謂莊公能以奇勝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宋衛入鄭自是出其不意安有用奇謀而先聽人入其國者乎宋衛入鄭何不據而有之必是輕兵突至擄掠而去懼鄭師在外歸而復之也入字疑有誤或是入其邦之入左傳又云九月

鄭伯入宋而經不載不知宋公何往而鄭遂入之入字宜輕看

附錄左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三年齊人鄭人入鄭鄭公作盛

左傳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鄭討違王命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鄭國也

程傳討不會伐宋也

胡傳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鄭人不曾齊鄭人鄭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爲難辭則齊鄭大國於討鄭何難哉

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爲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爲矯假報

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辭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紂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為鄭伯之所欺也臨川吳氏曰蓋自五年衛入郕之後郕遂服屬於衛故為衛之與國

按齊鄭之入郕亦猶宋衛之伐戴各肆毒於所與國耳前云不會王命此云討違王命皆矯飾之辭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左傳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杜注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薛魯國薛縣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

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值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程傳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乃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胡傳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殷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隱公之志荒矣

劉氏曰兼言之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參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乎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薛氏曰滕薛旅見賓主皆有罪

高氏曰同受天子之地是同列也乃班見於魯豈有

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爲後謂朝天子時耳
永嘉呂氏曰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
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謂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
矣

按朝者受者皆非禮而小國不足責故胡傳謂隱公
志荒以情言之二國同朝最足壯觀以禮言之其

失最大旅見先同姓居然行王朝之禮借已甚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公作鄭
黎左文作鄭

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
辰授兵于太宮公孫闕與頤考叔爭車頤考叔挾軔以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杜注時來邾也萊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爲鄭

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爲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

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鉤致齊魯之君

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

而齊魯之不智也

按此會爲伐許之謀無疑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於許頤考叔

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

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其故從君

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

二公兄不能其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

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

於地天以其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

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

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

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

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

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

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莊公於

是平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

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

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

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杜注許穎川許昌縣 贅孤旗名

程傳書及內爲主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胡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卽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賄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土受之天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郕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陳氏曰許莊公奔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來奔不書

臨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

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爲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卽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爲猶愈於取其土地而並絕其宗祀者爾

高氏曰魯既爲鄭敗宋師今又爲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王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奄鄰壤稱及志公之所欲也

蜀杜氏曰書公及者自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人則後世必以公及微者故目其爵所以鈞其譏之義譏在書入而不在稱爵也

廬陵李氏曰許姜姓大岳之裔在穎昌長社與鄭爲鄰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回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數復啓然齊桓既霸許七從於

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圍鄭人之侵無能爲也及晉霸以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於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於葉再遷於夷又遷於白羽又遷於密城越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之人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毋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歟

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爲有禮是長亂階也

按李趙二說責鄭最當吳臨川猶愈於取其土地絕其宗祀似惑於左氏有禮之說非確論也 許去鄭

僅百里處肘腋之下故鄭莊圖之最急 胡傳責隱

公五罪而云不善之殃是因下文公薨起見

附錄左傳王取鄆劉蔿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念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欒茅向盟州陘墮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

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統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曰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圖館於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者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弑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程傳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

胡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辯之弗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三

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汪氏曰羽父進讒之際乃吉凶禍福之幾投幾之頃間不容髮隱而果讓桓則宜亟召桓而授之位若不讓桓則宜急殺翬以杜讒佞不容斯須少緩今乃當

危疑艱危之時而有趙趙狐疑之意使翬得以覘其

迹而動於惡彼翬之兇逆見利而不顧其君殺桓之言不納則弑隱之謀進矣或以不地爲缺文而謂

隱公非弑是惑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弑之言爾

紀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義遂謂魯未嘗弑君也

茅堂胡氏曰立嗣必適無適則長其所從來遠矣所

以定名分室亂源也隱桓之母皆妾耳桓幼而隱長

何得而徇愛憎之私亂長幼之序屬意於非所當立

者而使長嗣不敢安其位乎故曰致隱讓國惠公之

罪也晉平公寵少姜爲制夫人之服及諸侯往弔則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四

固辭曰非伉儷也由此知春秋時邦君之元妃卒寵妾終不敢正以爲夫人而指其子爲嫡也審矣

陳氏曰春秋之法內外恆異辭遇弑君父之大哀也

則吾何忍言之故書薨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

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王氏曰隱十年無正書春而無月者六非皆事不必

月而月所不能該也所以正隱也隱元年有正月二

年以後無正月定元年無正月二年以後有正月隱

不有其位欲授國於桓以召亂定得國於季孫意如

故或正其始而不正其終或不正其始而終正之各

因其事以見法焉

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攀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借諸國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虜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寫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已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望

之變哉杜氏以爲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弑君欲人不知故歸罪於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

按翬當權用事隱之心腹人也以殺桓媚隱因求美官而隱不從懼桓立之日其言洩禍且不測遂以弑隱立桓爲己功小人之尤生殺在其掌握可畏哉隱不從殺桓而桓從弑隱桓之惡不待言也隱欲授桓而不早決蓋欲如宋穆之臨終授殤豈知小人構禍已不能善其終第不能善其始哉是其意未嘗不

美而處之不盡其道也 翬進殺桓之計爾時即顯

然黜之桓必德隱而無他變矣隱不從翬言猶以爲愛己而安之如故不知小人祇便身圖不得於此求得於彼移殺桓之刃而加之隱反媚隱之面而施之桓在瞬息間爾隱亦有以自取之也 文定謂舊史以實書而仲尼親筆改爲公薨竊恐不然桓以後皆桓子孫爲桓諱惡公薨當是史文之舊而孔子不便改之以書弑若舊史書弑孔子必諱之爲公薨無乃非直筆乎何以使亂臣賊子懼也 隱公之攝讓先儒皆以諸侯無二嫡爲說而謂隱桓皆庶出隱長當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望

立不當爲攝讓此據禮而論也愚謂於情事不甚合蓋時至春秋無二嫡之禮已不行矣惠公繼娶於宋名爲夫人則仲子嫡也非妾也桓公嫡出非庶出也在當時必同以爲然隱公平日以仲子爲嫡母又知惠公之意欲立桓一旦權自己出正仲子之非嫡而廢其子尙得爲賢乎若當日原以仲子爲妾桓爲庶出隱公當日何不據爲己有傳之子孫而博一攝讓之名將何爲耶天王之贈仲子爲其爲隱之嫡母考仲子之宮亦隱自奉其嫡母皆非爲桓設也然所以必立別宮者以廟有元妃孟子不容二主此禮不敢

遽易故別立宮以奉之若不別立宮竟祀之私室則
是以妾待之矣當日情事是如此先儒執無二嫡之
說責隱直當立不當攝讓以賈禍非不正大而其事
終屬疑案故以此補舊說所不及

胡傳右隱公十有一年書於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
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
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
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
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
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知儀父宋人盟而皆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四

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
出奔其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
輕重不可偏也來盟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
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
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
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也元者何
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
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
命舜舜所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
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

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已然
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
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
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
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
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
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爲百
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
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
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四

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
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
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闔私
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爲政繆於春秋大一
統之義矣盟於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於宿而書及公
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
七年爲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爲也後十
年爲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
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
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爲利爭不勝計也而莊

公獨以順母爲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咥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星

君之意矣其貶而書名非幸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爲冢宰不論功罪而概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爲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爲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爲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爲卿而

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自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讐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吳

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大全注前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言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唐書李德裕傳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出之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閒則彰定哀之際則微 前漢書季布傳丁公爲項羽將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斬之以徇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

春秋詳說

卷五

隱公十一年

聖

春秋詳說卷五終

春秋詳說卷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桓公左傳

孔疏陸氏曰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卽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爲軌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諡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爲此諡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玄枵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一

元年

胡傳元年卽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大全注前漢書郊祀志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來乃詐令人持玉盃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又言侯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詔更以十七年爲元年

汪氏曰按史記秦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索隱云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一年則改元不自漢文始矣元光因長星見元狩因獲白麟元封因封禪太初因改厯天漢因祈雨各因事而改也

劉氏攷曰封禪書稱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一二數推所謂後三年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言之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追命故元封改元始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二

有詔書

按此因元年而旁論及改元亦是一段道理不可不知

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

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程傳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卽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有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胡傳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卽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三

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卽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

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爲之辭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採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大全注前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尊定陶傳太后及丁姬並爲帝太后 後漢書光武紀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四

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越二年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廢太子彊爲東海王

啖氏曰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

高氏曰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嗣君實與其故而無以爲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爲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卽位者以不弑自居也或問桓公非受命於惠公平家氏曰否惠公暮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

之者隱也非惠公嘗有治命也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實也隱欲讓桓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則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又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爲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卽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爲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

按此是五始之全文隆重其辭似深予其卽位者實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五

深罪其卽位也猶云以弑兄之人亦竟居然卽位矣公羊如其意三字悞而有味 胡傳辨攝讓二字甚有關繫攝而不歸則桓罪稍減讓而遇弑則桓罪難追 惠公之於仲子謂之娶非孟子之媵也故正其爲夫人之稱聲子雖云繼室只是主家事耳猶是妾也仲子之來則異於聲子隱公以嫡母視之當非一日桓公仲子出故以爲嫡出亦非一日隱公之攝而讓非無故也以無二嫡律之謂仲子非嫡桓公非嫡出固是正禮而當時情事實不然謂惠公欲立桓爲邪心隱公採其邪心而成之未免太過父之令可行

之於子子之孝不當拒乎父依伯夷泰伯之事觀之必不可以爲逆探其父之邪心而成之也因隱公後之不善終遂累及其初爲過舉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歟愚故於隱公深爲之惜而不欲嚴示其貶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爲好會將以求略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六

其位是誠何心哉

按此會多出鄭莊之意觀下文可見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祔故也

杜注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祔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祔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寧地也許田

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何注使若暫假借之辭

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七

之不祭泰山也

程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祔蓋欲易許田魯受祔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以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胡傳許田所以易祔也鄭既歸祔矣又加璧者祔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祔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

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陳氏曰取許田則曷爲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公

羊氏曰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必有辭以自文

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八

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

張氏曰公篡立而懼諸侯之討己欲外結好以自固

因鄭伯嘗歸訪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

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於垂篡弑之人人

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爲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

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桓公受璧以素朝宿之邑故

諱易言假內以諱爲貶蓋大惡然後諱也

劉氏曰公羊謂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

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據實而書豈敢擅易哉

按會垂假田是一事此舉當出鄭意杜氏謂公欲修

好鄭因而迎之恐不然書鄭伯以璧假罪鄭伯也而

魯之聽其假次之胡傳用蘇氏之說謂訪薄故加

璧愚謂鄭伯之奸欲許田久矣乘機而要之以璧假

爲文非必計其厚薄而加之璧也且言假非言易若

置訪於言外者然方台情事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杜注垂大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九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程傳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弑

君之人凡民罔不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胡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

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愆卽孟

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

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

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王氏箋義曰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魯

高氏曰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越而位乃定焉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爲此盟也

王氏曰垂越皆衛地其地於衛爲近於魯爲遠譏桓公篡立遠會鄭莊以求王朝卿士之援也

按先會後假田後盟次敘如此胡傳謂垂會鄭爲主盟越爲魯志甚分曉蓋鄭欲假田而求會魯既聽其假田而又與之盟也桓公初立而急急爲會垂盟

越之舉是其內不自安而結援鄭莊許田向日隱公所不與鄭者今亦假之矣書及所以貶魯桓而譏鄭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十

莊只是附意當分輕重看程傳自明胡傳下段似偏

責鄭

秋大水書水災之始

左傳

杜注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程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

乃其宜也

胡傳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

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澤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矣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於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爲解誤矣

大全注宋鑑神宗熙寧六年上以久旱憂見容色王

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元年

十一

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爲災則書也

汪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濫爲害蓋歷時而未

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七

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

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姜氏入之後襄

二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

人然非非常爲災則不志也

按春秋謹災異大水必書歷時爲災書時不書月汪

說得之堯之水論者委之氣數非堯所致而文定

謂開闢以來水未得所歸積漸致然尤爲特見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附錄左傳冬鄭伯拜盟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胡傳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十一

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爲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家氏曰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之罪二年書王以魯賊未討而宋亂又作于穆之會特書成宋亂篡弑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

孫氏曰穀梁以二年書王爲正與夷之卒則莊閔僖

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正何人之卒也

汪氏曰許止楚比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之弑皆不書王以正其罪豈以督之弑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而其他弑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歟

按穀梁云正與夷之卒諸家多非之胡傳謂正宋督之罪優矣而家氏以魯宋連說尤爲有關

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十三

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

父孔父開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范注開謂并禦

程傳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胡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西

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當無君之心者必先窮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窮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大全注前漢書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 後漢書孔融傳

融見操雄詐漸著頗書爭之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之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實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卻應承操風旨令路粹枉奏融不軌書奏素市范曄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

趙氏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美其能死節也 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按孔父之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圭

事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關君不忍乎又曰蓋爲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陳氏曰牧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弑君斯及則弁也左氏得之 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雖衛甯喜殺太子角楚比殺太子祿皆不書必大臣也然後書大臣諡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弑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與人也

亭堂胡氏曰聖人取三大夫蓋君已弑力不能討至

此止有死耳常人之情於此轉易者多故聖人取其死節也

汪氏曰或謂孔父大夫不當蒙弑文夫苟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爲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以褒其死君難此聖筆之精意也朱子綱目書宋太子邵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等蓋竊取春秋之義也不然袁淑乃宋邵東宮小臣又何以不言殺乎

啖氏曰左氏云華督見孔父之妻於路遂殺殤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去

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耳

按先殺孔父而後弑君固是一事故先書弑君後書及其大夫也孔父當是名劉原父之言有理孔父與其君始終自是忠義之臣杜孔以從君之非取怨於民責孔父過矣人臣事君豈能事事皆由己哉孔父受先君之託以輔少主所言卽有不從亦不可輕去觀督之弑君必先殺孔父使孔父早去則殤公之弑久矣華督黨焉與孔父不能並立平日必有瑕釁遇便而肆其毒亦非專爲奪其妻謂孔父禍及其君

尤非也杜孔責以令人見其妻爲不能治閭門殊屬閒話不關事情公穀程胡皆予辭可證左傳注疏之失穀梁以父爲字又云諡范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諡欠明

滕子來朝

左傳

杜注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孔疏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爲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爲天下宗主尙得命邾爲諸侯明能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去

黜滕爲子爵

程傳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胡傳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慙也

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六

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趙氏曰滕侯爵自齊桓霸後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此時未有霸者故知在喪也朱子曰前不見滕侯卒乃不通之論延平李氏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

滕本稱侯桓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爲精然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竊以謂從胡氏之說於理爲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桓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台黨締交此夷狄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爲私屬則不自強而碌碌於時者久矣自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治一義而發達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元

殺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爲通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爲桓公弑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邪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辨小國

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其自降爲子而一切從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程沙隨說春秋見得此意卻頗有理

茅堂胡氏曰滕本侯爵降而稱子者首朝桓公黜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祿擅易其爵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者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

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有用夷變夏崇獎逆賊潰亂三綱之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稱王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杞莒用夷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黜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

沙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卽其事也

廬陵李氏曰滕稱子張氏之說亦善發明胡氏者然

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爲在喪而後曰齊桓伯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爲有見者而在喪之說鑒矣故沙隨程可久以爲春秋時大國強暴每責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產爭承以爲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爲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而僖二十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比前說又不通矣且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數從齊桓爲之請於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按諸家之說紛紛程子謂降稱子朱子用沙隨說自降爲子二說亦不同程子謂滕後屬楚故降稱子胡文定謂以朝桓降稱子二說亦不同夫屬楚在後豈遽降朝桓之日可疑也自降爲子不過禮物從其薄者易辦豈遽實貶其爵可疑也朝桓在一時而一貶

更不可復可疑也若在喪之說朱子謂前不書滕侯卒已自駁倒獨王黜之說雖無事實可據而於義無礙豈王室雖微威力尚可及於小國命黜之典或有之歟廬陵李氏說與左傳注疏合可玩 程胡之說爲眾所共遵自是正大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賂故遂相宋公

杜注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賊也

穀梁傳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程傳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胡傳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

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慙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

趙氏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也 公羊云內大惡諱其目言之何遠也按逆祀僖公昭公出遜皆書之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爲齊所殺何不明書乎可諱則諱可譏則譏不以遠近爲異也

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

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爲之也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重

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爲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爲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

張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馮立督然後其亂始成遂使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所爲作也家氏曰魯桓負弑君之大惡王誅不加乃復因宋之

有亂同惡相濟以爲此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國爲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蓋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爲此會將以謀宋而徼利而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計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

汪氏曰于稷澶淵之會縱臣子之弑君父薄之盟經荆蠻之陵中國皆關於君臣夷夏之大變故特言其事以貶在會之諸侯及大夫也杜氏云成平也然齊桓會于北杏以平宋亂而經不書則此非平亂明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重

所爲者惟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變也又曰謝氏云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事之謂成按杜氏謂成平也說得太無味趙氏謂成就也謝氏謂遂其事之謂成方合書法成字之義 此亂宜討不宜成書以成宋亂自是議辭公爲稱首下有取鼎云云罪在公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蠲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

裳幅烏衡統紘經昭其度也藻率鞞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鬬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美

杜注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 郕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郕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郕城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

何注卽就也

孔疏謂非有就而有之爾

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也

程傳四國旣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於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

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毛

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陳氏曰宋以郕鼎賂公其書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故郕鼎賂魯齊

西田賂齊書取而已矣

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

家氏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郕鼎納于

大廟專責魯也魯取鼎於宋而春秋目之曰郕鼎言

未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繫其器於郕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繫之於宋魯桓身弑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大廟大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郕之鼎宋之賂胡爲乎至哉聖人秉筆誅姦曰成宋亂曰取郕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示後世皆特筆也

蘆陵李氏曰春秋致賂例宋以郕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劉氏曰宋鼎書郕俘書衛彭城書宋取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

按取郕鼎爲受宋賂故書以示譏郕只是鼎之舊名耳公羊謂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似非正意何氏又謂鼎出天子所賜亦未必然納大廟本以示誇而不知其獲罪於祖污及於廟矣往取非一日於納書日舉其終也書法取納二字各一義見郕鼎不當取而大廟尤不當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侯

左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已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紀謂

程傳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胡傳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小弱爲齊鄭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所謀度不能自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庇焉

劉氏曰左傳云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竊謂春秋雖亂世兵革之事亦慎用之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傳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穀梁謂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桓惡不差滅而紀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

汪氏曰成七年曹伯朝六年十八年定十五年邾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爲貶或以紀侯不貶從滕子

之同同然穀鄧邾牟葛不從同同之例蓋聖人問紀之小弱傷其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原情以恕其罪也何休范甯以紀爲進爵則未知隱二年紀子之爲闕文耳

按下文有入祀故左氏有來朝不敬之說蓋以甫朝而旋入必有其由也公穀並作紀似優此稱紀侯嫌於前書紀子故何注公羊謂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范氏注穀梁謂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皆臆度之辭前書紀子伯明有缺文不足據也後此皆書紀侯當以侯爲正紀作紀胡傳謂紀懼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齊求魯爲主便可原不與滕例論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

杜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

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胡傳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

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悖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尙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汪氏曰史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爲王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紆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厲王暴虐畏其伐復去王號至熊通伐隨令諸王室尊爲王王室不聽乃怒自立爲武王今按此言東遷始僭號指武王而言也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廬陵李氏曰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紆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駒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鄆敗鄆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鄆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閒矣莊公四年文王熊黃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鄆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霸之權與始此

家氏曰鄆侯者熊黃之舅而首滅之不謂之夷可乎

是會也春秋著夷狄亂華之始故書

汪氏曰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
北杏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濫觴其關於
天下之故不小矣三國同會以懼楚鄧首被滅蔡則
偏於侵陵桓文而後服屬於楚同於鄧邑熊虔滅之
熊麋封之僅存一縷之緒至春秋之終遂不得已而
遷州來以求庇於吳鄭則數遭侵伐疲於奔命會無
寧日榮陽成皋之地殆爲爭戰之墟幾不能國內袒
請命願爲囚俘觀諸後日之變則會鄧之舉豈非中
國陵夷之端乎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劉氏曰公羊云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著鄧與會也非
也三國相會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鄧且實行會禮
非會而何据齊侯鄭伯如紀爲比例彼自妄說爾
按楚僭王猶後世草竊者之僭稱帝也居然與天子
並立矣故攘楚爲春秋之大旨此會經不言楚實因
三國始懼楚而會故特書之而胡傳亦說得有關繫

九月入杞

左傳討不敬也

杜注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穀梁傳我入之也

汪氏曰或以爲蔡鄭入杞然滅偃陽滅賴皆稱遂此
不稱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蓋因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
會其說耳

按此杞爲杞國不與紀侯來朝混看左傳討不敬誤
也來朝本結好豈因不敬而遂入之 書入杞以譏
魯桓之貪暴高氏推及於桓之弑君只是旁意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修舊好也

臨川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不請盟而桓及之盟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己之
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無聞於夷夏也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

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
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
來稱會成事也

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范注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

程傳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
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

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胡傳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張氏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蓋聖人初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書

未嘗以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也程子之傳精矣家氏曰陳夏徵舒蔡般之弑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夷狄則討之今魯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戎若有人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幸之故特爲之致

啖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於策夫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

陳氏曰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適齊皆致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如

杜丘于淮圍許迄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郕之戲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婁臨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爲書之穀梁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榘首止甯母洮葵丘鹹七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來年杜丘淮二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書

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致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惟之會僖公爲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至也齊桓既沒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至也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勤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也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爲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

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
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爲喜也未至以前詎
敢以爲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
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爲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
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廬陵李氏曰至例啖氏陳氏二家說皆有得處但陳
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盟楚豈不得意啖子
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心圍齊何得非功亦
有不通者故獨胡氏說爲長而胡氏於致前事致後
事之說又略焉則又當參以公穀也又曰春秋書公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美

至自地六唐穀乾侯瓦夾谷黃是也

按盟戎結援秋往而冬還書冬公至自唐見在外之
人也據事直書而貶自見 書至以危之爲正意與
戎盟便可危程子討之之說是推論一層 因危又
言喜去經意愈遠矣

附錄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
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
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
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

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
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
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
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
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
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
曲沃伐翼

春秋詳說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春秋詳說卷六終

春秋詳說卷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桓公

三年

正月

程傳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未嘗弑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

胡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麻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麻而經皆書王非不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一

班麻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二

劉氏曰杜注不書王者時王不頒麻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麻不得其正非謂不頒麻也何爲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卽不頒麻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亦不書朔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是知不書王者不爲麻也王氏曰闕文則不成文義如紀子伯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若桓不書王四年七年無秋冬皆聖人削之也通諸二百四十二年惟桓公之簡十四年不書王又豈紀錄者他無脫漏而獨脫王字乎皆當從程子爲正 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爵命而歸治其國桓公服除猶不朝王請命則無王之迹彰矣

家氏曰或云周衰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公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聘當誅而獎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矣

汪氏曰或云宣亦篡立而不誅其無王何哉竊攷經之所書於桓世再削秋冬王之冢宰來聘則書名諸

侯來朝必加貶而宣世書法全異豈以春秋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方伯諸侯及中葉而弑逆者相踵討賊者無復可望故變例而從同歟程子曰春秋時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謂此類爾

廬陵李氏曰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爲後人誤加其說已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遂附會以爲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是又不知正弑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十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爲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三年始著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三

氏獨取程子又曰范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宣亦篡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也按程子謂桓無王而胡文定又推出必待三年而不書王之義理自正大不能別爲之解但責桓公無王是正意天王不王是附意

附錄左傳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陽驂絙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公會齊侯于贏

左傳會于贏成昏于齊也

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家氏曰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以爲此會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爲此會以締好於強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故春秋於贏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追弑君之討而終殞於齊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女恣爲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四

可不謹哉

按會而定昏魯齊兩失之而魯有求於齊桓之失較重也書以見始之不正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左傳不盟也

杜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羊傳晉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何注晉相也時盟不敵血但以命相誓 据盟亦相命不道也 以不言盟也 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

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程傳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胡傳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論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五

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詩兔爰小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

荀子大略篇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汪氏曰當時已有是名但天子作經特筆書之書之所以取之也

高氏曰胥命者相推爲牧伯也春秋之變始於齊衛胥命而終於吳晉爭盟自爭盟觀胥命所謂彼善於此也故春秋善胥命

問胥命齊衛勢敵故齊僖自以爲小伯而黎人亦責

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爲伯故彼

此相命以成其僭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爲者專之矣

戰國諸侯齊魏會於濁澤以相王其後秦人致帝於

齊約其稱帝此其明證也朱子曰說亦有理

汪氏曰朱子意與程子傳稍異姑兩存之竊攷莊二

十一年鄭號胥命于弭同謀納王不可云相命以伯

况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

于郎一盟惡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推爲伯矣蓋

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

事耳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六

按胥命者相告諭也所約之言齊侯道一徧衛侯道

一徧彼此以心相信不待歃血爲盟故善之然亦只

是彼善於此之善 高氏相命爲伯汪氏辨之甚當

朱子謂之有理是泛常許可不必泥 汪氏辨相推

爲牧伯之說是也而又謂當時已有是名天子特筆

書之恐不然胡傳云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乃

於此事有取非於此名有取也若已有是名何爲特

起乎 當時只是書會天子因其胥命不盟故異其

文以別於常會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
郕公作盛

左傳紀求成也

程傳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高氏曰紀侯懼齊欲親魯鄭亦然

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朝與之會也

汪氏曰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爲紀左傳云杞求成豈因入杞而傳會其說歟

按前杞侯來朝公穀俱作紀此處公亦作紀他處杞無稱侯者程子從公穀作紀非無據也左傳俱作杞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七

方朝而入入而又會似不合情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左傳

杜注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益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開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關於所不見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程傳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胡傳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厭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家氏曰陰盛於陽太陽爲之失光晝晦爲異大矣

汪氏曰日食三十六食既者三此年而後荆楚僭王鄭敗王師射王中肩宣八年而後楚莊圍宋析骸易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八

子伐鄭鄭伯肉袒晉大敗于邲屈服荆楚襄二十四年而後齊崔杼衛甯喜弑君吳楚橫行中國皆臣子僭造夷狄暴橫之應變既大則其應亦僭矣

按日食變也日食既變之大者也或曰日食有常度歷家可推而知何云變乎曰天象與人事相表裏天象見於上人事應於下以陰抗陽必有其應可不謂之變乎胡傳謂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是也但應有遲速不必在年月之內耳且如陽九百六水旱刀兵之類皆可推而知豈可以前定而不謂之變乎或曰數既有定則修救皆屬虛文予曰天變既有關

於人事則人事亦足以回天變恐懼修省積德行仁或災不及傷或轉禍爲福皆理之可信者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程傳疊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

司傳要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九

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綦不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六官之禮矣其節矣故書

薛氏曰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別也

王氏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迎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

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如他大夫翬弑隱而相桓臣子無討焉則固書翬如他大夫也桓立而相翬是德翬也德翬則是桓弑隱桓罪著矣

家氏曰翬者桓所與其爲篡弑之人爲桓謀所以定

其位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世去疊族以正其弑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共爲逆也若曰翬者

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

劉氏曰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左氏之說非也

虞夏李氏曰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爲譏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爲君逆也出美不書逆者蓋公也譏禮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十

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爲合禮誤矣

按胡傳意重不親迎而諸家皆謂不當使翬一意皆不可少愚意尤重使翬杜氏注左傳謂昏禮必稱

先君以爲禮辭故傳稱修先君之好此與書公子之意無涉也

九月齊民送姜氏于譚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杜注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

按禮不送女况越境而送之魯地乎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士

公會齊侯于謹

穀梁傳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程傳齊侯出疆送女公違會之皆非義也

蜀杜氏曰魯逆失之輕而齊送之失之過其貶固鉤者也羣不奪公子齊侯稱爵斥言其人以見不正再言謹者所以甚之也

按此卽爲娶齊女而會當是不親迎於齊而約此地以行親逆之禮也書會齊侯明其與昏禮異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左傳

杜注告於廟也不言暨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

公羊傳羣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傳其不言暨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台三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程傳告於廟也

胡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其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暨往逆則既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士

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做笄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張氏曰齊僖愛其女之過至於越境而送之遂使魯

桓之出不爲親迎而爲齊侯在謹特往會之僖之送桓之會皆非也春秋謹而書之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

家氏曰或謂公會齊侯于謹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暨之往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

乃遽往會于謹則公之出爲齊侯而出非爲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

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謹也受之于謹不以謹至者不與公受于謹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義薛氏曰書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也

臨川吳氏曰昏禮之大節有三納幣一也親迎二也夫人至三也得三則皆不書魯桓會鳳書議不由媒介而自求昏於齊也逆女書議不親迎而使公子輩也送姜氏書議齊侯親送也會謹書議不親迎而親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三

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輩以譏魯桓初使輩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謹也

汪氏曰文定此年傳謂娶夫人國之大事莊二十四年傳謂婚姻常事不書蓋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桓公之娶姜氏不合於禮故以爲大事而悉志之者所以垂戒而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按從謹來而曰至自齊以國言也書法若云姜氏自

至乃輕之之詞會謹而姜氏已得見乎公直謂之夫人實然爾左傳杜注云告於廟據至自齊之文也

程子因之告廟固所應有而不足盡其意也穀梁以此爲親逆合禮尤非蓋姜氏後來淫亂禍魯醜態無窮故謹書其始之不正以示譏豈以爲合禮而予之哉魯桓不當使輩逆既使輩逆但當待之於國而輩以夫人至齊侯送女至謹桓會齊侯于謹而受其女皆非禮故書夫人自至略去逆者也竊疑使輩逆而齊侯必欲桓公親逆就之中途以從便而桓公往行親逆之禮受姜氏以歸似亦通然于謹終爲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四

非禮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杜注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程傳稱弟義見隱七年

臨川吳氏曰齊僖親送女至魯境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按此非泛聘左傳致夫人是也仲年僖弟夫人叔父尤見其親然而過愛非禮矣杜氏謂女嫁隨聘恐非

經旨 致女可以無譏或在弟年上見意

有年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楊疏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程傳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弒君者所立其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五

惡有閒故大有年則書之

胡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

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有年大有年各一而已桓宣大惡何道而有年乎

張氏曰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等事十八年閒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爲異特書於策著桓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三年

六

茅堂胡氏曰孫明復云桓十八年惟此一年有收以著桓世之多凶殪也伊川日記異也異反同者也大常爲同小變爲異每歲凶殪此有年則爲異矣汪氏曰公羊云以喜書故說者以爲慶祥苟以爲慶祥則不獨書於桓宣矣

廬陵李氏曰有年大有年三傳皆以爲祥而趙子亦列於慶瑞門與獲麟同例其說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是以志之凡豐年皆告於宗廟勸民而敬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達春秋不書祥瑞之意

按春秋謹民事有年大有年當書以志喜而諸說多主紀異以爲天道反常只是深推一層以罪桓耳恐非孔子之意及閔張氏之說謂憫魯國之民見得當桓之世民不堪命得遇有年爲民之幸便覺有意味可從

附錄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杜注爲明年秦侵芮張本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四年

七

左傳書時禮也

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何注諸侯田狩不過郊

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程傳公出動眾皆當書于郎遠也

胡傳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泰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四年

天

周禮大司馬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獮殺也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張氏曰狩用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然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魯之大野乃常狩之地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然矣

高氏曰桓始昏於齊而有年奉之凡侈心生於中則逸德見於外郎魯疆場也遠狩於疆場危之也公有

篡弑之惡人得而討之會不是念而違狩於是知其安於弑逆恬不懷懼也先王之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春秋之時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非因田狩以講兵又或非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得不詳著以垂戒焉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祗譏親讎河陽本非狩特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耳 四時之田見於周禮爾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四年

九

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是矣

劉氏曰公羊謂春日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何休以謂春秋制王制承謬亦復闕夏鄭康成乃云夏時制度避其號不亦妄乎說穀梁者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夫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穀梁自顛倒之耳

按周之正月夏之仲冬狩固以時而于郎則違故書以示譏 隱城郎十年戰于郎蓋魯之要地故不憚遠而為之備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何注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

程傳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大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四年

三

胡傳宰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

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贈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四年

三

汪氏曰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今按此不言禮典事典舉其重者也惠帝以平陽侯曹參代鄒侯蕭何爲相國繼又以安國侯王陵曲逆侯陳平爲左右丞相文帝以絳侯周勃與陳平爲左右丞相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厥後石慶爲丞相封收戶侯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

陳氏曰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臣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爲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

張氏曰天子之冢宰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簒弑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故君天下者必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二百四十二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弑君之罪王不能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閭人類將變爲禽獸故闕秋冬於冢宰聘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生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祇之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四年

三

劉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者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者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今銜命下聘弑逆之人故書名貶之左氏云父在故名非也武氏子求賻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來聘言幼弱也褒貶不既明矣乎若糾擅攝父位自取冢宰者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公羊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亦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哉

趙氏曰若其代父攝行卿事當依仍叔之子爲文何得加名故知爲貶

按聘所不當聘故隆重其辭以示譏書天王以見天王而可有此使乎書宰以見宰而可如是使乎糾是其名貶之也左以爲父在公以爲下大夫俱非胡傳謂來聘名糾以貶冢宰錫命去天以貶王互觀以見義愚謂稱天以貶見其當以天道自處去天亦貶見其不能盡天道此處不得專責糾當與歸贈同看桓執不討而又不朝天王何故使宰來聘天王之失大宰矣之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四年

附錄左傳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何注憾者狂也齊人語

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

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趙氏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責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

啖氏曰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接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唐陵李氏曰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再赴其謬戾甚矣

按趙氏謂甲戌下當有脫簡是三傳皆曲爲之說不可信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雖不言會也程傳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胡傳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誣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惜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家氏曰書爵目其人而貶之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臨川吳氏曰如紀者朝於紀也凡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他國則稱如內外辭也諸侯相朝雖有其禮然春秋之時小役大弱役強強大之國必不往朝小弱之國雖敵體之國亦不相朝惟小弱必須往朝於強大蓋畏之也齊鄭以強大而朝於紀之弱小蓋借朝之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詐不得以行也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劉氏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

與襲侵人之國無異聖人誅意之效也故兵莫惜於志鎮錙爲下公羊以爲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爲不可書而改會爲如以亂名實哉按假朝而欲襲之但書如紀可以思其故也杜氏謂紀人來告故書胡傳謂紀人主魯故來告尤明左傳云紀人知之而不言究竟想齊鄭往而不能入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穀作任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何注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

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程傳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

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

代行也

胡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

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

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

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汪氏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知 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行。今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

家氏曰。大臣耽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尙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及子也。去年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今仍叔子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爲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爲貶。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爲未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侯莫從。桓

葬陳桓公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以篡立懼。諸侯討已。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而爲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桓公以紀之。婚姻結好於王。以掩大惡。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按。宰糾仍子疊書來聘。見王室之卑。屈天子之尊。以求好於諸侯也。譏天王使聘。是正意。仍叔世官。是附意。胡傳專從世官立論。欲借以儆時君耳。八年又使家父來聘。遂迎王后于紀。高氏之說。或得其實歟。

葬祝丘

左傳

杜注。齊鄭將襲紀故。

王氏曰。譏不時。

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

臨川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篡立而葬之也。按。春卒夏葬。似不失期。然葬由陳佗。或出草率。故略其辭。據下文。城祝丘。土工必不待深夏。不過卯辰月耳。葬猶在前。則不及五月之期。亦未可知。曾葬而後書葬。又似難以不月責陳人。魯史失之。亦近是。

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按是時齊魯方睦何云畏齊為備乎據後文姜享齊
侯于祝丘則是齊魯往來之道或城之以為憩止地
耳 譏不時是正意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
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无

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
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
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
無賴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
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
矣

程傳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
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胡傳接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
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
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
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殺君而得政天下大惡
天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
僭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
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
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
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
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
所能與也

薛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
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

張氏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與兵伐諸侯今一
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
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

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視聯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啖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

安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於鄭王者，無敵於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夷狄非有禮義王者不畜也。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

陳氏曰：言戰矣而不言戰，言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王自將討鄭，計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廬陵李氏曰：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

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以而救衛書子突又不可一概論也。

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哉？蔡衛陳

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加於鄭，而三國從之，託公義以濟私忿耳。

劉氏曰：穀梁謂舉從者之辭為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又安云舉從者之辭何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

按王親伐鄭王之失也。然當時王不能命諸侯討矣，王室之卑勢至如此，三國從王未必不各挾其私然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從王之名自正，故書法如此。杜氏謂王師敗不書，不以告豈初伐時徵師於諸侯，魯不從故敗不復告？然胡文定謂不書戰不書敗，存天下之大防，較不告為有關繫。鄭莊之惡不待貶而自見，王失於輕舉三國從王而不力戰，有從之名耳。鄭抗王師至於射王中肩，此天下之大變也。豈復可為君臣哉？春秋為王諱，但書伐鄭作不了之案，蓋有不忍書者矣。鄭伯勞王且問左右視同兒戲，好惡莫甚焉。

大雩

此書雩之始

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

塾而烝過則書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程傳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國事而書

胡傳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禘祭於己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邵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由性命而發言也

張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不書至非常祀之月或遇旱

曠則因旱而舉春秋書之以見災異

臨川吳氏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爲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熟尤爲非時也魯有舞雩壇蓋祀帝於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家氏曰郊禘亦僭而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侯爲禮各異故書大以斥其僭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劉氏曰左傳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耳遇旱而雩非常也非當當書書爲旱發非爲過時發也汪氏曰經書雩二十一左氏於此年云書不時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僭耳

廬陵李氏曰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

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爲正故以爲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爲大旱趙子以稱大爲徧雩舊說又以爲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備矣穀梁例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說以爲必待時窮人力盡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爲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於山川之義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按書雩以紀旱爲正而書大田以見魯之備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三

左傳云不時非公羊云旱祭是而以大雩爲大旱亦非

蠡公作

左傳

杜注蛭蝓之屬爲災故書

公羊傳蝓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蝓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傳蝓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

朱子曰蝓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劉氏曰上書雩冬蝓之爲物常因旱而生

按旱則生蠡上書大雩下書蝓則雩之爲早明矣

冬州公如曹

左傳瀆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程傳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胡傳按左氏瀆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五年

美

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未故先錄其本

張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

縣也左氏乃云瀆于公杜注城陽瀆于縣州國所都

昭元年傳云城瀆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

遂以瀆于爲都未詳孰是

臨川吳氏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同

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

君如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危亡將寄託於曹假朝也

以行實則奔也

六年

春正月寔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杜注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三

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

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范注畫是相過去朝遠

程傳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胡傳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流同姓則名正名

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閒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寶保倂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三

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家氏曰夫以外諸侯入備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於王思所以爲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也劉氏曰公羊云謂之寔來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爲禮乎

按此疑有闕文以無所屬故屬之州公因其來魯故記家氏謂賁州公是也於魯無譏三傳皆不以

寔爲名獨程傳謂名胡文定從之而公穀以寔爲虛

字承上文亦似有味

附錄左傳楚武王侵隨使遺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纘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彙

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腍糝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瘠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

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公左

左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杜注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魯地

家氏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遂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早

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諸謀之功也歟

按紀侯以謀難來會出不得已太無可譏即冬來朝亦同此意何譏之有家氏謂春秋無譏是謂復來不能無譏據胡傳言也

附錄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貝少貝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咸齊齊人饋之饋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嘗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

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簡車馬也

杜注鄭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聖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范注邵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

程傳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盛夏大閱妨民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爲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厭庶修

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汪氏曰夏之仲冬乃建子之月周之八月乃建未之月盛夏煩暑三農耘耔之時而驅南畝之民以簡車蒐徒爲事有人心者豈爲是哉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聖

孫氏曰大雩大閱大蒐之類皆譏其僭天子夫子修春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

臨川吳氏曰先王之時兵弭不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三時所教其法皆略惟仲冬教大閱其坐作進退擊刺直如戰陣乃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行爲其僭禮故因失時而書之以著其僭

陸氏曰公羊蓋以罕書也按以其非常故書爾非爲少也穀梁蓋以觀婦人也按經無異文傳自穿鑿劉氏曰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始一閱耶抑謂桓

公今始一閱也文之不遍難以強合

按閱以八月見不時是正意而大閱又以見備是副意故書譏之 因鄭忽訴齊而爲之備則大閱出不不得已然平日之無備可見矣程胡皆兼此意 穀梁將以觀婦人無解或以文姜欲觀之而然歟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聖

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爲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程傳佗殺太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眾人之公也

胡傳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討賊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辭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

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佗之弑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

啖氏曰佗踰年之君不曰陳侯以賊誅也

臨川吳氏曰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聖

歸之蔡篡弑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篡立既葬桓公君陳亦已踰年矣然篡賊非可稱君故名而不爵凡篡弑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鄰國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爲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殺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歸之矣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

趙氏曰佗殺太子之賊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淫於蔡淫獵於蔡不近人情

廬陵李氏曰討賊例已見州吁下公羊穀梁之說皆傳聞之謬耳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

以討賊者廣爲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

按莊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蔡人殺陳佗爲立厲公地耳故程子謂蔡殺之實以私然春秋深與討賊故就陳佗論之殺之爲當也公穀皆不得其實或是佗有淫行蔡人以計誘而殺之蔡人人字正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之人字稱人子之也殺之者見子則佗罪可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異

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凡無正也子

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范注莊公母文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子

程傳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卽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家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胡傳嫡家始生卽書於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異

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若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張氏曰蓋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

劉氏曰公羊以謂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

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苦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

按左傳所云則魯史書之於冊久矣孔子存之以見嫡嗣之重禮宜然無他意公穀之說傷雅皆非經意

古無太子世子之分故左氏云以太子之禮舉之

今則天子嫡長子曰太子諸王曰世子不可紊矣

冬紀侯來朝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聖

程傳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轉其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爲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

胡傳按左氏會于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沙隨程氏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乎

汪氏曰桓公篡立得罪於君父兄惴惴焉不能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卽位之始年求盟於鄭三年求婚於齊未幾次班後鄭而取怒於齊則非時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憂偷信縮固繫於齊人嘖笑之頃又安足與謀紀難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之謂矣然春秋所以恕紀侯而不之貶者如人遇強禦於國門之外苟有過者亟執其裾而懇之不暇問其人之善惡也夫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下告於方伯遠率則無非齊之與國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吳

其所以僕僕朝魯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聖人其以是而恕之乎比事以觀紀不能自強於政治苟焉依人以圖存魯桓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朝禮而莫之或恤齊以強大肆意於吞噬小弱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按此來朝無貶辭紀求援於魯而必責以不當朝弑君之桓恐不切於事情卽責以不自強亦非原情之論齊之滅紀如石壓卵何以自強乎只是紀人主魯備書其始終往來之事耳 次年逆王后于紀而祭

公先來魯似魯桓主其議者則類年朝會固為齊難而亦兼為議婚未可知也紀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或因是時已與王室納婚故借王命以紓難而魯人畏齊不敢為之周旋其事歟

春秋詳說

卷七

桓公六年

吳

春秋詳說卷七終

春秋詳說卷八

桓公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左傳

杜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三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七年

一

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程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胡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李氏瑾曰火田直焚一叢一聚豈容焚一澤也議豈物故書之

牟陽冉觀祖輯

之不振非以蒙真為齊東人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杜注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張氏曰穀在襄陽府穀城縣鄧在鄧州皆去魯絕遠

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臨川吳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國可

用火此不當田狩之月而火田又成巨非狩地故議

劉氏曰公羊以謂成巨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固不

繫國焚之者撫之也以火攻也按公羊凡內取邑不

繫國悉歸之邾婁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成巨焚

之今但曰焚成巨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

按盡成巨而焚之縱獵之過也杜氏謂焚火田也

胡傳焚林而田甚明公穀火攻之說與書注不合

高氏謂成巨舊地近齊故孟子以成巨蒙為齊東野

人此說誤齊東魯西魯地如何在齊東孟子責蒙語

范注別言朝同時來不俱至

程傳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天子

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

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

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朝別立

義也

胡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

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

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

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

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

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

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

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

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

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

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

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

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

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

焉何也按周志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者不復能用刑也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七年

四

服虔曰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弑君之賊故賤而名之

陳氏曰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朝桓有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名其甚者也

趙氏曰左傳云穀伯鄧侯名賤之也此說不明故不取公穀並云失國之君假令實奔魯而公待以朝禮即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日朝公不應越例書名而沒其來奔也

陳氏曰失地之君不日來朝苟有出者如衛侯朔奔

齊譚子奔莒是也苟有來者如邾伯來奔州公實來是也

汪氏曰或以無秋冬爲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冬有月而闕時定公十四年無冬有事而闕時月此可以言闕文也豈有二年秋冬無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况公羊傳桓十七年閏夏然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猶書事於年下惟成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穀梁皆書冬十月苟曰桓公四年七年非聖人所削不容三傳皆闕蓋三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削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疑得聖人之旨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七年

五

按朝惡人之說孔疏已有辨駁而程胡皆主朝桓黨惡以其取義正大也竊疑穀鄧遠國非尋常往來者故史錄其名以記之耳穀鄧偏於楚欲求援北方魯爲望國故相繼來朝以觀可恃與否此亦只是紀侯紓難之意在穀鄧似無可貶諸家或責穀鄧不親楚以自固尤與事相左

附錄左傳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左傳

杜注此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
瀆也例在五年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
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
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程傳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六

胡傳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
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
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
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
所謂自夏而魯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
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
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
見瀆書也

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
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凡四時之祭皆用孟

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此正月烝則夏之仲
冬也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按正月

之烝不失時也公羊曰譏亟也經爲五月又烝故書
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則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

耳 禘非時祭之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爲

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見春秋惟兩書

禘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

嘗禘三祭遂有諸侯缺一祭之說皆不可信而鄭玄

注祭統以爲夏殷禮誤矣

汪氏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七

瀆與未易災之餘而當之慢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
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當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
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焉或者謂
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故聖人因其失禮而特書
以重其惡其言失之鑿矣閔僖之禘文公之大禘亦
可謂有大惡而不可以祀先君乎

廬陵李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
烝公羊亦同詩云禘祠烝嘗此取協韻耳非有異也
王制曰春祠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
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與王制同

吳氏草廬曰王制篇內兩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祠此說是也

按程傳用杜注之說謂冬烝非過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如此看春秋書法方活不然仲冬而烝又何待書正月建子卽夏令之仲冬公羊謂烝亦與五月又烝意合獨穀梁謂冬事春興似與左傳開蟄而烝同故文定引左傳文以明其異開蟄而烝語見桓五年大雩下杜注謂建亥之月

天王使家父來聘

左傳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八

杜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程傳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

胡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旣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廣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贈仲子會葬成風則宰恒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

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此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按胡傳謂家父不加貶以重責宰相理甚正大然則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九

本文只是旁意而天王之使家父貶意自見汪氏謂家父亦家氏之子孫父旣爲字何得世蒙此稱乎朱子於節南山詩下已存其疑小序謂刺幽王不足信也

附錄左傳春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翼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傳正月旣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

其禮甚矣

胡傳春秋之交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臨川吳氏曰建子之月已烝矣建辰之月又再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

宋氏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二事而一貶

按正月烝不失禮此爲失禮相形而見其失故疊書示貶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十

秋伐邾

陳氏曰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

附錄左傳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急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圖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孫氏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人之國故直稱伐邾

高氏曰紀也滕也鄆也穀也郕也杞也或朝或會和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宜乎其反見伐也

按春秋首注云大夫專也於經傳無所據只是言大夫帥師耳 孫氏責魯是正意高氏責邾是旁意

冬十月雨雪

左傳

杜注今八月也書時失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十一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程傳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按此爲春秋用周正之一證若夏正亥月則雨雪何

必書

附錄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逆始此

左傳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

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程傳此祭公受命逆后卻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問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三

胡傳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此說是也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三

劉氏曰爲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於紀姜氏委諸伯父伯父其以予敬若先王之禮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有弗恭使者以是言也復於王魯使大夫請於紀侯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於紀姜氏使某也以告主人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也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用王后之禮逆以歸也此豈人臣之所當遂

於竟外哉

茅堂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卽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其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論禮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爲媒

而用是往逆其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義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爲遂事以深譏之孫氏曰桓王娶后於紀命魯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后於紀故曰遂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逆后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罪祭公且罪魯也

宋氏曰萬乘之君使弑逆之人主婚行禮可乎

臨川吳氏曰士昏禮納徵之後行請期之禮歸期有定日而後親迎重昏禮也天子之尊雖與士禮不同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十四

然亦必先知女歸之期而後可往逆也魯媒紀女爲王后蓋已先報可於王矣雖已報可而未知紀國歸女之日王遽遣祭公往逆祭公不知其期故過魯問期而後往紀往紀逆后者王命也過魯問期者非王命也故春秋書法如此魯爲媒而不報歸女之期於王魯之慢也王未知后之歸期而遽然遣使往逆王之輕也祭公無王命而私過魯問期祭公之事也參譏之公羊以爲祭公此來方是使魯爲媒若可則就往逆果如此則輕遽尤甚疑不然也

趙氏曰左傳曰禮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言來言遂

足明譏矣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

卽謀於我若實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今不言使卽罪全歸祭公

按胡傳不用程子朝魯之說故引劉原父以發不宜使三公之意恐非正旨魯爲媒祭公來魯議事本無失處只是當更復命而後逆曰遂逆以見少一番周折爲自專耳孫氏之說較明吳臨川以私過魯問期爲祭公之專亦不合遂字意而其論事之始末頗核書法在遂字當重遂行無罪魯意陳氏殊多一折至宋氏又謂不當使弑逆之人主婚尤鑿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八年

十五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杜注季姜桓王后季字姜紀姓

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程傳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

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胡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眾大之稱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九年

七

劉氏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筮諷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覲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辭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

臨川吳氏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也歸稱季姜主紀而言也

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 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俄而宗

國亡焉是不可以不詳也

永嘉呂氏曰經書逆王后者一惟紀季姜書歸于京師而劉夏之逆不書歸蓋祭公之逆以魯爲之主故書歸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魯不爲之主則不書歸矣

孫氏曰左傳云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則劉夏逆王后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何哉

廬陵李氏曰逆后例三傳皆同獨陳氏以爲詳紀事也故當疑六年冬紀侯方託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昏之事故魯亟爲紀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九年

七

謀亦不待請王命而遂令祭公逆之所以託紀也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可哀也矣

按公羊何注云書季姜歸者明魯爲主當有送迎之禮呂氏魯爲之主故書歸似有理蓋逆王后重大事書逆自當書歸以見始末陳氏謂詳紀事似無謂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錄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遺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闕廉

師及巴師圍鄭鄧養甥甥師救鄭三逐巴師不克闕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皆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九年

六

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范注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程傳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胡傳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

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聞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類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薛氏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於諸侯非禮也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九年

十九

臨川吳氏曰大朝覲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已獨有疾則不得已而命世子攝行今曹之朝魯非甚急之務不可缺之禮也

按下書曹伯卒則此之不能自朝而使子代朝明矣夫不侍父疾而無事朝於大國父之使子子之從父使皆非也書法在使字張氏責以大義不當朝桓似失之泛

十年

齊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胡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人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弑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年

三

按胡傳駁正終生卒極有理而數盈之說亦甚曲然謂是偶爾書春王正月又全無意味故朱子謂文定以義理穿鑿也只得依他說

夏五月葬曹桓公

按何注以卒日葬月爲變例故有敬老重恩之說看來時月日多因舊史難以拘定

附錄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左傳

杜注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胡傳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於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趙氏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穀梁曰不遇者志不相得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年

三

按經意直譏其無信爾豈論其相得不相得乎

劉氏曰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非也公羊本解遇爲

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謂此爲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爲說其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

按杜氏之說甚明胡傳惡衛侯失信固是而亦見

魯之蒙恥

附錄左傳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矣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年

三

程傳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欲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爲主甚其惡也按程子止於九年此是程子泛論亦以傳例書之

胡傳春秋加兵於魯眾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又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

於魯境尙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汪氏曰三國稱爵所謂目其人而責之也 州吁非宋殤則不能舉伐鄭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魯之師故雖主兵在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爲首也劉氏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 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也

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年

三

張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有大罪極惡三國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罪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爲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也

趙氏曰穀梁云來戰者前定之戰也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耳

按三國來戰罪在三國鄭之啓釁齊之偏聽衛之從

齊皆有罪也 杜氏云無敗績是也公穀言敗未確

未必善魯用周班只見魯無罪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杜注宋不書經缺

公羊傳

何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許屬上三國來戰于
耶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

胡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卽
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爲耶之戰又結怨固黨爲
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
奪爵示貶

陳氏曰此耶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
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
衛方抗子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
惡曹故略之也

汪氏曰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
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

人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

侯衛侯鄭伯戰耶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曹以

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也

按稱人非略也貶也因耶戰而有此盟胡傳前書其

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二語斷

盡 公羊注何氏之說非也

附錄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

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闕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

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

加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鄭師四邑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
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于蒲騷卒盟而
還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
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
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

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胡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餽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

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
爭兵革不息忽儀璽突之際其禍憺矣亂之初生也起
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
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
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
矣

高氏曰昭公不終於位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考
莊公之心慮知其積非必有餘殃矣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
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爲不臣者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之戒矣

高氏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按莊公射王絕母殺弟倫常滅矣文定特卽其殺弟

一事爲論猶偏言之也以奸雄之才行悖逆之事貽

謀不善其兆亂也宜哉書卒葬者同盟之常例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

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
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
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杜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
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畱先鄭伯
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畱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
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
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
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
子不爲也此反經行權出處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胡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
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
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
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
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
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

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辭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語權者其知之矣

陳氏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曷爲從其恆稱而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不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爲辭也詳矣

孫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於鄭故奪其爵

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爲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

劉氏曰公羊論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劫之如力不能而夸爲大言何故聽之

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爲此者乎

廬陵李氏曰祭仲左氏稱祭仲足而以仲爲名穀梁同之胡氏陳氏以爲命大夫則仲爲字矣二說既不台而公羊則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注者又以爲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於是漢儒反經合道之失出此矣故范氏以爲害義傷教不可從要之胡氏說是蓋經書命大夫有三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尊之貴王命也其是非則見乎事矣故陸氏例曰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爲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敬之也得之矣

按此事三傳不同頗難折衷在左傳穀梁以仲爲名公羊以仲爲字而胡傳因之謂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取義似曲若公羊以祭仲爲知權此大謬也

依常說當罪宋人而鄭之廢立全關祭仲安得無罪胡傳深責祭仲是矣此處書法當重被執者略執者執祭仲公羊謂祭仲往省於甯塗出於宋宋人執之按其地殊不合鄭在西宋在東甯其在宋之東乎何以省甯而道出於宋以被執也杜氏謂祭仲之

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當是宋人誘之與言而遂執之耳 反經爲權始見於此其後相沿諸儒皆不識權字得程子辨之人乃知權不離經所以善經之用耳

突歸于鄭

左傳己亥厲公立

杜注突厲公也爲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遠祭仲故不言鄭

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何注挈猶提挈也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程傳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也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辭也突以庶孽正固爲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

曰歸易辭也

汪氏曰易辭此年突歸莊二十四年赤歸曹僖二十八年三十年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昭十三年楚比歸是也順辭僖二十八年曹伯歸襄二十六年衛侯歸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哀八年邾子益歸是也難辭桓十五年許叔莊九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是也逆辭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衛侯朔哀六年齊陽生是也

高郵孫氏曰以歸爲善則鄭突楚比果善乎以入爲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惡則許叔稱字果惡乎

陳氏曰小白陽生稱齊去疾展與稱莒皆爭國也突弗繫之鄭亦弗繫之曹則篡辭也

劉氏曰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爲

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廬陵李氏曰經以篡而書歸者二此年突莊二十四

年赤執而歸者二僖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

也失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

也書歸例惟穀梁得之

按上書執祭仲此即聯書突歸于鄭突之歸祭仲之

爲也此罪案祭仲爲首突次之宋又次之不稱公
子所以貶突謂歸爲易辭亦所以罪祭仲杜氏之說
非也

鄭忽出奔衛此書奔之始

左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胡傳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
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釋公
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
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
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
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
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
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
於壞諸侯之館垣卻逆女之公子於野皆變其常度以
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魯忽
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爲善
也

張氏曰忽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其立其奔皆不
由己是以不爵也

陳氏曰鄭忽身爲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
矣故書奔昉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未可以
言奔必若忽而後可以言奔爾

廬陵李氏曰春秋初年數天下之彝倫者自鄭莊始
殺弟誓母敗王師自以爲保國之計得矣然身沒未
幾國內大亂可以爲永鑒矣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
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櫟人殺檀伯而入櫟
據強都以窺鄭諸侯會于袤又會于曹以納之而弗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三

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
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
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
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而楚兵迭至矣鄭莊之奸
雄亦果何益哉

陸氏曰公羊謂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
貶按前後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
稱子何關爵乎

按突歸忽出其事相因皆由祭仲而然出奔宜名而
忽繫之以鄭猶子之以見當立而不當奔胡傳責其

自取亦是正論傳所引詩多注疏之解與今所尊朱傳不同鄭詩無多而數篇皆爲忽作恐不然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之始

左傳

杜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

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鄭衛爲仇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重

慈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故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陳氏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

永嘉呂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

汪氏曰翬始帥師會伐鄭不稱公子今柔始會諸侯盟以穀梁溺會伐衛例之亦安知非貶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豈非世變之大者乎

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

按書柔會盟貶柔實所以責桓公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作童

左傳

杜注夫鍾鄆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左傳

杜注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胡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一年

重

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家氏曰二年之閒兩盟四會惟宋之交春秋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

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爲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爲國爲民其罪均耳

按臣先盟君屢會魯之於宋何其殷勤也高氏憾鄭

忽似得其實而宋之數與魯盟會或亦欲固突之位與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歐蛇

左傳平杞莒也

杜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隱四年

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程傳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

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二年

三

臨川吳氏曰紀為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為紀謀

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

之莒偕其不能為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蓋可知矣

按杞公穀作紀程子從之此盟當以謀紀難為是但

左云平杞莒莒人伐者杞也此作紀於事不合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傳

杜注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

張氏曰南燕姑姓國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

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焉耳

按此盟若專為宋鄭則燕不得與吳氏謂別有他事

因為鄭請近是然玩上下文當以會宋為主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左傳

杜注不書葬魯不會也

按杜氏謂魯不會故不書葬為是公羊何氏謂仇子

去躍葬非也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作鄭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二年

三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

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杜注虛龜皆宋地

張氏曰宋納突於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

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屈己

往來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

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

汪氏曰桓公屢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不已因為屈

辱然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為辭則是宋公有志於會

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愷忽于郎之戰幸鄭莊之卒欲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之厲公篡忽特欲反忽之所爲而求善於魯以爲之援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杜注武父鄭地

張氏曰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懇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二年

三

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桓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

永嘉呂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按三會爲鄭求宋也宋不從而又盟鄭以謀伐宋魯桓之反覆多事亦甚矣魯非親於鄭只是惡鄭忽而因以助突耳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陳氏曰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

按各一事故各書日不相承爲文杜謂因史成文是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二年

三

敗矣

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胡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高氏曰內沒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鉤其罪也

陳氏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略之也於是欲平宋鄭期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宋曹衛鄭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臨川吳氏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己之恩與魯結黨爲伐戰之舉魯桓棄屢盟屢會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讎舊好之宋交道之反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二年

聖

啖氏曰穀梁曰不言與鄭戰取不和也不知省文之義故云耳按此後魯常與鄭和公羊傳義是也劉氏曰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按書法在及字罪桓公也議平不允而伐且戰直是憤兵無禮之甚魯鄭伐宋而戰于宋魯鄭與宋戰也穀梁謂魯與鄭戰大非言戰不言敗當是無大勝敗公穀言諱敗亦未必然

附錄左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并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

曰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

十有三年

春

附錄左傳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蒨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鍾撫其不設備乎夫固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三年

聖

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杜注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

孔疏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

公羊傳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圖耶亦近矣耶何以地耶猶可以地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其不地於紀也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三年

聖

胡傳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爲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天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

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微辭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若實爲宋鄭戰何得主齊紀乎蓋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然紀懼滅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左氏云宋賁賂於鄭且賁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爲戰也公羊云曷爲後日恃外也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按先會而後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三年

聖

日成會而後戰也恃外有何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蓋不地者在紀都也無他義

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數數爲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爲

永嘉呂氏曰紀以垂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爲紀謀者既無以爲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爲黃之盟求

以安紀亦晚矣

劉氏曰左傳所載不書所戰後也若宋鄭相怨爲此戰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齊戰也何故反沒戰地平公羊云近故不地則郎之戰非爲近也而曰郎猶可以地不亦誣乎

按內先紀外先齊當以紀齊之事爲主若鄭宋爲主書法不應如此書及戰自是魯亦戰杜注不及其戰非也孔疏說明穀梁戰於紀近是公羊何注近戰於龍門非也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三年

留

三月葬衛宣公

左傳

杜注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胡傳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臨川吳氏曰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爲敵怨衛助齊滅紀魯爲紀禦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

陳氏曰凡君在喪恆稱子衛宣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

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按此葬三傳俱無說而胡文定台上書衛侯觀之以深責其子得春秋之旨方戰而遣使會葬見當時猶存厚道

夏大水

張氏曰陰盛之災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

春秋詳說

卷八

桓公十三年

留

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雖不復怨氣蘊結有以致之與

按公羊何注謂龍門之戰民悲哀所致恐難以指定

秋七月 冬十月

春秋詳說卷八終

春秋詳說卷九

牟陽再觀祖輯撰

桓公

下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餽禮也

杜注以曹地曹與會

臨川吳氏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一

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按戰勝而謀以備其後吳氏謂虞齊衛之報怨得其實矣

無冰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時燠也

胡傳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辭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

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永嘉呂氏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二

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淒風苦雨故夫藏冰發冰者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或謂開冰而書無冰豈有建寅之月遽開冰乎春秋所書螽蟴李梅實隕霜之類皆據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開冰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禾之例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冰而後書無冰也不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冰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比乎

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因陽盛氣煥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按藏冰發冰國之大典於其無謹書之示人以冰之重呂氏志異無備二語當玩此可爲春秋用周正之一證建子之月無冰爲異若建寅之月無冰不須紀矣何氏謂夫人淫泆所致亦出附會

夏五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三

左傳

杜注不書月闕文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胡傳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爲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

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括蒼趙氏曰史闕文傳記未備不敢參以己意如夏五郭公之類也

按夏五下分明闕一月字而聖人不肯增可見臨文之慎

鄭伯使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四

程傳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胡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臨川吳氏曰正月魯鄭二君會曹而未盟故鄭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

高氏曰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爲子人氏實違君命其寵任之蓋有自來矣來盟於我彼欲之之辭也蒞盟於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蒞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衛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之盟也杞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結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

按重其事故使其弟春相會夏又使弟盟何其頻也罪在鄭伯不在其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五

左傳

杜注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臨川吳氏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

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之類及此御廩是也御廩者以貯人君躬耕籍田之米專供宗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者

高氏曰御廩災此將不得奉其宗廟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種桂以供粢盛而災焉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

汪氏曰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臺社譏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六

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其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

禘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胡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七

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

張氏曰有御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况周之八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以四日之閒遽舉嘗祭乎特書以責其苟簡蔑裂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

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爲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趙氏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按此乃大故何得不

志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議不敬也非爲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

汪氏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社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議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爲常事也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傳會以爲皆信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爲重祭而烝非重祭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八

乎嘗而謂之大春秋何以不書大乎趙氏辨之當矣按合上御廩災方見書之之意災以譏不謹災餘而嘗見不敬而胡文定又以周正八月見不時可兼用然不敬意居多杜注謂災其屋救之而息不及焚故曰不害如不及穀小事耳不宜書災趙氏辨三傳有理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按齊僖與魯桓翁壻也宜書卒葬而杜氏引隱六年盟父爲證豈卒葬專爲同盟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蔡人在衛人下

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達
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
正也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
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
蔡怨魯之損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
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
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九
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
也

趙氏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國
兵而不自交鋒也

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爲人所以之稱四國
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魯
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
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况以人之兵伐人之國乎
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者矣

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

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
序爵而已矣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
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興
也

張氏曰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
因此與爲仇讎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
爲丁未之戰宋以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
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
死生惟宋人之爲聽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

人者不同故書以夫宋不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
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
使之逞志其罪皆不可勝誅也

王氏曰宋公以私忿而用四國之兵四國合黨而惟
宋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國助於此故五國之
君皆貶人之

汪氏曰或謂言以者用彼師代戰而已不交鋒蓋泥
於左傳紀柏舉事皆吳楚自戰故云爾蓋蔡師微弱
故不詳錄也夫苟不自交鋒則非能左右之謂矣况
傳稱宋以大宮椽歸爲盧門之椽經書魯取穀則非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十

不交鋒之驗也

按宋罪爲重四國次之當有首從之分 罪齊襄居喪又是一義 宋主兵故言以四國皆爲宋起兵是宋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之自帥其師不待言豈有四國戰而宋反坐視之理汪氏辨趙氏說可玩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十一

讓而無徵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胡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惟恐不足未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

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汪氏曰賻因喪事而求且諸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之所當歸矣然猶服御之物也金則直爲貪利爾世愈降而失愈甚頃王之周又非桓王之周矣

張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爲况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畿內稅租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十二

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以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示譏家父爲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見矣

家氏曰求之爲言者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求言也今以萬乘之而徵需猥及於不稟命之諸侯始之求賻猶曰諸侯不賻天子求之以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孫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

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貶天王之惡亦大矣弑逆不誅又數聘之又命大夫有求不王甚矣

按此貶天王爲正意責家父次之於魯無責焉蓋非所當貢之物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著諸侯之不臣也

按求車之下書天王崩則求車爲喪備也王室微弱甚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三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惟不討而八年之閒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按王氏謂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卒則會葬如禮不貶而惡自見夫王既來赴魯豈得忽然或相沿不親往耳王氏因大王不書葬故發此議竊恐未然

五月鄭伯突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

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也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穀梁傳譏奪正也

程傳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胡傳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四

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陳氏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蟠子伯子皮而衍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

張氏曰凡爲國君而失位出奔皆以自出書之所以罪其自失也書爵不名者罪輕惡淺其位爲未絕突

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書名絕之也

高氏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突曷爲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蔡之與突實無憾

按突方倚蔡仲以得國而遽殺之突亦忍人矣蔡仲殺雍糾勢將及已不得不出奔也故云自取書奔以敗之若蔡仲逐昭立厲旋又逐之亦惡得無罪前書突未爲君也既爲君矣而出奔故書鄭伯必斥其名非君之正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五

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

杜注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也稱世子者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反正也

程傳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胡傳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

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厭辭也

劉氏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待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不能君國當爲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也若偏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篡國何故出入無惡乎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六

陳氏曰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

張氏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於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胡術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爲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

汪氏曰前失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突之歸不繫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

按忽既立而出奔曾有國矣故書復歸以其本爲世

子當立也故繫以世子且君喪未終而去國亦宜稱子與言復歸于鄭者鄭固忽之鄭也鄭莊五月卒七月葬忽九月奔此四五月中豈容無君忽之既立也明矣 據本文見忽當立非貶辭杜氏深責忽非春秋正意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胡傳許太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辭上告諸天王下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七

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辭也

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

劉氏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入也

陸氏曰本無位則稱入

陳氏曰許叔稱字以是爲宜入也是故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

廬陵李氏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入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

亂倫失正已失國而又復春秋以其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侯其改過也故書歸書入而不名胡氏於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辭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辭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爲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誅是蓋不知入許之本末而妄爲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此條穀梁得之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六

按胡傳告天王赴方伯固是大義然當日事勢恐不得遂許國爲許叔所宜有乘閒而入以奉社稷未爲不可書入者難之也亦幸之也儻得入不入忍聽宗國之殞滅而偷生苟安乎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鄆
穀作蒿

左傳謀定許也

張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壤地相接欲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讓而不受乃與鄭人今鄭不能有齊魯又爲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

高氏曰魯嘗爲齊絕襄新立復通好自是與文姜爲鳥獸之行而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以齊侯爲主廬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魯以爲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其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爲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邾人牟人鄫人來朝

左傳

杜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何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眾眾足責故夷狄之

胡傳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朱子曰朝非微者之禮

劉氏曰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無異滕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

陳氏曰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故貶人之

蜀杜氏曰聖人不與諸侯之朝桓獨來則削其爵二國則貶而名三國則人而賤之蓋三國班見故人之也杜元凱以爲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遣世子耶

按責朝桓爲黨惡屢見之矣此處責以天王崩三國不爲禮而同時朝桓理極正大 三國稱人貶也杜注皆世子之說不可信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杜注櫟鄭別都也在河南陽翟縣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程傳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

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統君其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音可不謹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三

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高氏曰前曰歸恃宋與仲今曰入宋怒而仲不納亦

見其義不容也

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于櫟言將逼鄭也鄭忽反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見矣春秋因忽浸微而不見以著大都之害閔忽之無臣子而不足自立也

張氏曰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者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按傳十七年高渠

彌弑昭公立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祭仲逆鄭子

於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

厲公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憂儀之事皆不

書者以見忽憂儀之爲君末矣而不足紀也

家氏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

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

篡至於再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

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之不能保也

按入櫟將據櫟以爭國也已曾爲君故書鄭伯名之

又所以示別也 忽突同爲君忽稱世子突但稱鄭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三

伯子奪明矣 大都爲害文定推旁意以爲戒而本

文不重此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公作侈宋公上公有齊侯

左傳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杜注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胡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

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

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

公雖纂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强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永嘉呂氏曰或疑宋既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于衛而袤之會則衛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衛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據經伐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三

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爲伐忽明矣

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費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幸其危貪其賄黨其邪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代鄭無他賄故也

張氏曰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涇火就燥獨陳侯疑之爾然寡不勝眾所以疑

而遂合也

陳氏曰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若蔡林重丘牡丘召陵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

廬陵李氏曰穀梁地而後侵伐例三此年于袤伐鄭及宣元年蔡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蔡林傳曰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蓋以爲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召陵傳曰志疑也疏曰一會之中十九國眾力之强足以服楚不敢深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五年

三

入淺侵郊境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觀此說則是三役者其疑同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善發明穀梁者獨公羊以爲善錄義兵觀下文書至以貶公則恐不如左氏之得事情也

按書伐鄭鄭以國言是時忽爲君鄭自當屬忽若伐突則當云伐櫟矣左傳納厲公爲是公羊征突爲非伐忽納突無禮之甚忽應得國而無能爲突不應得國而有才智王氏以爲行賄是也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

張氏曰於此又邀蔡黨益張矣

按下書伐鄭則此會謀伐鄭無疑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左傳

杜注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

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程傳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胡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六年

王

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釀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汪氏曰如商鞅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

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之類 如趙高指鹿獻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之類

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會宋再書伐鄭不聞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翼而干正也

高氏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蓋突善結諸侯故也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爲之故以宋首惡也

張氏曰自鄭突入國之後卽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六年

王

朔與母構兄姦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居其上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強眾陵寡弱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焉

按會曹伐鄭亦先會後伐也會只是約齊舉兵耳非必爲行會禮衛蔡先後不重謂後至而序於下以示罰或是如此乃衰世權變之術也 不當伐而伐書以示貶是正意序蔡於陳下是旁意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

左傳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程傳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胡傳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

高郵孫氏曰重其兩伐正而納篡故危之也

臨川吳氏曰公至常事書齊皆譏也

家氏曰自去年十一月會伐師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爲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

按書至以重其事見久勞於外爲不義之舉此至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六年

壬

冬城向

左傳書時也

自連四月伐鄭爲之若會豪會曹未必不歸家氏謂歷三時乃歸恐不然

啖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汪氏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工則無妨農之病矣

按汪氏謂城築非可月成最是所以但書其時若衛

朔出奔專在十一月不相妨也 春秋重民力雖正

亦書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六年

壬

杜注惠公也朔譏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易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

何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 時天子使發小眾不能

使行 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 屬託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陳氏曰衛人立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

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也故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邾人立君而侏儒出皆書奔而已矣

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殺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

汪氏曰公穀皆云衛朔獲罪於天子今考左傳衛朔之復入放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然二公子怨朔奚待五年而逐之哉

廬陵李氏曰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為天子召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六年

无

而不往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召之發小眾不能使行朔走在岱陰齊地託疾而止不就罪也漢禮諸侯有疾自稱負茲舍止也張氏發明之是矣但公羊之意迂晦不明有類傳聞之辭未審然否

按當時天子號令不行豈能令朔出奔當以二公子逐之為得其實公穀之說或當時託辭因惠公有得罪天子處而借端以發也公羊此段文法深晦難解何注亦未明李氏為之解方可分其句讀疑其有誤

十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杜注黃齊地

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

汪氏曰黃紀地後屬齊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遽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特紀之削弱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七年

无

按平齊紀為重兼以謀衛左氏一旦字分曉汪氏之說齊魯各懷一心而為此會齊意非真與紀平故卒滅紀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會公穀作及

左傳尋蔑之盟也

杜注越魯地

臨川吳氏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淪盟伐邾桓公入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卒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不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

汪氏曰下書伐邾則趙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貴乎

按此當有故而盟非但尋獲之好也邾畏魯求盟而卒不免三國之伐魯桓之會盟不足信下及宋伐邾則此書盟爲貶辭邾求盟而趙盟應之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問夏字奚義作耶此齊魯交兵之始

左傳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七年

三

杜注奚魯地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臨川吳氏曰此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黃

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王氏箋義曰不言及者主名疆吏得公命與戰微者故不書

汪氏曰或謂此公戰諱不言公竊考明年公會齊侯于濰則齊魯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故知戰奚乃內之微者而戰宋戰乾時戰升陘則公及而諱之

也亦猶盟宿乃內之微者而盟幽盟齊盟翟泉盟處父則諱公也筆削之旨當連上下文并前後事迹觀之執一例則拘矣

廬陵李氏曰及戰例三此年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三年升陘是也乾時升陘諱公此戰穀梁亦以爲諱公左氏以爲公不親臨胡氏無傳未知孰是

按左傳爭疆說是疆吏自相爭戰非若公親臨無傷於好故明年復會此戰當無大勝負非必謹敗公羊注去夏明夫人不繫於公太鑒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七年

三

左傳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公羊傳

何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蔡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胡傳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

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啖氏曰蔡侯之弟歸而合義故字之

汪氏曰諸侯之兄弟例稱字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許叔懼於鄭紀季迫於齊故以難而書入此則蔡人召之順且易故曰歸然皆無罪是以稱字蔡叔以國君之弟出會盟無譏貶故亦稱字衛叔武則以攝君故不稱字而曰衛子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七年

三

張氏曰返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爲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卽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家氏曰蔡季之歸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書歸衰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傳者乃謂季獻舞爲一人愚竊惑焉

廬陵李氏曰春秋兄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陳黃楚比之書名者比矣書大夫之自某而歸者七季之自陳非若元咺孫林父

公孟張之假力於晉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取貴於

春秋者惟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胙之不仕與夫季子之來歸而已皆書字以貴之衛鱣雖合於春秋而不得同於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衛侯而鱣亦無可美也

按季稱字來稱歸而又曰自陳歸七字之中可悉蔡季始末以道而去非出奔也奔喪而歸非圖位也蔡季之賢堪與季札相伯仲故春秋深予之杜氏謂召而立之誤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七年

三

胡傳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眾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諡爲定名禮之實

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爲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啖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諡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惟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諡王之策書則云諡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之諸君皆諡爲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諡與僭同也惟桓侯請諡王之策書則云諡曰某侯諸史國史因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諡不得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七年

三

云公者諡王所賜也

劉氏曰諸侯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

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僕隸皆以其未得官爵爲稱謂暨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者爲虛位沒而稱者爲定名也

按胡傳用啖氏之說謂蔡季請諡固有理然非有所據因蔡季之賢想當然耳或季理葬事桓之爲諡出國之公議而季據實只稱本爵亦未可知杜謂繆誤或字之訛亦有之若公羊注何氏抑桓侯不能用季

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荆蠻穀梁注徐氏謂稱侯臣子失禮則全無義味不可從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

杜注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

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棄如敝屣瀆信而不仁甚矣

王氏曰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與邾盟秋又及宋衛稱兵無信尤甚矣况桓非隱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七年

三

之比乎

按此舉固由宋志而書及所以貶魯桓邾宋爭疆而魯甘背盟稱兵何爲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趙氏曰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日甲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按三年七月日食既十七年十月又食亦云頻矣在

天下則爲王室卑弱之象在魯則爲君將受禍之兆也 三年書壬辰朔此但言朔或史失之無深意公羊何注謂去日者著桓行惡懼其將見殺失之鑿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穀梁傳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三

范注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胡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殺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王氏曰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久也王朝之討不加三遣使下聘而追錫之命豈惟桓無王而周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

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明年錫命王不稱天譏天王之卒於不王也

按胡傳書王明弑君之賊身沒而王法不得赦固是懷懷大義愚謂桓公弑逆之賊十八年天討不加是年假手於齊以斃其身齊襄固極惡而在桓實得其報是即天討之所加也謂是年有王也可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三

公會齊侯于濼

左傳

杜注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與字

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

也

程傳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胡傳與者許可之辭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辭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天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三

劉氏曰不言及而言與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

孫氏曰濮之會夫人在是也不言公及夫人會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也

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濮而往也

薛氏曰不言及而言與何公不能制乎內而遂與之如齊曰與仇也齊侯虎狼也實有鳥獸之行齊魯之間非一日也以禮相見猶不保其無變况親與為非禮而又私狎之也

臨川吳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濮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

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

汪氏曰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傳稱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又曰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豈不信哉趙氏曰公羊云不言及夫人夫人外公也按聖人設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四

教不應如此頌碎公羊之說非也

按攜夫人往會已非禮夫人欲如齊遂與之同如齊此在匹夫猶不可而國君如是以自輕昏愚甚矣蓋其死期將至冥然不自知其不可也吳臨川之說得其事之曲折只因不能制夫人故會濮而夫人隨之會畢又不可令夫人獨往齊故遂同往久處齊國而謫夫人之通其兄能不取殺身之禍乎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

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殺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胡傳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卽位則其實亦明矣

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聖

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密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

高氏曰桓弑立不免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僭矣春秋不以討賊書者齊襄殺之非討弑隱之罪不以賊討所以絕無已之亂也澤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逆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亦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墮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子之

禍接踵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制之聘誅滕子穀鄆邾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爲人往往以不義而得眾故卽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於齊而有贏之會謹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爲莫己害矣孰知禍起於帷薄哉此蓋天理之應也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聖

胡氏曰隱公之讎在內者討於是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爲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彼三傳之說亦何足以知之

按正月如齊四月薨在齊三越月繼夫人而不返棄宗社臣民而不顧至於見殺而後已此等人只見其可笑而不見其可憫也公譖姜氏後齊襄計定殺桓而故爲歡留桓被拘留後乃殺之耳使桓知齊襄禽獸之行卽隱忍置夫人而歸以告絕於齊則無是事矣身寄他國而顯謫不祧齊何能安殺身之禍是其自取也以桓論爲冤死以弑隱論爲得償造化

之箴弄人可畏哉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仁也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聖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證證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范注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

胡傳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

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證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陳氏曰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茅堂胡氏曰桓公薨於齊賊未討而書葬何也桓公弑君之賊其討宜也然齊人自以其私憤殺之非討其弑君之罪又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難以明著其罪也但書其葬而桓公之罪顯矣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聖

家氏曰桓篡國之賊魯臣子不能爲隱復讎今死於鄰國受斃豔妻自其身而言固爲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陳佗之死於蔡殆無以異春秋諱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

汪氏曰或者乃謂桓公之葬魯人但以殺彭生爲賊已討夫賊不討而不葬孔子削之也非謂魯人不葬也苟謂臣子葬之卽書於經則晉樂書葬厲公子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耶

按胡傳云十八年書王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知之

其意蓋謂討隱之賊也予謂卽事而論不當置此而議彼書葬桓公見得魯人不能爲君報仇僅如是而葬爾文姜爲主不惟不能討賊且不能爲之聲言矣若謂桓弑隱魯人不能爲隱討賊葬以顯桓罪猶主討桓爲說意太曲矣桓弑逆而祔禍當是旁論桓公固有弑逆之罪只一二處責之足矣十八年中處處以弑逆爲說恐春秋本旨未必如是

春秋詳說

卷九

桓公十八年

罍

春秋詳說卷九終

春秋詳說卷十

牟陽冉觀祖韓撰

莊公

胡傳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春正月

左傳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君弑

則子何以不言卽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卽位之爲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一

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

胡傳不書卽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

其爲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

而書卽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

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

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卽諸侯之位

耶春秋繼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高氏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弑逆得位又不以

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卽位不正其始也

盧陵李氏曰經不書卽位者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之

立特以非出惠公之意與莊閔僖之繼弑者不同春秋既託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公之事又與閔僖不同蓋閔僖之立猶念念不忘故慶父叔牙卒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况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命於王即位而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爲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弑於鄰國爲念則非人子矣其不書即位僅比於桓公特書者異耳然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又知莊公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僖比也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二

啖氏曰左氏謂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

劉氏曰原左傳此意當爲文姜未有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姜之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于齊乎

王氏曰莊閔僖不書即位公穀以爲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然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榿皆在即位之年非不忍也

按左傳以文姜出不書即位先儒已駁之矣公羊謂

隱穀梁謂不忍亦未見大義所在胡傳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全以大義言矣李氏責其不以父之見弑爲念非人子則尤嚴切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杜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言孫護而去

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搯榦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范注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三

以貶之此輕重之差

胡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放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卽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辭何取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大全注連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則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四

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

臨川吳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弑實由夫人眾怒羣誚夫人內慙不安故出奔齊

問文姜與弑書曰夫人孫于齊何以不曰姜氏孫于齊乎茅堂胡氏曰絕於外則去姓絕於內則去氏內外俱絕則姓氏皆去曰夫人孫于齊則知其爲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姪婦乎

張氏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爲魯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由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五

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爲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爲妻綱五服之條父在爲母期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

人知本以自別於禽獸也
永嘉呂氏曰書夫人孫于齊則夫婦母子之義絕矣夫婦母子之義絕則凡人耳文姜之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母乃涵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弑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爲夫人也我可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

李氏曰下如齊復書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

汪氏曰文姜與弑桓公哀姜與弑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奔使若自知愧恥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於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惡魯之臣子無憤疾之心而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先儒謂唐武后廢中宗而移其宗廟張柬之等當廢為庶人而賜之死引春秋絕文姜之義以為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春秋於文姜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六

不曰姜氏而書夫人綱目於武后不曰太后而稱武氏蓋稱姜氏則疑於妾媵而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為天下之母而非庶人矣况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朱子筆削前代之史師其意而不襲其文豈非得傳心之要典也乎

啖氏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豈有先在齊而今書孫乎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錄之亦非也廬陵李氏曰三傳文姜之孫左注則以為文姜既歸

而復出奔公穀則以為文姜本未歸但因練祭時感

夫人不與祭故錄之二說已不同然稱姜氏左注以為文姜宜與齊絕公穀以為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絕不為親安知非謂魯之臣子當絕文姜而不以為親乎但其文意不明致杜氏誤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而左氏之傳始明要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

按書夫人以正其名而下書孫于齊所以深責之不書姜氏左傳絕不為親自是魯人絕之孔疏引舊說莊公絕母不復以之為親為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七

故曰禮也此說本佳而杜不從杜自誤耳杜又謂魯人責之故出奔吳臨川亦云眾怒羣誚夫人內慙不自安而出乎謂夫人自行淫耳不干眾怒羣誚事文姜歸魯而復孫公穀念母錄母之說並非夫人無歸國之義於孫齊書夫人見其失婦道之常兄妹無私會之禮於會齊書姜氏見其有行淫之醜

單伯逆王姬

左傳

左傳

杜注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

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何注不自爲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

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范注單姓伯字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命之使還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八

其國爲大夫者不名

胡傳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爲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志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臨川吳氏曰王將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於周俾先至於魯而後往歸於齊也

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

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於齊命之主婚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

張氏曰左傳作送王姬考之春秋之例非也况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豫書之當從公穀作逆

啖氏曰公羊云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自使逆天子何事召之不言使省文爾

劉氏曰左傳以單伯爲周大夫按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稱單伯會諸侯則爲魯人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九

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爲周大夫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鄆不得屬會于單伯也汪氏曰左氏惑於成襄昭之經書單子故云耳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仲亦周大夫乎

按王不當使意輕魯不當逆意重穀梁是也左以逆爲送送不當在築館之前張說甚明桓公文姜之事甚醜魯人未肯聲言他人聞之當在疑信之間無所嫌也故予謂不當責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爲外禮也

杜注喪制未闕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十

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胡傳魯於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爲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適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

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薛川吳氏曰時公在諒闇慮齊侯親逆若以嘉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敢辭主婚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爲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迎因其變常而書之以譏也

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弑於齊仇讎未復天王遽使魯主王姬之婚莊公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是時非無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十一

同姓之諸侯蓋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固與不辭同知主婚之非而築館于外孰與辭之不築也

陳氏曰齊襄弑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

汪氏曰莊公是時畏齊之強不以殺父爲讎方欲結齊好以爲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離齊之意略無幾微見於舉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主婚之事實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比事以觀而莊公忘讎之罪不可揜矣

趙氏曰左氏云于外禮也與讎主婚縱在域外豈爲

禮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築于外爲非禮是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以築于外爲合禮是知齊之爲讎而不知讎終不可與交則雖于外而亦非也又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囿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按胡傳甚明常禮則可父仇則不可然父仇未嘗上告天王則王之使無大失而魯之受爲未當也或謂居喪王亦不當使曰當日居喪無事不可行而獨不可奉王命乎汪氏謂非畏王命乃畏齊之強而欲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十一

結好可以扶出魯莊之心當日蓋委罪於彭生而不

以爲齊襄主使以圖了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書錫命之始

左傳

杜注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哀稱其德

公羊傳錫者何錫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何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舉證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孔疏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十三

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其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范注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弑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比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古

最大矣禮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其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無再貶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孰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不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

胡傳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

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爲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陳氏曰桓篡立周人不以爲罪宰渠伯糾來仍叔家父又來終桓之身不能正而追錫命貶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貶也

劉氏曰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爲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於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賵葬成風以無天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古

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深貶

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篡弑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魯桓已葬矣因其私諡而錫之尤爲非禮

張氏曰莊公主王姬之婚故王寵嘉其父桓公已終而遣使錫之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桓弑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

伐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褒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

廬陵李氏曰錫命例三莊王錫桓公寵篡弑也故不書天王以深責之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二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比之桓公則有聞矣故仍書天亦以見王室之失禮也又曰王不書天者錫桓公及賄葬成風也范甯以為仍叔來聘家父求車其失不減於賄葬成風天王出居其罪尤大於錫桓公而皆書天則此三者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耳胡氏以為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共

桓公以臣弑君成風以妾並嫡其事皆三綱所繫故其文一施之主何休趙氏又曰錫命公羊注取禮緯說禮有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戶以明其別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伐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禮九命異何休既引九錫又引九命其意以九錫即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

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矣舊解九錫之名與馬大輅戎輅各一立馬二也衣裳玄衣也樂則軒縣也朱戶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彤旅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秬鬯之酒盛以圭瓊之中以祭祀也胡氏於文元年傳曰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彤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宰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七

孔賜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鈇鉞秬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亦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為證而分為三事蓋詩人之辭不過言其大概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黻冕也王命士會以黻冕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為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

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園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又曰韋昭國語錫晉文命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六

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賜晉惠命下又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曰策命晉侯爲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按錫命之爲命辭命物不可詳考桓不當錫命而錫之王不稱天以示貶范駁何胡又駁范范謂非義之所存恐將聖人筆削看得輕易了當爲深求不可泛視也因魯莊主嫁王姬而錫桓公命只是私情非正典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胡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九

公也高氏曰姬不書伯季尊王姬也張氏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夫人也按書逆書築館自當書歸此一事始終也胡傳全從于齊上看出書法齊乃讎也逆之築館皆爲歸齊計莊公不能無罪也

齊師遷紀邾邾之始

左傳

杜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邾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

管城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邾鄆鄆國也或曰遷紀於邾鄆鄆

胡傳邾鄆鄆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眾以迫之為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薛氏曰黃之盟繼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強暴之無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二十

忌憚甚矣

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

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并詐者不可以誕取紀之土地人民受之於天子齊烏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於此聖人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遷邾鄆鄆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國而邾鄆鄆為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邾鄆鄆書師此

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

啖氏曰公羊云曷為不言取為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諱是掩惡也穀梁云紀國也邾鄆鄆國也或曰遷紀於邾鄆鄆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是紀之三邑

劉氏曰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取鄆取防猶分別言之况兩國乎

按公羊有取於齊襄復離其說非也胡傳以為貶不但書遷是貶即師字亦所以示貶故云用大眾以迫之也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元年

三十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左傳

杜注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耳

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胡傳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卽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爲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過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二年

三

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舍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興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譏之

蜀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難目之以示義猶曰爲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讎也

沙隨程氏曰書伐國也公穀以爲邾邑蓋邾附庸

莊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邾無駭入極杜注

秋七月齊王姬卒

附庸小國而賈逵以爲戎邑宣九年取根牟杜注東夷國而公羊言邾婁邑然經書邑必繫國如取鄆取邾取鄆卽小國也竊以爲極於餘丘根牟皆小國耳慶父帥師不害其爲得兵權伐國伐邑不必詳辨按書公子帥師自是爲後面弑君伏案蜀杜氏謂爲公之子不知君父之仇恐非正意於餘丘杜云國公穀云邑或謂附庸則介國邑之間然意在慶父專兵雖小猶書故胡傳從公穀作邑

公羊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二年

三

主之也

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

胡傳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爲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臨川吳氏曰禮經本無爲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爲之服以媚齊也

辭氏曰主婚之爲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

汪氏曰周禮爲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侯爲之不杖期固未聞主婚王女而爲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略矣而顧爲王姬之服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爲尊王命過矣

按爲之主而書其卒似無貶意胡傳從莊公服大功起論只是經外意非以服大功而經乃書其卒也

古禮不可詳考或謂之媚齊似爲矜母服者未必然

季子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部

左傳書姦也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二年

三

杜注禚齊地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其義皆同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胡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過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

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永嘉呂氏曰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沒則使卿寧楚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是也資中黃氏曰天下後世爲人子而使母至於是罪之大者也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

家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二年

三

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爲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

趙氏曰穀梁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從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竟乎按文姜齊侯之罪皆不容寬而文姜尤重莊公幼弱不能防閑其母又稍輕也胡傳引趙匡之說甚有斟酌然欲求救援之法不得不責其子黃氏之論未爲過也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觀宋莊枝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

春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疾之也

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范注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魯與同故貶

胡傳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三

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牟爲衛侯魯輒興兵會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

辟氏曰大讎不報而又與之出師舍其田而芸人之

田莊公之謂矣溺不書帥師所將之兵少也

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夫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讎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

資中黃氏曰溺貶而去族非未賜氏之比

廬陵李氏曰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據世本史記以爲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則以爲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留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左氏疾之之說固得之惜乎注者之無見也餘見於帥師下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三

按胡傳用穀梁甚確左注疾其專命非公羊謂未命亦非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按十二月卒四月葬合五月之數

五月葬桓王

左傳緩也

杜注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或曰卻尸

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范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如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緇藐遠也天子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雅輕言緇釋所以緇也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三

胡傳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劉氏曰公親會之不書葬常事也不親會之則書葬非常也

高氏曰平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

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莊公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略歟

沙隨程氏曰周人東遷之初尙有志於歸葬已而侵削益甚故於此始葬

張氏曰魯遣微者往會故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

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三

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曰桓王以隱公三年立其年則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夢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戕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朝周而王又不禮焉八年虢公忌

父始作卿士於周九年鄭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鄆劉爲邢之田于鄭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繻葛之敗七年而齊鄭衛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雖畿內之地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爲詹父伐虢是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納后聘魯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由此觀之豈非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於此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三

劉氏曰公穀以爲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如改卜之類而書改矣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

按改葬之說范注已駁之當從左傳緩葬爲是程沙隨別出一見謂東遷之初有志歸葬侵削益甚於此始葬恐非事實蓋平王書崩不書葬雖無可考想葬已久矣何獨桓王之葬以不能西歸而遷延乎平王崩武氏求賻求賻則必葬矣不書葬以魯不會葬也劉氏謂親會不書葬不親會書葬將謂平王之葬隱公親會乎恐前後矛盾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左傳紀於是乎始判

杜注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穀梁傳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范注雍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觀存亡之機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三

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鄆事齊庶肩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

胡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迷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眾相陵天子不能正力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乎

其罪也所以無貶乎人云者難辭也

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於他國不書曰叛以有兄之命也

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計析地事雖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鄭是也可謂明於權矣穀梁云入書內邦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於齊乎

陳氏曰紀侯在而季以鄒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也齊襄自桓始年挾鄭以圖紀黃之會魯爲之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三

求成不得免焉遷邢鄆鄆紀之不絕也如綫季以鄒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所欲者吾土地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爲也是紀侯意也是故稱字不稱字則是於宋魚石邾庶其

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鄰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鄒爲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概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於齊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書以鄒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

聖人怨季而重罪齊侯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例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其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故紀季之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知以賢而褒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餘見蔡季下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三

趙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賢也此乃紀侯之命且不得已而然何足爲賢哉按紀侯猶存兄弟同義不得已而以鄒入齊存其宗祀季無罪固也然亦無甚賢處胡傳立論得其平此便有大去其國之意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杜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胡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曾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其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所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三年

誦

臨川吳氏曰紀將亡矣以婚姻之故告急於魯魯莊不能自己故出次于滑將會鄭伯爲紀謀而祈哀乞憐於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無志之君也以爲莊之不競無異於昭之失國也莊之編書次者三此年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次成不書公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鄆而鄆降於齊救鄆而鄆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者不以救于公也書救則疑於其難掩矣餘見八年

按魯紀同以齊爲仇莊若報齊紀雖弱亦足助一臂之力乃在己畏齊而不敢報又豈能爲紀而抗齊乎次滑聊以自解耳

四年

春三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左傳

杜注祝丘魯地 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

穀梁傳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胡傳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其儉也兩君相見享於廟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誦

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汪氏曰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今按天子享諸侯於廟中則諸侯相享亦當於廟中

高氏曰禮姊妹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况用兩君相見之禮乎蓋爲名而已矣

家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姓氏者去氏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禽獸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氏姓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

臨川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禮於野者况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

按以妹享兄享之何名無恥甚矣吳臨川分享食燕謂享禮兼飲酒食物當是大縱其欲而爲之享食在廟燕在寢故胡傳謂享於廟中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三

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范注禮諸侯絕旁并姑姊姝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變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

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履緌所逆者內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爲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汪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哀其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

按孫說是

附錄左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

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闕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納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傳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櫛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三

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以入以篡衍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屬公也非子儀也張氏曰三國通謀取紀也

茅堂胡氏曰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詳其理通晉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屬

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會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况子儀之微者乎

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爲子儀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閒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卽突也高渠弼弑忽立子亶齊人殺子亶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歡心先遇于垂使紀失其援也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三

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

按公次于滑欲會鄭伯鄭伯不至而與齊遇蓋齊侯要之也胡傳謂鄭伯爲突是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杜注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

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

讎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譜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三

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程傳大去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胡傳凡大閔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庫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聖

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汪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爲

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也

或問紀侯大去其國杜氏以爲不反之辭穀梁以爲不遺一人之辭若謂其賢則未聞其能如太王邑于

岐山之下若謂其力不勝而許之去者則乖孟子效

死不去之義若謂紀季能附庸於齊祭祀不絕可免

紀侯之罪者則卻世子巫係於叔孫豹而不特序諸

侯吳人鄆人會戚而卻降在吳下以此觀之不能自

強者聖人之所不取也然則紀侯若何而可大者果其名歟茅堂胡氏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吾恐紀侯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也紀侯爲齊所偏雖其夫人在殯而不顧必不以儀章器物自隨欲假諸侯之禮以爲重也其賢於魯則以無殺人盈野者達矣故不去其爵不書其名而曰大去其國大云者猶曰大無麥禾之類有去國之言而無去國之遺故聖人詳錄叔姬而不志紀侯之卒蓋舜禪讓湯武征誅義皆在此學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聖

而不復何賢之有書紀侯去其國足矣加大字似非聖人立言之法或以大爲紀侯之名書所以罪之又無可據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棄之而不顧也使其弟以邑入齊請後五廟已則委國而去免民於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以其不爭而去與敗北出奔者異耳先儒有以太王之事擬之者過矣去邠邑于岐山之下從之如歸市而紀侯若是班乎永嘉呂氏曰不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爲仁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爲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強爲善之實又不能效死而弗去方之太王

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則有愧聖人之書大去其國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

王氏曰紀侯去國不守則是奔也矢死不返則宜名矣不書其奔而曰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者所以罪齊而閔紀也

陳氏曰諸侯去國恆書奔其不書奔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罪紀侯何罪齊也還邢都紀季以鄰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聖

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歟人之亡之歟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

啖氏曰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若然舉國而行何名去國文義相反矣

劉氏曰公羊以謂爲襄公諱非也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罪在諸人不在烹人奈何絕紀以爲賢哉

廬陵李氏曰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略同惟公羊以爲紀侯之祖潛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

之復讎何氏注曰齊侯謂死爲吉者復讎以死敗爲榮也此語甚善但以論魯莊之復讎則可以論齊襄之復讎則不可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故胡氏以爲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讎耳

接呂氏非罪非許直傷之得書大去之意襄公爲禽獸之行豈能復九世之讎者自縱其惡借復讎爲名耳程子謂非齊之罪頗可疑紀之大去因齊謀伐致然非齊之罪而何謀伐而不去則必待其繁虜矣程子是責其不能效死以守敵未至而先去故如此說宜善看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聖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胡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結魯君其

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大全注問滅國者必顯著其惡齊襄滅紀不書何也茅堂胡氏曰上書齊師遷紀邢鄆邵又書紀季以鄆入于齊又書齊侯鄭伯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滅紀之罪著矣汪氏曰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國都追逐其君而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盟

陸氏曰葬者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爲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陳氏曰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

高氏曰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恤其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爲名聖人以此罪魯文見乎此而起義在彼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女書葬者三人此與紀叔姬宋其姬皆閔之也

劉氏曰公羊以襄公爲賢非也

按胡傳罪齊是誅心之論高氏責魯只是旁意

秋七月

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郛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微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微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微狩也於微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微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胡傳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不與其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己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薛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讎會傲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為齊之君曰會傲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為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

王氏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

臨川吳氏曰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譏况越境而與讎人狩於彼國之地乎禚卽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

汪氏曰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也然則禚之狩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四年

哭

蓋亦興念及此以為行止之可否耶

按書齊人貶齊侯實以譏魯莊猶之與讎人會傲云爾杜注謂齊之微者誤薛氏辨之有理

春秋詳說卷十終

春秋詳說卷十一

莊公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胡傳師者眾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汝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五年

其四章曰汝水滔滔行人德德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德德者眾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為會禮也

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王氏曰齊侯數出會淫以其無名乃興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按如齊師較會享更無名且不畏多人知之

半陽再觀祖輯撰

秋邾黎來朝邾公作倪黎左作黎

左傳名未王命也

杜注附庸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

小邾子

公羊傳倪者何小邾也小邾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傳倪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胡傳邾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

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邾黎

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五年

二

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張氏曰按宋仲幾云滕薛邾吾役也則邾蓋宋之附

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

以爲未成國謂之邾其或然歟

王氏曰邾邾之別而以名見者春秋繁露曰附庸字

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邾國小故與介同稱邾

猶有禮介又不可以語此故介止言來而邾則兼曰

朝

廬陵李氏曰邾以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

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服役於宋故宋

仲幾曰滕薛邾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

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

禮也

按胡傳謂邾爲夷狄之附庸當是夷狄中之爲附庸

者非夷狄之附庸也張氏宋附庸之說不敢遽從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

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五年

三

程傳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胡傳穀梁子曰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

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

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

故貶而稱人

王氏曰不言公則若內之微者亦不足以見四國稱

人之爲君也

臨川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

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

汪氏曰傳稱伐衛逆天王命公穀皆云朔得罪於天子

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黔牟于周則爲逆王命無疑矣

趙氏曰公羊云不言納朔避王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爲之隱避是黨罪人也若以爲王諱則王室亂猶不諱豈諱此哉

按上書公下書人罪同而文異者以寓貶魯莊之意也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始此

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六年

四

杜注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

何注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

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言則伐者不正矣

程傳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子突則善王命也

胡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

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六年

五

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孫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惡也

劉氏曰古者字有曰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者唯其所稱而稱之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爲貴之曰天下無道賤尊貴少陵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爲事而諸侯成同類黨同行沮逆天子之命前雖貶之稱人未足以效王所爲之是也故復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

張氏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攜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以子突爲王之子弟若王子瑕之類則恐非也通經書王人三胡氏曰王朝下士書人故救衛之王人與盟洮之王人皆下士也但救衛爲義事則特書字盟洮不過奉命而出則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翟泉之王人左氏以爲王子虎則本非下士但春秋貶之而同於下士之例此變文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六年

六

也又曰通經書救二十三始於王之救衛終於吳之救陳胡氏例曰凡書救者皆善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而陳氏曰救不書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但胡氏得聖人恤患之大義陳氏得聖人憂世之微情皆可通按公羊以爲子突貴而繫諸人何注謂爲王諱其說非也穀梁善救衛最是而以子突爲名亦非杜注稱人稱字俱是褒辭程胡並因之爲定說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杜注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眾心以國逆告也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六年

七

程傳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於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胡傳入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辭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爲公選賢與

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陳氏曰歸君未有不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衍皆稱復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故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非未得國而不言復如蔡侯廬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害叔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六年

八

張氏曰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篡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也

家氏曰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朔之篡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

汪氏曰去年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驥武以玩王師考其時而惡自著

劉氏曰公羊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詭亂不經非凡例之體左氏云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

非也王人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蒙惡豈春秋意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衍皆與其復也衍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穀梁曰篡辭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位齊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伋齊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拽職立黔牟一也春秋以陳乞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六年

九

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為重矣胡氏謹始例說好

按朔書入見其恃王命而強入杜注以國人迎為說非也公書至見其黨惡而久於外公羊謂不敢勝天子亦多一折

蜺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叔作寶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

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胡傳俘者三傳以爲寶按商書稱遂伐三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第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六年

十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王氏曰俘者虜其軍寶也寶者所得重器也俘當卽獻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

汪氏曰朔入而後歸俘則知非得於野卒者而取之於朔矣

孫氏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於齊

高氏曰朔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

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

來歸衛寶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爲首惡

啖氏曰公羊云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讀於我也按

例無有改其事實而爲義者何煩曲說

按書俘書寶實其實也言若伐衛時俘獲者而實爲

朔之賂也胡文定謂結正諸侯之罪所以了上案穀

梁謂分惡殺魯非也蓋歸者受者同罪

附錄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

之騶甥甥甥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

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六年

十一

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杜注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

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按左云齊志齊侯來魯地求會耳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穀夜作昔隕公作實

左傳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杜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

昏沒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公羊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

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

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

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何注反者星復其位 明其狀似雨爾 周之四月

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王斬艾立義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七年

三

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

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

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

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

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恆星之

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

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

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范注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隕之時檢錄漏刻以知

夜中

胡傳恆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眾也人事感於下則天

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

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

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

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埽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

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大全注前漢書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雨長二丈釋

釋未至地滅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

雨河平二年封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

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七年

三

謂之五侯劉向言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

恣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平帝元始五年安

漢公王莽弑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阼

孫氏曰恆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

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眾也

臨川吳氏曰恆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眾星

夜無日光則暗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恆

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

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

至地如雨言眾多不可爲數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先後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

劉氏曰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以如偕而言星隕且雨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蚤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公羊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爲不書也

春秋詳說

卷士

莊公七年

十四

按恆星不見爲夜明只是日有餘光非日在天也如雨當從公羊非雨之說不必作而雨夜恆星不見初入夜也及夜中而星隕如雨總是星變先不見而後見其隕三傳皆說得不分曉

秋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杜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何注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麥苗同時也

胡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張氏曰書大水爲異非常也蓋文姜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國之大事故書

劉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也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妄也聖人爲記災而書耳言不害於嘉穀何益於

春秋詳說

卷士

莊公七年

十五

教乎公羊云曷爲先言麥而後言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審如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按麥之初生亦曰苗以周之秋計之非春生苗之時當是麥與苗爲二物然又必是初秋建午之月過則麥收不爲水害矣夏令之秋與麥苗不合申酉月不得言麥戌月不得言苗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左傳

杜注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胡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汪氏曰齊詩南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深責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嗟稱魯莊威儀技藝之美無所不至若曰獨少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雖國惡有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按此會爲文姜淫惡之終明年齊侯被殺矣頻書姜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七年

七

氏而兄妹之宣淫昭然言下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左傳

杜注期共伐鄭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范注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

胡傳用大眾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大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

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

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眾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

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圍鄭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八年

七

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鄭鄭降于齊師以

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矣

汪氏曰十二公惟莊公書次者三昭公書次者三莊

公忘親釋怨欲救紀與鄭而不能俟陳蔡不至而遂

及齊圍鄭昭公失國而所哀乞憐於齊晉卒至客死

皆惡之大者故書以示戒是以他公之次皆不書

按胡傳存或曰之說一出穀注一出左注依下治兵

圍鄭觀之左注爲長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左傳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傳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眾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八年

六

張氏曰久次於外而所俟者不至眾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眾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故楚將用師於中國則子文治兵於郢子玉治兵於蔿子庚治兵於汾今莊公不以仲秋田狩而教戰又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蓋莊公之治兵非豫備不虞之意實久後不得已而治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

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劉氏曰左氏云治兵于廟禮也非也以春治兵非其時何以爲禮乎廟中非治兵之地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爾於是焉習號令鐘鼓丁宣旌旗不乃太瀆乎穀梁意謂春秋多之亦非也先出兵而後治兵又非其常地故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豈貴其善戰而不戰也

廬陵李氏曰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茭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八年

九

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穀梁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按胡傳謂治兵于郎從上文看出譏黷武甚確三傳俱欠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作成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

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胡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張氏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俟陳蔡而陳蔡不來然後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以著其輕用民力之罪

臨川吳氏曰說者謂魯欲取郕而結陳蔡同伐陳蔡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八年

三

不至乃藉力於齊按魯弱於齊齊豈肯爲魯役魯亦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圍郕而徵兵於魯與陳蔡爾郕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郕獨降齊也劉氏曰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其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聖人諱國惡如改白爲黑亦不可傳世矣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審如此春秋爲縱失齊師之惡也按左傳齊獨受郕降欺魯甚矣書出無功尤可恥也

書法重在魯 公穀二說皆甚曲 胡文定責魯親仇讎亦是旁意

秋師還

左傳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衛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還也

胡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眾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八年

三

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眾何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蹟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眾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薛氏曰師還何幸之也何幸乎師之還公欲取郕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以夏降郕及秋而反公謀擊齊而遂不果故遲遲也莊公忘國之大恥滅同姓親讎敵暴師之久書之危辭也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

年之師尤爲非義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趙氏曰左氏云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勞師會讎何善之有且齊強魯弱自當不敢爭也

劉氏曰公羊曰善辭也又曰病之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邈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向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獨齊師耳豈可謂魯滅同姓哉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八年

三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還例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句侵齊聞喪乃還皆善辭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矣故胡氏皆不從三傳之說

按胡傳書師還譏役久不稱公重眾也一意俱確而役久尤重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胡傳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第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

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張氏曰不書氏與鞏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

汪氏曰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斯亦一義然智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大義既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八年

三

弑其君諸兒

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張氏之言乃程子之意也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勞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

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杜汪雍廩齊大夫

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胡傳按左氏齊侯遊于姑夢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鬪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八年

三

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沈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汪氏曰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弑賈舉州綽郈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倭堙祝佗父申蒯死於莊公之弑皆不得以死節書蓋近暱嬖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

陳氏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

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戕身之媒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八年

三

所謂積不善之餘殃也

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秋以賜履之舊得十二之強石門瓦屋之盟已駸駸乎有糾合之漸然迹其平生始於資鄭繼而求魯繼而平宋衛及其勢盛黨合於是伐宋入許立督無所不至至惡曹之盟衰然爲三國之長矣自是以來無非謀許之日至桓之十四年而襄公立定許叔而託繼絕之禮誅高渠彌以假討賊之義即位之初猶有可言至於魯桓之弑天理滅絕莊元年而遷邾郚邾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邾

又降矣雖禍淫之驗卒賊其身然東州小伯規模略定餘威振於殊俗久矣桓公襲三世積累之餘九台之盛夫豈無其故哉

劉氏曰穀梁曰以國氏者弑而代之非也宋萬豈亦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

按齊襄被弑殊快人心然以君臣之分言之無知弑君之罪自不可逭不稱公孫所以示貶見彭生而墜車則其被弑仍是弑桓之報魯史書齊事自當加一齊字文定謂以國氏罪僖公似非正意連管實弑而但書無知罪首惡也費紛如不言節只是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八年

三

齊襄私人文定謂其為致亂之臣得其實矣如蜚連惡來不可謂紂之忠義也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胡傳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眾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陳氏曰州吁之弑衛人為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

之弑齊人亦為之變踰年卒討之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齊詩為襄公作者六以齊襄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

劉氏曰無知弑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爾無知又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解之穀梁之說非也按雍廩殺無知而書齊人固見討賊之義或雍廩為倡眾人殺之也無知書殺所以正其罪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公及齊大夫盟于蔣蔣公殺作暨

左傳齊無君也

杜注蔣魯地琅邪緡縣北有蔣亭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

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淪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胡傳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

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汪氏曰莊公素無報讎之念自以爲出於齊倚齊爲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魯地而謀立糾以爲君爲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實欲以德報德也使莊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因無知之亂

春秋詳說

卷士

莊公九年

三六

伸大義而伐之斲其棺而暴其罪謀於齊眾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爲桓公之孝子而爲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侯處父荀庚孫良夫卻犖孫林父尙戍之盟皆不書公及獨於齊大夫盟說書曰公及者蓋深疾其情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於事也

啖氏曰穀梁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按讎人之子本不當納有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同

廬陵李氏曰春秋於說之盟書齊大夫扈之盟書晉大夫其辭雖同然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辭又書公

春秋詳說

卷士

莊公九年

三六

及則大夫無抗公之嫌而罪公之及齊明矣晉靈初卽位而趙盾書大夫則趙盾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譏公之後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強諸侯爲此盟也大夫不名疑杜氏說是又曰子糾三傳皆以爲當納趙子程子胡氏以爲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曰齊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似若以爲襄公子矣而終以糾爲兄故亦以爲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證之而定以糾爲襄公子於是魯納糾之罪明定以糾爲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子小白之

繫齊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親釋怨皆得其說矣

按齊事爲不決之疑案子糾小白之長幼及爲僖子

襄子皆有異說何以斷其罪乎若糾爲襄子則文定

責以親仇讎是矣若爲僖子則立僖子以黜襄嗣未

爲過舉也程子之論以糾爲弟若糾爲兄又當別論

文定蓋以爲襄之子小白兄糾弟說本程子而諸說

紛紛終難定卻文定以納糾爲釋父怨親仇讎爲

說愚謂生平不能顯言以報其父而匿怨以圖報其

子亦覺可疑汪氏發文定之意未免太過

夏公伐齊納糾

左作糾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高氏曰齊不受糾而公尚以莒之盟彊欲納之書伐齊納糾罪公也

永嘉呂氏曰凡書納皆內不受而強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于于頓楚子納公孫宣儀行父于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也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瞶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

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

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程傳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當與魯盟于莒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又曰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胡傳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辭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從義而聖人稱之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臨川吳氏曰襄公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皆齊僖公之子襄公遭弑而無嗣則糾與小白皆可君齊齊人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之不如小白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於國而奉以爲君小白之立蓋齊國公議爲社稷計也則小白乃齊國之所共戴而糾特魯君之所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爲齊君也入者難辭雖齊大夫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亦藉莒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汪氏曰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爲篡辭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太史公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且謂皆僖公子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而程子

謂襄公子似據左傳公子小白公子糾蒙襄公立而言今考小白與糾其爲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鄭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眞僞則公穀杜氏不可信也況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雖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讎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與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而罪惡著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矣

劉氏曰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亦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君前臣名乎

按程子據薄昭之言以桓爲兄桓當立糾不當立故納糾不稱子此說可從但謂齊大夫納糾以爲君又弑之故稱子似不然糾未入豈遽立爲君只是在齊當篤親親之義故特書子以見殺之過也 吳臨川謂小白爲齊國共戴糾特魯君私納以事勢言之是

如此當時未必從兄輩起見也且鮑叔奉小白其望重於管召故其事易成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左傳

杜注九月乃葬亂故

張氏曰無知已諫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杜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乾時

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程傳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胡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

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敵讎也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爲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陞皆不言敗績升陞諱公不書爲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爲與讎戰故雖敗績猶不以爲辱耳抑揚詳略之際皆聖人之微意也按納糾而至於戰戰而敗不量力而取敗書以示譏文定用公羊復讎之義謂不諱敗蓋因宋事而云然春秋書法未必爲此

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魯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胡傳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

春秋詳說

卷上

莊公九年

美

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大全注汪氏曰按通鑑宋高祖劉裕受晉禪殺晉恭

帝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帝盡滅其族梁武

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霸先受梁禪殺梁

敬帝隋文帝楊堅受周禪殺周靜帝後梁高祖朱晃

受唐禪殺唐昭宣帝

張氏曰糾者齊桓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爲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爲齊桓者當列其

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

得矣夫殺兄弟當目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

子奪寄於魯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今齊

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始謀不審已

爲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

之辭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與生死輕重甚矣故加

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

失義之罪也蓋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

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聖

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異於私天下爲己有欲絕亂

春秋詳說

卷上

莊公九年

美

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者矣

臨川吳氏曰齊立小白魯亦立糾以與小白爭國小

白立而魯師還則糾乃一亡公子寄寓於魯者爾何

罪而齊欲殺之乎今齊有君而魯又立糾是齊有二

君矣勢固不兩立也魯兵戰敗力不敵齊故齊聲子

糾爭國之罪偏魯殺之魯不能庇遂殺之於生齒殺

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界齊

而殺之焉爾所以著子糾之死皆魯之罪也

汪氏曰王者之道自修身正家以及於爲國桓公殺

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

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存耳

廬陵李氏曰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爲貴而當立殊不知前不書子貢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也

趙氏曰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劉氏曰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按此當以譏齊爲正魯罪次之趙氏謂齊自殺亦有見但無所據據左傳當是鮑叔泄殺魯不敢抗

耳

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子糾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胡傳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

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微彼柔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之陋也

按杜言備齊公羊言畏齊穀梁言力不足總是一意而不言其非胡傳謂勞民於守國之末務得書法之

春秋詳說

卷十一

莊公九年

三

大義

春秋詳說卷十一終

莊公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牟陽再觀祖輯撰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一

患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杜注長勺魯地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胡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

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辭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適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陣相向以決勝負驍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眾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二

汪氏曰春秋書外敗者八非夷狄之敗中國則中國之敗夷狄夫夷狄之於中國不足責矣中國之於夷狄不可以常法制之而以詐勝之猶之可也至於中國之於中國而以詐取勝則其罪深矣經書內敗夷狄者一敗中國者七而莊公居其三何莊公習於詐勝若是耶或謂莊公與讎國為敵聖人幸其勝而志之也嗟夫使莊公於即位之初悉索敝賦以問罪於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為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其狙詐何有於敵讎苟以為敵讎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讎也

劉氏曰接左氏齊師伐我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杜氏注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陣爲文非也傳本設皆陣曰戰未陣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陣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不足爲據

按戰大事勝敗必紀齊伐魯入魯地賴曹劌之謀幸敗齊師故書之文定以詐敗責魯似非聖意據左氏所載亦未見爲詐謀劉氏說可玩又按杜注不書侵伐齊背莒之盟我有辭中聞已有乾師之戰何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三

又以藐爲言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

公羊傳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物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張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汪氏曰趙氏纂例駁三傳侵伐之說而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

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詳見十五年

按侵宋必非無故觀下文齊宋次于郎則齊伐或宋與謀又或宋圖宿而魯爲宿援皆不可知然甫敗齊卽侵宋連書之自是識辭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

左傳

杜注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遷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四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胡傳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卽安猶或恐沈于眾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詬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

王氏曰驅而屬之爲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
宋閔所爲如此閱三載而見弑於賊臣豈不曰天道
好還哉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也據此乃將已地繞之非
遷彼之意

廬陵李氏曰三傳左氏殺梁同公羊因而臣之之說
亦是而不通之辭迂僻無義故不取穀梁未失其國
家以往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而許氏因其說又曰
遷之使未失其國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
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以此通之遷紀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五

遷陽降鄆等皆可

按書遷宿以著宋國之罪 據高氏宿介宋魯之間
而親魯則魯之侵宋非無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
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郕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
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杜注乘丘魯地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
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
也

胡傳齊宋輕舉大眾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
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
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
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大全注汪氏曰大眾據二國稱師他境據郎乘丘皆
魯地報復齊報長勺宋報公侵不以其事據不書伐
不以其理據不書戰而止書敗是也

陳氏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六

有書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
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紂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鄆
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
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之難書
楚蔡次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
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
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
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汪氏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
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以

其道也記稱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則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歟趙氏曰公羊云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按經文實未伐而敗故不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

廬陵李氏曰齊之忿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挾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旨而陳氏深察於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按齊桓圖伯欲先服魯而又不肯以力戰勝魯脅宋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七

以爲聲援欲魯之自服也及宋敗而齊師還是齊之用計深處宋固在其術中而不知也若齊宋合戰魯必敗矣讎怨益深難於通好次而不戰於此見齊之伯術蓋至於柯之盟而齊之願遂矣蒙臯比先犯責以詐謀以兵法論似不然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殺作武此荆猶夏之始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侯舞潞嬰兒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八

沈嘉許斯頓畔胡豹曹陽邪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張氏曰荆楚故號周成王封熊繹于丹陽夷狄之故不稱師與人略之也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絕矣王政不行夷狄侵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

而周之子孫日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臨川吳氏曰蔡侯爲荆所獲而以之歸畱於楚九年
至莊十九年卒 荆爲中國患宣王時已伐之入春

秋猶夏彌甚其事不聞於魯故不書蔡與齊魯宋衛
陳鄭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經書荆蠻猶夏之始

劉氏曰以歸蓋就虜而不恥者

陳氏曰荆敗蔡師于莘是猶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不止者寡矣故書荆
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自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
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即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九

不書也敗蔡師以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春秋之法滅
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耳而言以獻舞歸則是蔡服
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

廬陵李氏曰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
之烈內有鄧曼爲之母外有令尹闢祁莫敖屈重等
爲之臣爲會漢汭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
三甥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
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
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強於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
遇如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爲伯事成而中

夏盛其知者則以爲王道消而夷狄長也故執君之

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爲之天下無
中國楚爲之也又曰楚書荆始此年書荆人始莊二
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
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

汪氏曰史記周文王封祝融之苗裔熊繹於楚熊以
子男之田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
熊渠立爲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
至熊渠伐隨令請王室尊爲王王不聽乃自立爲武
王子文王始強陵江漢開小國敗蔡即此時也公穀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十

皆謂書荆以州舉杜預謂荆其本號後改爲楚今考
檀弓謂夫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則荆或是
楚故號然商頌稱荆楚則荆改號楚已久或者如郕
改號小邾而仍稱郕申稱滕薛郕蓋春秋略之故舉
其故號耳嘗攷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既亡惟陳蔡
爲密邇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
獻舞以降死于楚者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之以荆
敗蔡而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蓋傷之也
按春秋尊周攘楚是大主腦處楚之蠶食諸小國非
一日至是直據蔡侯肆惡甚矣故春秋書荆自此始

謂之荆溯其始也 楚勢方張而齊伯已興蓋氣數湊合之巧使其得逞則周祚不延昔人稱皇帝王伯伯亦重有賴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穀梁傳

范注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十一

胡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

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張氏曰齊桓方有志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與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

家氏曰國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興復猶為春秋所予若甘於事仇不以為恥或為所執以歸則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為禪為皓為愍懷為叔寶者吁可歎哉

王氏曰此管仲攻瑕之計也

陳氏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十三

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此矣曷為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伯為之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三十六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如蕭邢之類則遂黃頓江六庸舒蓼甲氏留吁舒庸萊舒鳩賴蔡州來巢不書若奔當入此例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溫徐之類是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無興復之志如潞嬰兒沈嘉許斯頓昨胡豹之類也

其書滅鄆非滅而書滅下賜不當書滅而書滅則又變例也以偃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髡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楚滅陳不書所奔陳無君也麇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已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故詳錄之左氏曰用大師曰滅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皆可通外傳曰單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之辭耳

按責無禮而滅人之國以王道律之其罪大矣然非此不能取威定伯蓋理之所不應有而事之不能無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年

三

也昭烈取蜀亦正類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左傳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杜注鄆魯地

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喜之

獲也

范注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楊疏傳言獲宋萬而經不書者此時尙卑故不書反國爲卿始弑君是故書之

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

王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贖武甚矣書日者所以謹之也

廬陵李氏曰魯敗宋三惟此書日穀梁說亦有理

按宋來伐魯魯敗之宋責重魯責輕是時齊桓圖伯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一年

四

魯宋皆疲不得不聽命於齊矣宋之伐魯齊人當知之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火災曰大水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若之事也

張氏曰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

劉氏曰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則內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一年

五

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公羊云外災不書及我也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無爲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歟

廬陵李氏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左氏注是公穀非按鄰災告則書固是謹天戒之意而書敗書大水亦見宋閔之不君而禍將及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其姬

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辭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嬀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一年

六

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主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始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大全注初學記周末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姊姊爲長公主諸王女謂翁主 前漢書王吉傳吉字

子陽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 汪氏曰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樂人舉進士不仕隱居著述

王氏曰主襄公之婚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婚其罪小故書之略

張氏曰王姬即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魯於齊爲隣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已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一年

七

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不可紊也

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於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教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微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爲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即云爲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按書歸以見婦道胡傳侃侃正論可爲百世法

附錄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左傳

杜注叔姬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

公羊傳其言歸于鄒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二年

六

何注鄒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寶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鄒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鄒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思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鄒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

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之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大全注詩鄘柏舟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三國志魏曹爽傳注夏侯文宣女名令文妻爽弟文叔文叔蚤死家欲嫁之以刀截兩耳屈止常依爽爽誅曹氏盡死文宣以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使人風之令文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哀戚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文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二年

九

盛之時尙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家氏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張氏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二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鄘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陳氏曰紀亡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

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劉氏曰臣何故不得言歸乎鄘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曰歸乎以謂喜得其所乃言歸何哉穀梁之說非也

注氏曰或謂叔姬歸於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鄘鄘乃紀五廟之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於紀季也夏侯令文依爽與叔姬正同豈可以責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內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錄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按公羊歸于叔何注謂叔者紀季也此叔字非叔姬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二年

十

之叔俗所云小叔也 叔姬歸鄘依紀季於禮甚正書以賢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按

左傳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驪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

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平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闥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胡傳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二年

三

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

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汪氏曰春秋褒死節之臣所以爲千萬世事君者之勸後世春秋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弑而將相大臣皆黨惡朋凶恬不之恥如漢王莽等之事士莽魏王沈王素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齊淵王儉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宋溫甚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二年

三

至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貴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比明皇之象昭宗之猿而有愧矣豈非所謂棄其君如土梗弁髦而莫之省乎

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斬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罔有不飲則戲謔之談意外之憂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

廬陵李氏曰孔父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爲名獨公穀啖子以孔父爲書字疑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蓋考傳皆合也

按宋萬嘗臣賊子不足責故說者歸咎閔公 先君

死書字後君死書名無甚關係不必泥 督與難而
不書文定以爲有罪極是蓋久當死而假手於宋萬
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
之殺南宮平手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
萬奔陳以乘車趙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
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
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二年 三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尼皆見宋人皆隨之
穀梁傳

范注宋人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

胡傳按左氏宋萬弑閔公子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
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隨萬然
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
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
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
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
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孫氏曰萬八月弑君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於
討賊

張氏曰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
殺其人汙其宮而豬焉之意何其異哉

臨川吳氏曰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
乃受其奔是爲逆賊之通逃主也宋臣雖能逐賊而
立君然賊既遁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碯討州吁之
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

汪氏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
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後以狙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二年

三

詐戮之則非天討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於宋萬
按書宋萬出奔陳所以終上弑閔公之案文定因不
書殺萬葬閔公看出不能正天討說得無罅漏解嚴
義正 汪氏謂一責國人一責鄰國二意俱有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杜注北杏齊地 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

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眾之辭也

胡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述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眾與之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三年

聖

汪氏曰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決不以微者會邾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

楊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北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爲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獨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爲伯之罪著矣厥後宋襄晉文楚莊交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絕者襲桓之故也

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子齊以伯也晉文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臨川吳氏曰是時管仲爲政四年矣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伯而始爲此會也按上年宋有弑君之亂肅叔大心僅能率五族殄亂賊立桓公御說平宋亂者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莒宋四國而已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此爲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齊得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三年

美

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與國高名帥五鄉焉作內正而寄軍令興盟策以盡海王之利春秋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如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賁相於是民皆勉於爲善相地而衰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以犀甲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爲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爲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爲北伐之主故齊

國之境南至陶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東至于紀鄆有車軍八百乘卽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於此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帥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

家氏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書人著眼望之所同屬也周衰王綱陵夷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三年

三

諸侯悉擁齊桓能以尊王室正諸夏攘夷狄爲事故春秋予之也

按胡傳謂四國稱人以誅亂始桓公書爵與之可也一事而褒貶頓異竊恐不然或曰之說可從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成之

杜注遂國在齊北蛇丘縣東北

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曰微國也

胡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執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

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家氏曰遂人不曾北杏固爲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不過爲拓土開疆之計春秋於三年之閒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

高氏曰齊桓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三年

天

按會北杏而遂不至滅之以使他國知畏觀下文會盟可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杜注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

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胡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彈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廩納子糾故聖人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三年

无

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安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朱子曰凡事貴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爲之主婚豈持不能復而已既親見仇人如此到桓

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不報見仇在面前不會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沒氣勢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故事又當權衡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召諸侯莊公不起可也今桓公名爲尊王室若莊公不起非是叛齊乃叛周也春秋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又問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卻自會做霸王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三年

无

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於此

王氏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意也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

趙氏曰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未嘗歸魯田莊公與齊襄猶欲歃好不絕不應至桓公卻生讎怨公羊之說非也

廬陵李氏曰曹子之說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爲重故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已於歸田之請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伐耀武於戎捷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謂無

按柯齊地當是桓公召莊公往會莊公難之而曹劌從通公行以成此盟傳者失之過爾手劍標劍之說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三年

三

恐不然曹劌知齊桓欲求好請汶陽田桓聽管仲之謀竟許亦乘機會而爲之非真爲劍客行刺也李氏齊不敢以譚遂待魯多方以求之爲得其實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

杜注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眾國之辭

程傳春秋之法將尊師眾曰某帥師將卑師眾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眾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

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邠稱師譏其末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巳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胡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眾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張氏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簡便之規模也

問桓公南征北伐不聞勞民而兵食足者何策茅堂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四年

三

胡氏曰以春秋考之管仲相桓公數十年未嘗動大眾出征伐亦未嘗命大夫爲將帥此足食足兵之本也

廬陵李氏曰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鄭十六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卑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貶之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按胡傳以將卑師少非貶辭爲是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杜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

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穀梁傳會事之成也

胡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單伯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四年

三

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辭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臨川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

遣兵然魯方從伯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

以兵往會也

高氏曰非既約而後期與袁僑如會同

張氏曰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

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興理勢謹

從固異於鞏會宋殲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

不再敘諸國也

劉氏曰公羊云後會也按伐宋之時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穀梁云會事之成也與公羊相似

汪氏曰左氏云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爲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況定四年傳云劉文公會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侵楚今既稱單伯會伐則單伯爲魯大夫明矣

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爲王臣其辨已見逆王姬下然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四年

三

內大夫會伐者八獨單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文也按單伯逆王姬逆之爲言當是魯大夫此處從魯爲是

附錄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繆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馘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鸞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

原繁曰傳環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爲莖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四年

莖

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杜注繩譽也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爲桑土牖戶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

楚師始則身處繼以國破楚熊貲與兵以悅婦人是時齊桓霸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也臨川吳氏曰齊雖圖霸力未能以帖荆十年荆方敗蔡而虜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厲書病中國之不競也

呂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曾則猶交諸侯之玉帛也伐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莖以來五年再破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爲楚向齊桓則謂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四年

莖

會盟皆不與矣是故召陵却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既沒楚成抗衛盟齊盟孟圍宋則蔡莫不偕至于晉文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囁勉周旋晉文既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挾楚穆爲窺宋之謀卻缺讎書伐之侵之而不從也晉悼復霸列國悚然聽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鄭人侵蔡獲司馬燮而楚復爲蔡仇鄭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厥後再從楚伐鄭宋虢之會公孫歸生實序於列國大夫之上楚虔會申及再伐吳蔡靈皆從之是中國諸侯

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之用廬之封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蔡朱東國之廢置又制於楚之讒臣矣蔡昭受拘三年不勝其辱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無功而楚人圍蔡益暴柏舉之戰假手於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驅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之後終爲楚所并棄同卽異之謬其害豈淺淺哉

按荆入蔡蔡實自取不能無罪然書法爲荆之憑陵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四年

毛

諸夏非專責蔡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傳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杜注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齊桓修霸業卒平宋亂

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穀梁傳復同會也

張氏曰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爲衣裳之會而齊霸略定矣

臨川吳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方往會伐時宋已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宋境故冬

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此衣裳之會之一齊霸略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略不欲煩苦諸侯也

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爲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爲之飾說欲證單伯必爲周人非解經之體

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鄆季孫宿于邾三會霸主及列國其餘若公孫敖會

春秋詳說

卷十二

莊公十四年

毛

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抗尊出位在氏例以爲內大夫可會外諸侯非也雖齊桓初霸得魯爲重不以單伯爲嫌魯人願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爲卑然他日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按魯大夫會諸侯而齊不責李氏謂齊以得魯爲重不以爲嫌是也蓋其初營霸時從恕故如此

春秋詳說卷十二終

春秋詳說卷十三

牟陽再觀祖輯撰

莊公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張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五年

一

劉氏曰霸則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伐鄭宋序齊上明年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十六年九國盟幽之時齊自此始為諸侯主矣

襄陵許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眾信莫敢渝也

按齊桓之會定於幽之盟而此為其始故左謂始霸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襄陵許氏曰鄆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

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失夫人復起越境之恣遂成如莒之姦

張氏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鑑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按文姜與齊襄行淫齊桓豈不知而仍許其歸齊於此見營霸者之不盡以義也經不書會齊侯所以別於齊襄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五年

二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公作兒

左傳秋諸侯為宋伐鄭

杜注宋主兵故序齊上宋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胡傳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霸矣

劉氏曰當是時桓未成乎霸未成乎霸而伐人猶諸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

張氏曰小邾宋之附庸不服宋桓公爲宋伐之齊桓霸體未全正此役爲宋而興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道而序鄭之上也

汪氏曰石氏謂鄭有二卿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鄭乃宋之附庸今考伐鄭而後經不書鄭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氏云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鄭爲小邾明矣

按伐鄭亦出齊桓意而序主兵於宋亦霸者名號未定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五年

三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聞之而侵宋

胡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

眾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汪氏曰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故雖夷狄亦書伐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非繫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爲褒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例也

張氏曰開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鄭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廬陵李氏曰按左氏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五年

四

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由此觀之則忽璽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諸侯聲厲公篡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爲霸業之光哉不此之顧首列于二鄭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辭亦何足以服之矣宜乎于幽既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按胡傳引司馬九法駁無名行師之說固有理然謂潛師爲奇兵銜枚臥鼓亦恐非王者之師只據春秋時事說爲是汪氏謂變例近之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

左傳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孫氏曰鄭背鄭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

序宋下與伐鄭同

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

服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張氏曰伐鄭不止為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六年

五

宋一也

按此舉名為宋而實欲服鄭張氏得齊桓之隱衷

秋荊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綏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

也

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

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公不能討聖人詳書

之以累桓也

王氏曰齊方圖霸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

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

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齊楚必爭之地也自

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

書以見夷夏之盛衰焉

張氏曰齊霸未定楚威侵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

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如此至

是始為中國患矣

按齊宋方伐鄭而楚又伐恐其專意屬北故以威震

之春秋聯書以見意

附錄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閔刷

強鉏孔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六年

六

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

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杜注言同盟服異也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何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

成故重而言同心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

也

胡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谷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爲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陳氏曰凡空書會某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六年

七

微者明矣

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同眾辭也猶未與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爲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自入春秋以

來所未嘗有之事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爲盟主而自此以後不復書同矣

趙氏曰穀梁云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按莊公與齊襄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貶責之旨何關內外察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三此年幽及僖十九年齊二十九年翟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翟泉爲諱公穀梁以此會爲去公以著疑於齊爲內之卑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三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六年

八

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子以此會爲諱與讎盟于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夫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爲諱與楚盟翟泉爲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與也陳氏以爲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要之胡氏與陳氏二說皆可通穀梁疑之之說據其本旨則公本與盟但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而說者以魯疑而不會則又郢書而燕說矣

按胡傳謂諱失信非與仇是也何不並會諱之曰不

書會則沒其實言會但若微者會云爾連書九國書
同盟所以深序齊桓之霸也

邾子克卒

左傳

杜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
同盟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范注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陳氏曰向也曰儀父今曰邾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
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六年

九

晉侯詩人爲之賦無衣則諸侯猶有黜陟也

按自隱元年會蔑至此其計四十五年歷魯二公而

克卒想會蔑時甚幼

附錄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初晉

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爲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圖

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

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

左傳鄭不朝也

杜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
臣諸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

孔疏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
最貴也 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令詹詣齊謝罪

齊人執之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
人執之書甚倭也

穀梁傳人者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
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倭人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七年

十

胡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辭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
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
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
秋待齊之意也

張氏曰詹不氏與柔弱同桓執鄭詹討鄭不朝之罪

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霸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

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

瞻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

趙氏曰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倭也言微者不
當書特爲倭書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倭

穀梁又云以其逃來志之若執猶不書奔何足書乎
若為來魯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必先書之
劉氏曰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穀梁曰人者眾
辭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鄆
子亦可與之乎

廬陵李氏曰鄭僖說左氏是公穀皆以信為佞人此
無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為賤之穀梁又以稱人為與
齊皆非

按稱人以執為惡齊之辭所以示貶也蓋鄭使謝罪
當責而還之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七年

十一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作殲

左傳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

杜注殲盡也齊人戍遂斷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
故時史因以自盡為文

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眾殺戍者也

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
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
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
焉此謂狎敵也

胡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
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
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
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
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
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臨川吳氏曰齊桓霸事方興而以強大吞小弱滅遂
而慮遂之遺民不服故遣齊之民戍守其地以無罪
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人之戍者或又陵蔑
其舊民故遂人憤怒而盡殺之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七年

十二

劉氏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滅亡故令其
文如齊人自死於遂也

張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虐其民之思舊主而以
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
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
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眾也
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誦也齊
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
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勝也荀子謂桓公詐邪襲莒
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

見之也

按此譏齊是正意存遂是旁意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穀梁傳逃義曰逃

范注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七年

三

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劉氏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尙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

陳氏曰外逃不書齊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則書之逃來諷與之接也

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國因亡逸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爲逋逃主以

取伐於霸主魯之罪也

注氏曰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爲政則詹雖逃奔魯蓋不久而歸鄭矣

按張氏責三罪皆是然較其輕重則詹逃爲正意魯受逃次之齊不當執已見上文若責齊以留之久而致其逸則當從寬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何注言多者以多爲異也

胡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七年

十四

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爲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爲災也蜚蜚書有者以有爲災不繫多少也麋則常少以多爲災不繫於有也螟螣之書不以其有不足以其多但爲災則書之

按書法在多字麋不異多則異究其爲害在害稼何氏取迷意以應鄭詹則鑒矣

十有八年

春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

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范注天子立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按杜謂不書日史失之正是未必以夜食而不言日

公羊何注謂取在魯失之鑒日食豈專爲魯哉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不言其來諱之也

杜注戎來侵魯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戎來侵魯

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八年

五

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胡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臨川吳氏曰戎即隱桓與之盟者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遁退故魯莊以兵遠追之

啖氏曰左氏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據書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書事實有何諱乎

劉氏曰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若不言伐不使戎邇於我則言伐者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大之也亦非也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所耶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按胡傳警危道優於三傳 高氏謂敵去不當追失之迂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八年

六

秋有蜚蜚又作蜚

左傳爲災也

杜注蜚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本草謂之射工孔疏洪範五行傳曰蜚如鼃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蜚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蜚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鼃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漫漫或或故爲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蠶射人者也

胡傳蠶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蠶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愼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逆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八年

七

汪氏曰春秋書螟螣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盛有蜚有鸛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爲災物之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爲異人爲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螽斯以古綠較之作螻即蛾也食苗葉者蠶疑春秋書螽斯皆不言有此書有蠶則爲異而非蛾矣

廬陵李氏曰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蠶莊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公羊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按本無忽有紀異爲是含沙射人不足稱災胡傳引陸說惡氣之應所以示警

冬十月

附錄左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縉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鬬敖游漏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鬬拳弗納遂伐黃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九年

六

敗黃師于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鬬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鬬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閹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左傳

杜注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

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勝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公羊傳勝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勝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勝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逆事書大夫無逆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勝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九年 尤

其辟要盟也勝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淪惡之也程傳鄭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勝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勝而往盟爲逆事胡傳勝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勝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

人也遂者專事之辭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啖氏曰勝卑者之事也常事不書爲逆事起本

家氏曰勝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况於盟伯主

可以遂事往乎

孫氏曰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

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九年 子

加之况無益而有害乎

劉氏曰公羊以爲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勝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穀梁曰辟要盟也亦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豈敢以勝婦之名而遣使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者銜勝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

汪氏曰考之傳注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勝與盟皆出君命左傳注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勝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勝乃

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
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
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
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卒因聘而
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
處陵李氏曰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
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國有
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
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
以爲善穀梁以爲魯實使之此非經旨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九年

三

按結以私媵而遂專盟生事啓釁書以示譏言公子
者見非公子之所得爲也 謂鄆人嫁女於陳人結
以庶女媵之其事亦不可解或只如今日爲嫁女者
送收耳

夫人姜氏如莒

左傳

杜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張氏曰爲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
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第者抑又甚矣莊

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
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弑之禍也

臨川吳氏曰夫人自齊襄弑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
又一至齊蓋假託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
制故於今如莒也父母沒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
不可往况往他國乎

按孔疏以婦人不以禮出爲姦或有姦淫事非但責
其不以禮出也

附錄左傳初王姚嬖於莊王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
之師及惠王卽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於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九年

三

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
故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秋五
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見伐之始

公羊傳

何注鄙者邊垂之辭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程傳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胡傳奉辭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

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盡請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送己女爲媵而遂與伯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伯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爲私爲公兩失歡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汪氏曰或謂齊討鄭詹之納夫詹之來已二年苟爲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與兵矣

廬陵李氏曰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恭然魯自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十九年

三

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忿耳按秋盟而冬伐則結非能免難講好可知然國見伐自當書以了結盟之案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范注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

胡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

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違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祿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年

四

臨川吳氏曰比年書夫人往它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

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姦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墨將殆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周賈張昌宗劉道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按婦人之淫蕩無恥文姜亦已甚矣備書之以垂婦

戒自是正意而子之不能防閑是副意

附錄左傳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左傳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年

三

杜注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瘡也大瘡者何病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何注病者民疾疫也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弔之也

樊氏曰公羊云大災者何大瘡也若以大災爲大瘡新宮災亦是新宮瘡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按災以火災爲正解齊告而魯弔故書公羊以爲病及我非也病及謂傳染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戎殺我

張氏曰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爲盟主若罔聞知鄭伯戮公胥命于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

汪氏曰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鄰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年

三

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戎

按伐我則不得太略必紀始末當以伐戎爲是家氏

責齊桓以大義然桓方營霸力尙不能及王室也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孔疏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

胡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閒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一年

三

保者之戒矣

呂氏曰入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書爵明其能君故著其實耳

張氏曰突莊公之孽子莊公既沒奪忽之位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實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篡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按胡文定以厲公雖篡而實君較之子產子儀爲強

終君其國故春秋備書之厲公定王城之亂王與

之虎牢以東豈得不謂之鄭君張氏以爲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是深論一層大抵循例告卒則書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

范注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按君母薨葬以禮史備書之春秋四魯史之舊寓照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一年

三

於言外言夫人姜氏至是乃薨愧之也幸之也

附錄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玆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繁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

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左傳

杜注八月乃葬緩慢也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諂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襄公議尚在臣子私諱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

考也

按胡文定以突爲能君觀其勤勞王室而復虎牢以東之地蓋有見稱於當時者故書卒葬公羊何注云寡明者書葬失其義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借公作省

左傳

杜注赦有罪也放赦罪人蕩滌眾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

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

程傳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胡傳肆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愆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

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思有惡奸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大全鄭氏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刀欲斫伐而軼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愆思生而凝駭童昏者幼弱老耄若今律年未滿八歲八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通鑑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亮卒後延熙九年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

臨川吳氏曰眚固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劑量於其間不一概也書肆大眚則罪之大而不當赦者亦赦之譏其惠姦佚罰也陳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伐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

而列之於青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瘡痍
書曰肆大青以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啖氏曰肆者放也皆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
皆有義乎

趙氏曰穀梁云為嫌天子不許之葬按當時天子微
弱魯豈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
豈為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葬母豈有所忌
赦自赦葬自葬爾

按公穀之說皆典而無禮當以杜氏為正書法在大
字肆皆固宜有之胡傳詳盡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何注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

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
小君也

胡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識乎以書夫
人孫子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考之
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
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陸氏曰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者之事也臣子

之禮其可虧乎婦當從夫諡後代訛謬無別有諡非
正也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耳

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諡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諡
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其姜經所
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為諡者哉夫
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
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
別為之諡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
尤凡夫人之死皆為之別立諡後世因循不改大失
春秋之旨矣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臨川吳氏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沙隨程氏曰婦人之諡從夫文姜別作諡以其得罪
於先公也其後或妾母僭稱夫人或雖正嫡亦不能
從夫諡者著禮之亂也

按程沙隨謂別作諡以其得罪先公恐不然桓之不
得正終魯人諱之未嘗顯言豈以議諡之故而發其
隱乎姜氏淫而黜或屬令加美稱以示異而莊公從
之歟春秋不正姜氏之罪而書其薨葬或以加諡為
變例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穀作禦此
舊尊殺之始

左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

子得政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范注禦寇宣公之子

胡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陳氏曰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討辭也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眾人殺之焉耳

永嘉呂氏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

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譏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

張氏曰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禦寇乃君之適嗣爲一國之儲貳而眾人得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譏禦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罪也劉氏曰左氏稱殺其太子杜云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苟殺其太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耶

按三傳皆不及殺禦寇之故而左傳特詳敬仲乃經外意也史記陳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據此則禦寇之殺由於宣公欲立嬖姬之子而諱言之若國人殺之者然文定謂國人擅殺而不出

於君蓋未考之史記也張氏之說亦出臆度孫氏譏專殺得之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

臨川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訛爲五也

家氏曰何休云譏莊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左傳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杜注高侯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公羊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不言公高侯伉也

程傳高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讎爲昏惡之大也

廬陵李氏曰按穀梁注曰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栗不書日者微者之盟也及高侯處父苟庚良夫御驪孫林父向戌皆書日者實公盟而諱

之也此說是矣公出國都而盟惟高侯向戌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檇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盟公可以為謙魯公屈體而從大夫卑弱甚矣

按公未與齊結好而將為婚故先盟而後納幣據下文公如齊則盟高侯亦公杜氏說非當從公穀

冬公如齊納幣

左傳

杜注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范注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程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胡傳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册高侯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也來議結昏娶讎人文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與及向戌盟于剡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禍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議娶齊女比事以觀此為惡之大者也

家氏曰或謂魯與齊既為會盟春秋無責通婚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齊桓也請婚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讎人之弟猶曰為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讎女而後娶其何以奉桑盛入先君之廟乎

臨川吳氏曰莊公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娶母既死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己與齊大夫盟而求婚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當自行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讎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趙氏曰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廬陵李氏曰書納幣三文二年公子遂議喪娶成八年宋公孫壽昏禮不當使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皆譏矣

按呂氏三失禮之說盡之矣吳臨川謂莊公制於母而不得娶文姜不令子娶大非人情竊疑文姜十五年如齊或是議婚因齊女幼而令待之至是始納幣乃制之必令娶齊女非制之不令娶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三

莊公二十二年

三

春秋詳說卷十三終

春秋詳說卷十四

莊公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張氏曰書至告於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
王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親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讎復廢文姜之喪禮自是而下觀社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
汪氏曰說公羊者以謂公如齊淫此求必然夫莊公議婚於齊至再至三盟防遇穀盟扈慶爲好會納幣觀社逆女屢造於齊莊公求之如是其急齊桓許之如此其緩又安肯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恥耶
按書至自齊以丁納幣之案失在納幣而不在至也

公羊謂公一陳佗只是恐其見殺於他國而何注援陳佗爲例以爲如齊淫甚無據也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范注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二

胡傳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討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

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爲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爲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爲譏也

王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

臨川吳氏曰祭圻內之國王臣也不當外交諸侯而祭自入春秋伯之來公之來叔之來聘凡三交魯矣王臣私交之非禮或朝或聘其罪一也

按此只是責祭叔之私交其奉王命假王命皆經文所無殊多一折

夏公如齊觀社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三

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

范注尸主也主爲女往

程傳婚議尙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胡傳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劇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地祇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誇示威眾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爲名以如齊也

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爲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四

服炫惑婦人而盡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

劉氏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丙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境內不可以言如

按因曹劇之言因見輕舉而穀梁得其意謂之尸女爲婚計耳豈曹劇有不便言者歟

附錄左傳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土蒞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蒞與羣公子謀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王氏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禮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哉況公之意以觀社爲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召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

按觀社不須多日想通婚議而即返

荆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

左傳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五

杜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胡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

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

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

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

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

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

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陳氏曰聘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

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六

王氏曰楚之初聘止曰荆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略之也蓋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此於舉號則爲進之耳

廬陵李氏曰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薳罷蓋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夷狄之情每假禮以行其詐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役素人歸襁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覷之謀離間之術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

按荆人來聘據事爲可嘉而漸盛爲可慮陳氏進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者憂之也甚有見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張氏曰爲婚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爲婚姻則當經之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予而齊桓之待人以義也

汪氏曰莊公急欲得偶數相會盟故簡禮而爲此會也胡傳義見盟扈

按以婚求遇深爲可鄙

蕭叔朝公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七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何注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胡傳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汪氏曰中國附庸之君例書字 齊莊公弔杞梁之

妻於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梁妻之知禮而辭蕭叔之朝則爲不悖於禮矣今莊公誅於私欲而受非禮之禮故聖人特書曰朝而不曰來朝所以交貶之也

張氏曰蕭之朝魯之受皆非禮也

廬陵李氏曰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爲名胡氏以人中國附庸稱字之例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爲附庸又曰蕭叔之朝公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八

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爲家無適而非所也

按交諒回是而魯不當受朝於外尤重

秋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公楹非禮也

何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陟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

按將娶而丹楹以示誇大其見甚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冬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左傳

杜注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孫氏曰扈齊地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胡傳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九

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尙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爲後戒也

孫氏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婚者文姜制之

不得以時而婚耳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

張氏曰至此又盟以結其言而後許之也

臨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婚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婚者可許則許不可則卻魯欲求齊婚不以媒妁往覘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侯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遽覲納幣是與疆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諾則又往覲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其難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三年

十

之之甚也二國之婚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

廬陵李氏曰齊桓之編會盟惟此盟及葵丘書曰此盟公羊以爲危之范甯以爲喜之二說各不同穀疏曰傳雖有桓盟不日信之文亦有不日數踰惡之事故知此日者喜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威德既盛與公結盟何得有危故范氏以爲臣子所慶而詳之也然以上文三書至之法觀之則公羊說亦是按齊女待年而許婚遲此其本情也伯者動有權術因魯莊求之急而故緩使之求遇求盟輸誠無貳而

後已不然婚雖屢請何至結盟哉蓋齊之欲服魯久矣借婚以籠致之而魯莊不悟也爲婚而屈己至於結盟春秋書以示貶或云危之或云慶之俱非正意

三十有四年 春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十一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斲之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以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胡傳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讎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

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爲後鑒也王氏曰楹以黜聖稱以顯賢皆天子之制丹楹刻桷則僭侈甚矣魯用天子禮樂而莊公又過之以誇示離女聖人備書而惡自見矣

家氏曰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訴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高祖焉又訴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爲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爲之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隆殺有等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爲榮也不以僭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三

禮爲孝也今莊公忘父之讎徇母之欲娶讎女爲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以蓋其無父之恥不思廟有常制獨於桓宮而丹楹刻桷是恃禮也以恃禮施之宗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獨踰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

按丹楹刻桷相繼爲之穀梁說爲盡其義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應陵李氏曰逆女例五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以爲合禮非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胡傳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三

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卽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臨川吳氏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譏也

陸氏曰公羊曰親迎禮也按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機逆於齊是也

蜀杜氏曰公羊杜元凱皆以爲禮不明春秋常事不書之旨耳

按如齊至自齊皆譏其頻數之意以見不當爲婚於齊吳臨川責其越三年而親迎是旁意穀梁不正其親迎是大義而云先至非正又僅小失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秋哀姜至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何注僕疾也齊人語約約遠賸妾也夫人稽留不肯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西

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

入故爲難辭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范注薦進舍置

胡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讎人之女

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汪氏曰公以七月至而姜氏八月乃入

臨川吳氏曰若以爲齊僖女則僖卒已二十八年豈有未嫁之女且未應娶母妹爲夫人若以爲齊桓女則計齊桓之年蓋下於魯莊應未有可嫁之女可壻魯莊也其齊襄之遺女耳凡卿爲君逆夫人本非禮也猶且以夫人同至公親往逆而不與同至失禮甚矣

孫氏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十五

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不亂何待故日入以惡之

陳氏曰制於其母必俟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爲之親納幣而觀社遇穀盟扈壹歲而三見於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書入者入逆辭也書逆以病莊公書入以惡姜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家氏曰不書至或謂其娶讎女不敢以見於廟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之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見於

廟乎穀梁所謂宗廟有弗受焉耳

啖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難也以義不當入故言入爾有何難乎

按胡傳夫人齊襄之女吳臨川考之尤確文姜淫於襄而以襄女配公其配甚矣莊公制於母而不知恥非人哉忘父之讎尤不待言也變文書入蓋禍所由起也似不僅爲不與公同至而另起一例公羊謂與公有所約杜氏以爲孟任故其說甚異親逆之時夫婦不相見返國而後成夫婦之禮莊公卽素寵孟任夫人何以卽知而形之於言爲八月之約又將何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十六

爲也此說恐出附會只是魯急齊緩故參差前後耳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杜注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

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易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

穀梁傳覲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鴈婦人之贄棗栗股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胡傳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十七

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茅堂胡氏曰大夫宗婦覲同見也故不稱及用幣譏同贄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覲只書宗婦覲足矣以丹楹刻桷等事考之其使大夫覲宜有之矣

張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並覲同贄是失男女之別

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覲而致哀姜通其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迭移唐祚熒

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自盟防納幣於始至宗婦覲用幣於終見於經書其事十有四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

劉氏曰穀梁謂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殆不常見耳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按杜注謂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明日即戊寅也但書大夫宗婦覲用幣則是未行朝廟之禮而大夫宗婦以私見故書覲也張氏謂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此但言覲用幣則是大夫亦見於內此並覲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十八

之失也宗婦宜用榛栗而亦用幣此同贄之失也非大夫全不當見亦非大夫宗婦全不用幣穀梁之說未是

附錄左傳晉士蔦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蔦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公羊傳

何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汪氏曰莊公娶讎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

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按何氏歸咎夫人淫二叔說得太早只是陰盛之兆爾春秋致謹民事大水例應書不專為哀姜起見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左傳

杜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十九

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胡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辭也未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眾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臨川吳氏曰上年十二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為戎

所逐而出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

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爲子也侵伐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張氏曰羈繫於曹與鄭忽同明其正也赤不繫國庶孽也亦以庶逐嫡我以裔謀夏天子方伯不能正陸氏曰曹羈者義同鄭忽公羊云是曹大夫非也

劉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非也曹伯伯也鄭伯伯也若以小國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三

陳氏岳曰戎既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我出羈而納赤亦明矣詎可謂羈大夫歟

按胡傳以不書爵爲貶似責重曹羈愚謂赤通戎而奪國當重貶赤故赤不繫以曹若戎之專制不足責矣病齊桓更是餘意

郭公

左傳

杜注蓋經闕誤也

公羊傳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

君也

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胡傳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若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四年

三

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汪氏曰說文亡字從人從己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趙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闕文赤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

劉氏曰穀梁謂赤者郭公之名然春秋不曰郭公赤歸于曹豈顛倒迷錯如此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旨意卓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

按胡文定引管子之文於郭亡爲有據左傳闕疑公

穀謬解不可用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此諸侯交聘之始

左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杜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

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陳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是交聘

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乎盟至矣

啖氏曰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按聘者常事爾有何可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五年

三

嘉穀梁之說是也

汪氏曰齊晉大國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

按前此書聘者有矣女叔來而季友往此爲交聘之

始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公羊傳

何注春秋纂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

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

同

汪氏曰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

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按子突救衛不能朔入即位故爲逆天子命其立不以正也不書葬未必因此或史失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注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日食廡之常也然食

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教於上公伐鼓于

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

義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五年

三

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

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閭恐人犯之故營之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

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

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范注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

胡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

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

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奏鼓騶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鼓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大全周禮注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贊佐也擊其餘面

永嘉呂氏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耳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五年

三

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爲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聞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
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

汪氏曰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僭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答天變其過不既甚乎

臨川吳氏曰社者祭地元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爲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爲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爲非禮故書爾

趙氏曰公羊云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凡此皆失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爲得禮又云以朱絲營社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五年

三

據書禮無此文

劉氏曰左氏云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應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按救日宜用鼓但當鼓于朝不鼓于社鼓于社非禮也又不當用牲作兩層看胡傳依左氏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云云杜氏謂正陽之月用幣周六月卽夏四月爲正陽之月豈其當用幣而不當用牲歟愚謂用幣一層可不添出穀梁謂鼓禮也失鼓當于朝

之義公羊竟以為善魯得禮尤非

伯姬歸于杞

左傳

杜注不書逆女逆者微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

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

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

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孫氏曰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五年

三

汪氏曰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

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

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

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為桓女也

按逆者微書以示譏 伯姬當是莊公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杜注門國門也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

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眾

張氏曰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

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

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徇其文而無實

徒以牲牲求免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

繆戾此魯之所以亂也

劉氏曰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

為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按鼓牲社門總非所以救水書以示譏

附錄左傳晉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五年

三

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左傳

杜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友莊公之母

弟

汪氏曰此季友私行之階也

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

廬陵李氏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

也當隱桓莊之聞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

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

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託始於此豈無意乎

按女叔來聘聘魯君也則季友答聘亦聘陳君而二人私交又在聘禮之外汪氏謂季友私行恐不然若例書如陳則是尋常紀事之文若季友私行則是書以示譏此不可以不辨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

張氏曰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

春秋詳說

卷古

莊公二十六年

三

襄陵許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

附錄左傳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蜀杜氏曰伐戎無譏其致者公出師於外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

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於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按伐戎例書至於春伐夏至見其久故云危之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

左傳

杜注不稱名非其罪

公羊傳何以不名眾也曷為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胡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

春秋詳說

卷古

莊公二十六年

三

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前

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場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劉氏曰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

公羊云不名眾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穀梁云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二卿一卿命于天子說者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春秋詳說

卷四

莊公二十六年

三

陳氏曰凡殺大夫恆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

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與

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惟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爲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

者疚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其書名氏者或以其有罪足爲世戒或無罪而昭其節或矜其不幸也

盧陵李氏曰曹殺大夫公羊以爲前年曹羈諫曹伯禦戎曹伯不聽而死於戎諸大夫不仗節死義嗣子立而誅之不書名者眾也曹伯之死不書者爲曹羈諱也穀梁以爲此大夫卽曹羈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卒於受戮君子愍之不名者賢之也其說迂晦不明不可取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耳杜氏陳氏之說得之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六年

三

非有不足紀此見書法之貶專殺明矣而不言殺之故大抵除不附己是也公羊以爲誅不仗節死義穀梁以爲誅羈皆非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左傳

杜注宋序齊上主兵

胡傳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張氏曰徐嬴姓國近齊魯

臨川吳氏曰穆王之時徐偃王帥九夷以伐宗周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當偃王猾夏

汪氏曰宋先於齊而公會則宋主兵明矣蓋桓公伯業未盛亦若伐鄭伐鄭之先宋也明年盟幽於是而後授之諸侯則齊桓伯業盛矣故二十八年救鄭宋序齊下

按宋齊將卑師少而公會之蓋公急欲除戎乘宋齊之合力而遂親往伐也宋甚近徐故至兵

附錄左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六年

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杜注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胡傳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

姬而典訓亡矣

陸氏曰參議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

家氏曰于洮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

陳氏曰內女爲夫人七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爲皆未之前聞也

汪氏曰公會杞伯姬于洮猶之可也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則惡又甚矣婦人會遇固皆非禮而其罪有輕重焉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七年

三

按陸氏參議之當以貶莊公爲正意書法在公會二字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范注前同盟于幽諸侯尙有疑者今外內同心維

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
程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胡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異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晉

陳氏曰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

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蜀杜氏曰諸侯同志而盟其戴天子齊桓主之

汪氏曰齊桓前盟于幽而鄭復不朝至於執魯魯又

受鄭詹之逃則既同而反覆矣此盟于幽魯與盟而

書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爲心不復攜貳蓋

齊桓伯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之

廬陵李氏曰衣裳兵車之說止見穀梁傳范氏曰自

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盟

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櫟二年會貫三年會陽

穀五年首戴七年甯母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

一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杜丘十六年

會雒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固

無可疑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起諸儒之異說矣但衣裳兵

車本只穀梁一家之說陸氏深所不取而論語九合

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訓九爲糾則諸家紛紛可不必

辨矣

按此同盟所以深予齊桓也夫子非有取於伯功蓋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晉

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使當日無齊桓振作一番則

諸侯無統紀楚人肆志周室早亡矣故夫子論管仲

大其功可以爲夫子予齊桓之證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杜注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

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示識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

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君子

避內難而不避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

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胡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震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卽魯而圖婚其後陳莊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三

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陸氏曰臣無境外之交况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按春秋前後無有虛說其事以爲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爾陳國大夫安得書卒乎穀梁之說非也

臨川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

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議之

汪氏曰僖五年公孫茲如平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收如莒盟且適文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爲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宋爲季平子適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無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行而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非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盛世之事春秋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三

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劉氏曰公羊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非也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舉是忘宗國之亂也况去莊公沒尙數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

按季友之行未有不請之君者請之君以遂其私事亦屬私行此以譏季友私交爲正意

冬紀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

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胡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違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趙氏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爾豈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度歸寧乎

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於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三

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張氏曰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按書會書來以譏莊公愛女之過若杞伯無足責也高氏譏杞伯非書法所重且於會洮擬之文姜齊襄則太甚矣故不錄

附錄左傳晉侯將伐虢士焉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左傳

杜注卿自爲逆則稱字

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胡傳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三

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

穀梁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不曰

逆女亂於君夫人者也書叔姬自其理然

陳氏曰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爲公親焉則莒慶伉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際莒嘗爲強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按譏莊公自主婚嫁女於莒大夫於慶無譏焉陳氏謂慶伉是旁意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婦姪皆爲

杞伯來朝

賡想當時以此禮爲不便故嫁女於鄰國之大夫一夫一妻父母之心其安此亦古禮漸變之一端也

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何氏濟川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而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伯或稱子都無定限足知其微弱僻陋

汪氏曰桓公之經三書杞侯公穀皆作紀此書杞伯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聖

以後並書伯惟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二十七年書杞子來朝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文定據左傳謂杞用夷禮故貶稱子朱子又謂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徵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然春秋未嘗書杞公亦不可攷姑闕疑以俟知者
廬陵李氏曰杞姬姓公爲夏禹之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爲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成公用夷禮故僖二十三年貶稱杞子卒二十七

年來朝稱杞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

稱伯襄二十九年來盟復貶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

也若如公羊之言則凡桓公篇稱杞侯者皆作紀而

杞則王者之後本稱公但春秋黜杞而伯之後之稱

子者以微弱爲徐莒所脅而貶之也胡氏於杞子卒

下云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

其身故仲尼貶之則胡氏意亦以爲杞本伯爵故於

此條下無注矣然胡氏本不信時王黜陟之說則是

棄杜預之前說而用杜預之後說也竊嘗考之周封

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聖

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之始莒以微國尙伐杞而取其邑則杞之微乎微可知已不待夫子之時而文獻不足也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實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爲侯本無所据但胡氏略而不言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爲是紛紛耳
按高氏致伯姬之說爲得其實 杞之稱伯諸說紛

紛當時王室雖微猶行黜陟謂降自周王爲是若朝
覲貢賦之屬雖僅同於子男而稱謂之際似不便自
改其爵秩也李氏謂杞之爲侯頗異舊說姑闕其疑
李氏以陳杞宋爲三恪頗同予見

附錄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左傳

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

春秋詳說

卷十四

莊公二十七年

聖

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汪氏曰相會於衛地而後伐衛則爲謀伐衛明矣然
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
也

按齊魯會於衛地自是謀衛而伐衛魯不與者或魯
欲助兵而齊桓自知有餘力不須魯歟觀下書齊人
伐衛桓公亦不須自行可見

春秋詳說卷十四終

春秋詳說卷十五

莊公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
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
師未得乎師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一

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
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
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
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胡傳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
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
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
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
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其社稷

牟陽再觀祖輯撰

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辭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五峰胡氏曰春秋之時天下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王命討之雖爲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眾亦得輕重之宜矣爲衛侯者卽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二

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而非繫於齊也

張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爲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

高氏曰初衛興兵助子頹篡王而齊爲伯主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霸諸侯而所爲乃若是

臨川吳氏曰前年冬齊侯出會魯於衛地矣今年伐

衛稱人者蓋齊師待於城濮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衛不服罪敢與齊戰輕躁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衄也

陳氏曰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

趙氏曰公羊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云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夫文字本以記分別今同其文誰能了之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三

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穀梁云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按衛稱人者罪逆王拒大國以取敗微之有何義乎

劉氏曰穀梁謂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不爲國大小也又云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眾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

廬陵李氏曰伐衛之役三傳皆貶桓公公羊以爲去年同盟衛懿公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衛未有

罪也穀梁以爲齊方受方伯之任不宜還有侵伐之舉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氏以爲予齊罪衛之文與三家皆不合竊原其意蓋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顧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於伐之上則齊方至而衛卽戰可知矣此胡氏所以爲考據之精也然考之去年同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四

于幽衛已不至桓公母亦本有怒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霸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今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何足詳哉故以左氏賜命之說爲有則齊侯伐衛之說不可謂無以王命之說爲有則取賂之說亦不可謂無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正與楚丘緣陵之城不列序高子之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以大之與伐楚同乎胡氏拘於將卑師少之例意有未備當兼陳氏說爲是

按公穀皆糊突語左傳亦略當依胡傳罪衛爲是吳臨川謂齊師待于城濮但遣微者往伐云云尤有理於上文本文俱說得無礙以王命爲辭而歸之取賂齊桓不能無不是而書法重在責衛於齊無貶取賂見於傳非經所有也

附錄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五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虜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襄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汪氏曰邾在位十二年邾貜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初喪人諸侯救始此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闚御疆闔梧耿之不比爲旆闔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慕有烏乃止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六

穀梁傳善救鄭也

程傳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胡傳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宋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强
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

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

張氏曰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三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檉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薦致侵伐於鄭齊桓於是舉次陘之師以聲罪於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諉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七

盟請服矣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沒而鄭伯卽朝於楚然則齊桓攘夷安夏之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實予其卻楚而救鄭也經書救者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霸者爲愈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爲桓公安攘之始事然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國有內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今子元又以嘗試齊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

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按此是齊桓第一義舉大有關係春秋深予之 齊

桓主兵而書公會齊人宋人魯史之文自當如是

救鄭以卻楚未必將卑師少但是命將非桓公自行

耳

冬築鄆
鄆公穀作微

左傳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

築都曰城

杜注鄆魯下邑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八

胡傳鄆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鄆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鄆陽萬氏曰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

張氏曰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鄆之不時可知矣

呂氏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廐者一比事以考之

而莊公之罪著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園愛民力而

重農事者惟僖公耳

啖氏曰穀梁云山林川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當施於築園之下不宜濫在此

劉氏曰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邑耳邑與都相較無幾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京師又當殊而通以城名之何耶

廬陵李氏曰三傳皆以爲築邑但公穀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園皆云虞之非正也似以爲田獵之地恐未必然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九

按書築鄆下卽書大無麥禾則其譏可知 築者創作邑尤見多事

大無麥禾

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

胡傳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

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汪氏曰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桓宣有年大有年皆書於冬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而傳言饑而不害宣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十

襄書饑則由大水螽蟴之所致莊公無水旱螽蟴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豫至於未如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

劉氏曰經無水旱之變忽無麥禾推驗事實由層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

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

也

啖氏曰公羊云曷爲先言築郿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郿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開諱乎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如何爲義也

按公穀注疏皆以禾爲苗於冬不合胡傳以倉廩言之則麥禾皆謂穀之成者非苗也今中州人謂麥秋亦舉其成者言

臧孫辰告糴于齊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十一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杜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議也

穀梁傳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

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是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胡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官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

糴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常事不避難我不如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八年

三

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豈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過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

汪氏曰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與歸粟于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且沒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人歸粟于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苟齊人不與之糴必不書臧孫之告糴矣葵丘五

禁曰毋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霸者之賢歟

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據諱是譏非善之也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按諸家多譏文仲非也莊公不恤民力以致饑而又漠然視之告糴之請出於文仲而又自行以濟事何咎焉書此所以病莊公非譏文仲也平日文仲非專任魯政者趙氏譏臧孫爲政無畜失其實

二十有九年

齊新延廡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九年

三

左傳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杜注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公羊傳新延廡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

按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訓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廢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室氏曰延廢馬閑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正義每廢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

茅堂胡氏曰書新延廢者爲大無麥禾民勤於食則仍舊可也

秦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九年

酉

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廢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廢廢有肥馬民有饒色可謂不恤國矣

注氏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廢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糴於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

趙氏曰左傳云新作延廢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廢不當云新

啖氏曰左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入此說亦非馬雖出入有時廢何妨農隙作之

按書法在新字延只是廢名家氏謂又延廣之非也合上文觀之則不當新自見 劉氏謂延廢天子之廢當革不當新別是一論非正意不錄

鄭人侵許

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

秦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九年

壬午

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按書侵以譏鄭若受齊命則於鄭無譏許後從中國其畏鄭畏齊未可知

秋有蜚

左傳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劉歆曰負蠶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

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爲將

生臭惡聞於四方也

新安羅氏曰負蟻今謂之蜚蟻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蠹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

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鸛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楚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虞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與而多則爲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蓋蠹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爲災則害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九年

六

故不言多而言災

汪氏曰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爲蟲獨山海經以蜚爲獸但負盤常有當如書蠹書蠹不當書有姑并識以俟參考

啖氏曰左氏云凡物不爲災不書春秋記異多矣何必爲災乃書

按左氏謂爲災公羊但云紀異穀梁亦不言災諸說紛紛究不知何物劉氏見則大疫之說尤異竊以爲蝗之能飛者

冬十月紀叔姬卒

左傳

杜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胡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不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臨川吳氏曰叔姬姊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爲姑而爲服大功之服也與叔姬莊十二年歸鄆此卒於鄆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託雖寄寓於鄆以待死其爲紀國夫人之姊則如初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九年

七

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爲國亡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勸後世

按錄叔姬之賢是正意借此以見紀侯之不能自立是旁意胡傳似失賓主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戕日至而畢

杜注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又曰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今十月定星

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穀梁傳可城也大及小也

范注傳例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也

楊疏凡城之志皆譏也此云可城也者傳以得土功之節者則譏之淺失主功之時者則責之深故傳云可城也不謂此城無譏也

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平時與不時皆貶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二十九年

十六

也若此前年冬築鄆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廩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爲亟而譏之乎

啖氏曰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何必小大乎

劉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後城記爾

汪氏曰左氏以謂書時也穀梁以爲可城特拘於常例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按公羊何注云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穀梁以大及小亦是此意然皆無關繫之說非春秋本意左傳謂時以月計耳在莊公則不恤民困頻用

其力不得謂之時書法終是譏辭

附錄左傳樊皮叛王

三十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

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虢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左傳

杜注齊將降鄭故設備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鄭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年

十九

能救鄭也

張氏曰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於經當從公穀書師成魯地

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鄭至成待命聞鄭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陳氏曰次于滑也書公于郎貶師之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爲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于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鄭而鄭降于齊於是次成齊人降鄭雖罪齊桓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

汪氏曰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夫欲救患而不能謀陵弱而爲援皆罪也然鄆乃紀之附庸魯之加恩禮於紀叔姬則未必合兵以滅鄆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婦人之仁而畏齊強盛不敢援鄆故佯爲救鄆之虛名猶次滑之意耳

按此非公自出故但云師救鄆本穀梁之說此時魯方附齊必不敢顯言救鄆趙氏之疑甚有理或是合齊圍鄆而中止耳如前會城濮原以討衛及齊伐衛未嘗用魯師可以類推

附錄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年

三

執而梏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穀於莒爲令尹自

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鄆

左傳

杜注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

公羊傳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穀梁傳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

胡傳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趙氏曰凡服從內附曰降不言鄆降降由於齊

鄆陽萬氏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得鄆之地不足以爲廣并鄆之眾不足以爲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孑遺聖人所以書降鄆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年

三

而深致其誅貶也

家氏曰齊魯圍鄆郕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鄆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郕雖降而猶存鄆則不復見矣

啖氏曰公穀云鄆紀之遺邑按鄆自是小國爾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

劉氏曰公羊云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非可假借爲避諱也

按書法自是貶齊桓雖遙以兵脅而罪其主者非以將卑師少稱人也 郭以紀附庸爲是附庸別爲一國則魯無緣救郭公穀以爲紀邑故有救郭之說而實非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胡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鄒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年

三

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高郵孫氏曰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爲於喪滅之中能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

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

汪氏曰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齊侯迫滅紀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葬陳哀公以見楚雖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惟紀叔姬

則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然國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婦人皆閔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故朱子綱目書魏葬漢獻帝晉葬魏元帝宋葬晉恭帝亦聖人存亡繼絕之遺旨也

按叔姬不以國亡易其心故破例書葬而繫之於紀以褒之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年

三

蓋魯地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汪氏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

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

齊桓之霸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

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內爲志焉爾非也設若外爲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按許氏深得齊桓之心會而不用其師所以咨謀結
好防患霸者籠絡人心之術也

齊人伐山戎

左傳

杜注山戎北狄

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
已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
戰桓公之與戎狄驪之耳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
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年

三

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
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胡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
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眾出侵伐
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
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
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
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
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
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

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
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
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
柔服遠人之意矣

茅堂胡氏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
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爲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
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
耳文帝則不然匈奴候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
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玁狁無異志在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年

三

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
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
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爲中國患尚未
正舉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
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

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
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
按齊桓伐山戎借威遠以服近而戎非勁敵救燕又
爲有名自是霸者之作用春秋於此當無譏意穀梁
以齊人爲齊侯而稱人以愛之其說頗曲故胡文定

直以稱人爲譏愚謂此舉未必齊桓親征因下文齊侯來獻戎捷遂以爲親征耳雖他書有可爲桓公北伐之證者據春秋觀之終爲疑案

三十有一年

齊築臺于郎

左傳

杜注刺奢且非土功之時董子曰譏驕溢不恤下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湫浣也

胡傳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豫占候是爲遊觀之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一年

美

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徐氏曰郎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

家氏曰凡築臺與園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

臺皆書重譏之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

歲比不登而土功無虛歲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

之衰實由莊公始

按胡傳何以書厲民也此論正大而公羊以爲臨民之所湫浣蓋謂臺臨泉泉者民所湫浣其說甚小而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廬陵李氏曰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以爲時王所黜此獨不注或以爲齊桓所黜亦未有考胡氏於此亦無傳不知用何例張氏或主沙隨程氏已見桓公二年滕子下

按程沙隨謂大國責賦於小國不堪多自降以從殺

李氏引此蓋謂自降爵也是應度之說

築臺于辭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一年

主

左傳

杜注薛魯地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違也

按薛伯國也此薛魯地雖相比而書不可混看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

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

何旗獲而過我也

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

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范注菽豆

胡傳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適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微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大全注前漢書陳湯傳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湯爲西域副校尉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得漢使節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一年

天

降千餘人軍既至論功丞相匡衡以爲湯延壽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詔欲封湯等千戶衡復爭乃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內侯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約而輕受之皆罪也

王氏曰伐山戎則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綏中國而遠事戎狄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於侯國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

劉氏曰穀梁云內齊侯不言使也非也去年伐山戎知其當爲齊侯者正以獻捷乃齊侯也今此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今既稱齊又曰來獻安見內乎又云戎菽也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北字類卿狄字類叔傳寫訛謬并爲一字耳

盧陵李氏曰獻捷例二胡氏於此條兼用左氏公羊之說穀梁以爲內齊侯而不稱使蓋拘於楚人使宜申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也其言軍獲曰捷者得之又曰戎菽者蓋因管子有出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一年

无

戎菽及蔥布之天下之說故以戎爲豆非也按穀梁言使公羊言親來而云旗獲過我則非真獻矣胡文定從公羊以爲躬來誇示誇示亦非真獻書來獻所以抑之似皆非確說夫使來獻捷則當至魯國豈齊桓親至魯國獻捷乎若在國之外又何以不地也李氏因穀梁疏有云還經魯界使人獻捷遂變其文謂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亦未明言獻之道旁獻之國中蓋有難以指實者矣愚謂將伐而莊會齊濟既伐而齊使來獻捷只是往來酬答之常春秋備書一伐一捷以紀此事之始末非有所譏獻捷出齊

侯之命卽書齊侯於義不悖也胡傳書來獻以抑之
張氏又謂齊之獻魯之納皆罪惡意未能慷慨然獻
捷非獻俘只分遺所獲之物耳若戎菽則太細或
謂此來字謂齊侯自伐戎來而獻戎捷與道經之說
頗合但不合來獻之例

秋築臺于秦

左傳

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一年

三

力盡則黜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
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
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
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范注秦魯地

張氏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
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
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啖氏曰穀梁云虞山林藪澤之利此當施於築園下
又曰倚齊桓公外無諸侯之變故築臺此說無益於

爲教又曰公羊三築臺各有說一云譏臨民之所浣
漱一云譏遠也一云譏臨國按一歲三築臺假如皆
得其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三譏其處也
按三書築臺以深致其譏意各有所在總屬不宜不
必過爲分析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程傳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
也

張氏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一年

三

得歷時而言也

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微然及月者書月及
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日冬不雨則一時無
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閔
時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爲嗣歲之災也故
特書之

呂氏曰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年纔一
時不雨爾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
已而此特書之者莊公亟興土功屢見災異故詳志
之也

三十有二年

穀梁傳

左傳爲管仲也

杜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

穀梁傳

范注小穀魯地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三

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沙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穀歸父會穀乃濟北之穀也

薛氏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螣蠶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尙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

糴之時築郛次年新廩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况游飢而輕用民力乎

高氏曰杜預以小穀爲齊邑左傳云爲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

豈肯爲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實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按魯邑爲是左氏云爲管仲誤 莊公用民力此其終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杜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三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過大齊桓也

汪氏曰何休謂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然隱八年莊四年兩遇于垂垂衛地而衛序齊宋下蓋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邂逅莫適爲主故以爵之尊卑爲序爵同則以國大小爲序耳

廬陵李氏曰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按宋公請先見則宋爲主齊爲賓故先宋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

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許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三

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榮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榮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卿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杜注牙慶父同母弟 女公子子般妹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

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係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兩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三

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胡傳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渚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陳氏曰雖酖之而立叔孫氏喪以大夫之禮也 季友以君命酖牙緣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

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
之意也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謀
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不緣君
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採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
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爲忠於國而適於權內得
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

石氏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
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
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終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
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周公不以天下徇一人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三

之私不以私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
以爲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
必立魯國必亂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一
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酖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
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迹二叔之
罪已彰僖叔之罪尙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爲文
也

張氏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聞公之禍
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
莊公之薨慶父叔牙強盛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

亦無所指其手矣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
成敗之決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爲之諱也

廬陵李氏曰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諸家皆從之若如
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
曰牙慶父同母弟諡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
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
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
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
曰慶父以孟爲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三

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爲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
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其仲其諡也其
後子孫以字爲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
劉炫以爲慶父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爲三家
之長故以莊爲伯而已爲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
由始故詳具於此

按季友酖公子牙必有據公羊謂弑滅成是也其酖
也祕故以病卒爲言而春秋亦爲之隱者見季友善
處兄弟之際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後世常用此
語出於公羊多昧其原大夫自爲序本仲也而稱

孟不敢與君爲雁行仲其實而孟其名故或稱孟或稱仲李氏之說稍異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胡傳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六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亥

爲不强卽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于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弑則不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閭閻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閭閻嚴飭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至哉

張氏曰書月書日謹之

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

而已又曰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

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鄭盟蕩納糾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宋師劫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霸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扈皆爲姻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桷逆女用幣皆爲一經之特筆然多廢有蠶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元

荆人祭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尙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爲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郛新廢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焉坐置其國於晏安沈酣之域欲無危得乎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按莊公在位三十二年國勢頗振取重鄆封可謂全始全終矣然忘父仇縱母惡屈意媚齊釀成子禍蓋

由不知禮義之大閑也而且幸國無事習爲驕奢輕用民力災異疊見若非齊桓營霸厚撫近鄰則國之危不待身後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記未公穀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成季

奔陳立閔公

杜注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孔疏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早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胡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犇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犇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

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張氏曰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犇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犇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閒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舉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望

廬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亦是也
劉氏曰穀梁之說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豈不益明乎何若日之與正卒相亂哉

汪氏曰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弑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卽見弑則莊死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於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爲又弑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娣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

以無事昭公又書卽位與閔公異何耶

按子般之弑在慶父之專兵而不在閔人榮之鞭左氏所載鞭榮事特其細者也卽不鞭榮慶父欲行弑豈無假手之人乎或以此責莊公不自誅榮亦非也莊公之失不在不誅榮而在不能禁慶父之專兵莊公貽禍於子於般也無責焉

公子慶父如齊

左傳

杜注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聖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胡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卽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亡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

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王氏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

張氏曰慶父自莊公卽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耽樂不恤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爲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聖

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弑而尙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爲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齊魯爲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爲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卽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率之職也

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

于邾公子慶父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橫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恩矣

劉氏曰穀梁云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戡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慶父弑君此魯人之讎奈何反掩匿蔽覆使其罪不見乎文十八年子赤卒下季孫行父如齊則行父亦弑子赤者耶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盟

按慶父如齊求援非奔也如齊即復仍專魯權若奔則不能遽復矣春秋魯史書本國事有所諱聖人欲以即事見意也故連書卒書如齊知如齊必有故僅謂其專兵自恣似未盡書如齊之意

秋伐邾此秋入

左傳

杜注邾國在廣平襄國縣

張氏曰秋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

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按狄書伐以見其公然敢於稱兵也冬書狄伐邾正月即書齊人救邾以見齊桓救患之速此爲下地合觀自見

春秋詳說

卷十五

莊公三十二年

盟

春秋詳說卷十五終

春秋詳說卷十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閔公

胡傳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卽位在位二年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卽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孰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一

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會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胡傳不書卽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

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

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蒞其

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

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

於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

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卽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大全注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

亦如之注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汪氏曰凡國謂

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有事謂含襚贈賻之屬詔贊

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二

家氏曰子般者莊之太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弒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拔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爲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故春秋不書卽位張氏曰閔公以幼爲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仗義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爲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爲弒逆者所立故不書卽位亦所以累齊桓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書卽位亂故也非也去年十月子

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乎朝廟豈非即位乎

按公穀皆謂繼弒君不言即位左傳亦云亂故則因不書即位可得弒般立公之實胡傳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固是正論然於時事不甚緊切左氏謂亂故蓋謂繼弒而立未免諸事草草即為不成禮豈必不朝廟而為不成禮乎劉氏駁左蓋遵胡傳而以左氏與胡傳不同也公羊之鄧扈樂想即左傳之圍人犖張氏云累齊桓是餘意

齊人救邢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三

左傳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

胡傳凡善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穀梁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不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夷狄來救而中國不救遠國往救而四鄰不救皆罪也救而議其次則著其怠於解紛也救而議其至則著其不及於救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定元年

四

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鬪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耶

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主社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攘夷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

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爲矜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霸者之心也

按書救邢所以深予桓公其書人者桓不親往也

伐山戎以救燕書伐山戎而不書救燕者燕遠救緩伐諸山戎之地以懲之故但曰伐山戎此則以師至邢以救邢故曰救邢也胡傳於救邢稱人曰將卑師少於伐山戎稱人曰貶蓋爲親往不親往起見也愚謂兩處稱人當一例看人者嚴辭所以張大其事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五

也春秋予齊桓援救之功伐山戎其大者若謂桓公越險遠伐貶而稱人則桓之霸功俱屬多事於此不能無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葬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

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按莊公薨十一月乃克葬季友能去叔牙而莊公不能決計除慶父可謂自貽伊戚矣莊公之不早定世子使其孤弱無助而被弑其中必有見制於哀姜者史不得其詳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杜注落姑齊地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六

按公羊何注謂季子奉鬯公託齊桓非也當從請復盟納爲是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

杜注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程傳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胡傳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

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友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歸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

春秋詳說

卷十

閔公元年

七

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重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

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出此起矣

汪氏曰朱子謂夫子書季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古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季子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八

奔陳閔公立尙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爲之也慶父爲之則閔公不弑以閔之見弑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爲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俄而慶父弑閔公於是以僖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

陸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蓋惟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就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爲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碚深謀祕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九

張氏曰邦之机陞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爲國之輕重而敘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稍異何氏以爲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內則素得重權外則出奔強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

冬齊仲孫來

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於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落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按公羊注季子從齊來非也不見於傳而見於注自是臆說李氏信之亦非 吳臨川謂世臣忠於國者請復季友以季友之賢平日豈無深交而臨難爲之援者此亦不必致疑 朱子言及季氏後來事只是閒議論據經文季子來歸自以深嘉爲說不必因朱子言而謂有防微杜漸之意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十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闔闔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

其言以異桓也

胡傳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辭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十一

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茅堂胡氏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

張氏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

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雖貶仲孫而不名以爲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啖氏曰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按齊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謬亦甚矣

廬陵李氏曰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

按魯有落姑之盟故齊有仲孫之來省難出於善意左氏文多浮誇後人因桓公問答之語遂交譏之掩其睦鄰省難之善意視爲窺伺吞併之狡謀桓公營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元年

十二

伯方仗大義服人似不然也 公穀以仲孫爲慶父

大誤

附錄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言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

必有服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左傳

杜注陽國名齊人偏徙之

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國也

家氏曰齊桓遷邢義也爲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十三

善地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爲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爲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強其所不欲之辭也

汪氏曰齊人遷陽以力偏而遷之也不地者自是不復見也邢遷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譚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降鄆遷陽則不絕其祭祀矣存邢存衛存杞則興滅繼絕之意也霸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按遷陽自非義舉便其私耳汪氏謂不絕其祭祀或

有之

什錄左傳春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

杜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新主既立特祀于寢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十四

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月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何注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胡傳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

以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高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五

服矣豈獨禘爲然哉

永嘉呂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

家氏曰禘禮當行於太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太祖羣廟之主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爲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羣廟之主烏在其爲審諦昭穆乎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禘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議矣

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三年主未遷耐廟

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爲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臨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爲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婁之所爲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眞聖筆也

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六

其實祠祠嘗烝禘非時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禘夏禘祭義春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未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會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

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程氏曰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爲時祭且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爲當也如桓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父子以爲合祭羣廟之主故朱子謂程先生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禮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之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七

大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分禘祫其謂禘爲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纂例譏左氏妄引禘名以經證之所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錄晉人之言曰魯有禘樂苟諸國皆有禘則曷爲惟魯一國有禘樂耶劉氏曰公羊云未可以稱宮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

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得之

按魯禘之非禮不待言此處書法重在吉字二十二月未及大祥不當行吉祭也公羊之說甚明胡文定駁公羊宮廟之說以爲但祭於寢亦有理只是於莊公主前從吉行禘祭也莊公非始祖亦必不以桓爲所自出而祭之但用禘禮祭莊公耳既僭而又太早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程子天子禘諸侯祫皆合食之說朱子有辨故文定引程子云云宜活看看來天子有祫禘不合食祫乃合食諸侯有祫無禘

春秋詳說

卷十七

閔公二年

八

魯僭禘禮祫亦當兼行文定謂春秋言禘不言祫春秋所書皆譏失禮其合禮者不必書也若四時之祭其禘名非周定制與大祭不相混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傳奪卜薨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薨賊公于武闕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胡傳按左氏初公傳奪卜薊田公不禁慶父使卜薊賊公于武闕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緩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十九

以存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張氏曰凡人於其父祖之罪惡尙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

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揜矣

汪氏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弑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况羽父再不氏於隱薨之前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閔薨之後鉄鉞之誅顯然於筆削之間矣或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諡其而公孫敖爲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諱顯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

劉氏曰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設令季子力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二十

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公羊之說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言凡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爲義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按閔弑而書薨自是魯史舊文孔子因而不改而於下文姜氏孫慶父奔見其意恐非原書弑而孔子故諱之也其不地不葬聖筆所削或有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子邾

左傳

杜注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

孔疏言外淫者謂與外姓爲淫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

范注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

胡傳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城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舉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閔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懜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陳氏曰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而後貶絕也

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惇然驕很之態已見於薦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

淫放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平何有

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弑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姜孫於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於邾雖不去姓氏而絕之之意已著矣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按胡傳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蓋因桓被害而夫人孫齊不書姜氏故如此分別范氏謂文姜殺夫哀姜殺子此輕重之差竊以爲聖人書法恐不如是孫齊猶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云歸本國也孫邾愈見哀姜與邾無交涉所孫非其地也哀姜以通於慶父而孫邾乃因淫而出也依左傳法疏竟在於邾又行淫矣當日孫邾不知何因是亦下流惡歸之意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子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

請而葬之

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魯之眾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諉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甲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國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

之永鑒也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或問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貶其公子與暈同茅堂胡氏曰暈不稱公子者爲戒貴戚之卿主兵擅權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

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弑公也

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信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於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汪氏曰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顧不能寅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爲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閔人舉卜辭之釁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眾無石碯雍廩之謀則其仲之奔亦未居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

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霸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於莒既至而繼當書判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爲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歟

陸氏曰穀梁云其曰出絕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爲義

廬陵李氏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爲季子推親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親之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尙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張氏陳氏之說是矣

按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可謂辭嚴義正下文寬

季友而歸咎於莊公則所謂譏失賊者見公子不當

令專權非責季友之失賊也 閔公書薨而下文連

書夫人孫邾慶父出奔則見公薨之有故原非以失

賊責季友 季以僖公適邾非已避禍恐慶父更弑

僖耳季雖在邾必有其謀之人在魯爲除慶父計不

然慶父何以出奔 書公子牙公子慶父俱不沒其

實以見骨肉之禍爲可畏而季子有難以處此者矣

附錄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左傳

杜注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程傳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胡傳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

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

王氏曰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也春秋內外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也

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皆所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子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與魯國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他而遂能定其難也況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弑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絕有庸於魯耳

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于莒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按高子來盟上繫之齊自是齊桓使然桓因仲孫來未定魯難而使高子將兵以威鎮魯令其不敢復貳此是霸者仗大義以服人處而諸說多美其臣而疑其君予無取焉 凡人臣出使處奉君命雖未有一定之畫而經權常變自當慮無不周謂齊桓本不令其盟而高子擅盟於魯爲有惠於君爲不忠非至當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之論也 如齊桓令高子覲魯可取則取則高子之盟必繫與魯不可取而後盟高子之本心亦不善矣又何賢乎 齊桓問仲孫可取之語在前亦不可泥至此猶據以疑齊桓誤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縞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

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
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
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
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
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
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賓濟衛之遺民男
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其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
以廬子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
百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春秋詳說

卷六

閏公二年

三

殺梁傳

范注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不能
變其秋殺中國故爲之諱

胡傳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
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
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
茨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
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
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
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

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
聖經之旨矣

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
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
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貫爲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
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
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
爲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正書入也以衛爲春秋初
之大國纔五十年淪於亡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

春秋詳說

卷六

閏公二年

三

亂之禍不篡則滅可不戒哉

陳氏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
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
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

汪氏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不能攘夷狄故
爲之諱或以爲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
公蓋桓公始雖不能卻戎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
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
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
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

滑楚子入陳吳人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以亡國之善辭又春秋之變例也

按胡傳追論入衛之由而歸於淫亂可以垂戒范氏謂爲桓諱非也陳氏謂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得之狄入衛擄掠而去非據其地而有之其不書滅宜也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

胡傳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達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答鄭伯何也曰人君

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

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赦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

臣同責也

朱子曰孔氏以是詩爲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

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非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張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眾罔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

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眾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

臨川吳氏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鬪之事乃使其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眾潰散非棄其民而何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

春秋詳說

卷十

閔公二年

三

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也

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眾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按不書高克自是高克不足責杜注謂高克狀其事

以告魯非也 書鄭棄其師鄭以國言責望在君胡傳君臣同責當分別看 惡高克而欲遠之何遂別無計畫而令其帥師翱翔河上久而致潰如此舉動非自棄其師而何聖筆之妙曲盡情事

附錄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臬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

春秋詳說

卷十

閔公二年

三

閔公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其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曰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

金玦棄其表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尤涼冬殺金寒玦

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秋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

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尤命可知也死

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尤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

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遠之狐突欲行羊舌

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云內寵進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

春秋詳說

卷十六

閔公二年

三五

二其國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

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杜注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村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詳說卷十六終

春秋詳說卷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僖公

胡傳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

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

惡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一

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

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

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

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

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

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

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

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

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或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係行父請命於周是亦當請命於王矣不書即位何也茅堂胡氏曰閔公之薨魯使不告於周亦不書周使至魯僖公又不見於京師其上不請命亦明矣

張氏曰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袁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

春秋左傳

卷十七

僖公元年

二

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為君至此久矣國內已粗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

啖氏曰左氏云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按僖公之立原屬造次其內無所承不待言也而胡文定必兼上不請命為說蓋以大義律之也受方伯之命而不由於天子能無罪乎然在當時不以為非矣 僖公之立由季友左傳謂成風聞成季之繇乃

事之屬僖公故成季立之林氏謂禮事成季是也只是小心奉承之意非哀姜通慶父之比朱子謂通成

風似看事字太重則成季不得為賢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邾左傳

左傳

杜注次者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邾地

公羊傳救邾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邾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三

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程傳齊未嘗與大眾此稱師責其眾可救而徒次以為

辭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問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陲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陳氏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也

汪氏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四

其怠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而次則遂不能救也

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遁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眾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

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

趙氏曰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按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君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何用曲為異說邢實未亡又何封乎又云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五

得云不與

劉氏曰公羊云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穀梁云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也非也若此當貶又何遂其意乎若當褒則次非救者非所褒也又云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亦非也次于聶北其刺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直言齊師曹伯有何不可先于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師也曹何

以獨無師乎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也救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榆也胡氏通爲一例皆譏其不速於爲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別公羊以爲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杜釋例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此二說皆不見貶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當主胡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六

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若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晉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也其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又曰救丘書師所以矜其盛公羊以爲諱齊侯穀梁以爲微齊侯皆非

按先次後救實能救也非貶辭合下自見行師趨利非必以直前爲尙易稱左次无咎但期志在必救雖次無害於義也若名救而實不救則不在此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陳儀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

杜注夷儀邢地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胡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七

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眾雖自潰而非爲狄所入也諸侯逐退狄師然邢國遭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師具器用而遷之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不曰遷邢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

啖氏曰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中爲附庸
公羊云遷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
丘或自請遷或自遷仍爲列國故不言某人遷之但
言其移國都而已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是也

趙氏曰徙而臣之曰遷某齊遷紀邢鄆都宋遷宿齊
遷陽是也能以國遷曰某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
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
說亦是但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從夷此
其異也

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八

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
守可居之安故再敘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
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高氏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
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按左傳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無私雖邢之
遷而師實代爲遷也但出自邢人之意故書邢遷
既遷于夷儀而又爲之城以居之城卽城於夷儀也
是舉可謂仁義之師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傳

杜注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
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
公召而繼殺之

何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
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胡傳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
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九

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
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
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
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高氏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

劉氏曰哀姜與平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
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
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沙隨程氏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或謂齊人
取其尸歸於齊者非也既薨于齊地則以歸者歸于

我也

或問齊人以歸是齊人於此時告魯許之以將歸姜氏歟抑齊人於此時送姜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則曷爲至十二月方至據七月薨于夷至是年方至何其久也茅堂胡氏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喪禮往逆之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

張氏曰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十四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十

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弑君者僅魯有弑閔一事然亂賊遍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碯殺厚義同

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逃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舍且歸齊人歸公孫放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

以其喪歸也公穀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在以歸之上則自夷而以歸夷或爲魯地或齊地雖不可考蓋

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辭也左氏謂齊人殺哀姜爲已甚然先儒謂武后篡唐唐之臣子猶當廢庶人而戮之况齊桓而不可殺哀姜乎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十一

按左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告歸魯則不宜用請字當是寄柩齊地魯

人請葬十二月乃至耳依公穀是齊人以姜氏歸薨于夷則歸謂自邾歸也文理倒置未敢遽信 歸只

作許歸而待魯人之迎似亦可通

楚人伐鄭

書楚

左傳鄭即齊故也

杜注荆始改號曰楚

胡傳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猶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

晉人者豈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
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汪氏曰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爲進之此稱人則以爲
浸強何也蓋來聘來盟則嘉其慕義於中國故曰進
之侵伐中國著其陵暴故曰浸強也

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名商頌稱奮伐荆
楚則楚亦其國舊名前此侵敗中國皆以州舉獨來
聘稱人自此始稱國稱人則浸強而陵駕中國然終
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
之也桓沒而宋襄弱然後始列於會盟倥然主諸侯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十一

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僖公李氏曰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
幼弱數年之閒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頹殺兄而立
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
于少子元專權尙不能送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鬬
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
復強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疑亦得
之
按楚人自定其號曰楚故因而書楚衰敗不關乎此
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公作榿
左傳盟于榿謀救鄭也

杜注榿卽榿也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

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
一盟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汪氏曰經書會而左氏言盟傳誤耳

按杜氏謂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夫以本朝
事將誰告會謀救鄭不待盟固有之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偃

左傳虛之戍將歸者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十二

杜注偃邾地 虛之邾地邾人既送衣姜還齊人殺
之因戍虛之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
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

孔疏肇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
言其故直云虛之戍不知虛之誰地何故戍之服
戍云虛之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之魯與邾無怨
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信公也邾之與魯本無
怨惡信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
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信公作頌之主所
當行也杜以爲不然故別爲此說此說亦無所據要

其理當然也按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而云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七月薨公即求齊齊既許之邾聞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胡傳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讓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十四

末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而撓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之罪矣

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按邾成虛丘欲侵魯在未會之前恐會檉時成猶在虛丘也魯人因其歸而敗之邾人自有罪不得專責僖公魯邾之釁自夫人孫邾起然成季亦以僖公適邾想夫人孫邾而僖即歸魯邾又爲夫人謀魯耳

何氏謂魯怨邾以夫人與齊不合情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郚獲莒挈郚公作挈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郚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杜注郚魯地大夫生死皆曰獲

公羊傳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人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渙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輜經而死莒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十五

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胡傳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奚斯人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與師而伐

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辭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高氏曰書公子帥師見其擁兵得眾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且謹而曰之所以深責之也獲挈所以絕慶父之貽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

汪氏曰莒人受賊而責賂固罪也魯之詐戰亦罪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十

左氏公羊皆謂季之獲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變宋華元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爲善者此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其黨惡責賂之罪蓋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便哉

劉氏曰左氏云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挈與鄭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

啖氏曰穀梁云季友搏殺莒挈按季友賢莒之士

爲匹夫之事乎傳誣也

廬陵李氏曰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給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主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按穀梁之說荒唐不足信當從左公爲予之之辭胡文定信穀梁亦似誤依左傳莒人前已得賂而又重求不言莒興師依公羊是求賂不得而興師伐魯二說小異文定用公羊說爲責魯不以辭命喻之使知不縮而引去不知喻之不去將如何若詐擒主將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十

必不然也般閔連弒魯國大亂夫人孫邾慶父奔莒邾莒之來必有其故而三傳所載不得其詳愚謂聯書邾莒之敗以見成季輔信立國定亂之功敗者彼來而我敗之也不必拘詐戰曰敗之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杜注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

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胡傳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於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則曷爲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六

乎下也義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爲非義不可通乎春秋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云不言姜爲齊桓諱殺同姓也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弑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爲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則非春秋所諱矣

高氏曰齊誅之是齊已絕之矣魯請之是魯不忍絕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

將如之何曰卽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孫氏曰閔二年孫邾不貶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文姜差輕

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不稱姜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汪氏曰文定謂書夫人喪至以譏齊桓據劉氏專責魯僖之請姑兩存之

廬陵李氏曰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爲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元年

七

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姜爲闕文是不察於春秋從公義矣

按齊女淫齊殺之亦出於義况行伯討乎左氏律以從人迂矣齊桓不殺魯敢殺之乎何以正其罪 或書夫人姜氏或書夫人或書姜氏若夫人氏三字不成文理非衍氏則缺姜似不必曲爲之說 喪自齊至則前云以歸當是歸齊 高氏云葬於死所極是僖公迎喪於情爲是於理爲非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春秋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國語衛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胡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辭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

伯儋司几筵設黼黻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聞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患相恤以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溥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道桓文之事者

孫氏曰此會釋之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貶也

汪氏曰不言桓公貶不書諸侯者略之使若魯自城爾

僖二十八年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

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爲

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

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伯者命之則爲

專封矣

劉氏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

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

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齊桓城楚已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城焉爾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 穀梁云國而曰城此邑也而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之何哉

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楚已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於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按城楚已以存衛義舉也魯史自書以美魯君而伯者之功亦固以見未必是齊桓專封之意 三國

城邢並書卽次聶之師而城也此專書魯城楚已當是會檉歸而別起事也故書法各異 語氣只是說我魯又起大眾往爲衛城楚已耳諸侯同城自在言外無可疑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高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茅堂胡氏曰書哀姜孫子邾婁子夷夫人氏之喪至其誅絕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曰葬書小君諡更無所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

臨川吳氏曰哀姜有罪齊桓以霸令誅之者義也然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適母也子無紉母之道故僖公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按前迎喪歸矣自宜以禮葬僖公此舉固是子不絕母之誼而亦所以結齊桓殺哀姜之局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晉始見經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

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杜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諸宮之奇果諫記曰晉亡

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於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

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程傳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

胡傳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綰錦欲以立武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爲家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號所都也虞周太子子仲雍所封號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晉武公以曲沃伯篡晉獻

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爲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蔣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開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如和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

薛氏曰虞啓晉伐下陽非虞則晉不能伐虢滅虢則虞非虞之有也先虞於晉虞之罪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書法同皆衰世之意又曰晉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太子仇及成師仇爲晉文侯周平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曲沃并晉王命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爲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僭諸立十八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虢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

使太子居曲沃閔元年作二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
使太子伐東山臬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
經見故具於此

趙氏曰公羊云夏陽郭之邑曷爲不繫之郭國之也
曷爲國之君存焉爾若在下陽受兵何得不見擒乎
穀梁云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
也按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
按其造謀者晉也臨事導晉師以入者虞也故先虞
以見虞之貪甚於晉之狡爾 下陽曰滅爲號言也
下陽亡則號從而滅矣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杜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在汝南安
陽縣黃國在弋陽縣 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
爲合諸侯

公羊傳江人黃人者可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
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
餘爲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
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

至也

胡傳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
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
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
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其爲犄角之
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
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
者許是盟也

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
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
盟不煩諸侯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汪氏曰貫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
齊宋江黃以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
經不書者蓋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
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黃皆荆楚
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
不從者可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
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廬陵李氏曰貫與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爲諸侯在然
何氏范氏之注則但春秋襄以偏至爲辭耳嘆于

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張氏說是又曰江黃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按貫宋地江黃服齊桓與之盟宋爲地主故亦與焉未必諸侯皆主書此以見齊桓之服遠爲服楚之漸自是予之之辭

附錄左傳齊人貂姑漏師于多魚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冬十月不雨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年

三

左傳

杜注傳在三年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范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爲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按此爲始至下文六月方雨合觀方見憂勤之意

楚人侵鄭

左傳楚人伐鄭闕章因鄭聃伯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額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爲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按楚有所侵而後有陽穀之會有三年之伐鄭而後有召陵之師春秋備書以見齊桓攘楚之始末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左傳

杜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日旱不爲災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三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何注太平一月不雨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年卽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霽而得澍雨故一月卽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

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張氏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岌危此雲漢之所以編於詩而去年及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三

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憂也

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爲旱也若真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連於首月書之見其爲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爲念也

汪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

心之要典書法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或謂春秋每年備四時僖公之經闕無異事則離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生此說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且聖人再書正月不以爲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按不雨經三時而左氏謂不曰旱不爲災似不近理當依穀梁爲是何氏放佞臣理冤獄云云亦可備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三

考

徐人取舒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

高氏曰徐氏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取國不言滅舒之宗祀復存也

家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爲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廬陵李氏曰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亦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

年從楚伐吳亦稱人者楚師有名也昭三十年滅於吳又曰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爲易趙氏以爲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滅罪乎以爲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爲書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末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爲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史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音

夏之言也

按下五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則徐之叛楚附齊可知矣書徐人取舒爲齊桓伐楚之漸予之故稱人

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杜注示旱不竟夏

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

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爲可喜

張氏曰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而彼不書也

劉氏曰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二月至於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之閔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三

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爲聖人之法也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者患不與民同憂苟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惟有道者不然己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己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以百姓之心爲心是故與民同憂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王事之成也

廬陵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爲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爲改過之應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

陸氏曰公羊云上雨而不甚也按此釋迂僻之甚

按頻書不雨以見其憂書雨以見其喜自是君之留意民事處而其中修省補救可以意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

杜注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指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三

胡傳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於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汪氏曰二年楚侵鄭故

公羊云桓公曰無障谷無

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竊疑此當在盟蔡上之下

查諸簡耳與孟子所載五命之辭及穀梁明禁之目略同所謂障谷貯粟即孟子云曲防過羅穀梁所言雍泉訖羅也

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據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三

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屢書之

按伐楚是春秋大關頭亦是桓公大作用觀其頻年盟會全副精神無非在楚動出萬全故能一舉而有召陵之盟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穀作公子李友蒞公穀作蒞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杜注蒞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

公羊傳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

穀梁傳蒞位者也其不曰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

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蒞盟汪氏曰既稱蒞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蒞盟者四惟此年季友之盟蒞齊桓謀伐楚有輔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爲背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謂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爾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三

廬陵李氏曰蒞盟對來盟爲義公羊說得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蒞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夷夫來盟下注云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爾則蒞盟爲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以無傳者過於此例也按蒞盟爲下會伐楚計自是善舉季友之行書公子重其事也亦非專予季友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汪氏曰楚師三至於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權于貫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廬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矣齊桓桓久爲伐楚謀而楚又伐鄭所以明年正月遂伐楚也

附錄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三年

三

春秋詳說卷十七終

春秋詳說卷十八

僖公

牟陽冉觀祖輯撰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一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杜注民逃其上曰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包裏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

書包匭菁茅 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

陘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范注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括地志辰州廬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春

胡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二

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爾非素謀也 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謫 或問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蓋

桓公每事持重當時楚甚强大僭王亦非一日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哉朱子曰然

家氏曰齊距楚數千里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爲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陳氏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秋浸強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弑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三

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詘楚也桓合九國之眾以討楚兵莫盛於此楚雖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爲之詘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猾夏而聲罪致伐然楚眾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爲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

劉氏曰公羊云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

臣叛非繫國邑爲別也又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侯屈完也亦非也若實侯何爲不言屈完如師啖氏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

家氏曰左傳云蔡姬蕩公子圉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蔡爲私怒而發殆不然也

高氏曰齊桓欲攘荆楚經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爲蔡姬舉哉

廬陵李氏曰經書潰四蔡潰沈潰莒潰鄆潰民皆逃其上之辭也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四

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穀梁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又曰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以傳載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止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止書侵蔡之類觀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辭一曰兩事之辭一曰專事之辭公羊又有生事之辭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

譏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生事爲暴而不知己矣其遂伐曹遂滅偃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獨遂救許反爲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按春秋時稱王卽後世之稱帝也楚居然與周並稱王猶後世之草竊稱帝法所必誅者也齊桓旣爲伯主烏得不問其罪若令其去王號彼已數世勢所不能但責以包茅不共示以大義使知有周天子在上而已此伯主之論理兼論勢也本爲伐楚徑由于蔡不破蔡慮其附楚爲患故先侵蔡蔡潰遂伐楚左傳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五

蔡姬之事無關繫也 遂伐楚張大其事深幸之之辭入春秋來僅見此舉胡文定謂譏其專恐非春秋之旨 楚強且狡諸侯以客兵深入自宜致慎次陸以觀楚之動靜亦非貶辭 胡文定以侵蔡爲奇兵似謂借侵蔡以緩楚若然則當以伐蔡爲名何云侵乎愚謂侵蔡只是道經蔡因其附楚而侵之非陽爲侵蔡而陰爲伐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胡傳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卽位而爲棹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棹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棹音闕汪氏曰棺親尸者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六

高氏曰新臣卽許叔在位四十二年

汪氏曰穆公也子業嗣是爲僖公

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

劉氏曰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穀梁之說非也

按左穀皆言卒于師胡文定引劉原父謂歸于國依地勢論之劉說似長蔡興召陵皆在許東南召陵古蹟在今鄆城爲許州所屬陸在召陵南去許當不過百里許男病篤歸國自是近理 下文盟召陵左傳

云師退次于召陵陘在召陵之南可據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杜注于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七

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

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

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范注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以安竟內

胡傳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師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八

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詰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傲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楊子法言注緼亂也

陸氏曰楚蠻夷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爲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

之 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

蜀杜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謫是以未加兵而強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張氏曰來而不書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雖錄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九

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也

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

廬陵李氏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規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觀齊之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

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

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為前定則非也又曰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為齊侯之績故袁叟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續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為桓不得志者非也按陸氏謂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甚有見蓋事難豫定設兩面之策以遣使而使臣相機行事其常也末有不命之盟而遽盟者諸說多專美使臣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十

愚意還重楚子遣屈完來盟以見服楚 陸在召陵南如師者在陸也既請盟歸好退而後盟為合禮公羊謂師在召陵殊未分曉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

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家氏曰齊桓執鄭詹與其執也故繼書逃來見春秋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十一

之罪詹執陳轅濤塗不與執也故繼書伐陳侵陳見春秋之不與齊

啖氏曰公羊云濤塗說桓公令師濱海而歸師陷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若然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罪故左氏說是

廬陵李氏曰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之若是其甚乎故胡氏全取公羊爲是

按濤塗爲申侯所愚桓公惡而執之執仍在將歸諸國未散時也召陵去海甚遠何至濱海陷大澤中既

已濱海則行遠矣濤塗何在乃顧而執之此說出於附會濤塗爲其本國情亦可原不聽其說遽執而伐其國亦過矣故書齊人致貶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臨川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汪氏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十二

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偃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按魯非特伐循歸途以問其罪耳尚有侵陳在下

江黃不與伐楚則江黃爲旋起兵或以其近歟觀

下書公至自伐楚則此伐陳非歸而另舉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范注楚強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為大事

臨川吳氏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啖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取其重者志之汪氏曰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之功其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歟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股伐淮夷故耳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三

陸氏曰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公羊之說非也

按此行原為伐楚不但伐陳是旁事即侵蔡亦是旁事非因侵蔡而後伐楚益明久出則歸而告廟自當書至何氏謂危公之久此義舉不當言危也

葬許穆公

穆公作穆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劉氏曰左氏云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耶似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引

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爾

按卒于師不足信則葬加二等亦未確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伯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濞塗

杜注茲叔牙子

胡傳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濞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其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四

威會于陽穀悼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忘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會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弘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

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大全注揚子先知篇注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 三國志劉焉傳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琰以荊州降劉璋以操得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時操已定荊州不存錄松松怨之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四年

五

歸勸璋絕操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判者九國曹操習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 五代史高季興世家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其誰不解體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陳氏曰齊侯稱人貶也東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尸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

主於陘伐稱君執壽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 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謀弑子般公子慶父弑閔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是故謹志之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帖制之功有誤軍道之罪既執其臣適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無名也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六

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獲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况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悔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家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蓋規模弘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

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諸侯小
國言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
率之以伐楚楚伏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
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
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爲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
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
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
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
卒不與會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七

不能大挫強楚之焰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
不暇而桓之霸浸衰矣惜哉春秋於伐楚也爵以襄
之於其伐陳侵陳也人以貶之其義著明矣

高氏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
之矣諸國皆貶而人之則公孫茲與貶可知矣齊之
首惡罪不勝誅也

按此罪霸主是正意魯不自爲主陳氏責公孫茲帥
師謹志世將是旁意

附錄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事

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
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
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
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
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諧二
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四年

十八

五年

附錄左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蒍
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
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
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

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馬川
慎退而賦曰狐裘羆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
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
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
之也

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傳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
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
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

春秋詳說

卷十八

信公五年

充

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廢子
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
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
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
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
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大全注漢書趙婕妤傳婕妤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
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
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戾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事
與太子及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爲姦自言宮

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
發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
自殺司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
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
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啖氏曰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

陳氏曰太子縊于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
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
殺宋連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
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

春秋詳說

卷十八

信公五年

二

慮不過爲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臯落之伐豈無
他人乃以命冢嗣孤突先友梁餘子先丹木之徒固
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爲避禍之謀不待歸罪於
君人皆知其不免矣

張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
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
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所謂爲人
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按申生書世子明其無罪被讒而死也本非殺而與
殺同惡故書晉侯以深譏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范注譏伯姬杞伯魯侯也

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王

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

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卽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按此俗情引甥歸母家稽之正禮則非也吳臨川謂豫託其子爲得其實參譏魯爲輕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杜注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君命聘于牟因自爲逆而傳實其事

臨川吳氏曰魯於鄰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牟小國也桓十五年牟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孫茲乃往聘于彼蓋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託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按假聘而娶譏世卿之專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王

止首公穀作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杜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世子不名

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

公羊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何注儲君副主當世父位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別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惟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范注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程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胡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下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三

子則序乎其上下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汪氏曰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南西向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

啖氏曰齊不敢爲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爲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

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爲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

陳氏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爲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汪氏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成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未亂之先也或謂襄內諸侯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三

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爲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敖招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子之以爲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蓋襄王之爲世子實惠王命之爲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廢襄王齊桓適事之權定天下之

大本於危疑之際乃霸功之合於義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豈不信哉

廬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按穀梁云世子含王命會齊桓則世子之出非惠王不知而竊爲之也當是齊桓請於王雖非王意而勢不可止耳汪氏非有父命之說恐不然魯史書法當云公及而事實由齊桓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五

附錄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秋諸侯盟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何注省文從可知閒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盟者時世子不與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

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美

胡傳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汪氏曰新君即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劉氏曰首止葵丘會盟同地而再言之者孔子曰書

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首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大經大法也葵丘盡王者之禁皆有懿德美行超絕卓異非常之迹者也

汪氏曰太子鄭乃惠王之長嫡桓公會首止以定其位所以明父子之倫不使王太子列於諸侯而殊會之所以明君臣之倫首止之盟重與諸侯要言共尊世子爲天下之儲君且不敢使王世子同盟又以申明父子君臣之道也

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敵血歟方伯者察天下之勢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三

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爲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所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爲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伯既致王世子而會之晉侯之伯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僭者由致王世子

遂致于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

陳氏曰恒有諸侯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侯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侯之抗也春秋是以予桓也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三

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主胡氏以爲桓公挾天下者非

按此當深許齊桓高氏罪作僭非春秋之意孔子於桓文有正誦之分何得以召王與會世子同論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杜注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可以算犯眾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眾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

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趙氏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家氏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爲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

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徇私違棄眾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

臨川吳氏曰上書諸侯此言鄭伯言七國諸侯之中

獨鄭伯不欲與尊戴王世子之盟而逃歸也

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既

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廢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撫鄭從楚甚開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服楚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纔踰年而惠王已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

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鄆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道溴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求於此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予齊晉也昭昭矣

劉氏曰公羊云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言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按當時鄭與王室多難故王欲廢太子之意鄭獨知之而不與盟撫女從楚之命似屬添設公羊何注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占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從盟此與經書逃歸不盟不合乃是臨盟先逃依古云云將出誰口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始滅中國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任氏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

高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寇中國之兆也

張氏曰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顧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弦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

望以興復故不絕也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使桓公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勞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

孫氏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秋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

按事繫于楚意在于齊孫氏惡桓不能救深得春秋之旨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尙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

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
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
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
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
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
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
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三

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杜注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
若執一夫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何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
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
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
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

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
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范注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
程傳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胡傳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
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於晉久矣
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耳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
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
猶下執之之辭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三

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
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劉氏曰虞公不名而曰公者其國已亡其地已奪是
滅而不能死者也 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
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
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繫於滅
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
而省之可以戒矣 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
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
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以除

其大惡春秋曷爲聽之耶左氏怪其文理異常因彫琢遷就爲此爾

張氏曰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國家之將繼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前書滅下陽而後書執虞公則虞公之自取亡滅與晉獻無道絕滅統叔虞仲之祀片言可見

王氏箋義曰滅而稱執者言虞當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滅統不書者方罪虞以爲世戒若書曰晉侯滅統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錄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五年

三

汪氏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其致滅之因或叛彼卽此或恃謀或侵地然未嘗沒於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皆書滅國以著滅之者之罪惟虞虢之滅書法不同蓋有深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耳或疑春秋不當沒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胡髡沈逞國未滅而

書滅皆變其常法也或曰虞公嘗爲天子之三公故稱公執天子三公其罪重於滅國故不言滅虞特書晉執而貶人之未知是否

按前書虞師滅下陽此書晉人執虞公合觀之虞公被執自取之也譏虞爲正意晉之滅人國而執其君不待貶而自見公者泛稱猶言虞君耳何氏謂奪正爵可玩

六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六年

三

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城鄭所以不時城也

杜注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縣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范注齊桓糾合諸侯冀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

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而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

廬陵李氏曰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緡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爲子桓公獨公羊以爲惡桓公之強爲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已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按鄭伯逃盟背齊從楚罪在鄭也伐圍之舉與齊無譏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六年

三

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杜注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穀梁傳善救許也

按楚在鄭南楚師北來先至許而諸侯救許則自鄭而南 遂救許自是深予之之辭 許服楚之事左傳恐非全虛但傳之過爾楚未嘗入許城也 楚救鄭而圍許諸侯解鄭圍而救許楚亦解許圍去事勢

當是如此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胡傳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密之圍釋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六年

三

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翼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

文之圖實爲王室計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

廬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力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爲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于匡書次爲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爲善之尤蓋救兵不以生事爲貶不以專事爲疑也

劉氏曰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爲義無擇於國與邑也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六年

无

趙氏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按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云微子啓如是又何疑乎

按夏出冬至歷時已久自宜告廟書至非有貶也伐鄭事未竟故明年齊伐而後乞盟

七年

齊人伐鄭

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

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按救許而公書至是救許之後諸侯多歸不復圍鄭也齊桓不欲煩動諸侯兵故自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子

左傳

杜注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七年

早

公三傳

何注齊桓公白天子進之

按小邾魯附庸始得王命故朝魯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胡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與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七年

聖

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蓋信讒而煩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劉氏曰春秋君臣皆議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其貪侈爭欲亦有以取之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陳濤塗怨申侯之反已勸之城虎軍美乃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愛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

按鄭伯有知所由來之說乃殺申侯蓋殺申侯以見絕楚事齊之意李氏爲得其實鄭伯殺人以說于齊自是可貶申侯小人亦不能無罪穀梁謂殺無罪以穀梁不知有左傳前後事實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宵母穀作

左傳秋盟于宵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七年

聖

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覺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

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于齊

杜注甯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 諸

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穀梁傳衣裳之會也

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鄭世子爲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七年

四三

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臨川吳氏曰疑子華雖聽命於會齊桓未必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洮鄭伯乞盟汪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卻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接官受方物是伯者持大體處 世子未盟鄭已服

矣而子華貳於其國罪莫大焉不受其私管仲之正言桓公之從善爲兩得之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

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按盟後繼之以聘魯國之於霸主可謂勤矣書公子友以見重臣之往也

春秋詳說

卷十八

僖公七年

四

冬葬曹昭公

附錄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春秋詳說卷十八終

春秋詳說卷十九

僖公

牟陽再親祖輯撰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盟于洮鄭伯乞盟

陳世子款下公
有鄭世子華

左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杜注洮曹地乞不保得之辭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八年

一

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

蓋酌之也

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

胡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

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八年

二

所聞豈有一年祕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為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為此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孫氏曰鄭世子華雖受盟衛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

乞盟于此

高氏曰楚爲中國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懾服則楚之不復加兵於鄭小白之力也鄭伯曷爲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絕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

炎氏曰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按乞者卑重之辭耳言酌與之迂辭甚矣假如乞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八年

三

師又如何酌之

廬陵李氏曰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爲桓公德衰齊母之會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

按盟洮謀王室自是義舉書以予之鄭伯或問子

華之故故不復遣子華而自來乞與盟也書乞以見

鄭之自服

夏狄伐晉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桑田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

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臨川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按春秋兼記列國事晉亦霸國故備書其始末未必因齊桓起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耐于姑則弗致也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八年

四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禘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范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

八 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是以妾不爲夫人明矣

胡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八年

五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

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含贈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爲議也

孫氏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八年

六

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家氏曰夫人不氏明其爲妾無當尊之理也薨葬稱夫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姜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爲非禮之禮致其母爲夫人及女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開薨葬夫人之端也

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爲夫人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爲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爲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嬖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爲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魯夏猶謂

以妾爲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
于以見魯衰之甚而舊典猶存也

趙氏曰左氏云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人以薨
明用夫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公羊云
譏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之先至按若娶于齊則
不當媵先至若娶于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無人受
脅而立齊媵

劉氏曰穀梁云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
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
不言氏姓不爲見其妾也蓋有深義非穀梁所能見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八年

七

左氏云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
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於此四者唯不薨于寢爾苟
謂四者不備不致於廟設令夫人歸室而死亦將不
致乎

永嘉呂氏曰蓋僖公尊姜母成之爲夫人自此年禘
于太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廟見何以不
稱姜氏哉

廬陵李氏曰夫人之說左氏以爲哀姜也因禘祭而
致之於廟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於
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年薨

既稱夫人以薨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於姑而
弗致乎公羊以爲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
先致其女魯僖公使用爲嫡夫僖公作頌賢君縱爲
齊所脅豈得以媵爲夫人乎趙子以爲致聲姜則聲
姜未聞有罪何得不稱氏姓故劉向以爲成風者是
而劉氏胡氏皆從之

按三傳之說大異而先儒皆主穀梁是也禘是天子
五年大祭魯僭用之已久此用致夫人失禮之中又
失禮故書禘書致是因致而書禘也然在當日只是
因行禘禮之時而致夫人亦未必專爲致夫人而舉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八年

八

禘禮 致夫人劉向謂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
僖公子也何以立母爲夫人看來是告諸廟尊以爲
夫人耳孫氏謂使之與祭亦有理蓋姜母不得與祭
因禘太廟而與祭則是尊以爲夫人也 五年禘三
年 春秋不言禘蓋因僭行禘禮而謂凡祭皆禘不
復有禘之名故杜注禘三年大祭混禘禘爲一也
成風事季友謂禮敬之說已見前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之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

也

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按前疾今崩吳臨川說是

附錄左傳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九年

九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月

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

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胡氏曰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公羊曰不書葬為襄公諱按不葬者魯不為爾為襄公諱有何義乎

按宋桓力贊齊霸始終不渝而其國賴以無患蓋宋之賢君也不書葬或史失之魯同事日久亦未有不

留待者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杜注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九年

十

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程傳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

胡傳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

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陳氏曰桓當殊會王世子而不殊會三公春秋是以予桓也

汪氏曰尊無二上三公雖貴亦人臣也王世子天王之貳非人臣也故春秋殊會王世子不以儕之人臣之列宰周公雖兼公相之職僅同下士之微者序乎諸侯之上耳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巳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爲盛而桓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九年

十一

公之會葵巳爲盛宜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廬陵李氏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又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止中於于洮終於葵巳

按會書宰周公於諸侯之上盟只書諸侯俱見尊王臣之禮左傳云伯舅耄老加勞當爲句林氏謂加賜一等則勞字虛帶連下欠明觀孔疏云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不連加勞也耄老加勞謂耄老而又加以勤勞耳顏咫尺已之顏也言天威如在面前非謂天子之顏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啖氏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

汪氏曰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二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耳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爲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功以下則無服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九年

三

蓋諸侯絕期苟嫁爲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爲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按公穀皆謂許嫁笄而字死以成人之喪治之似例宜書卒矣然常事不書書必有意故汪氏以爲溺愛之過竊疑有缺字非必在室之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巳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巳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

還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程傳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九年

三

胡傳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書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蓋修身齊家之要自此

以下尊賢敬臣子民彙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弘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敘其美也

汪氏曰桓公以五命之辭約束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臣出會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卞會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曰惟此盟書曰穀梁以爲美之公羊以爲危之衰貶不同愚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九年

十四

竊以爲是盟乃桓德盛衰之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謀捷治戎存邢衛卻狄盟召陵帖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寧及乎葵丘而伯業盛矣奈何陽穀之會與僖公薨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不恤謀卽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聖人於葵丘之盟書曰者美其盛而憂其衰也但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惟六國會鹹牡丘

皆七國會准八國並書舊盟之國固有九國叛乎
鹽陵李氏曰蔡丘書曰穀梁以爲美之何休曰即日
爲美其不日皆爲惡耶柯之盟既以不日爲信此復
以日爲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盟不日固始信
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蔡丘
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
以美之自此不復有衣裳之盟矣此說固然但既以
爲桓德極盛而將衰則以書曰爲謹之爲危之亦何
不可而強欲反前例耶蓋再言蔡丘以著其美而特
書日以謹其意此正聖人之微意也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九年

七

按胡傳用穀梁專言美爲是公羊危之非也左傳宰
孔告晉侯之言亦似無因汪氏李氏俱有美中不足
之意涉于騎牆不如只以美之爲說 宰孔云西爲
此會杜氏謂蔡丘在陳留外黃縣今俗傳以考城爲
蔡丘則亦只在伐楚道邊非別爲西面經營也 下
書晉侯卒豈以病還耶抑未來會耶公穀皆不言晉
侯來會事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
成詭左作僞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
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
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
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
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
人已乎

按上書九月戊辰此甲子當是甲戌公羊爲是纔過
甲子五日而戊辰再至甲子則五十五日矣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九年

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弑

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
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
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
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
有焉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
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
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九年

七

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篋者

大全注前漢書高帝紀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及惠帝卽位呂后囚戚夫人使人持酖飲之斷其手足去眼暉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汪氏曰衛宣殺伋壽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悼伋壽之亡漢武奇愛少子因巫蠱事殺戾太子而壺關三老田千秋等咸訟其冤隋文以讒譖廢太子勇左右莫不閤默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弗敢言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知嫡庶長幼之分斷

不可紊也觀獻公託其子於苟息自知廢正恐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公亦自知之矣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爲嗣獨君意立之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蜀杜氏曰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爲君春秋不成之爲君也

陳氏曰過弑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絀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穀梁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九年

六

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張氏曰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殺適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

高氏曰國人不君之而書曰君之子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

按上書晉侯卒卽連書里克殺奚齊所以著晉獻之溺愛受禍也里克弑嗣君之罪不待貶而自明曰君之子猶云君愛子爾非必未踰年之子若謂未踰年例稱子則君之二字說不去

附錄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九年

尤

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 臨川吳氏曰僖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

昭繼前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衛陳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晉衰不能與仇而魯朝之辱莫甚焉

狄滅溫子奔衛

左傳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杜注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蘇子周司寇蘇公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十年

三

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

張氏曰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

臨川吳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首今又敢滅畿內之溫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

按左傳溫子有取滅之道然書狄滅溫意重在狄之強不重責溫子

晉里克弒其君卓

卓公作

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十年

三

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平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胡傳曰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

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勸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十年

三

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眾人被殺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卻殺奚齊此亦未是日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烏鳥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難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按奚齊卓異其稱當是于次于朝之分既立則爲君也始謀立者奚齊卓不與焉卓爲無罪克弑奚齊兼及卓爲已甚故正其弑君之罪而書法有異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十年

三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聞也

胡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荀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荀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變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荀息者哉自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十年

三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

家氏曰荀息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

不免猶有所愧

汪氏曰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強禦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息之守信比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摧勅敵者固有閒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爲此善於彼也五季馮道以司徒兼侍中受晉祖託孤之寄死肉未寒背其顧命庸非荀息之罪人乎故朱子曰荀息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也

按荀息不食其言書及其大夫自是深予之之辭生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年

三

平不無可議能以節終皆足以蓋之矣 荀息明知里克有異圖而不能爲之備或權力之不同歟抑才智之不足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左傳

杜法北戎山戎

韓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邠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歐以伐

戎非用人之道也

汪氏曰杜氏注北戎爲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姜戎有緄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

按此舉何以獨曰許許在南戎在北勢亦不便三傳皆不詳其事無可究詰矣 戎杜注謂山戎固未確汪氏駁之亦未有定指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主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冀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年

三

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乎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矣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

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何注踴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年

三七

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曰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實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

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曰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胡傳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辭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年

天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朱子曰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

孫氏曰公立懼克害已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之

辭

茅堂胡氏曰里克前諫獻公謂冢嗣不可使將君子

稱其善乎父子之間後殺奚齊協國人之望可謂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難致晉國大亂者五世縱卓子立而又殺之聖人書弑其君此則惡矣此里克之迹至難明也凡弑君者皆賊也若謂不死申生之難而有弑君之惡何以書殺其大夫又不與州吁無知爲比乎此里克之事至難斷也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私也里克弑二君其罪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傍連方伯受命而立奉辭伐罪以討里克弑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人必書曰晉人殺里克今惠公上不顧兄下不恤弟外賂秦伯內賂里克將以求入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十年

无

則里克之弑惠公心所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豈所謂讐罪致討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內歉而懷愧克之受誅勢屈而心不服穀梁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削其大夫哉衛侯衍許政由甯氏喜遂弑剽衛侯得入惡喜之專遂殺之夷吾衍之賂里甯以圖復國其事正同克喜之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

史殺書以官

張氏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

重耳而不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汪氏曰平鄭非弑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

問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平鄭欲從君之義而不從君之惑二者孰正潛室陳氏曰效荀息不得猶刻鵠不成尙類鶩效里克不得則畫虎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年

三十

不成反類狗矣

啖氏曰公羊云曷爲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按此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

按書法是罪惠公謂之其大夫與惠有私也克有可殺之罪惠殺之不以其罪猶之擅殺其大夫爾

秋七月

附錄左傳晉侯改葬其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
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
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平
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萬實爲不從若
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
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
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歆
麋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不豹奔秦言於秦伯曰
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
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年

三

冬大雨雪

雪公作電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
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爲異
按周正之冬爲酉戌亥月酉戌月雪爲異亥則不異
也况雪必不能歷三月何爲以時書或謂初入冬即
雨雪爾公羊以冬雪無足異故以爲電然左穀皆云
雪不敢遽信公也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傳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胡傳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
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
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
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
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
秦內則忌克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
累上之辭書之也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一年

三

高氏曰平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
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貳心以事君也鄭之死
雖可傷亦可罪也

汪氏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
爲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祁
犁而傳言樂祁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止稱箕鄭
胥甲

按稱國以殺罪惠公也胡傳爲多忌濫刑危其國最
是正論而兼罪其用事大夫者爲卻芮等起見耳

附錄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

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團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皆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胡傳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及夫人陽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一年

三

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辭比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孫氏曰參議之也

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於外非歸寧之禮也

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縱肆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

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

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按夫人之會失歸寧之禮然沿俗爲之非有他惡也書法與魯桓不同汪氏得之參議有重輕當以譏魯爲正而齊爲餘意胡傳謂伯業怠是深推一層

春秋詳說

卷九

僖公十一年

三

附錄左傳夏揚拒泉皋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

秋八月大雩

左傳

杜注過時故書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范注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臨川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按書大雩自是因旱而雩遂以得雨不書旱也春秋謹民事故大雩必書何氏謂公與夫人出會不邇民之應未免附會 吳臨川謂以大雩爲祀上帝譏魯之僭又一意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胡傳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一年

三五

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盟而又不救也

陳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貫之盟陽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

臨川吳氏曰楚之強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黃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於亡也

汪氏曰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

盛則其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

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蓋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

侈然自肆凡所以安中國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簡

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

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

則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

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歟

按胡傳滅溫滅弦皆不書伐獨滅黃書伐者罪桓公

與會盟而不能救也深得春秋書先伐後滅之意以

見伐而不救至於滅也非突然而滅之救不及也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僖公十一年

三六

葵丘會後桓公無足觀矣當由管仲死無輔導致然爾左傳十二年冬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云云與胡傳不合文定自據穀梁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

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汪氏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按穀梁所載管仲之言深有理江黃近楚勢有所不能救當慎於始桓公志在伐楚故收服江黃後不能勤兵於遠卒負江黃損霸業也黃人謂郢及我九百里郢為楚都楚地廣而境實與黃近故兵易及

秋七月

帥錄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明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按平戎事不見經齊桓不能伐戎而平戎于王失體之甚歸美管仲亦似浮誇不足信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左傳

林注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春秋詳說卷十九終

春秋詳說卷二十

僖公

牟陽再觀祖輯撰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胡傳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怠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三年

一

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張氏曰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歸引吳氏曰北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伯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溫况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按左傳十二年諸侯城楚丘之郭懼狄難至是狄又侵衛齊桓不興伐戎之師豈以侵為小故歟

附錄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

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忘其十年乎不十年

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戎難

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杜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汪氏曰十一年揚拒泉皋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三年

二

帶子帶奔齊此謀王室為戎難也

按狄侵衛而後會鹹左傳云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不及于衛蓋據下事言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家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按會而使卿如齊蓋習以為常矣

附錄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

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注緣陵杞邑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四年

三

齊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胡傳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辭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

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成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四年

四

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陳氏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

臨川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且再敘著齊桓之志方勤而伯業向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敘著齊桓之志已怠而伯業向衰也不曰杞緣陵者杞未遷也張氏曰城緣陵之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

亦輕重之權衡也

永嘉呂氏曰城緣陵不如城邢楚丘不如緣陵故以楚丘緣陵之例觀之當書曰城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丘者衛之楚丘緣陵者杞之緣陵也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蓋邢遷于夷儀固邢之夷儀也諸侯城邢得救災恤鄰之道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杞未遷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而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城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四年

五

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爲之城以遷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但曰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錄者矣

汪氏曰存杞之功器用不具城池未固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滅特不待其自遷而城緣陵以遷之未如封衛之專故諸侯以凡舉而不創蓋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而功亦劣於楚丘也

陸氏曰公羊云曷爲城杞滅也就滅之蓋徐皆晉之

按明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其諺可知

家氏曰杞未聞受兵而公羊以爲既滅蓋謂此城衛

城邢皆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爲己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

廬陵李氏曰桓公三城穀梁以城邢再列三師爲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爲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爲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爲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按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義舉也春秋皆予之功有不同書法亦異公羊專封之說似可不從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子來朝作繪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四年

六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何注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

也

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繪子也

范注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
左傳曰繒季姬來宣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
使來朝此近合人情

胡傳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
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
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
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議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節
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節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
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節
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
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而厚
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節以正男女之禮爲
後世戒也

大全注後漢書梁鴻傳孟光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
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
裝飾入門鴻不答光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裴
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光更爲椎髻著布衣共入
山中以耕織爲業肅宗聞之求鴻不得
系氏曰季姬上無歸節之女則是未嫁者此年遇防

明年九月歸節是季姬先與節子遇而後嫁也此季
姬之行不正可知矣

張氏曰僖公愛女而使自擇配節子聽其使而朝魯
請之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譏僖公之不
父節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子且不婦也

臨川吳氏曰未嫁之女而與節子私相邂逅是淫奔
也姬既私遇之後使節子朝魯而請婚姬不足責也
僖公不能正家如此何以居人上乎

汪氏曰春秋書及及者爲主以季姬爲主則其與節
子遇而使來請已可知矣

參氏曰左氏謂季姬節子之夫人公怒節子不朝季
姬使之朝接稱季姬明魯未嫁女也若是節夫人不
當與節子遇又明年歸于節明此時節子請娶之若
言魯之處女不當與諸侯會則文姜哀姜淫佚至甚
劉氏曰若實來宣何故再書其歸乎杞伯姬來何以
不書歸乎

永嘉呂氏曰范甯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此亦事之
不然然春秋之世閭閻不嚴男女之別亂如文姜比
年出會里巷匹婦尚或恥之則季姬出遇恐有此事
然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

嫁之辭也豈其許嫁于鄆而未歸于鄆故遇之而使來請已乎

按范甯不信穀梁而引左傳爲說甚有見魯僖賢君縱其女而自請婚必無是事當從左傳季姬嫁于鄆而鄆子久不朝魯因季姬歸寧公怒止之不遣歸鄆季姬請身召鄆子鄆子亦聞其說故遇于防而使之來朝也鄆子朝畢先歸公仍留季姬踰年而使歸春秋備書其事以譏失禮不可因事之曲折別生穿鑿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四年

九

左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杜注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胡傳沙鹿晉地也卜偃日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峯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異

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李氏曰沙山名鹿山足林屬山口鹿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王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也

孫氏曰鹿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爾詩山冢峯崩猶以爲異此異之甚也

趙氏曰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劉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山不可以繫國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爲天下異乎又曰沙鹿河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四年

十

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

汪氏曰文定於梁山崩言爲天下記異則沙鹿之崩疑亦非止一國之異矣

按左傳晉卜偃之言則沙鹿在晉地無疑杜氏謂平陽元城是也若魏郡元城不屬晉不得混看公羊云爲天下記異也只是天下凡有異皆記故沙鹿晉地書史記之似非謂其異關天下

狄侵鄭

張氏曰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

伐邢滅溫而至此伯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桓公之意也

按三傳不詳其事看來狄之侵只是突然擄掠而去耳張氏責桓不能治觀後來狄救齊似是狄與齊通好故縱而不問

冬蔡侯辟卒

左傳

林注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汪氏曰穆公也父獻舞見獲于犂莊十九年留卒於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四年

十二

楚而立

劉氏曰臣子慢則赴不具日月春秋不改者因文以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鄭厲衛惠何不惡之哉穀梁之說非也

按此因事而書無別意

附錄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皆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

雖之兄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傳

杜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汪氏曰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爲合禮乎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十三

按此但記事之常非以合禮而衰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卽諸夏故也

臨川吳氏曰徐夷也首僭王楚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卽諸夏以卽諸夏而爲楚所伐可悲也夫

按下有杜丘之會以謀救徐猶愈于伐黃滅黃而齊若問聞知也黃近楚恐齊桓有莫可如何之勢而徐近齊兵力猶可及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

左傳盟于杜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鄭氏曰杜丘齊地與匡近

遂次于匡

左傳

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

左傳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三

杜注敖慶父之子

公羊傳

何注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

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

穀梁傳善救徐也

胡傳楚都於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
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
以形勢言之非有饒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杜丘見
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
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

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
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
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
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家氏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
齊楚人伐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楚人得志
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

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
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
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霸主救災恤患之志怠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四

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
業之所從而盛衰也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
徐斷可知矣

孫氏曰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諸侯既約
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患可知也

陳氏曰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
弑陳者也而敖世為將是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從
始也又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合八國
之眾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
楚救而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

壯丘桓公爲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於雞澤悼公爲之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盟而後救者壯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曰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按書盟書次然後書救而又繫以大夫則救之急緩可判雖伐厲無損於楚宜乎楚師再舉而有畎林之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三

敗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按穀梁傳范注以爲夜食恐未必然當從左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杜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於畎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

之曹矣

八月螽公作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按師在外而國被災見民之難堪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穀梁傳

范注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此致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六

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高氏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廬陵李氏曰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按不書至自救徐而書至自會救徐無功故不繫之

救徐高氏得之言久言危俱淺

季姬歸于鄆

左傳

杜注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臨川吳氏曰鄒子請娶季姬僖公許之至是始歸也
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也傳云止
之豈絕之哉魯人爲國諱醜雕斲止之之說以求揜
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盡情主人習其
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

按此當從杜說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杜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諡伯字大夫既卒
書字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七

公三仁則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
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
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
異也

何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范注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

胡傳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

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
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爲因此見天子至於
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夾深鄭氏曰公子展之子曰公孫夷伯

高氏曰不曰公孫者大夫三廟宜毀而不毀故貶之
也

趙氏曰公穀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
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
知晦者晦朔之晦耳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六

必書之以爲麻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
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
孚微者稱夷伯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按褒貶當以
義類豈有爲天所罰反乃書字反於理甚矣大夫既
死加諡之後不更稱名爾原仲亦是也

穀梁言過制高氏言宜毀而

不毀是就廟爲說左傳言有隱慝又是以人爲說俱
不得其詳看來書震以示儆則必有宜震者矣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

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

家氏曰宋襄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於此春秋所以譏也

廬陵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爲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元

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按此以貶宋爲正意而因以見齊霸之衰

楚人敗徐于叟林

左傳楚敗徐于叟林徐恃救也

杜注叟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叟亭

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

張氏曰見楚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陳氏曰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

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眾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爲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人不數年宋楚爭盟執宋公以是爲盟主病矣

高氏曰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於叟林以罪之

劉氏曰徐伯益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

陸氏曰穀梁云夷狄相敗志也按有赴告則書無他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二十

義

廬陵李氏曰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爲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無據之言也

按此書徐敗以見齊桓救徐無功于徐無譏非以不稱人示貶也

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號

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心今乘異產以從戎事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三

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王戎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澶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遠下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饗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三

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晉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取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下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
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之睽三史蘇占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
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
師敗于宗巨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
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
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
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
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三

擊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
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
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
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
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
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
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

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
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
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
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
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
也

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胡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
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三

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
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
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
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
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
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
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
爲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
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
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趙氏曰凡戰而死者書滅生禽曰獲

陳氏曰不曰以歸罪晉侯也是故獲夷狄不書夷狄

交相獲不書必大國也若宋華元齊國書斯可以言

獲矣將尊師眾獲之若匹夫然猶曰宋齊之取晉甸

侯也而言獲是夷晉侯於大夫也

劉氏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

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

穀梁云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

凡為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

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為重耳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五年

三五

廬陵李氏曰秦頡頏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

公迭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

為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霸衰而宋楚秦晉之變

遽見春秋備書之其五霸迭興之會也歟

按書法專責晉猶云晉侯及秦戰而被獲耳若云秦

伯以晉侯歸則主秦伯書法不同在此杜氏謂敗絕

下同眾臣陳氏謂夷晉於大夫恐非正旨 杜又云

不書敗績師不大崩為得其實蓋晉侯陷泥中而被

獲非全師皆敗也 秦伯幾被晉獲倖而得勝晉之

強固在也故不敢加害而歸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公作賁

左傳隕星也

杜注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其間見先後

而記之星隕如雨見星之隕於四遠而不見其在地

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星

公羊傳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問聞其碩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五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

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六年

三五

楊疏散辭也者對下聚辭也為言此石散在宋四境

之內故後言其數以散辭言之則聚在宋都之上

故先言其數以聚辭言之又云耳治也者謂隕石先

以耳聞故言先言隕鵠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是各

以聞見先後為次

按本星也在天為氣入地為石陽以陰疑也一氣所

流即可為五石非必五星隕 後之隕星者掘地多

有石 程子謂自空凝結而隕可疑當是見其先隕

也而掘之得石耳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鵠殺作鵠

左傳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杜注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鵠水鳥高飛遇迅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爲先言六而後言鵠六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鵠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六年

三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何注後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鵠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

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鵠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鵠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鵠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程傳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鵠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

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胡傳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鵠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祭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隕石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六年

三

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鵠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張氏曰星隕爲石不祥也鵠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畏之

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爾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而隕公被執雨水冰而成公季孫被執鵠鵠來巢而昭公

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劉氏曰公羊謂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春秋不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偽之深者穀梁云石爲無知之物故日之鵲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

番陽萬氏曰梁山沙鹿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蜚亦微有知胡爲而不月也

陸氏曰穀梁云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按此傳以日月爲例故云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直謂國城爾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六年

无

不獨以民聚爲義

按杜氏謂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此可謂異而不可謂災或是當時傳聞異事而書之未必告也聖人借以垂戒故不削一星異一風異皆宋之凶兆內史謂非吉凶所生謾語耳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左傳

杜注自是季氏世謂卿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

子公孫疏之也

胡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汪氏曰聞諸師因斬裁之受伊川學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率以爲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六年

三

數寵遇其臣至有生而賜諡如衛靈之於北宮喜析朱鉏不特生而賜族矣

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爲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劉氏曰公穀皆云稱季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季子來歸足矣死何以復賢之乎且書季友云

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按書法自是予之之辭專政病魯乃後世事不宜豫為之議

四月丙申鄧季姬卒

胡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同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諡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六年

三

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大全注三國志魏明帝紀太和六年幼女淑卒上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合葬欲自送葬陳羣諫曰下殤禮所不備况未葬之月而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古未有此况欲親臨祖載乎汪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其姬書卒葬紀叔姬以出不書葬郊伯姬齊子叔姬亦出并卒葬卒紀伯姬歸紀四十餘年不書卒葬疑必有故鄧季姬違禮故卒而不葬紀叔姬非夫人以賢而卒

葬之

按季姬去年九月歸鄧至四月僅半年耳春秋常事不書以季姬中止於魯歸鄧未久而卒故書其始末胡文定責季姬自擇配不能自克以禮故記卒不記葬予不能無疑

附錄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左傳

杜注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六年

三

按茲不及季友之賢亦無過舉故書公孫卒無譏辭附錄左傳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

乙卯鄭殺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

十二月會于淮謀鄧且東略也城鄧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杜注鄧為淮夷所病淮臨淮郡左右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師氏曰淮夷嘗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

番陽萬氏曰許以男而先於邢曹邢以侯而後於鄭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爲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

汪氏曰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御淮夷而不力城鄆而不果况魯之僖公在會遽以其臣滅項而止之既不能爲鄰國討強家又遷怒於其君待聲姜會下而獲釋悖君臣之分紊男女之別霸事之傾莫此爲甚蓋會淮之前楚伐黃滅黃而不能恤狄侵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六年

三

衛侵鄭而不能遏簡於存杞不若存邢之功緩於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之微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桓會不至而惟牡丘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矣或謂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頌稱既克淮夷在泮獻馘而春秋不紀其事蓋削之也夫詩人之言特以此頌禱其君而願其有是功如曰是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云耳使果有伐淮夷之功安得不以伐山戎伐北戎之例而特書于經邪按左書伐英氏則會淮之舉爲報楚非專爲淮夷病鄆也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杜注英氏楚與國

張氏曰英氏皋陶後之封也爲徐伐英氏桓公之興師末矣

王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

汪氏曰桓公舍楚不討而加兵於厲與英氏虐區區之小國是縱豺狼而搏狐鼠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七年

三

按爲徐伐英猶是霸者之信義蓋謂楚能伐我與國我亦能伐其與國雖不足病楚亦所以儆之也諸家多責不能伐楚似言之太易

附錄左傳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秦爲臣女焉

夏滅項

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杜注項國子爵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曰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七年

三

胡傳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邾取郕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郕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

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陳氏岳曰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內事則取汶陽田取鄆取邾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未有書內事而言魯者蓋言國以別內也

陳氏曰公猶在會滅項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滅項非常也是故常事諱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必謹而志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七年

三

之

啖氏曰公穀皆云齊滅之爲齊桓諱也按其文義乃是魯滅豈可爲齊諱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爲之諱乎

廬陵李氏曰公穀皆以項爲齊滅賢桓公故爲之諱也二家蓋拘於內滅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接滅項左傳謂魯公穀謂齊先儒多主左傳今以地勢考之項在陳旁近楚齊人伐英遣師滅之亦是滅楚與國故經以接伐英之下直書滅項無可疑也若

謂魯僖在會未歸而魯卿滅項魯去項遠越國行師且近楚疆能必勝乎且事出無名必不然也項去淮卻不遠君在淮而卿取項不以聞於君當時未遠跋扈至此也胡文定謂季孫所爲原出臆度不可爲據公穀謂齊滅項是也而不知連上文爲說卻以爲諱是文義之失於事無舛只云春齊人伐英氏夏滅項有甚不明處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杜注卞魯國卞縣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七年

三

張氏曰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遠會夫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

臨川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好成人之笑者惜焉

高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

趙氏曰參議之

按吳臨川謂于路而會是也齊侯前行道經魯而視女耳前已有陽穀之會此會亦不足異非有公被止而代請之事也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注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

穀梁傳

范注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七年

三

臨川吳氏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按夫人會卞已書秋矣此云九月至則魯僖於齊侯之歸先後聞耳或別有耽延讓齊侯前行亦不足異若謂被止遲歸不知夫人會卞時魯僖隨齊師乎抑禁於別所乎是時齊魯方睦且僖爲桓壻必無是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

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來有寵於衛其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耳

范注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公子虛國謂齊

無人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

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霸諸侯有一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七年

三

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廬陵李氏曰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霸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

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霸也以古之未始有霸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爲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霸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

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於北蔡師書敗荆盛於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卿弱而偏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二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霸之初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鄭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七年

三

未殄滅遂降鄆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闕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敵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盛在是數年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於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敗於城邢救徐急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爲有功卽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爲不遠功過乘除齊霸之顛末可考矣

按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不得以純王之道律之管仲

輔桓公而闢霸局及仲卒而霸業遂衰予謂桓公無他長處只能用管仲是其長處耳 且時月日以書卒自是鄭重之辭穀梁不正云云追論初人國徒多葛藤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會字

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杜注納孝公

穀梁傳非伐喪也

按宋伐齊而齊殺無虧則是宋襄謂不宜立無虧宜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八年

聖

立孝公也不可泛以伐喪論然立孝公本非正故春

秋書伐 無虧長衛姬所生即武孟

附錄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

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蜀杜氏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

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按魯之救齊當是為無虧欲固其位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丘立孝公而還

杜注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廩丘地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奉為是故伐之也

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程傳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尊長其罪大矣齊師敗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八年

三

續書敗責齊臣也

按左傳得其事之實穀梁得書法之大義齊桓屬孝

公於宋襄故宋襄欲立孝公不負齊桓之託在宋襄

自謂理直氣壯非有所責望於齊也然孝公本不當

立齊桓之託本非正而齊人已立無虧齊有君矣又

何必強爭以成此不義之舉乎以大義律之宋襄不

能無罪 公羊謂豎刁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謂春

秋與宋襄說得無關繫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胡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八年

四

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

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主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臨川吳氏曰書師救齊於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公子之徒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

孫氏曰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故以宋爲主而不與宋襄伐齊也

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爲亂階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爲戎首深罪之也

永嘉呂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於宋不可謂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八年

四

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爲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然則昭與無虧之事孰正曰以義則無虧正桓公屬公子昭於宋以爲太子則桓公之罪也

劉氏曰戰于廩公羊云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卻克及齊侯戰于鞏寧可亦曰與晉卻克之征齊乎所異於晉者何哉按無虧長衛姬所生當立故救齊者皆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左傳

杜注孝公立而後得葬

胡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極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劉氏曰會于幽爲九合之始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八年

望

也而皆不以兵車

番陽萬氏曰穀梁稱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左氏於鄆之再會曰齊始霸也是北杏之會鄆之初會皆在未霸之前則桓公既霸衣裳之會止於九合而已或者以北杏陽穀非管仲之欲或又以鄆幽再會以地而言則止於九皆未免臆度之說也

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強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爲務肉未及寒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豕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之不足貴而聖門不道之實矣

按自卒至葬凡九月矣書葬之緩見其有故罪齊桓貽謀不善羣公子無足責九合無定說故朱子以

九爲糾省去葛藤

冬邾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

左傳冬邾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胡傳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八年

望

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桓死未踰年而衛與諸侯伐之邾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



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

張氏曰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霸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罪衛之深也

臨川吳氏曰邢爲周公之胤衛爲武之穆皆嘗亡於狄賴齊而復存今衛伐齊喪固有罪矣然爲宋所驅非主兵首惡也狄既救齊而又責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爲之亦可傷中國之無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與師以伐人者皆不義也况邢小國猶不當黨異類伐同姓哉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四

邢其怨讎未必不基於此

高氏曰伐衛以邢爲首者衛雖有罪而邢不當與狄連兵以伐兄弟之國且不可以夷狄先中國也

廬陵李氏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爲報齊乎

一

按衛文賢君也因同宋伐齊立孝公所以奉桓遺命

在當時必以爲義而律以少長之分則孝公不當立

桓公之屬宋襄之伐皆非也正論固是如此而非當

日之情事胡文定責宋衛過嚴李氏之說可玩邢

狄伐衛名爲救齊未必不爲私怨狄稱人因邢人而

及之也邢與狄同事邢固不智而狄亦無可取春秋

書此以見齊桓沒後時事遂至如此紛紜耳據事而

書非專罪衛

附錄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十八年

春秋詳說卷二十終